

穗拾

期十三第



目要期本

象對的降投擇選樣怎家學科國德

們女兒的亞挪

復報的元百二

妒

淚星舞

胞細——始原的帝生

迦瑜的誕神

衆生抗的中步龍在

象真碟飛

牛鬥牙班西看次一第我

版出日一月十年一十四國民華中



藝苑選粹

維納斯之誕生

德士古各種煤油出品



德士古煤油公司出品之滑
機油最能適應潤滑各種機
件之需要
如採用德士古滑機油必能
減低機器修理費用

美商德士古煤油公司
CALTEX (CHINA) LIMITED

臺北市博愛路十九號二樓

電話：二三五四

電報：CALTEX

維納斯之誕生

法國威廉勃格羅作

天神華拉赫斯將其子克羅諾斯生農農，斷其下體，切斷之部份墜於地中，而實爲之因。在西和德島附近海浮於波提之間，少頃與白沫凝集，一金童玉叩之少女生焉，此從白沫中化生之少女，即希臘神話中有名之愛與愛之神阿夫羅代特（即維納斯）是也。不久，彼女在海濱與打漁船（一漁船中半人半獸怪物）等遇，待下福風飄至西羅福島，奧林普斯山中衆神聚而迎之。

此種基於上述神話之所謂『維納斯誕生圖』，皆作品其藝。勃格羅所作，雙手高舉發愛之姿態。

『海中出現型』自希臘畫家庇由萊創始以來，已成定型，後人每多因襲之。

編輯室



親愛的讀者們：

拾穗三十個月來的傳統習慣，是每隔六個月更換一次封面，總檢討一下內容，希望能夠檢拾得來的殘禾剩穗再作一番精選的功夫，使它們粒粒皆能果讀者的口腹或是貯入讀者們的倉廩。在這三十期行將問世的前夕，我們負責拾穗編輯的同人，確是懷着較其他各期更爲憂喜兼併的情緒。

「學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其實一個刊物的成長培育何嘗不是如此。我們曾看到過無數種的刊物此起彼伏地出現在中國文壇上，其中的若干種更一度執掌過雜誌界的牛耳，成爲一時的風尚，但曾幾何時，便又烟消雲散，如同朝露。雖然人事滄桑變亂，頻仍是文化事業不能持久的主要原因，可是因爲它本身停滯不進終於遭到讀者們的遺棄也屢見不鮮。這一點也是我們在編輯拾穗之餘深自警惕，希望能不沾上思窮慮竭的暮氣。我們同時也渴望着讀者們在三十一期的新開始以前能賜予多多的指示，使我們不至當局者迷。

自三十一期起，我們自信已安排好很多顯著的改進。在這裡我們不想再絮絮煩擾了，我們但願拾穗能在讀者的心目中更多一分珍視。

以往的拾穗中，每期總有一二篇份量較重趣味性較少的科學類譯文。例如本期的生命的原始——細胞和在進步中的抗生素二篇，在介紹新科學和醫藥的立場上，我們認爲是極具價值的。而譯者所化費的功夫也遠較一般譯文爲多。我們希望讀者們能耐心地咀嚼它。趣味性的文章易於吸收但也易於遺忘，遺忘後往往在腦中留下一片空白，這是編者所感受到的一點管見，未知讀者們的高見云何？

本期內有一篇鑿鑿是翁也，寫出一位瑞典老翁獲得長途自行車競賽的故事。臺灣自行車最爲風行，從台北到高雄也有一條縱貫南北的公路，那麼在本屆省運中爲什麼不多加這一項精彩的節目呢？

拾

德

期 十 三 第

錄 目

扉頁——維納斯之誕生（藝苑選擇之六）

生命的原始——細胞

神秘的瑜珈

假使我有高血壓

在進步中的抗生素

飛碟真象

初生嬰兒換血記

征服雷電

最經濟的歐洲蜜月旅行

五十年來醫藥滄桑

我第一次看西班牙鬪牛

阿剌伯游牧民族的新生

一

一六

一三

二六

三五

四七

五二

五六

六五

七〇

七六

拾

德

期 十 三 第

錄 目

墨鐸說是翁也

我與蘇聯人談交情

我們怎樣選擇了投降對象

我所認識的房龍

挪亞的兒女們

一片童心

二百元的報復

妒

舞星淚

攝影叢談之二十一——放大的技巧

雪萊詩選

八〇

八二

八八

九八

一〇三

一一七

一二九

一四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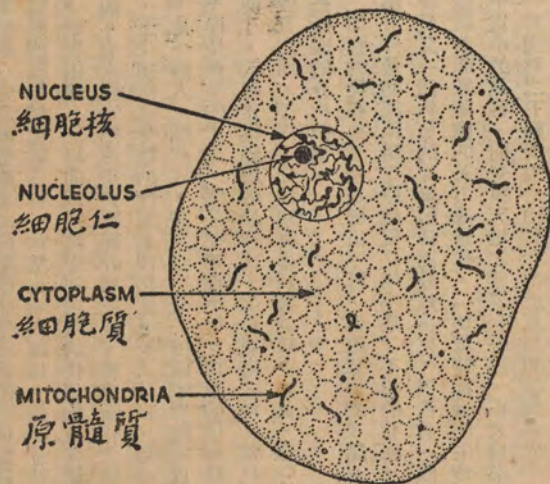
一五三

一七五

一七九

從顯微鏡裡觀察一個活動細胞，你所見的是一個變動不息的小天地。胞壁薄生生的膜內，一種圓滑活動的灰色透明液體流轉翻騰。這就是原生質 (Protoplasm)。這個名字是一八四〇年波希米亞的生理學家強漢·柏肯濟 (Johannes Purkinje) 借用兩個希臘字拼成的，它們的意思是「首要的形質」。柏肯濟認為原生質是構成動物胚胎的物質，可是別人把這名詞拿來用於包含在細胞之內的物質，他們說，細胞之構造是外面一層薄膜，裡面裝着原生質，好似人體之構成，是血肉把骨架結成一體——而血肉又是充滿原生質的細胞所組成的。

早年的細胞學家看出原生質並不均勻，雖然流轉不息，但這種流動的物質總是時時有某種區分，在這些地區觀察者得以鑑別出比較穩定的結構。中間或靠近中間的地方是一個胞囊狀的物質，作圓或橢圓形，比別處較為稠厚



(1)

生命的原始——細胞

George W. Gray
萬里譯

讀者來鴻

(一)
編輯先生：

現在我發現一點小事情，就是貴刊封面橫字的方向和裡面每頁上橫字方向不一致，我想改成同方向比較好吧。

還有封面上「本期要目」由於印在圖案上的關係，不甚醒目。我深信一定會影響貴刊銷路。

關明烈

編者敬覆

謝謝你的指涉。因為封面上的橫字從右到左已成為慣例，不想再加改動，書內橫字則因有時有英文攪雜其間，所以不得不全部改為從左到右，從下一期起「要目」不會印在圖案上了。

(二)
編輯先生：

貴刊藝苑選粹是我們愛好藝術讀者的綠洲，希望有詳細解說並註明題目及作者的原文。

希望空白處多插些筆花，諺語和嘉言。

希望多介紹點各國佳作，以及關於體育，文藝評論方面文章。

紫夢荊

編者敬覆

我們希望能不使閣下失望。

拾穗月刊 第三十期
四十一年十月一日出版

發行人 胡聖明 南哲

發行所 中國石油公司高雄煉油廠
勵進分會拾穗出版社

編輯者 拾穗出版社
印刷所 高雄煉油廠印刷工場

訂閱
全年 十二期 三十六元
半年 六期 十八元

零售
新臺幣 四元
美金 三角
港幣 壹元伍角

經銷處——全省各大書店及報攤

本刊於三十九年五月一日創始發行

這個凝膠狀的胞囊叫做細胞核，周圍比較稀薄的流體叫做細胞質 (Cytoplasm)。

顯微鏡的倍數漸漸加大觀察越來越精密的時候，更細微的結構開始展現。在細胞核裡面又發現了一個圓珠便名之為細胞仁 (Nucleolus)。經過了若干年之後，細胞核中又發現了擠到一堆形如香腸的小物體——染色體，以後的發現又表示染色體是遺傳因子 (Gene) 組成的，和項鍊上的珠子一樣相互串連在一起。細胞質裡邊又發現了許多細小的東西——最顯著的便是桿狀的原體質 (Mitochondria)。

細胞學家研究原生質的結構要點的時候，化學家便探索它的成分。用什麼元素組成的，而又結合為什麼化合物呢？早年的化學家着手研究這問題時亦憂亦喜，好像一個探險家，初發現一塊新土地時一樣的心情。弗德烈·高蘭·霍浦金斯爵士 (Sir Frederick Gowland Hopkins) 最後一次訪問美國的時候，說過他學生時代的一段軼事。當他告訴一位著名的化學家，他決定一生研究生物化學的時候，「生命物的化學？」這位老人家驚呼道，「那就是原生質的化學，至高的化學，年輕的朋友，我看你還是另立一個志願吧。」

如果原生質像赫爾胥所說「是生命的物質基礎的話

和碳、硫、鐵、磷、鉀、鈉、鈣、鎂、氯、鈷、碘、銅、和鉍數量較少。可能還有別的元素，不過為量極微而已。

只有原子結合為分子，分子結合為相當複雜的機構時，這些混合起來的東西才有生命。生物化學的基本工作就是要把這組織或者說這些組織組成的範式追索出來，因為過了不久就明白了原生質不是一個單純的物質，而是一群分立而互有影響的化合物質。

最豐富的化合物是水。原生質的總重量有百分之七十到九十，是氫與氧結合而成的水分子，然後才是許多種鹽類，為鉀、鎂、鈉及其他金屬的化合物。

次一等的是脂肪和碳水化合物 (醣與澱粉) 的分子，在此我們才首先遇到碳是結構中的一部份。含碳的分子在無生命的領域中是從來找不到的，不像水與礦物鹽，它只存在於動植物的細胞之內。因為這些含碳化合物是從有生命的機體內產生的，所以叫做有機化合物。

化學家把水份鹽類脂肪、醣類和澱粉除去以後，還有一種殘餘的物質。分析證明了也是有機化合物，因為它含有碳和氧，除此之外更含有第四種物質：氮。一百多年以前，才把這種氮碳氧組成的化合物叫做蛋白質 (Protein)。原生質既是生物的基本物質，所以蛋白質便被認為是

，那麼便一定和其他物質一樣順應化學反應的各種定律，一定也能經得起化學分析，當然也有人認為，這種分析工作一定很困難，比以前經過試管和坩鍋的任何物質要難以處理。有人假定把原生質細細分離開來，會有新化合物出現，至少這些化合物的性質有待研究。有人猜度，這種研究不是一個人，幾個人，甚至也不是一個國家所能完成的，不僅是幾年的工夫，而是需要幾十年。後來的情形確也證明了，能够走進細胞的最裡面，生命窟宅之地，加以詳細搜查之前，不得不先發明許多新類的研究工具，和完成一些新穎的分析技術。

細胞的奧秘雖然還是層出不窮，但總算得到了點東西。第一件是科學證明了原生質化學不是了不起的化學。一個物質又一個物質的從細胞裡面分離出來，但沒有一個違背統馭普通酸鹼鹽的熱力學定律，一切證據都證明生命不是宇宙中的異客，而是與天地之態若合符節，在大自然的均一和完整之下構成生命物質和構成星球的物質本無不同。

(11)

原生質之中發現了十六種化學元素，頂多的是氧、氫、氮

原生質的基本成份。

已經發現的蛋白質種類很多，最著名的是周游於血液中的蛋白質，血球素，荷爾蒙，以及其他有特殊功用的分子。胃液素和胰液素是腺體細胞所製造出來的，流入消化器官，促進各種消化作用，這些有機的促進劑即為酵素。但基本的蛋白質是在細胞本身，作為生活機構的一部份，體內幾千種的蛋白質，連循環和消化器官裡面的系統包括在內，都是細胞所製造出來的，為原生質活動的副產物。

各種蛋白質都是些複合分子，連合許多叫做胺基酸 (Amino Acids) 的較小分子結合而成。一個胺基酸可以說是一半是酸性一半是鹼性的一種化學構造。因為有這重性質，所以胺基酸才容易互相連結，鹼性的一端和另一個分子酸性的另一端結合而成縮胺酸類 (Peptide Bonds)。已經鑑別出來的胺基酸有廿六個之多。其重量自七十五至七十六單位，等到這種基本材料有幾千個連結在一起的時候，所成的連鎖結構的確很大了。因為分子大，表面積才廣，化學物質的交換才易於發生。又因為它是許多低級分子所組成的，因此，一個很龐大的蛋白質的表面，很可能帶有為數極多的電荷。

可是，蛋白質固然重要而又用途甚廣，却不是吾人進

行分析工作的最終成分。雖然有一段時候認為它已是最後的一部份，但終於有一天，瑞士有一位為好奇心所激動的生物化學家，進一步向原生質的殘留物質中去搜索，把一切蛋白質全除去之後，發現還有一種殘留物質。他這種耐心終於獲得了一個偉大的發現。

瑞士這位勇往直前的教授便是弗烈德梅歇(Friederick Miesche)。前幾年他才在杜平根大學，霍浦塞拉(Felix Hoppe-Seyler)教授指導之下，獲得了醫學博士的頭銜。但研究工作的魔力竟而勝過了開業行醫的吸引力，於是他就了巴塞爾大學的一個小位置，巴塞爾湖薩萊茵河，地多鮭魚，梅歇看了產卵季節裡那些魚子怦然心動。魚精細胞幾乎全是細胞核，梅歇便集中精神加以研究。幾經分析以後，他得到了一種物質，既不是蛋白質，也不是各種化學物品裡面的任何一種。因為是從細胞核裡邊得到的，他便把它叫做核素(Nuclein)。早幾年在杜平根的時候，他在膽細胞中也曾經見過一種外表和核素相似的物質。他把這發現寫成報告送給他的老師。這時是一八六九年。

讀了梅歇的報告，霍浦塞拉失聲大笑。荒謬！怎能相信許多研究原生質的聲名赫赫的化學家，竟會漏遺一個重要成份。梅歇一定是把一個熟悉的蛋白質給辨認錯了。不

過，這位杜平根的教授曉得他這位舊學生，是一個很小心很認真的人才，不願意未經證實便把他的報告拋棄。因此霍浦塞拉重做梅歇的實驗，結果證明了絲毫無誤。他自己又略加研究，拿酵母菌細胞，根據同樣的技術泡製之後，得到了另一種形狀的核素。到了一八七一年，霍浦塞拉才有了充分的信心，把梅歇的論文印行，並把他自己所得的結果一起敘述進去。

原生質裡邊這個新發現的成分，後來改名為核酸(Nucleic Acid)，因為它呈酸性反應，各國的化學家都爲了這個複雜的化合物而辛勤不輟，把它分解開來，研究它的構造。海德堡大學的亞勃雷·考塞爾(Albrecht Kossel)首先鑑定了分析下來的物質，十七年之後爲了這番成就得到了諾貝爾獎金。其他的歐洲學人隨着考塞爾的路線，不時有一鱗片爪的發現。美國人中走進這片園地的是在洛克斐勒研究院研究醫藥的李文氏(Phoebus Aaron Theodor Levene)。

核酸共有兩種，互不相同，這個重要的事實幾乎從一開始便知道了。因為霍浦塞拉從酵母菌裡面所得到的物質，和梅歇由動物細胞裡面提取出來的物質，化學屬性不同。李文博士發現，其不同之處和分子所連結的糖有關。

從酵母裡面所得到的核酸含有異阿拉伯糖膠糖(Ribose)，而從動物中所得到的則含有一個完全不同的糖，稱爲去氧異阿拉伯糖膠糖(Desoxyribose)。因此，頭一種叫做RNA(Ribonucleic Acid)，後一種就叫做DNA(Desoxyribonucleic Acid)。後來證明這兩種東西在植物界或動物界並無不同的分佈情形。DNA和RNA兩者凡是有生命的物質細胞中就有其踪跡，而不論其生活形態之高低——不過這兩種核酸在細胞中的立場及作用均不相同，後文即可明瞭。

除了糖份之外，各研究人員又從核酸裡面分解出來了許多成份。有一族非蛋白質而很出名的氮素化合物，叫做嘧啶(Pyrimidine)。經過分析以後，裡面有三個這一族的化合物：細胞酸(Cytosine)、尿嘧啶(Uracil)和胸腺素(Thymine)。另外還有一族氮化物是普林(Purine)，發現兩個化合物：腺素(Adenine)和鳥糞素(Guanine)。其中也發現了磷酸。李文博士把這些東鱗西爪的知識給拼湊得十分整齊。他來逐步分析DNA和RNA，他把分子上的各部份除去，然後逐個加以分離，找出了這兩種東西的結構形狀。

他說，一個核酸分子是由較小叫做核苷酸(Nucleoti

des)的分子結合而成的。每個核苷酸含有三部份：①一個含氮素的鹽基，不是三個嘧啶族化合物之一，便是兩個普林族化合物中間的一個。②一個糖，去氧異阿拉伯糖膠糖或異阿拉伯糖膠糖。③磷酸，把這些核苷酸(Nucleotide)相互連結起來，很像縮氨酸(Peptides)把胺基酸連結爲蛋白質一樣。不過，RNA中有某種核苷酸的結構，DNA中便又是另外一種不同的結構。每種情形裡面的範式，據李文說，是四個核苷酸。

這種四元結構使研究界的人士費了多年的研討。後來才把這種複合的形態，分解爲兩種分子較小的標準單體。例如DNA中的四核苷酸的總重量只有氮素分子量的一四〇〇倍。李文說，這是DNA的最低分子量，而其最大值則爲此數的若干倍。就臆測所及，是這四個核苷酸的好幾倍合爲一個複雜的分子。不過，縱然是一倍再倍的結構，也只能看做是比較不太大的分子，大概爲一四〇〇〇，最多二一〇〇〇而已。

同一時候，斯德哥爾摩的卡洛琳研究院(Karolinska Institute)有一位細心的瑞典人，他曾經從胸腺細胞中把DNA分離了出來，着手研究它的物理性質。這位研究人員是恩納·海姆斯坦(Einar Hammarsten)。他發現DNA

的黏度很大，由這點看來，DNA 的分子一定又大又長，他送了一份樣品給在聖浦沙拉 (Uppsala) 的友人瑞德堡 (Giedberg)。瑞德堡便把這些物質拿來在限外離心機 (Ultracentrifuge) 上一轉，報告給他說，其中所含的分子重達數十萬單位。海姆斯坦便請他那青年同事卡斯泊森 (Torbjorn Caspersson) 來幫忙研究。

光學上有一種效應叫做流動双折射 (Double Refraction of Flow)，可使一個化學家曉得一個很長的分子的種種。海姆斯坦和卡斯泊森便想利用這種方法來測探 DNA，但沒有儀器。他們便請求墨爾恩 (Ben) 大學的拉道夫·辛奈氏 (Rudolf Siger) 的合作，因為他備有所需的設備。等到結果計算出來的時候，證明其分子重在五十萬到一百萬之間，而且各分子的形狀像一條條的細棒，長度是寬度的三百倍。

這些發現刊布於一九三八年，證明了核酸是很大的分子。顯然他們是由幾千個核糖核酸的分子結合而成和胺基酸結合而成蛋白質的情形很相像。數年之後，紐約內外科醫學院的愛文夏加夫 (Ervin Chargaff)，又把核酸加以嚴格的分析，發現核酸的存在不是四的倍數，而是許多不同的比例。

爲一個很大的分子。核酸對於某種蛋白質的分子具有結合的力量，結合之後就有一個新產物——細胞核蛋白質。或者更精確一點來說，有兩類新產物：異阿拉伯樹膠糖細胞核蛋白質 (Ribonucleoprotein)，一端是一個 RNA；另一個是去氧異阿拉伯樹膠糖細胞核蛋白質 (Deoxyribonucleoprotein)，一端是一個 DNA。

許多有機化合物都有專門吸收某種光線的能力。其餘的光線全部透過僅止留下一種。DNA 和 RNA 都吸收波長二六〇〇Å 的紫外線，而蛋白質所吸收的又是另外一種波長。卡斯泊森看到這種區別是一個確定核酸存在與否的機會。他便在卡洛琳斯加研究院裡裝設了一套紫外線顯微鏡，使波長二六〇〇Å 的紫外線由其中通過，來探索有生命的細胞。他發現細胞核和細胞質都能吸收，而有些地方吸收力特別強。這些地方似乎是核酸集中之處。但是那一種核酸呢？

爲了解答這個問題，卡斯泊森採用了富爾金的青色反應。這種試驗方法是幾年之前富爾金等人所推求出來的，由這種方法發現了植物和動物細胞中都有 DNA。富爾金檢驗方法中所用的藥品並沒有顏色，碰到 DNA 才變成深紫色。但對於 RNA 則無作用。把染色法和紫外線吸收法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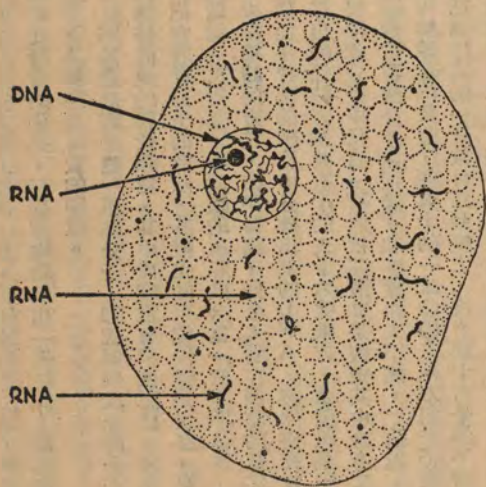
四元論固然因此而秋風見掃，但在原生質化學的研究史上，仍不失爲一個標識。化學家 G·N 路易士 (Gilbert N. Lewis) 說「科學之力方興未艾」，在這個例子中也是一樣。李文氏假定它單純而對稱，給更深入更精良的技術闢出了一條道路，而且挑動起研究人員，對細胞核內的物質，此以前更加努力地作更深湛更貫徹的研究。

這一切的發現構成生物化學這一門學術的基礎，隨着兩項重要發現之後，現在極端活躍和進步起來。頭一件是核酸與遺傳因子之鑑別，第二件是核酸與病菌之鑑別。

(III)

考查它在遺傳上的功用之前必須先考慮各種核酸的獨特的性質。只有在細胞內部才發現它們。各種各樣蛋白質最多的地方是周流於細胞之間的淋巴體；同樣，許多蛋白質也在血液中循環不息，骨髓中也是——但核酸就不然。它們只在細胞的內部。縱然是在這裡，它們也不是獨立存在的，總是和特殊的蛋白質相糾結，構成各種複合的分子，叫做細胞核蛋白 (Nucleoprotein)。DNA 和 RNA 都是這樣，各與一個或多個蛋白質分子相結合。這種結合非僅靠近而已，而是實際使蛋白質和核酸緊密地連結起來而成為

用的結果。卡斯泊森證明了只有細胞核中才含有 DNA，細胞中其他地方用紫外線所照出的，一堆一撮的核酸僅祇是 RNA 而已，而且既然這一堆一撮的全部發現於細胞質之內，尤其是原體質和核內的細胞仁之中，由此即可斷定這便是 RNA 集中之處。另外也有人用其他藥品作染色檢驗



，直接鑑別RNA，證明了以上結果之正確。把我們這些發現移繪於圖中，就是下面細胞核蛋白質的分佈狀況。

過去多年以來，遺傳學家有一個共同的觀念，就是遺傳因子是細胞核蛋白質的結構，這些結果可以表明，它們只是一種，就是DNA這一種所構成的。把遺傳因子貫串起來而成的染色體，構成了細胞核的一大部份。既然DNA只在細胞核裡邊才有，而且是細胞核中除了細胞仁之外的地方，那麼有一個很顯然的推論便是，去氣異阿拉伯樹膠細胞核蛋白質和遺傳因子是二而一的東西。

進一步的證明是安德里鮑汶(André Boivin)去世

不久所完成的研究。他和一個叫范德利(Vandervliet)的斯特拉斯堡同事測定許多生物各種細胞中DNA的數量，他們發現不管是身體上那一部份的組織，一切細胞中DNA的含量都相同，惟有卵子和精子不然。其中DNA的含量恰為身體組織細胞中的一半。另有一個同樣的鑑定，是由洛克斐勒研究院的密爾斯基(Calred E. Misky)單獨做的，也得到了同一的比例——卵子與精子中的DNA恰為其他組織細胞中的一半。

既然大家都知道卵子與精子中各含有一組染色體，而體素細胞是因卵子與精子合併後生長出來的，故含有兩組

相同的細胞核蛋白質的顆粒，就獨自成家立業，靠分出來的水份、鹽份、脂肪、碳水化合物、酵母以及其他必需的設備與供應，而開始生長。一個細胞核蛋白質顆粒，不僅祇像女人生孩子一樣的分生而已，還能從細胞質所含的物質中自行造成碳水化合物、脂肪、酵母及其他化合物，就像一個做母親的，一面能哺乳，一面又能為小孩子織衣服，和造搖籃。

證實了遺傳因子是細胞核蛋白質，並且認識了它在生命物質中的重要地位之後，又知道造成疾病和死亡的傳染病菌也是細胞核蛋白質，不免令人大吃一驚。檢驗了許多種細菌以後，證明它們全都毫無例外的，大部份是由細胞核蛋白質構成的。在動物身上蔓延滋生的病菌，如脊髓灰白質炎，流行感冒，黃熱病，和天花的病菌中都含有DNA。在植物中蔓延的，如菸葉生癩的病菌，含有RNA。

病菌也和遺傳因子一樣，祇在細胞的內部活動。病菌學家常常從患病的細胞中提取病菌，裝在瓶子裡邊以供將來試驗。可是這些被隔離了的病菌，遲鈍而不活潑，奄奄如死。它們既不滋殖，也不需要養料，和其他貯在瓶子裡的化學藥品毫無區別。確守本來，祇是一瓶細胞核蛋白質而已，既不腐敗，也不發生其他變化。一旦從瓶子裡拿出一

染色體，從父母身上各得一組。法國的鮑范二氏，和美國的密氏所做的研究，都強烈地暗示出一個結論：遺傳因子是DNA細胞蛋白質的顆粒。

不論遺傳因子為一單純分子，抑為兩個以上的分子互相連結而成的膠狀顆粒，其中虛實確有猜度而已。縱然我們把它看做分子的形狀，其變化的可能性還是很多。夏加夫做過一次計算，看同類的核糖酸合為一個DNA時，有多少種連結的方法，結果得到了些令人看了發愁的數字，例如從半身上的細胞中分離出來的DNA，經過研究之後計算出的連結方法共有十的五十次乘方，這還祇是假定一個核酸分子中只有一百個核糖酸如果假定其中含有二五〇〇個核糖酸分子「這樣才和事實相去不遠」，他說，則其可能結合的數目，便與十的一五〇〇次乘方相去不遠。要把這樣大的一個數目寫到紙上，沒有幾十行是辦不到的。遺傳學家認為，同一細胞之內，決無兩個完全相同的遺傳因子。這種說法確有道理，因為細胞核蛋白質種類繁多，無論結合出多少遺傳因子都可以各不相同。

細胞核蛋白質還具有分生為二的獨特性質。一切已知物質中，唯有它能如此，而且漫無止境地分生下去。每週有一個細胞中分為二，另一組遺傳因子，也就是一組完全

小粒來，和能生感染作用的動植物相接觸，病菌便立刻鑽透細胞壁，馬上開始繁殖。和遺傳因子一樣，它需要原生質裡邊的其他成分以便滋長。它自己既然沒有原生質，所以只能借用其他細胞核蛋白質機構中的原生質，於是它就成了一個寄生生物，掠奪遺傳因子所蓄積起來的資財，喧賓奪主地來滋生自己。最後，族類加多，便把細胞內井然有序的生命群體給毀滅了。

和遺傳因子雖是同一物質，在細胞中也需要同樣的生活環境。但有一方面，病菌和遺傳因子截然不同。它們是孤立的顆粒，彼此不相倚傍。而遺傳因子呢，則互相連結為染色體，因此可以想到，遺傳因子是以群體來生活和活動。一個功用正常的遺傳因子，總是一大群之中的一份子，最熟悉的病菌，看起來好像是好幾個分子連結到一起的樣子，但行動起來的時候，還是一個一個分開來的。

這樣比較下來，可能對於病菌的起源指出了一點線索。容或我們可以設想一種病菌的第一個，原先本就是一個遺傳因子，是染色體中規矩矩矩的一份子，後來因為和大家稍微疏遠了一點，便猖獗起來，以後就獨立生活了。似乎相當重要的是，一切病菌不能生活在所有的原生質中，而是各有各的生存環境，只有在某種能夠發生感應的細胞

之內，才能修繁殖。

洛克斐勒研究院中利用一種細菌效能來做研究，得到了極其優異的結果，這種效能是幾年前英國人發現的。肺炎球菌(*Pneumococcus*)有二三等幾類，每一類有兩種形態，一種稱為「順」態(*Smooth*)，一種是「逆」態(*Rough*)，為什麼叫順態呢，因為它們把自己包裹在一種套囊裡面，以資保護，這種細菌毒性甚烈。套囊的化學成分是多複合而成的糖分，這種多糖也因細菌的種類而異，第一類產生某一種多糖，第二類產生另一種，第三類又是另外一種。

今日才可能把毒菌用一種藥汁加以處理，使其套囊失去保護的功效，演變為無毒性的逆態。埃弗里(Avery)博士使第二類肺炎球菌變化，把本為順態的第二類變為逆態的第二類。

另一個器皿裡面所培養的是完全不同另一類，順態的第三類。毒性甚高而完全封在套囊裡面的肺炎球菌，加熱殺死以後，用一種藥劑溶去套囊，由這些死去的細菌裡，埃弗里博士把核酸提出來。得到的是DNA。

下一個步驟就是把從第三類順態中得到的DNA，讓給轉變以後的第二類逆態。短時之內，第二類逆態的肺炎球菌開始生長套囊，而且變成了劇毒的順態，可是，把它

的套囊加以檢驗時，才發現是專屬於第三類的多糖。顯而易見的是，從第三類中得到的DNA和第二類的原生質結合，而且這後加進去的物質迫使細菌製造出一個第三類的套囊來。而且當細菌成長時，只繁殖第三類的一族，至少它們的後代只能生出第三類的套囊。

有人不免推論道，加入DNA之後，無毒的微生物得到了新遺傳因子，這新遺傳因子使它能夠造出所需的多糖，而長成為保護的套囊。不過DNA是第三類細菌中得來的，祇能產生第三類的多糖，因此細菌便只能給自己織成一個第三類的外壳。

或者也可以把加進去的DNA想像為一種菌苗。並不是所有的菌苗全都有害，在這個情形裡可能有一種共生的關係——第二類的細胞給菌苗以有利的環境，而菌苗則可以替細胞製成保護之用的多糖，由這個試驗得到了很不平常的一點，就是DNA單獨的機能。通常則是和一個蛋白質合起來的時候才發生作用。

紐約內外科醫學院的夏加夫博士，指導把各種微生物中得來的核酸加以詳盡研究。報告中說DNA分子中的化學成分，在各種細胞中均為一律。以人來說吧，各種核酸的比例都是一定的，而無分DNA是肝臟細胞中的，胸

腺細胞中的，脾臟細胞中的，或者精子細胞中的，結果都是一樣。甚至生癌的肝細胞也和健康的細胞一樣含有同類的DNA。在牛身上，核黃酸的比例稍有不同，但不論牛身上什麼部位的細胞，大家都一致。

每種生物逐一檢驗之後，豬比別的動物更近於人(猿與猴則未經研究)。但等到研究細菌的時候，區別便愈加顯著了。縱然是在細胞之中，也還是區分甚繁，但有些類型和哺乳動物的類型相差並不太大。

RNA更難於分析，夏加夫並未預備作報告。不過他提出了一個很有趣的臆測。研究的結果既然證明同種的生物有相同的DNA，那麼是不是相同的組織細胞有相同的RNA呢？換言之，假如DNA掌握人類的發展，而發展成人類的典型，那麼是不是RNA便掌握着組織細胞的發展，而發展成此一特殊組織的先天典型呢？

另一個確證是不同器官中組織細胞的遺傳因子，有相同的類型。想來覺得合理的是，受精的卵細胞中，應該帶着全部遺傳因子，將來的每一件器官，心，腦，手，眼，皮膚，骨骼，血型，一切都完完全全的統攝在受精卵的遺傳因子中。從此，卵子一分為二，二分為四，隨着生長而加速分裂繁殖，不論細胞的功用如何，全部未來的圖樣又

都在每一個細胞中構成。

支配組織發展的遺傳因子，怎能只發揮細胞的機能，到了別的肌肉細胞，和非神經性的組織中時就沒有了這種機能呢？

密爾斯基曾經詳細思索過這個問題，終於相信細胞質對於遺傳因子發生一種影響的力量，造成了它們專發揮某種細胞機能的性質。他之有這種推測，是經過了多少年的仔細研究，他研究過DNA和RNA，和它們相結合的蛋白質，以及細胞成熟時際細胞核及細胞質中所發生的變化。例如，在研究精子細胞的時候，開頭看到DNA連結着一種叫組織蛋白(Histone)的蛋白質。當細胞成熟的時候，組織蛋白消失，而代之以另一類叫做魚精蛋白(Protamine)的蛋白質。由此可見，DNA並不改變，但他相結合的伴侶，短時間內便由一種蛋白質更換為另外一種蛋白質。

密爾斯基和他的研究人員從別種細胞核中把染色質隔離出來，然後把裡面的化學成分一個一個地分析出來，發現除了DNA和魚精蛋白或組織蛋白之外，還有另一種蛋白質。他便稱之為「殘留蛋白質」，殘留蛋白質有複雜地纖維狀結構。很明顯的是它在細胞核蛋白質的結合上非常重要，因為這種新物質除去以後DNA就和魚精蛋白分散，染

色體就渙然解體了。

密爾斯基實驗室中許多工作都是研究殘留蛋白。它和染色體中其他成份的比例數甚不一致，而且好像和細胞中細胞質的含量有關。同一生物體內，一種體素細胞中的細胞質可能比另一種體素細胞內的多上幾倍，當然這種細胞的細胞核中也多有好幾倍的殘留蛋白。由此可以看出細胞質和殘留蛋白之間可能有一種機能上的關係。包圍着細胞核的細胞質是染色體最密切的生活環境。

密爾斯基認為，細胞質的影響力量，以殘餘蛋白為媒介，使造成染色體的遺傳因子能在細胞中有一種機能，而在心臟細胞裡面又有另外的一種機能。

「你的意思是不是說，細胞質對某些遺傳因子有有限的力量，而對另一些有促進的功效呢？」有人問密爾斯基。

「我只是說，它的功效並不太強而已，」他答道。

(四)

植物或動物以細胞分裂而生長，而且既然生長的程序受遺傳因子的控制——的確是完全依賴於遺傳因子能够自行分殖的性質——那麼便可以說生長是細胞核蛋白質的職

司。生長又要靠營養，因為一個細胞只有具備所需的原料時，才能照樣生成一個新細胞。在人體中，這些原料由血液的循環帶來，由細胞壁滲入細胞質。可是，縱然有了一切營養物質，生長有時不免停止，正要長大的細胞不能長大，或生長得不完全，或至於死滅。也常常發生另外的情形：生長太快而不能控制，細胞便化為癆瘵。因此，癌症研究人員，和學習生長的學生對於細胞核蛋白質特別感到興趣，自無足深怪。

研究癌症的史龍凱特令研究院(Sloan Kettering Institute)布郎(George B. Brown)領導下的一般人，正設法找出細胞怎樣製造細胞核蛋白質。這些研究人員把核糖酸喂給白鼠，然後追索這種化合物的去處。他們的研究已經有了很動人的發現。

你記得核糖酸是由鹽基，糖分，和磷酸構成的。史龍凱特令的研究人員決定先研究裡面的鹽基(兩個普合和三個嘧啶)，開始便集中精力來研究DNA和RNA成分之一的腺素。把腺素加以標識以便在白鼠細胞中追索它的蹤跡，他們便把其中的一個普通氮原子。用一個重氮來代替了。另一個試驗中，他們用放射碳素作為標識。

準備一次試驗時，先把白鼠的肝臟切去三分之二。這

樣做是要替試驗預備下生長迅速的細胞，因為鼠肝還原的力量極強，行過手術一星期之內，差不多便長回原來的大小。試驗的目的是要看是不是含有重氮的腺素，被用在這生長的程序裡。可能有幾個分子，參與了細胞的組成。

真象終於大白。把細胞的原生質提取出來，把核酸分開，再用蓋氏計數器來搜查這些分子，院中的生物化學家發現肝臟復原時迅速生長的細胞，已經把腺素結合進DNA和RNA裡面去了。但在成熟的正常肝臟細胞裡面，腺素幾乎完全進了RNA，進DNA的極少。

另外發現了，核酸分子不止是和腺素結合在一起，而且把其中一部份變為鳥糞素，也就是核糖酸所含的另一種鹽基，嘌呤族化合物。這樣的情形好像一個造房子的人，把拿來的鋼管一部份作下水道用，而把另一部份改造成樑柱

研究中得到了一種意料之外的收穫。班戴時(Aaron Bendich)發表於一九五一年春。班氏是布朗的同事。班博士研究計劃的一部份是從細胞中的染色質提取DNA。漢巧染色體中的細胞核蛋白質溶解於百分之十的食鹽水中(NaCl)，而不溶解在百分之點八七的同一溶液中。按照普通手續就是先把染色體溶於10%的食鹽水中，把不溶解的東西濾去之後，把溶液沖淡至0.8%。此時細胞核蛋白

質即不能溶解，一絲一絲地沈澱下來。把沈澱再加處理，除去蛋白質的部份，核酸仍留於溶液中，加酒精之後，核酸沈澱下來。這樣一步步下去終於得到了DNA。一向總是相信，不含蛋白質的DNA完全溶於0.8%的食鹽水中。

蛋白質比核酸更不耐熱，班博士便想到，用這個方法可以在一起頭便把蛋白質去掉。用10%的鹽水把細胞核蛋白質去掉以後，他便把溶液加熱至華氏一八五度。蛋白質立即凝結，沈到試管底下，核酸依舊留在溶液中。鹽水溶液沖淡至0.8%後，又有東西沈澱了出來。這是出乎意料的，這是什麼東西呢？為了解答這個疑問，班氏便把這溶液放進離心機，用每分鐘一萬三千轉的速度，轉了一小時，聚起了足夠作一次實驗的沈澱。證明這物質是DNA。沒有把剩下的溶液倒掉，他再加酒精進去，又一種東西沈了下來。檢驗後，證明也是DNA。

因此，根據這些試驗便有了兩種DNA：溶於0.8%的食鹽水的，班氏叫做第一類DNA，另一種叫第二類DNA，便是當第一類沈澱之後，依舊留在溶液中的。這些發現尚未經外界研究人員所證實——因為去年四月才發表的原故——但史龍凱特令的人員，一年之間却繼續不輟地研究這兩種DNA，而且完全相信了它的真實性。這樣看

來好像被化學又到了因事實而調整理論的時候了。

這兩種核酸不但物理性質顯有不同，而化學性質亦有區別。好像在各種細胞中的比例不同，顯然是依細胞分裂的速率而定。例如肝細胞復原的時候，班氏發現第一類DNA為第二類DNA的三倍，而在成熟的正常肝細胞中，則第二類DNA頂多。在腸脾和胸腺中，大部份是分裂迅速的細胞，第一類DNA最多。癌細胞的實驗雖尚未發表，但可以想像得到的，一定也是第一類DNA佔優勢。

史龍凱特令的人員現用一種新穎的方法，把它化合物標明，追索新陳代謝的途徑。不是用的一種鹽基性化合物，而是三種同時用。除了腺素之外，胸腺素和鳥糞素也加了標誌，當兩種DNA利用這些建築材料時，速率亦各不同。還原的肝細胞中，第一類DNA利用胸腺素時比用腺素或鳥糞素都要慢些。第二類DNA取用腺素的時候很快，而取用胸腺素和鳥糞素則很慢。研究人員解釋說，這種情形是一種證據，證明生長迅速的細胞中，核酸的合成作用是零零碎碎進行的，至少有一部份是這樣。顯然也和一個造房子的人一樣，由小部份開始，這裡加上一塊，那裡又把舊的換成新的，這樣東一塊西一片的，就把一個複雜的機構依照原樣給完成了。

假使給它的是一扇形狀不對的門，有一個改變了的分子，看起來却和真的一樣，其實不是，又怎樣呢？細胞核蛋白質會被欺騙，會收下這扇魚目混珠的門，等到裝好以後才發現不能打開？這雖是一個粗枝大葉的譬喻，不過也許能夠把我們的注意力集中於這研究中的實際事物。因為當研究癌症的人尋求新知識的時候，主要目的就是要了解這些發為疾病的軌外生長。

史龍凱特令的研究人員和海欽斯(George G. Hitchings)博士訂約合作。海欽斯博士是專門研究嘔啶和普林化學的專家。雙方同意把核苷酸的內在結構加以改變，然後把這些近似的化學品送到紐約試驗癌症。

數年來，海欽斯利用使牛奶變酸毫不傷人的乳酸菌(Lactobacillus Casei)當作試驗合成藥劑的豚鼠。他繼續用酸乳中的細菌，作為合作研究癌症的試驗品。他得到一個變形的鹽基分子，便送到史龍凱特令研究院去。他製出約五百種相似分子作試驗之用。一半是變形的普林化合物，一半是變形的嘔啶化合物。

這種變形分子中有幾個能阻止某種贅瘤，且有很好的結果。其中可以一述的是一種近似的腺素，化學家稱為二，六，雙氨基嘔啶(2,6-Diaminopurine)。腺素含有十五

和重新生長的體素中，那種不均勻的新陳代謝成顯著對比的是，正常而長成的肝臟體素中，第二類DNA取用同樣三種鹽基化合物時，近乎相等的速率。由這一點看起來，很像是新分子的造成是一剎那間的事，一切部份同時湧齊起來。在這些成熟的細胞中，不像重生體素一樣，生長是一種片片段段的事情。後一種情形裡邊，細胞核蛋白質是在儘快分殖的推動下活動，把各部份一片片地裝接上去。成熟細胞的細胞核蛋白質就沒有這種增殖的推動力，儘有時間來把各主要部分集攏來，等到一切齊備的時候，時機也已成熟，各部搬運到適當的位置，一下子就把一個新分子創造成功了！

一個正常的細胞核蛋白質，無需供給嘔啶和嘌呤作為食料才能製出核苷酸來，它能夠分解醣和胺基酸，以及其他豐富而可用的化合物，然後把些分解過後的東西，改造為所需要的各部份。但細胞內也和人類社會一樣，建造的時候，能省力就決不故意去費力。一個木匠可以用木材釘子銼鏈和鎖做出一扇門來，假使他有一扇做好了門，他一定要利用。史龍凱特令研究院用實驗證明，鼠類的細胞核蛋白質，也同樣喜歡利用已經做好了門。這便是作試驗時所供給的腺素，胸腺素，和鳥糞素。

個原子，五個碳，五個氮，和五個氫。海欽斯所做的是把伸在外面的一個氫原子打掉，換上一個NH₂。在其他的地方，腺素和這個相類的東西完全一樣。實際上，它們近似的程度很大，有好幾種細胞核蛋白質都被騙住了。它們把它當做腺素接收了下來，等到接合到它們的機構上，生長的機能便被阻止。這扇假門把整個的生長的進程給塞住了。

這些試驗特別表明了二，六，雙氨基嘔啶能够阻止鼠類及其他某些哺乳動物生癌，停止體素中肉瘤的生長，保全患白血病(Leukemia)症的鼠類。但用量必須很少，因為這些經過變動的分子毒性很強，而且因為有毒，才不能對人類的癌症作有系統的試驗。

海欽斯對於腺素分子作過百餘次的改進。這些鹽基性的化合物，凡有一個經過詳細研究之後，便要將核苷酸加以檢探。希望終竟會得到一個專門用於人類癌症的相似化合物，這種化合物無害於正常體素，却能完全阻止癌細胞中母體分子相繼增殖的行動。

神祕的瑜珈

棘棗譯

△△ 這古老而神祕的法力蠱惑住無數的東方居民，如今似乎是在向歐美人氏施展他的魔力了。

▽▽

當大表演的時刻行將來臨時，數以千計的觀眾，把邦加洛（印度一地名）的市集圍得水泄不通，時刻一到，一位瘦弱的中年瑜珈祭司，像一個夢幻中的人一般地緩步走向一個深達三尺事先挖好位於集場中央的土坑，毫不在乎慢條斯理地躺進那坑裡去，他的侍從們立刻用土堆把他掩蓋起來——哈達瑜珈徒拉烏（Harayogi L.S. Rao）被活埋了。

這位瘦小的人在印度的泥地下躺了三天三夜，土塚週圍經常有人在監視着，然後把泥土鏟去，露出他的身體，再



瑜珈徒吞服硝酸

種難以置信的技藝達十次之多。

仔細地從他的羶身之地把他移出。激動的觀眾拚命地擠近來，拉烏怎麼了？他死了嗎？

然而不久之後在紐約市的大旅社裡，一位自負的，個子瘦小，目光銳利，飄垂着斑白鬍子的人，像桌上香爐裡逸出的濃煙一般地盤膝坐在桌毯上。

他的名字呢？瑜珈祭司拉烏，精神矍鑠毫無病象，拉烏說他生平表演這

這是僅見的絕技嗎？不是的。像這一類轟動一時蔑視醫學和科學定則的表演，在印度各地經常地進行着，表演的是那神祕古老而惑人的瑜珈學派老到的苦修人。

瑜珈是什麼，這些瑜珈論者又是那一種人呢？它是不是深得人心的科學，宗教或是迷信？

最初瑜珈是印度哲學的一學派，創始於紀元前二百年，提倡身心兩方面神奇的苦修，深奧的修練要化費許多年月，目的是要把感覺與外在的世界完全割開而使其集中於意志灌注的一點，瑜珈論者認為靠着這種分離和苦修，他們使他們的元氣和外在的精粹所謂婆羅門（至尊的神相）復合。

在瑜珈論者看來武器，汽車，地下鐵道和戰艦等根本都不存在，他們深信這些只是我們的五官感覺——觸味，聞，視，聽——所生的錯覺而已，世上另外有一個境界存在，那不是一般人所能看到的，但若是能排除五官的感覺而使內在的精力灌注起來就可找到那境界的，一位瑜珈信徒要能修到這地步他就能做出那些微妙的事件使歐美的醫生，科學家和心理醫生都迷惑起來。

瑜珈論者說是靠着修練他們可以完全地操縱他們的所謂要件，這修練包括連續地喘息（用特種的方式呼吸）用各

種不同的姿勢打坐，灌注眼力於鼻尖等，藉着這些方式他們能修練到與宇宙間瀾漫着的靈復合為一，他們說是那時隨心所欲地使自已輕於鴻毛重過泰山或大或小無孔不入無處不至，並且能知過去未來等等。

瑜珈論者指出無數的故事作為例證，據說有一位印度教師（Swami）某天下午三時三十分在德里宣稱要到二千五百哩外的加爾各答去，就在當



用各種姿勢打坐的瑜珈徒

下午三時三十一分，他已在加爾各答的某一房子裡走動，另外有一位教師在數十名的子弟注視之下，本來好好地坐在石欄上却忽然不見了，更有一位被土匪所綁架，關在一個無窗無戶的地牢裡而能及時逃脫；這地牢唯一的道路是牢頂三十呎高的一口天窗。

一位來自班那斯(Banar)的教師名叫阿特凡那大(Advatada)曾把他自己關在一隻四呎長的桶裡推進孟加拉灣去，五個星期之後，這隻桶飄流到三百哩外的海灘上，阿特凡那大在裡面安然無恙。

不過這些只是故事，多半是瑜珈信徒自己所說的，好奇而具有科學見地的人一定會追問說是：「我們沒有實地看到，那說法可能是由於幻覺或信仰或這兩者兼具而起的，瑜珈信徒能耐凍餓，科學根據何在？」

然而最近有一種技藝由一位瑜珈祭司名叫斯理·拉姆他斯依(Shri Ramdasji)在孟買的一條交通孔道上當着萬名觀眾的面前表演過，當時的實況曾在印度的報端報導過，並且非瑜珈信徒也看到過。在星期三下午五時正，拉姆他斯依進到一個事先做好放在路上的四呎見方的立方箱內，箱底和四壁是七吋厚的水泥板，板面佈滿櫛比鄰立數以千計的釘子，這些釘子多半已老鏽，那位瑜珈信徒只穿了單

出來。

下面是當他抬出以後關於他的情況的醫事報告，登在英國頗有權威的醫學雜誌 The Lancet 上面。

「他是在一種半昏迷的狀態之下，雙目閉合，四肢軟弱，瞳孔有反射但很模糊，脈搏跳動次數正常，每分鐘八十下，但搏動微弱，開了一會喉嚨之後就睜開眼並察看週圍的情形，除了下端和軀幹上有些抓痕和擦傷之外，這種致命試驗的結果他並無任何嚴重的變故。」

「活葬」只是瑜珈信徒們許多難以置信的拿手好戲之一，像我們喝一杯開水似的不當一回事。

拉烏最近到美國作遊歷講演，使人稱奇的節目有下列幾項：

待進到瑜珈沈默的恍惚狀態時，他舉起一隻空玻璃杯咬了一大口，大嚼大咬地吞下去。

他格格作響地咀嚼和吞食鐵釘，木頭，磁器和留聲機片，然後走過火勢熊熊的煤炭道上。

最後他倒出兩盎斯毒性酷致人於死地的硝酸，把燒杯舉起喝下去！

有些時候他還喝硫酸，氫氯酸，番木鱉鹼和氰化鉀。「我讓這些毒藥和其他的東西在我的體內停留半小時



瑜珈信徒吞食毒蛇

然後再排出體外，」他說道。「我是活人之中嚐過氰化鉀的滋味的僅有的一人。」

味道怎樣呢？

「與水無異。」他輕描淡寫地答道。

曾經得過諾貝爾物理獎金的拉曼博士(Dr C V Raman)在拉烏表演過後即席宣稱：「他是近代科學的公然挑戰者，」孟買的醫學人士稱拉烏是「醫生的難題」。

他怎麼會辦得到呢？拉烏的解釋是：

「瑜珈的精髓是讓感覺作用聽其自然發展，同時不使它侵擾人的思慮。諸如，視而不睹；聽而不聞；嗅而不審；食而不味；觸而不覺等是

「這並不如想像的那麼難，舉個淺顯的例子說來，假如一個人全神貫注於某一樣事情，有人走近來喊他，這時雖然眼睜耳張也將不會馬上就能聽聞，同樣地一個初聞惡耗的人，縱然口噙着山珍海錯也會不覺其味。

「由此顯然可見精神能克制感覺，只是常人必需先修練到全力控制精神。」

但那酸究竟怎麼了呢，為什麼傷不了他呢？

按拉烏的說法那是因為能把毒物排出體外，靠着瑜珈式的修練，不難做到能控制腸胃的肌肉使任何下肚的東西



瑜伽教徒躺在釘板上，汽車壓過他的身上，但他若無其事。

「一個人可以靠自我催眠的力量使自己進入半睡眠狀態。在這種情況之下，人的新陳代謝機能會大大地減少，包括氧氣和食物需用量的銳減，他可以不飲不食，呼吸緩慢地停留在這種狀態之下。」

「但即使需要量至小，總還需要有氧氣供應，否則人是要死掉的。」

關於瑜伽信徒之能淹在水中達六小時而不死，這位博士答稱：「要是他真是不憑藉任何聰明的詭計而辦得到，那我們可真不知道了！」

人是不是能忍受得了像在火上走路的苦痛而不自覺？「可以的，」耐克博士答道，「有一種所謂痛感喪失催眠術，經過相當的訓練在一種自我催眠之下，人可以使身體全部或局部失去却疼痛的感覺。」

普魯克林州立醫院精神病人管理醫師格林(Abraham G. Glenn)博士贊同這種見地，「在自我催眠之下，」他說，「一個人能長時間耐得住極大的痛苦而不畏縮，譬如能整小時平伸兩臂而立；用力按捺他的眼珠而不覺痛，這會使清醒的人會感到痛不可當的。」

拉烏解釋他的焰火表演說是，憑着適當的「運氣」，他能在炭爐上行走而不真正觸及炭火，他的腳板與火之間

有一段距離。

另一方面兩位博士也認為經過長期的訓練，可使足掌堅強起來，強到踏炭火而不受傷。

吞飲毒藥又是怎樣的呢？

「像硫酸這一類的強酸，」耐克博士說，「無論你怎麼快地排除它還是會即刻破壞食道和腸胃的。」

「假如這瑜伽信徒真的喝下了這種有害的酸而食道仍很正常的話，我就無法加以解釋了。」

有一些權威人士評察瑜伽信徒的技藝為純粹的騙術，柯爾威爾(H.C. Colwell)，一位英國的旅行家和著作家，把嘴鐵釘和飲強酸稱為「最卑鄙的詐術」，他把這種技藝和魔術士的騙術符(abracadabra)相提並論。雖然一時令人迷惑但一旦拆穿却一文不值，但柯爾威爾並沒有說出真相來，只說是「對那些表演的人說來，拆穿他們的真相，就如同去揭露那些靠觀衆的收入以維持生計的魔術家的方法一樣的不應該。」

瑜伽信徒自己也曾攻訐過他們之中的騙子。巴非大那他(Swami Pavitranda)對師在他的「關於瑜伽信徒的常識」一書中宣稱：「這些騙子竊用宗教的名義到處掉煙花調錢……在瑜伽的領域裡騙術已登峯造極了。」

現在讓我們對瑜伽作更進一步的認識，他有繁多的學派和支系。主要的有四派：

巴帝瑜珈(Bhakti Yoga)認為與上帝的復合可以靠虔誠去獲得。「[巴帝]意為虔誠地敬愛上帝。」

哪哪瑜珈(Gnana Yoga)，或譯智慧的科學，這是一種教人明辨的方法，使歸依他的人排除虛偽和慎防自身不為俗務所纏。

加爾瑪瑜珈(Karma Yoga)，教信徒以工作之秘訣，按此道有名權威大師巴非大那他對師的說法，這是「一種脫俗的方法，使人克制自己的行動，雖然從事人世的工作而不為俗務所累。」

拉雅瑜珈(Raja Yoga)，這是最普及的一派，這是專注心神的方法和科學，另外還有一些學派通常是和上面四派之一相關聯的。

有許多不是瑜伽虔誠信徒的人，曾學齊實行瑜伽簡單的練身方法而得到相當大的益處，印度的內閣總理尼赫魯就是其中的一個，「像我這樣身心兩方面常感到不快的人，齊實從他們那兒得了不少的好處。」

瑜伽在遠東的時髦仍舊很堅強，但來自歐美方面的反對論却日漸微弱，同時全世界數以百萬計的虔誠的信徒們

仍誠奉他們特殊的方法，他們希望能得到別人前所未有的力量。

差不多已經過兩千年了，這神秘的瑜珈，仍然使信疑

兩用噴氣機

一種既有高前進速度，而又能直昇直降的，可變兩用噴氣式飛機，正在設計中。所不同的，就是比普通的噴氣機，多了幾片直昇飛機用的水平螺旋槳。當飛機需要上下昇降時，一部份或全部份的動力氣流，便利用直昇機的原理，推動了水平的螺旋槳。如祇需前進時，便停用。全部機械重一千八百磅，內包括燃用煤油，汽油或輕柴油的噴氣發動機二具。該機係設計為可供搭乘旅客二——二八位，司機二位，飛航速度每小時二五〇——三〇〇哩。停航時機翼可以折收，以節省地位。

可塑料的汽車車身

美國的 Glaspar 公司和 U.S. Rubber 公司通合宣稱，已能大量製出廉價的，可塑料質的汽車車身。其表

參半的世人普遍地感到神奧莫測。

Mechanix Illustrated Aug. 1962

面不會凹曲和生銹，乃由 Vibra Polystyrene 可塑體和多層的玻璃纖維層疊合成。相同的重量，其材料強度猶勝於鋼。供跑車用的車身，售價為美金六百五十元，皮厚 0.2 吋，整個連成一塊，重祇一八五磅。據稱堅韌富彈性，雖撞到門欄不會變形，如果有損毀也易修補，既不易生銹和氧化，又耐塗漆。製造時，先釘製一木架的石膏模型，然後外表加漆，再塗上一層 Polyvinyl acetate 可塑料，使將來覆疊模製而成的可塑料玻璃纖維質車身，容易和石膏模型相分離。車皮乃由五層玻璃纖維層和可塑料，間隔疊合成砌成。加用 Vibra 可塑料，可使所得表面平滑而又無空氣泡，然後讓它硬化，以供覆加另一層玻璃纖維層。最後經取下，整形加漆，便告完成。



假使我有高血壓

Paul Fluck 原著
胡 瑜 譯

「不，哈利，」我嚴肅地爭辯，「今年你不能去打獵。拖着一根重槍，在那些山叢中爬上爬下，對於你的高血壓是負擔太重了。假使我是你的話，我決不會去的。」

「我不相信這些鬼話，大夫，」哈利馬上反辯着。『假使你有高血壓，你一定會做你高興做的事。你自己也知道你會的』於是哈利怒氣騰騰地走出了我的診所。

在我的助手傳喚下一位病人的時候，我把哈利的問題考慮了一下。假使我有高血壓，我會去打獵嗎？我會任意做我高興做的事嗎？因此，在派德斯太太在我的辦公桌旁的椅子上坐下時，我已經有了答案。我決不會去行獵。我決不會任意去做我高興做的事。這結局未免太嚴重了……這是每一位醫生都知道的。

在那一瞬間，長久逝去的年華又栩栩如生地，閃進了我的回憶。我又看到可憐的老米勒和波曼，帶着他一雙腳

爽了的腿，試着蹣跚到門口，爲着要讓我進去。我看到年青而又美麗的凱莉太太，在她家浴室的地板上癱倒了，手上依然緊握着地板刷。我又回憶到，在台維斯家的樓梯上，拖着沉重的步伐，無望地上下了四年之久……四年中他的妻子幫他醫治因久睡而引起的酸痛，幫他拿住香烟，幫他趕走鼻尖上的蒼蠅。在麻痺症的第三次襲擊後，台維斯的双手双腿都不能轉動了。這最後的一次猝發，他真希望能就此了却殘生。

在此以外，我想起，我如何地勸導台維斯先生，停止那些地方性政治活動……我如何地請求凱莉太太僱一個下女，替代她的家務。……我如何地與波曼爭辯，夢他離開餐桌的時候，只要吃個半飽，而不要傾盆而光。不，忽視高血壓的慢事我是決不會做的，這也就幫了我的忙！

因爲我是一個醫師，而醫師們又是著名的不聽話的病人，我必須要在那些事實上勾引起我的回憶，而那些事實，對於我僅是些日常的常識。這些事實使得高血壓本身成爲一個嚴重的威脅。

無論如何，對於我，總有一個深信不疑的徵象，這個徵象就在我注視到病人的眼睛的時候。人體內的動脈是些劇動的血管，用作載負高度壓力的。而靜脈則是些脆弱，管壁較柔的血管；經過這些血管，血液回流到心臟。血液在靜脈內緩緩地流動，而在動脈內則奔騰洶湧。

用一種檢驗眼鏡的儀器，醫師們可在人眼的視網膜上，透過瞳孔，能够真實地看到劇動的動脈與鬆弛的靜脈。在那裏，醫師們能够看到病人血壓的全部故事。他能够看到動脈擠壓着，正似花園裏的水管給腳跟踩着一樣。他可以常常看到細細，微點似的出血，這種出血正是迫在燃眉，將要中風的危險記號。在瞳孔血管中，醫師可以看見出高血壓病人的過去與未來。同時，因為只有一「眼見爲真」，醫師們認爲血壓的升高是一個非常嚴重的發現。甚至於當他們在他們自己本身上發現時亦是如此。

任何一位鉛管匠，任何一位救火團團員，任何一位管家婆，都可以告訴我們，他們的水汀管子爆了一個漏洞時，將明瞭眼中血管是怎樣一回事。壓力越大，管子就應該更加牢固。否則，當壓力大到管子不能支持時，便要破裂而漏裂了。當血管漏裂時，於是便成了出血。

從血管裏的出血可以發生在人體的任何一處。在眼睛

裏的出血，因爲其纖細以致於病人不會注意到。有時，這種出血會使視覺模糊不清。有時，它會使人瞎眼。但是，由於高血壓而引致的，最嚴重的出血，却發生於腦部。血液漏出來了，而那一部份腦子也就此完蛋。

通常，這種血管產生的出血，却發生在，緊接於醫師們所習稱的腦的「動力部位」。這種「動力部位」是全身隨意神經的中央總樞紐。當出血繼續時，這些肌肉所被影響的部份也逐漸擴大；面部肌肉，手，腿，全部（僅在一邊）被影響到，而衰弱，通常是完全癱瘓。

假使我有高血壓的話，我將會常常想到那個「動力部位」，想到在我的腦部，由那些小血管裏的出血。我希望，正如我希望我的病人一樣，我不會長年地癱瘓着。我希望，正如他們多數希望的，寧可死也不願癱瘓地活着。但是，作爲一個醫生，我應該不僅是希望而應該多做些事。我應該嘆息，我誠懇地認爲，應該去預防那初次的襲擊。

就在現在，我正醫治一位患高血壓的醫生。他是我所病人中最誠實的一位。數年以前，他已經接近了那所謂初次的襲擊。他那精於外科手術的手指，幾乎失去它的用途。今天，也就是每天，他是嚴格地奉行我所教他做的。

有時我命令他用一次米飯，他就切實地遵命。有一次，他能在一餐中吃下三只大龍蝦。現在，他只吃些牛排，一些雞，或是一小塊牛排。雖然他愛好咖啡，但他從也不去碰它。他答應離開餐桌時，還保持饑餓。事實上也是如此。他保持這個習慣，這是他曾用來醫治，那些數以百計而已不在人世的病人的。那位醫生知道，他自己必須嚴格地遵守這同樣的規則，這也就是他時常給很多別人的一些規則。

這就是，爲何，假使我有高血壓，我不會去打獵的緣故。這就是，爲何我要在晚間早些休息。這就是，爲何，假使需要做的話，我要注意我的血壓。

下面的問題可以校正你對於高血壓的常識：
假使我有高血壓：

- (1) 我應該去打獵嗎？
- (2) 我應該參加競技遊戲嗎？
- (3) 我應該喝啤酒嗎？
- (4) 我應該吃肉嗎？
- (5) 我應該擔任地方官的職務嗎？
- (6) 我可以飛行嗎？

嗎？

(譯自你的生活)

答案

- (1) 不；(2) 不；(3) 不；(4) 是，適量；(5) 不；
- (6) 是，假使這不會使你心驚；(7) 不；(8) 是；(9) 不；
- (10) 是；(11) 不；(12) 是；(13) 是；(14) 不；(15) 不；
- (16) 不；(17) 不；(18) 不；(19) 不；除非你體重過重；
- (20) 不。

- (7) 我應該在深夜玩紙牌嗎？
- (8) 我可以到遠處消遣假日嗎？
- (9) 我應該在南部作騎馬運動嗎？
- (10) 我可以作遠洋旅行嗎？
- (11) 在餐桌上我可以用鹽嗎？
- (12) 我應該捐贈一品脫的血給紅十字會嗎？
- (13) 假使我的視覺模糊的話，我應該去看醫生嗎？
- (14) 我應該打網球嗎？
- (15) 我應該喝大量的飲料嗎？
- (16) 假使我已是一位太太，我應該有一個很多孩子的大家庭嗎？
- (17) 我會早夭折嗎？
- (18) 我需要很多的散步嗎？
- (19) 我應該減輕體重嗎？
- (20) 在需要時常爬樓梯的地方，我應該在那裏工作嗎？



在進步中的抗生素

Kenneth B. Raper
趙士鑑譯

自從第一位病人以青黴素治療後的十年中各種微素之被發現者不下三百餘種。雖則只有數種有廣泛的臨牀應用價值，但它們仍使醫學起了革命。

自從最初以青黴素治療獲得成功以來已有十餘年了。在這十年中醫藥內起了極大的革命，我們步入了「抗生素時代」。除了青黴素又加上了另外四種重要的抗生素。數種人類最致命的傳染病已能加以控制而使無數的生命獲救。從那些新藥的發展導引出新的飼養家畜的方法。以較低的價格產生更多的肉類。抗生素成了一種數千萬金元的新工業。

這篇東西的目的是檢討抗生素在科學研究，國民健康，國家經濟上所引起的大規模的變動。現在先以目下各種抗生素藥劑開始。

經過了十年青黴素仍是一切抗生素中毒性最小應用最廣的藥劑。去年美國出產了卅五兆 (350 Trillion) 單位的青黴素。它仍繼續是撲滅肺炎菌、鏈球菌、葡萄球菌、淋病球菌、癰桿菌，以及梅毒與雅士病的螺旋體等各種細菌

的良藥。它與抗血清適合起來能治療：白喉，壞氣疽，及破傷風，使用方法不斷地改進，最初青黴素必須每隔三—四小時注射一次，在現在的新法中它與普魯卡因化合在一起使其保留在人體內更久，因而大部份的病症只須每日注射一次卅到五十萬單位即已足夠，應用方法仍以肌肉注射為主，口服方法也日見普及，但劑量注射大為增加，另外的使用方法尚有吸入劑，油膏及軟膏。

應用青黴素後的病人只有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五有過敏性反應。因其毒性之低其使用劑量有漸趨增加的傾向，這可能是細菌對藥劑之抵抗力發展很慢的緣故，但在數種情況下葡萄球菌及鏈球菌之抵抗力之發生則引起了嚴重的問題。不過大體地說起來指定用青黴素去撲滅的大多數傳染病中它仍佔上風。

第二種重要的抗生素是鏈黴素，其有效的範圍亦相當

地廣，它是醫治兔熱病的特效藥。它對於隨流行性感冒及肺炎而來的某種變性細菌傳染病有治療的價值。亦用於撲滅某種能對抗酸鹼及青黴素之細菌。與青黴素混合使用它可以治療尿道及上呼吸道的混合細菌傳染病。當然鏈黴素的主要功用還是治療肺結核。目下百分之七十的鏈黴素是用於肺結核患者。

雖然鏈黴素是已知的對於肺結核最有效的化學療法，但離理想中的藥劑還差得遠呢！在長期使用下它可能損害第八聽覺神經，而有時能招致耳聾。其另一弱點為經常大量地應用此藥數月後能使肺結核菌產生抵抗力，有數種竟能抵抗鏈黴素而生存。這些缺點因另一種毒性較輕的藥劑叫做雙氧鏈黴素的發展以及每日以此劑與 P.A.S 混合服用或每週一或二次單獨服用雙氧鏈黴素而被克服了。實際上這樣就減少了對神經系統的毒害作用以及抗藥性的發生。

廣 效 藥

另外三種都在 1945 年發現的為氯黴素、金黴素及土黴素，它們被稱為廣效藥。因它們的每一種可以治療許多種傳染病，它們都是從土壤微菌中的鏈微菌一屬中培養出來，對抗革蘭氏陰性及革蘭氏陽細菌以及立克氏小體（介於細菌及真正濾過性毒的一種微菌）三種微素，都有效驗。它們

之間的每一種都是單獨地被發現的，而且似乎是有它的特有治療範圍，當然對於數種病，三種藥的無論那一種都同樣地有效。

氯黴素是治療傷寒的特效藥。對於戰壕熱、落磯山熱、斑疹傷寒、恙虫病，以及勞的立克次氏小體傳染病它皆有治療之功，並能撲滅百日咳，治療動手術後的混合傳染病，以及各種胃腸內及尿道內之革蘭氏陰性傳染病。它是唯一能以實用的化學方法合成的抗生素，今日產量的一半是以此法製成。

金黴素的特點有二：毒性很低滲透力很強。它較任何微生物製劑更能深入中樞神經系統，骨骼連接處以及其他較不易達到的地方。爲了此一原因在特殊的傳染病中寧捨青黴素與其他抗生素不用而選它，下列各種傳染病因其對青黴素有抵抗力亦用金黴素治療，各種立克次氏病第四性病以及因被球菌、微球菌、螺旋體所引起的許多傳染病。與雙氧鏈黴素混合使用，它被廣泛地用作治療胃腸及尿道的混合傳染病；有希望治療布魯氏病；它能治療阿米巴痢疾，可能是殺死了阿米巴特以爲生的細菌。爲了同一原因，動手術前食道的消毒亦用金黴素。

土黴素是毒性較低的藥劑其副作用與氯黴素，金黴素

不同，只限於對胃腸之障礙。不像金黴素一般，土黴素不易滲入腦脊髓區域。一般地說，它的有效範圍與金黴素及氯黴素相當。對於治療阿米巴病及布魯氏病它的反應良好。它曾驚人地治療了對金黴素有反抗力的梅毒及雅司傳染病。它有望治療風濕症。它能控制蟻蟲感染病。許多醫師特用它來治療胃腸及尿道的混合細菌傳染病。肺病患者混合服用土黴素及鏈黴素則土黴素能延遲抗鏈黴素的發生。

廣效抗生素製造通常皆用口服，雖則這樣有明顯的優點但亦有一嚴重的缺點。從食道服用的藥劑能殺滅腸內有益的細菌進而破壞了天然的健康平衡。病人若長期口服此藥能患腹瀉，他們的糞便中有大量致病的細菌。Candida Albicans 紀錄中指出，有時此等傳染病亦能招致死亡。在實驗室中，發現有些細菌培養在逐漸增濃的抗生素溶液中，即能產生一種抵抗力，幸而在臨牀使用中，細菌抵抗力甚鮮發現。

從細菌製藥

就我們所研究過的抗生素而言，它們都是由黴菌所生。但細菌亦有產生抗生素的，最主要的甲狀腺素，桿菌素及多黴素。

steria) 所引起的傳染病特別有效。

最後有一種藥劑，嚴格地說起來，並不是通常所稱的抗生素，但可將其歸於一類，因為亦由細菌所生。一溶血性鏈球菌，這是一種酵素化合鏈球菌以 SK-SD 著稱於世。此為紐約大學醫學院的 William S. Tillett 及其同僚經過十五年研究的結晶。SK-SD 對於清除充膿組織有奇效，通常它與一種抗生素同時使用以防另外的傳染。因有毒微生物，如溶血性鏈球菌能產生有治療價值的物質的事實，所以更加强了一切微機體皆能被視為潛在的有效藥物來源的可能性。

繼續中的研究

「被召的很多被選的很少」在抗生素的園地中仍不失其真實性。雖然抗生素被選的不下 300 餘種之多，但只有五種成為成藥。還有少數的幾種：多黴素，桿菌素，甲狀腺素，抗菌素 (Subtilin) Penicillin，新黴素 (Neomycin) Thiolin, Viomycin 雖則其用途有限，但都相當重要，並被認為頗有希望。餘下的都為了某種理由而無甚價值。有些太弱了，有些只能在試管中或動物試驗中有效，大多數是毒性太厲害。

300 種內 9 種的比率是太低了。但偶然的發現仍足以補

甲狀腺素是最早發現的抗生素之一，在 1939 年由洛克斐爾醫學研究院的 Rene J. Dubos 所發現。它是由一種土壤黴菌所產生。甲狀腺素對於醫用繃帶上，可當作消毒用，外科敷藥用以及用以調製治療上呼吸道傳染病的用藥。不過用作治療系統傳染病時還仍嫌毒性太大。

同樣從一種細菌取得的桿菌素首先由哥倫比亞大學醫院的 B.A. Gonshon; H.S. Anker 及 F.L. Melaney 等三人發現。醫生用它來作為傷口傳染的局部治療劑，消散上呼吸道的充血以及治療阿米巴病。它對於腎臟有毒因而只能在醫院中始能內服，在那裡病人可以不斷地受到看護。小心地使用，有時亦能於旁的抗生素失效時救人性命。

多黴素由美國農林部北區實驗室的 R. G. Benedict 與 A.F. Langlykke 及美國 Cyanamid 公司的 P.C. Stansly 以及英國的 Wellcome 生理實驗室的研究員們所同時發現。它來自一種稱為「多黴桿菌」(Bacillus Poly myxa) 的土壤細菌。猶如在青黴素一般，多黴素是一群相互間有密切關係的混合物，而其對於各種敏感細菌的作用只在量上有差別。一般地說，此藥對於革蘭氏陰性細菌最有效。它也如桿菌素一般，對於腎臟有害，所以只能在醫院中內服。多黴素對於治療所謂「藍膿細菌」(Blue Pus Ba-

菌) 所引起的一切失望。當然潛在的新妙藥之搜尋研究工作還繼續在進行中。研究的園地是非常的廣大。抗生素物質在植物王國內幾乎遍地皆是：它們來自植物種子，地衣，各類黴菌，放射菌，細菌。那 300 餘種已發現的不同抗生素之三個主要來源是：絲狀腐物寄生黴（尤其是鏈菌及青黴）細菌及放射菌。

沒有人能知道到底有多少研究者正在進行其探究工作，更不知道有多少實驗室及醫院正以抗生素作為研究的對象。書面報告的數量已足驚人：據估計自 1930 年以來已公佈的研究報告不下 18,000 份。單只是關於間世僅三年的金黴素即超過了 3,000 餘份之多，至於有關於青黴素及鏈黴素的，那是更不用說了。

在這一個園地內最重要的現象之一是由它所引起的史無前例的共同合作。不同的科學，如黴菌學與物理化學，臨牀醫學與化學工程，都捐棄成見，為了達到所期望的目標，而互相緊手合作。

家畜飼料

這一工作的成果，使抗生素開拓了不僅限於醫學方面的廣大園地，譬如供給肉類家畜的生長促進劑，就是一例。事情開始於五年前，Maryland 大學的 Mary S. Shopt-

發現一種早已用於治療惡性貧血的肝臟抽出劑，它對於牛乳中，某種發酵細菌，有促進生長的作用。一年後，Mack實驗室的的研究人員將此物分離出來，得到微量的紅色結晶化合物，定其名爲維生素B₁₂。同時動物營養學家觀察到肝臟抽出劑，與魚肉及其他動物性飼料一般能夠明顯地促進雞之生長。其中未知名的刺激物就物質叫做動物蛋白素(A.P.F.)。Mack的研究員們，不久就證明了，若以維生素B₁₂代替富有A.P.F.之動物性飼料，對於促進雞的生長有同樣的效果。換句話說，B₁₂與A.P.F.原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東西。

然後來了一個更大的發現。Mack的研究員們發現各種細菌及放射菌之培養劑。包括產生鏈黴菌的在內，含有一種與維生素B₁₂有同樣效力的物質，不久他們就從鏈黴菌內將維生素本身在結晶狀態下分離出來。

從鏈黴菌及金黴菌發酵中過濾出來的固體物質，直至那時尚視同廢物，而予以拋棄。但是現在却一旦成了抗生素工業中一種有價值的副產品。從那些發酵廢液中得來濃縮的B₁₂，普遍地被出售充作家畜飼料的補充物。農夫們要求這一神奇的生長促進物質是如此的急迫，以致於抗生素製造商們來不及供應。於是搜尋工作即刻開始，希望能

找尋到其他能大量產生此一維生素的微生物。在「北部試驗室」工作的Harlow Hall及其同僚發現，從一種日本泥土中分離出來的鏈黴菌屬，能得到大量的此種維生素。有數家製造商現正應用此一方法。

不過一個更令人驚奇的發現尚在後面：在1949年，Lederle實驗室的E. L. R. Stokstad及T. H. Jukes注意到，金黴素內提出的濃縮酵素，其生長遠超過了單獨的維生素B₁₂營養的成績。知道了濃縮品裡含有微量的金黴素，他們合理地推論到這個抗生素本身有刺激生長作用。當他們更進一步在雞的飼料內加入微量的金黴素，雞生長得更快了。以後在其他動物身上，亦得到相同的結果，以促進生長來講，金黴素，青黴素，土黴素，桿菌素差不多同樣地有效。鏈黴素與金黴素似乎較差。

飼料中加入維生素B₁₂及一種抗生素後，最能促進幼畜之生長。這並非奇事：一群年僅四—八週的小雞及小火雞若飼以上述飼料，比用普通飼料者增加體重較快30%—50%。它們亦較少患腸疾。它們需要較少的穀或糠。

抗生素對於飼養幼豬尤顯重要，最近數月的進展能使養豬業起改革。若以人工合成乳（以奶粉之副產品，豬油，維生素及礦物質合成）加以抗生素飼養，尚在吸乳之幼

豬，可以在6小時內將其從母豬內分離開來而本來則需時6—8週。它們被置於一溫度加以調節的育豬室內，在比較調究的育豬室內，小豬們按時被豬聽的音樂唱片所喚醒，來達成其最重要的吃食工作。在這一制度下，窠中每頭小豬都有充份的飼料。它們生長較速，死亡較少；母豬則可不必費時於哺乳。

少量的維生素B₁₂及抗生素即足以達到最大的生長速度，家畜的飼料，規定只須每磅飼料內加入維生素約3—4微克(UG)視飼料種類或穀類而定。抗生素的比率只有每噸飼料內10克——少於百萬分之十三！

抗生素究竟如何促進生長尚不知其所以然，而且只有口服時始有功效。普通的假定爲：抗生素之所以能助長發育，因爲它阻止了腸內寄生蟲的生長，但此說尚未證實。抗生素與動物及其腸內細菌間之相互關係，毫無疑問是錯綜複雜的。

事實與數據

今天抗生素已成了一大企業。1951年的青黴素產量約爲350兆(Trillion)單位，即使以大量批發價格，每百萬單位值四角而論，尚值約一億四千萬美元，經包裝後其價值當然更高。去年鏈黴素的產量約爲一億五千餘萬克，

批發價每克三角八分，約值五千七百萬元。在1950年內，其他抗生素的總值估計爲九千萬元。我們確信在1951年中，產量一定更有顯著的增加。美國出產的抗生素有一大部份運銷海外。美國於1950年內輸出了價值九千三百萬元之抗生素，大部分爲青黴素及鏈黴素。

抗生素的另一大銷路爲家畜飼料。含有抗生素及維生素B₁₂，輔助飼料的全年批發市價總值估計至少爲四千至五千萬美元。抗生素在美國家畜飼養業中所引起的騷動已足驚人，其潛力則更是偉大。

隨著青黴素與鏈黴素產量增加而來的是價格的劇落。於1948年，第一批售於政府之青黴素批發價爲每十萬單位20元，至1949年跌至每十萬單位四分錢，以後就穩定在此一價格上。鏈黴素則自1948年之每克6元跌至今日的少於每克四角。當然以磅而論，抗生素還是很貴的，每磅青黴素約值300元。可是它們的用量是非常之微。

抗生素在藥房的配方中，有漸趨增加之傾向：於1948年中，抗生素的配方爲全部藥方的25%。「西岸藥劑師」West Coast Drug & Chem誌於1950年報告稱：抗生素之出售量超過其他一切藥品。據估計去年售量爲抗生素二億五千萬克，維生素二億元，醃製劑一億五千萬克，荷蘭藥

一億元。

毫無疑問的，抗生素最大價值是維護國民健康。我們之間每一位都知道，有人靠青黴素或其他抗生素之醫治延長了生命。此類案例之紀錄累積起來，並擴大至整個國家的範圍，其影響至為深刻鉅大。

第一組被青黴素克服的疾病，肺炎，雙球菌感染病。現在肺炎的死亡率少於5%，肺炎球菌性腦膜炎的死亡率在青黴素被發現後從80%減至現在的30%。肺炎球菌性心膜炎以前是必死無疑，現在有50%康復之希望。肺炎患者的住院日期從1940—1946年的19天多減至今日的一週或更少，許多此病的患者則根本不需醫院的看護。當然其他抗生素亦幫助完成了此一改善，因廣效抗生素能治療有幾種對於青黴素無反應之肺炎及球菌性感染病。

次一大群被其克服者為鏈球菌所引起的許多疾病。血液傳染病的死亡率自80%減低至小於20%。鏈球菌傳染病併發症如中耳炎及乳突炎已經很少再發現過。猩紅熱的患病時間及嚴重性大大地被減低了。以前幾乎是100%必死的急性細菌性心內膜炎現在用青黴素治療之希望的為70%。

克服葡萄球菌性感染病之紀錄差不多相同，血流傳染

或其微候而已。

展望結核症，目前仍陰暗不明。毫無疑問地，鏈黴素延長了有些肺結核患者之生命，在許多患者身上，急速地阻止了肺結核症的進行。它緩和了患者的急性徵象，使外科手術及臥牀休息能有時間發生效果。然而鏈黴素是否減低了死亡率仍是很大的疑問。

梅毒及其他因螺旋體引起的疾病，在令人驚奇的方式下，屈服於抗生素前。美國公共衛生處之J.E. Mahoney於1945年第一位應用青黴素治療梅毒，現在已成了此症的標準治療法。在有反抗性的病例中，廣效藥是有效的。根據美國公共衛生報告，美國梅毒患者之總數於1943—1950年間降低了50%，此一數字現在可能更低，在淋病一例中，我們可以說現在根治梅毒的方法是有了，就有我們沒有這種決心。

抗生素在軍醫學中地位日顯重要。在戰場上抗生素用以防阻壞氣疽及其他嚴重的傳染病。在後方則除了無數的民間用途外，它被廣泛地用於治療骨髓炎及其他深入內部的創傷傳染病。除去救了無數的生命不計外，它還大大地縮短了從醫院再上前線的時間。

未完成的事業

病之死亡率從80%被減至少於10%。青黴素將以前戰場上傷亡的主要原因：葡萄球菌性骨髓炎之死亡率減至15%，葡萄球菌性腦膜炎之死亡率仍很高(80%)，現在已降低了很多。在青黴素發現前必死的葡萄球菌心內膜炎，現在有一半康復的希望。

抗生素亦控制了淋病球菌。大部份的淋病只須一劑8到8萬單位的青黴素就能治療。它甚至治癒了生根於關節及心臟的嚴重的關節炎及心內膜炎。淋病球菌不但對青黴素是非常敏感對鏈黴素及廣效藥亦同樣地敏感。然而今日淋病患者之數字遠超過了1941年。可能主要的原因為大家都已經普遍地知道了對此病有了可靠有效的治療法。

因氯黴素及其他廣效抗生素的發現，傷寒症不再顯得嚴重了。治療因沙門氏菌(Salmonella)所引起的急性傷寒感染病，氯黴素顯得特別有效。廣效抗生素，對於因革蘭氏陰性細菌所引起的痢疾及其他腸疾的醫療也很有幫助。金黴素，土黴素及鼻菌素治療阿米巴性痢疾頗著成效。

立克次氏病如落山磯小熱，戰壕熱，斑疹傷寒與恙虫病(Scrub typhus)對於三種廣效抗生素有迅速與良好的反應，這些藥劑也減低了各種瀰過性毒病的嚴重性，雖則它們是否攻擊瀰過性毒本身尚未證實，它們僅防止繼續傳染

自1941年以來，關於這方面的工作已完成了不少，但尚未完成的事業仍舊很多。現在還有很多的主要疾病尚未找到令人滿意的抗生素來克服它們。

雖然令人興奮的工作，已小有成就，尤其是在紐約的Sloan Kettering 研究院癌研究室中之工作，但是癌尚未有跡象向任何藥物屈服。

雖則廣效藥能小小地減少細菌性的併發症，但流行性感冒及傷風仍蔑視着一切治療。征服瀰過性毒本身的研究仍不斷地在許多大學及藥物實驗室中進行着。為了檢驗其對瀰過性毒之效驗，無數的微生物濾液正在小雞胚胎及鼠身上進行試驗。在這些研究中，洛克斐爾研究院的 Rich and Eshope 及 Meck 實驗室的工作頗為驚人。他發現了某一種普通的青黴素能產生一種，於某些瀰過性毒有抑制作用的物質。此一有效物質之產生仍屬捉摸不定。此事若一日獲得解決，我們就達到了一個驚人的重要的目標。

麻疹，水痘及腮腺炎所謂兒童病亦由瀰過性毒所引起。習慣上它們很少受人注意。但是一旦發現了能醫治更厲害的瀰過性毒的抗生素，那麼這些傳染病即隨着就範。

人與動物的微菌傳染病是另外一個未曾解決的問題。我們急需一種藥劑來撲滅那些系統傳染病。許多已發現的



(飛碟現象)
(真象)

美哈佛大學天體物理教授
Dr. Donald H. Menzel
原 著

一位權威科學家解釋飛碟現象

子 淵 譯

抗生素是强有力的殺菌劑及遏阻劑，但是對人類而言，它們顯得毒性太強了。

肺結核仍是數種未被克服的最大傳染病之一。要制服它我們必須有一種較鏈黴素更好的抗生素。許多臨牀大夫懷疑鏈黴素本身到底有治好過T.B.沒有。我們所需要的是，一種毒性較輕的藥物，要能連根撲滅肺結核，桿菌，而非僅僅壓制它。

縱觀人類疾病，我們希望有一天抗生素能克服人類賴以醫生的植物疾病。在這一個地內，很多有希望的物质已被發現。最早的是 Actidione, Viridin, Clavacin, Gliotoxin, 鏈黴素, Subtilin，以及一種名叫抗生素 XG 的物质。我們甚至於能創造出一些新的自己帶有抗傳染病物質的植物變種。這是 Beltsville 城 Maryland 州的農業化學局的 G. W. Irving, Jr 及 T. R. Fontaine 於實際工作後所提示的可能性。

另一龐大的等待抗生素去開拓的園地是易腐食品之保藏。牛乳企業局研究了用青黴素來延長鮮乳的貯存時間，但困難尚多。在加州的西區實驗室裡農業管理局的工作人員們用 Subtilin 來保藏罐頭食物，而不用加熱消毒法獲得了部份的成功。不過顯然地，Subtilin 並非恰當的答案。

科學家們為這一目標正在努力尋找最佳的抗生素。假使抗生素能代替傳統的加熱消毒法，那麼我們就大大地改進罐頭食物的色、香、味及其營養價值了。

末了，我們不斷地尋求新的，較我們現有的，更佳的醫藥用抗生素，不要忘記了，我們是處在一場與細菌比賽的賽跑中，當細菌對我們的攻擊的抵抗力增強時，我們就必須更大的劑量及更有效的藥物來控制它們。我們要不斷地增強我們的武裝來建立一條第一道防線。

Scientific American Apr. 1962
參攷書：抗生素與生長 Science News #23 P.20-26

維他命C治療灼傷

克賴生醫生在紐約州醫藥期刊上發表維他命C——Ascorbic acid (普通存在於柑桔、蕃茄中) 曾用以處理六十二名受灼傷的病人。

他說它可以用作軟膏，即便對眼睛亦無損害作用，它能減輕痛苦並略具麻醉劑的功用。它的收斂性能可以減少使用有毒性藥物的機會。

內服或注射均對患者有效。喉頭用1%溶於鹽水中的液體含漱或噴射可解除因吸煙過劇而生的痛苦。

我猜想我自己特別有資格適於寫文討論飛碟情形，因為我微倖也是少數親眼目睹過飛碟的人們之一。

由於我研究太陽運行的緣故，經常須奔走於科羅雷多和新墨西哥之間，並且我原來所供職的霍羅門空軍基地，又臨近阿拉木高陀 (Alamogordo) (屬新墨西哥省)，這些都是屬於飛碟墜落較高的地區。某天早晨，我偶然瞥見幾個似飛碟般東西在頭頂移動，但等我仔細端望一番，才鑑定原來是幾隻氣象氣球。當天下午我便表白我的意見，相信大部份所謂飛碟，可能是由於類似的錯覺，然而當時在場各位——包括有幾個頗有名望的科學家在內——却瞭解飛碟似乎不致如此簡單，幕後大有其故事在內。

那天黃昏，我第二次又看到了飛碟。當時我正坐在汽車後座上，駛向阿拉木高陀的道上，欣賞着一輪皓月自薩克勒多山峯背後緩緩浮昇而起。在月亮北面一些天空，我看到一顆燦爛奪目的明星，過後不久，又有一顆星在離該星不遠處顯現出來。不加思索地我便以為這是雙女宮中兩顆最明亮的 Castor 和 Pollux 雙子星。但轉而又想到雙女宮是多手裡的星座；因此這二顆星一定是別的什麼星座。

與許多天文學家一般，我也時常希冀能夠發現一顆能

爲肉眼所見的新星，因此我立刻打開車窗以便可以仔細觀察。雖然附近的天蝎宮星座甚爲鮮明，但這兩顆星我却都未能看得真切。兩星周圍朦朧的光芒都帶些藍色。因爲很高的緣故，所以視若在「飛動」一般。突然，我看到有些異常的情況，急忙諸司機停車。我們走出車廂，正好及時看着「飛碟」神秘的退隱下去，恰如其同樣神秘的顯現出來一般。事後我將觀察所及詳細報告空軍總部。

後來我發現有一位英籍氣象學家，愛德華·羅維，早在一八三八年，也有着同樣現象的記載——除了他所看到的是四顆而非二顆以外，其他完全和我所見一般，在月球附近有幽靈般星光在飛舞着。

也許你會希望我能够把那天晚上所見的事實作一確切的解釋，然而非常抱歉我只有使你失望，我不能。固然我對這個現象有着好幾個概念，然而那也只是些假定而已——雖然尚合乎邏輯，可是却提不出確實的明證。

在我尚未解釋這些概念以前，讓我先告訴你我爲什麼「不」相信。我「不」相信我所看到的一切，我亦「不」相信任何人所已報導他們所看到的現象，以爲是從月球或火星或從太空中飛臨下來的飛彈、飛船，或飛「什麼」之類。我更「不」相信牠們會是發自蘇聯或其他國家的一些

飛盤或飛碟等物。

不錯，科學與生活將是如何簡單的一件事情，假使每次我們所遭遇到的一些不可理解的事情，都能够隨便歸列於一些人力所不及的超自然力量。這樣一種思想方式恰如人類本身一般有着同樣古舊的淵源。我們先史時期的祖先們便是歡喜把一切自然的力量加以人格化的，無論起風佈雨，打雷擊電，都認爲各有專神使命。

一陣眩眼的隕石自天空直墜下來，便都驚恐萬分地認爲是世界末日到了。把日蝕現象又渲染爲是天狗吞日，於是羣相哄噪，打鼓擊鑼，以圖把天狗嚇退。

這種方式的科學便多麼簡單，無需在實驗室內辛勤工作以試驗和證實這種假想之是否成立。也用不着複雜的數學來演算整個詳細的變化。更沒有什麼事情值得引經據典的與以辯證。因爲每一件新鮮而不可理解的事實，我們都可以發明一種新的天神藉以推脫掉。

這是多麼簡單——然而却又多麼錯誤！

幾百年以來的古舊文明便是教導我們如何創造些神秘力量和超人的神靈。你可以假此解釋一切自然現象。然而這種解釋終究是毫無用處，反而把自然攪得一團糟，樹立許多崇奉偶像的異教，根本就沒有一些條理井然的自然律

「一種無變化的態度」

以一個科學家的立場，假如我對每天所遭遇到的每一種現象，不能與以清晰而透澈的理解，我決不庸人自擾，自相困惑。追究科學的疑難是我的責任——亦是我的一種嗜好。我發覺世界上仍充斥許多有待解決的問題，我在盡力搜求着解答，但是我却不曾貿然創造一些力量和神靈作爲不必要的解答。

然而爲什麼現在依舊有許多對飛碟一事採取那些無變化的態度呢？我想其中有三點原因：

第一，飛碟是一種非常的現象。而我們全體人們却習慣於有規則的生活。因此我們很自然地便把這些非常的事實認爲「神秘莫測」。

其次，我們全體都有些神經質，我們生活在這一動盪不安的時代裡，隨時都可能爆發戰爭。而處在我們敵對地位的幾個國家，却又是不能輕易對付的強敵；因而有許多人便恐懼着我們正在走向一次足以摧毀整個文明的世界大戰。

再者，人們具有欣賞對方小受驚恐的天性，喜歡故意過分渲染事實因而相互吹噓。

不過這種事實分析究竟是什麼心理學家的課題而非一個自然科學家的本行，因此言歸本傳，讓我趕快來討論飛碟本題。

開卷明義第一章，我們必須明瞭在大眾心目中所謂的「飛碟」，事實上包括着範圍相當廣的不同種類之目標和自然現象。雖然牠們所以引致誤解的事實是我人發掘真理的主要困難，然而其中有一部份却是即刻可予以解決的。

一個人如果在一個涼風颯颯的夏日下午坐在公園裡，很少會理解出天空中風勁的強度。而事實上真正的風速可能就會超過每小時六十哩的快慢。輕飄而平坦的物質如新聞紙或紙鈔等東西，很可能因爲一陣旋風被捲起半天高，再加上風勢的鼓動，在沒有落地以前被飄送到數百哩遠處。氣象氣球往往三五成羣的被昇在天空很少會是單獨施放的，於是氣球的飄揚也並不是不普通的事情。諸如此類物質因在天空高處浮動，往往易錯認牠們本來面目，而事實上亦確是不容易鑑辨出來的。

偶而亦有因遙遠的機群，甚或是高空飛行的鳥類背部的光線反射被誤認爲是飛碟的。金星，有許多時候，亦會發出牠自己的連續光輝。很少人似乎會明白在金星光芒最明亮的時候，我們即便在白天裡也能清楚地察看出來的道

理。如果當時恰好有一層雲蓋着牠，我們便會有一種在急速行動的錯覺。而大部分人對一個距離甚遠的目標又頗難調節他們視線焦距；因此他們所看到的只覺得天空有一道輝煌而模糊的光彩，於是另外一個飛像的故事便又不脛而走了。

可是並不是所有一切報導目標都能如此般可以忽略不計的。等我們把那些爲人們所誤解的假飛像和錯誤的報導繼續刪除以後，餘下來不可理解的東西仍舊不勝一一枚舉。例如我自己所看到的二個是一例。

第一個問題我們必定會被質問到的是：假如這些事物都是自然的目標，但是牠們爲什麼却在一九四七年才被初次發現？這是一個事實上的問題，亦是最基本的問題：因爲假使這個問題不能得到適當答覆，以下我們便無需再講了。然而回答亦甚簡單：牠們並不在最近才被發現，遠在一九四七年以前早就有人在天空中看到過牠們了。在科學的文獻上諸如此類的報導俯拾皆是。

英國曾有杜哈姆光 (Durham Lights)

據例而言，去年夏天，在得克薩斯的 (Jubbok) 路伯克附近的天空上所看到的路伯克光，曾有清晰的攝影圖片可佐參考。但是同樣的現象，差不多在一個世紀以前，

二者相稱情形地更足以證實我的見解，認爲這些光輝是一種海市蜃樓的目擊完全吻合。

第二個問題也是十分白然的：即使承認這些現象已有久遠的歷史，並非是新近所發現的什麼奇異，那末爲什麼現在所看到的机会遠比過去爲多。

假如你容緩一下雙眼，像的那許多地點，便可以發覺都屬於沙漠地區，沙漠地帶——亞利桑那，新墨西哥和得克薩斯州。好多年以來一直是人跡稀少的地方。

但是自然上次大戰爆發以後，這些地區却成爲各州中人口最稠密最高的所在。灌溉的便利又引來了不少農民。氣候乾燥又是愛好旅行人們的必經之地。優勢的航空時代又使這塊一望無際的大平原成爲自然地形中最偉大的轟炸和戰艦的根據地。最後原子能的發展更挑中了新墨西哥爲牠的研究總部。

總之，無論是外來的或是內在的各種因素，皆促使這種有更多的眼睛望向天空，因此所看到的東西亦較其他各地爲多。一無障礙的空際是這問題的一部份回答。除了這個區域的東面地段，因爲在二三哩以外，尤其是沿着地平線望過去，皆漫漶着濃重的烟霧，使視線不無阻礙以外；但在西面一帶，一般非望向一百五十哩以外是看不到一點

便有詳細記錄，設在英國的天空亦有杜哈姆光可與相比，且亦會轟動過一時。

在一八九七年，我們的報紙上都搶着登載一項消息，設有一隻神秘的雪茄狀飛船在全國好幾個地方都可看到。飛船上的燈光和人們皆可清晰鑑辨。末了，我們的大發明家，湯麥斯愛迪生自己却擊破了這段謠傳。

這裡是引述一段一八九三年五月廿五日的自然雜誌上所記載的訊息：「卡羅林號兵艦在最近一次的冬防巡行中看到一件奇特的現象……偵夜官報告發現一些異常的光輝。有時候牠們聚合在一起，但大部分時間却是沿着不規則的弧線散列着。牠們出現在北方天空，直至午夜時分才幽然隱去……火球的形狀有着轉變……現在牠們又密集在一起現出一團遙遠的光體，於是那顆被隔離的分子才逐漸隱退下去，而其他的又引成一個新月狀弧形弓圍着這顆垂滅的個體。」

這種現象也可說是一種海市蜃樓的映象，以後我將在文中提及。這項報導有二點理由使我發生興趣。第一點，牠差不多可以假用爲去年路伯克光的說明。第二點，我自己對路伯克光有一種獨特的見解，於我沒有發現在自然雜誌上有着這段記載以前，我已在實驗室裡完成一項試驗，

山峯的迴響的。

最後，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假使如所謂飛像並不是屬於什麼超人的，或是受超人所控制的東西，那末牠們究竟是什麼玩意兒呢？

第一步，我們得先研究一下所有的報告文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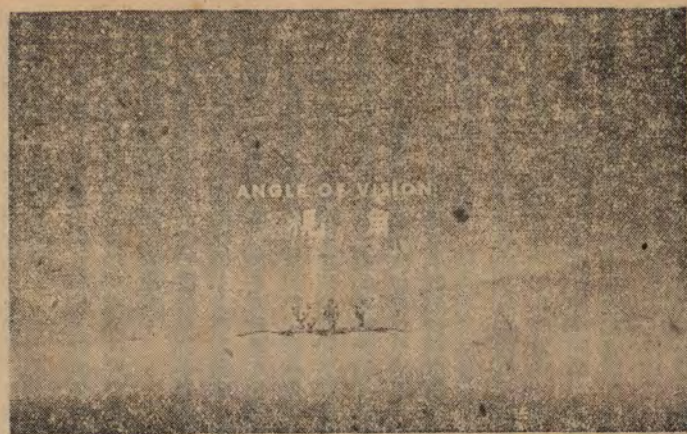
仔細分析一下全部有關的數據，顯示——除了被人所誤解的氣球，紙張，塗染的飛機，金星以及類似物質以外尚有數量相當多的確實可靠而未能理解的事實現象。牠們都是有固定形式，橢圓形的，盤狀的或是其他式樣，要不是在白天所看到的是銀光閃閃的，便是在晚上看來發着明亮的光彩。牠們有的是單行獨飛的，有的是如花叢般一簇，亦有的呈着正確的幾何圖形掠過天空。其中最著名的一種形式便是被稱爲路伯克光的，因爲牠們最初是在得克薩斯州的路伯克上空所發現的緣故。當然在其他各地亦曾看到過有類似的形式。其次，尚有一種發着綠色火燄的飛球。未知是否與偶而看到的那種似乎是和飛機同時出現的，其或可能就是直接裝置在飛機上一種神秘的影匣內亮晶晶稱爲「副戰鬥機」(Foo Fighters) 的有關？最後，便是那種幽靈般的飛像，隱約似乎環繞着一隻剛上昇的氣球翩跹飛舞，根據發現者的報告，其行動的速率簡直是空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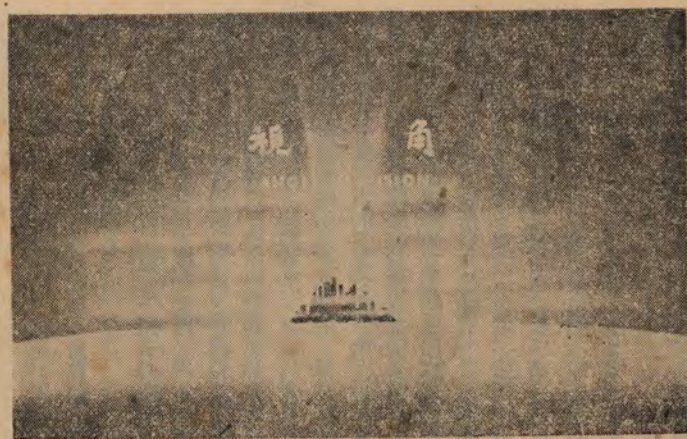
沙漠中之晴朗天空，無高山亦無大建築物，視界甚遠。增加無數觀察事物



因溫度之變化，空氣中形成無數折光層，自極遠處有時亦可得見光線



在正常天空中，地上光線簡單地散向太空，因地球表面之弧形而形成扇狀，其外即為黑暗部份，並無其他奇特現象。



在城市中，視角較小，天空中充滿了煙塵，即使已達出現飛碟之狀況，肉眼亦難望見。

無與倫比的。其中至少有四個這樣的飛碟是報告得確確實實的。

有許多報告內還描述着龐大的距離和速度的數字。因此我有一個大惑不解的疑問：一個站在地面上的觀察者，只有一個觀望地點，單憑肉眼所見，如何便能精確地估計出所有三種數字——距離、大小、和速度？假如你以為這並不難，不妨下次有機會就試試看，譬如說就月亮做個目標好了。

報告上所列飛碟情況係依照不同的角速行動，或者是側面的，或者是垂直的。至於牠們正確的移動速度，事實上與其真實距離有着密切關係。牠們可能在任一時間內便突然「離」一下影消除滅。在大部份情形下都是有著非常明亮的影像。偶而也會顯出少數結構事物，例如有些觀察者認為是太空飛具的「圓窗」或是「輪門」。

牠們行動時無聲無息。因此似乎不像是用地球上現有的普通動力所控制的。目標物一般是圓形或橢圓形的，一點也不像是我們現在所知道的或是在建熱中的飛行工具。

然而我們是否因為不能回答這些辯辭便心甘情願的說：因為我們地球上的飛機或飛船沒有這些特點，而且沒有

現象」。說起來甚為簡單。在正常情形裡，離開地面愈高，空氣的溫度便愈冷。然而有時候恰巧相反，在一層冷空氣上面可能就會罩上一層熱空氣。

在上次大戰時期，我身為聯合參謀總部光波傳播委員會的委員之一，後來且曾為主委。我們的工作便是在沙漠地帶進行一組有關實驗。我們研究着雷達的影像；但是光在許多特性方面，很像雷達。因此我們在沙漠中所獲研究雷達的結果，亦同樣可以應用到光學上去。

氣溫逆轉現象，如衆所周知的，在沙漠地帶特別來得普遍。在白天，沙漠裡特別熱。到晚上（甚或在某種雲霧情況下的白天），地面部份又寒冷非常。然而比較起來空氣是不易有顯著的冷熱變化的。於是形成在臨近地面的空氣較冷，而在高空的空氣反應來愈熱。冷卻的趨勢是慢慢地向地而上的。

科學家早已知道在氣溫與高度變化急速的地區，往往會引致海市蜃樓的現象。

海市蜃樓便是整個飛碟問題的答案。基於這個假定的概念，我已在實驗室內獲得了飛碟現象的大部份主要因數。假如我們想對這一個繁雜的問題有一個詳細而清晰的理解，無論在理論或實驗方面，尚需要作相當研究。不過我

一個人看來可以忍受飛碟上所可能遭遇到的強大衝擊力量，所以這些目標便勢必是些太空飛具，絕對受着非人的「神靈」所節制的嗎？我再問一句：這樣一個一網打盡的結論你認為滿意嗎？還是我們寧可暫時先接受一項遠較合理的另一見解……飛碟根本不是一件實際的物質目標？

除了實際物質以外，你即刻可以聯想得到的記量便是光。你可以站在一座高山脚下，利用一面手鏡從下面發射一道光的訊號到山頂上去，再從上面反射回來，在短短的十分之一秒內，甚或還不到這麼長遠的時間，光的運行距離便在十哩以上。然而假如我們看到一些東西從樹林中或是山頂上，用每秒鐘一百哩或是一千倍於落體的重力速度飛掠而過，我們是否就該把牠認為是一種人為的飛具呢？

是一種光學現象嗎？

所以我們不妨暫時先把飛碟假定為是一種光學的現象——雖然這也不一定是正確的。

以我一個科學家的立場而言，這是我們所能設想到的唯一解釋。而且光學現象在沙漠地帶特別較為顯著，因此把飛碟假定是光學現象的概念，在我心目中更認為是合情合理的設想。

在氣象學內，有一種著名的自然情況稱為「氣溫逆轉

頗有自信，我們終究可以做到在任何時間內一定能產生和觀察如我們所希望的一切現象的地步。

所謂海市蜃樓，其實只是普通的境象經過空氣透鏡的反射而產生的影像而已。但是以空氣作為透鏡，其曲度和焦距自然便不能是完美無瑕的，因而從牠反射出來的世界亦就大為走樣失真。正如你戴了一副不合你眼睛光度的鏡片所看到的情形。或是如你站在高度曲線的哈哈鏡前面所看到的影像，連你自己都不會相信這是你的實像。

可是這樣的海市蜃樓却是你每日所看見的，不過你沒有覺察出來而已。於一個熱天的下午，當你駕車在公路上飛跑時，你會看到在遠處漆黑的柏油路面上似乎蓋着一層小膜——當你車子前進時又若蒸發跑去。以下是我們在沙漠地帶所習見的現象：當一個乾渴的旅行者正在趕路前進時，他會看到走近一塊湖水的幻覺，而事實上却依舊是一片無垠的黃沙。水，當然是天空的一個影像，反映着遙遠的風景。產生這種幻覺的光線是經過曲率向上的氣層。

然而如在沙漠的晚上一般，如果在臨近地面處有一層冷空氣，沿着地球表面的光線便會向相反的方向反射出來。

城市裡的燈炬亦變成了「飛碟」

當一個地方在白天會把天上的景象投射在地面，那末到晚上地面上的景象也會同樣地投射到天空裡去。因此，如果在遙遠地方有燈亮——例如在一個城市裡——這些燈亮便會浮現在天空。再者，如果在干擾的空氣裡含有波浪或是說表面起伏不平，燈亮看起來便若在移動一般，一個個掛在波浪的尖頭上，猶如我們在海洋上看到月亮的倒影一樣。又如如果燈亮的來源不僅只是一盞燈，而是一長串的街燈，那末我們所看到的影像也就呈一定陰形在飛幌着——也便是所謂路伯克光的現象。

氣溫逆轉現象的另一特性便是愈發明顯地加深地的折光效應，於是毫無疑問地便呈現出白天所見的飛碟鏡頭。在白天有這種逆轉現象的也不是太稀罕的事，只是牠們比在沙漠的晚上所看到的高度更高一些而已。因此只要你肯留意，你一定可以經常看到牠們——或是最低限度你可以辨認得出來。

從遙遠的烟囪裡噴出來的一行黑烟，有時可能是平滑無阻地直入雲霄，於是再向水平方向散佈成一薄層的烟霧。這一上界限度大概是止於溫度最高的一點。烟粒，灰塵，以及所有種類的烟霧便都蓄積在這一層內。處在這一雲層下面或上面的人們都未易察覺牠們的存在。可是當你鑽著的移動景象。

如果你懷疑僅彎曲而細縮的烟霧層會引起折光的現象，你只要注意一下褶皺的窗簾——或是一塊粗布——有着同樣反光的情形就可決疑。曲折率愈尖銳，所反射的光線亦就愈明亮。大部份白天所看到的飛碟，多多少少地便是由於這種原因。

如幽靈般的氣球可能便是所有這些海市蜃樓現象中最簡單的一種。因為氣球本身就是形成那些幻像的一個因素。當氣球透入相當高度的逆轉層時，從上面垂落下來冷氣所形成的大氣泡，便是一種具有超級放大鏡或望遠鏡中的透鏡效應的目標。這樣一種粗糙的空氣透鏡便可造成氣球的一個影像。再當透鏡的大小和形式變更時，這種變態的影像便會發出變化更大的形態，就像拿着一面鏡子照太陽光一般，有着高速度移動的錯覺。

爲着示範這些效率中的一部份——主要的是與晚間發光的飛碟有着連帶的關係——我預備了一件簡單且在實驗

入這一雲層裡面時，你便看到許多細末子般的黑顆粒呈線狀向水平方向在移動。

在一九四七年，六月裡那個著名的一天，當伊達荷州的金尼斯亞諾(Genneth Arnold)坐在他的私人飛機裡，發現九只遙遠的飛碟以一種「神異的速度」，沿着雷尼爾山坡 Mt. Rainier 在移動。當時他一定飛離這一逆轉層的烟霧沒有多遠，致有這一奇蹟發現。經他這一觀察報告，才揭發了近數年來蘇傳一時的飛碟恐怖。

現在我們再來看空軍官方所發表的亞諾本人的報告：「當牠們行近山邊，由於山上雪光的對照，我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牠們的輪廓。牠們在靠青山頭十分附近處飛動，沿着山陵脊背，由南往東南方，像天鵝般飛去。我注視牠們約有三分鐘之久——一連串如鏈環般的東西，至少有五哩長短，在山峯縫隙間遊蕩着或進或出。牠們都是扁平如碟而光潔異常，把日光如鏡子般照耀着。

在亞諾自己的故事裡，其中尚有幾點端緒沒有發表，否則早就可以揭曉這一謎底了。任何人熟悉這些山峯的，都知道在山陵上，由兩邊同時上升的氣流，在這裡相遇混合，造成氣流最激蕩的所在。在哈佛大學和科羅多大學氣象觀望台上，我曾利用一具望遠鏡看過在一萬四千呎高的

室裡自己可以嘗試的實驗，大要如下：我在一隻玻璃瓶子內裝滿半瓶水，再小心的在上面浮着一層丙酮。輕輕地在一個狹小的角落裡攪拌一下，使化學成分緩緩地自下而上的變化着。本在光學特性和冷空氣有着相似效應，而丙酮和熱空氣一般。於是我在瓶子內便已造成平常需要有着變之遙的大氣才能完成的反光措施。

一道光柱從一面小而活動的投射器，斜角向上地照耀着，在平常的情況下，光線一定會穿過液面射向瓶外。但是因爲有一「逆轉層」存在的緣故，光柱一遇到這裡便又被反射下去。如果在瓶內滴幾滴甘油下去作爲乳化劑，光線便分散着使光柱清晰可見。原來用作投射用的圓形針孔便變成橢圓狀，而且還明白地顯現着某些形式表示其表面結構的情況。

實驗室內的「飛碟」

瓶內液體的任何晃動——由於盪漾的結果——使盤影沿瓶邊亂動。如在光柱附近用棒攪拌一下，引起液體亂動，登時便會現出十多個飛碟來。由於色彩的反應，在甘油珠粒上所顯示的影像具有驚人的美麗。最後，我用一排仿照街燈的光線代替了單一的針孔之光，其所顯現的影像便猶如路伯克光一般。

這些觀察，事實上並不會把每種現象解釋清楚。具有綠色火焰的飛球仍舊是一個疑問，雖然其中有許多可證明是隕石。哈佛大學的羅波爾教授曾提醒我，這種綠色的光彩可能是由於隕石中含有鎂的緣故。這種金屬是隕石中所佔成份很大的一種元素，當其燃燒時便會發出綠色光輝。報告上所稱行動遲緩，可能是由於距離頗遠，和沙漠中天際寬敞的緣故。

這種關於海市蜃樓現象的學說，也包括着由雷達儀上所探測出來的「飛碟」。任何一位雷達專家都會告訴你，在造成光學上海市蜃樓的景象時的同一種天空情況，同樣亦會造成雷達上相等的幻像。再者，牠們亦是造成電視中映景的原因。

上面所說普遍呈現於沙漠（或是在沿海的水面）上空的氣溫逆轉現象，其實也不僅限於這些地區，任何地方皆可能有這種現象。烟霧迷漫，通風不暢，多半便是這種現象的表記。不過只是呈現在沙漠上的機會較衆多而已，因此沙漠上空看到飛碟的可能性亦較他處爲大。

你在你自己的家庭裡也可以看到飛碟的景象。也許你所看到的未必會如我所實驗的來得逼真，但是至少可以明瞭其中一部份的原因。同樣你也可以在水面上利用銳角反

射的效應也可以造成一種迷幻的影像。

在你廚房的水斗內，充水盈邊，在靠近水斗的一邊點上一枝蠟燭或是一排蠟燭。如果有一隻刺有一組針孔的匣子把燈光或燭光從小孔內透視過去便更好。你在水斗另一邊靠近水面處望着明亮的反射起來的燈光。然後再請一個人在水面上攪動一下，造成水的波紋，燈光的影子便會在水面上浮動起來，甚至還可能從水波的波谷內看到盤狀的燈光反射。甚至你在一杯咖啡的表面亦可以用燈光造成「飛碟」的現象。

如我上面所說的，這些實驗只是飛碟的一種假定解釋，並不是絕對如此。對於這種現象尚需加以許多研究工作才能證實之。不過上面的分析至少可與將來進一步的研究或實驗作一明白的開端。我相信繼續在這方面下功夫，終於可以打破一般人們對飛碟所引起的恐怖心理。

（譯自六月號觀望雜誌）



國家至上 民族至上
意志集中 力量集中

初生嬰兒換血記

二 譯
石 中

今天的日本，有將近一千萬的婦女，能生小孩子，每年中，實際懷孕的婦女，約有三百五十萬人，而真正能順利生產的，只有二百三十萬。如果你就是這二百三十萬人中的一位，大概正忙著繃小孩子的衣著吧！

「太太，您的小孩子，可以順利的出生，但是在出生後，兩天以內，會因全身發黃，吐血，便血而死。」如果你聽到醫生對你這樣講，覺得怎麼樣？臉色一定立刻變得

毫無血色，蒼白到連你自己都會覺得。

「醫生，是我有這可怕的隱疾？」

「不是病，只是因爲你的血液，和嬰兒的血液不調和。在日本這樣的情形，只有千分之一，稀少得很。」

「醫生，有沒有方法救治？」

「把嬰兒的血，全部抽光，另換新血，大概可以救活。在美國，這類情形比日本多十倍，關於嬰兒換血手術已經有成功的報告，在日本還沒有試驗成功。」

一個能睡在大

人兩個手上，那麼大的新生嬰兒，割開他的血管，抽光他身上的血，換入新血，這樣慘酷的手術，嬰兒吃得消嗎？如果不這樣做只好讓他在四十八小時之內死去。做母親的，心裏該多難過啊！但是，母愛比任何東西都強，如果你是一位，聰明而有勇氣的女性，經過幾天的放慮，你會決定照辦的。因爲除此以外，別無他途了。



這件事情的主人翁，是日本，秋田縣，由利郡，小出村的伊藤治子（三十二歲），在預產期的前三天，昭和二十七年二月十八日（民國四十一年）的早晨，住進了秋田紅十字會醫院，同時也就完成了，日本醫學史上，嬰兒換血手術的準備工作。

伊藤女士，是現任小出村村長的八位男女公子中的一位，十九歲時，嫁給了現在的小學校長，忠藏氏。第二年

，生了一位千金，敦子，今年已經十二歲了。在敦子出生後的十二年中，伊藤先後懷孕七次，一次也沒有養活。第二胎，出生後，死於黃疸病，第三胎流產，第四胎流產，第五胎，死產，第六胎，出生後，又死於黃疸病，第七胎，死產。現在這一次，是第八胎。看到心愛的敦子的孤獨情形，真想再生一個，可是，過去六次的經驗，真使伊藤心事重重。

當時的伊藤，記起了幾年前，看過的一篇美國雜誌，有一篇關於RH新血型的報告，在美國，有百分之十五的人，是RH陰性，百分之八十五是RH陽性，如果RH陰性的女人，和RH陽性的男人結婚，生RH陽性的嬰兒的比率相當大，可是，由於嬰兒是RH陽性，母親是RH陰性，血型不同，常出問題，雖然在第一，二兩胎，可以平安生產，但自第三胎起，因為母體內，對RH陽性的抗毒體的生成，流入胎兒體內，把胎兒的紅血球破壞了，所以發生死產，或是出生後，因為紅血球的破壞，形成嚴重的黃疸病而死，差不多都是在兩晝夜之內，就死了。

伊藤女士，把那本雜誌，反覆閱讀，覺得他很可能是這種原因，於是，他去找本莊保健所的佐佐木醫師，佐佐木認為紅十字會醫院，可能有檢查RH型的血清，同時，

在決定住院生產以後，天野院長和東京的日本紅十字會血庫聯絡，請他們在將生產以前採血，盡快的運到秋田來。但是血庫，除了檢查過A，B，O型以外，從未檢查過RH型，所以無法供給。

這件事，被紅十字會中央醫院的小川博士知道了，因為他正在研究RH血型問題，所以他有一份，RH陰性血型的名單，結果，在名單中找到了四位合格的供血人，他們都住在東京附近，打電報，請到了住在橫須賀的一位，抽了四〇〇立方公分血，裝在美國式的運輸用箱內，用水鎖起來，送到上野車站上車，承站長幫忙，裝上了一天一次，直通秋田的「海鳥號」列車的列車長室，開車後十二小時，二月二十一日早晨，（預產期）九點廿八分，「海鳥號」進了秋田站。

天野院長和秋田站的站員們，焦急的等在月台上，當列車進站時，都歡呼着「血來了，血來了。」立刻裝上了院長的汽車，運到醫院。可是人不是機器，是由血肉組成，沒法子確定他的生理變化，伊藤並沒有照預產期生產，直到預產期過後的第六天，（二月廿六日）晚八時，才開始發生了陣痛。

產婦科，由關主任醫師起，全體動員，伊藤的陣痛，

他又找村子裡的助產士，和田氏商量，和田氏告訴他，紅十字會的天野院長，最近曾在縣醫學雜誌上，發表這一篇關於RH血型的報告，可以找他談一談。所以在去年十月，伊藤第一次到紅十字會醫院去檢查，關於RH血型，檢查用的血清，在美國隨便可以買得到，可是在日本，因為RH陰性的比率，只有百分之二，所以沒有什麼人注意，RH血清，在日本很難得找到。可是幸運得很，因為天野院長對RH血型有興趣，他目已有這寶貴的RH血清，檢查的結果，伊藤是RH陰性，他丈夫忠藏，是RH陽性，漸漸證明了伊藤的猜想。

「醫生，嬰兒換血可以嗎？」

「啊，相當困難，五〇〇公分，O型，RH陰性，並且要由沒有生過小孩子的人供給，這種血，在日本不能立刻找到，一時沒法答覆。」以後雙方用信聯絡過幾次，在快到預產期時，伊藤決定入院生產，醫院就開始着忙。

換血，在美國需要準備一千立方公分血，天野院長認為，嬰兒的全部血量只有三百立方公分，一千立方公分似乎太多，不過最少也應該準備四百到五百立方公分才够。但是，O型，RH陰性，未生產過人的血液，怎樣找法，

一會強，一會弱，就是不生，醫院的人員，因為有重要手術待做，睡意全無，恭候嬰兒出生。直到次日清晨六時廿分才破水，幾乎是同時，一個體重三·一五〇公斤的男孩子出生了，膚色蒼白似臘，嘴唇發紫，體內的陽性抗毒體，已經開始損壞嬰兒體內的紅血球了。啼聲一聲接一聲，證明絕非假死，楞內護士長，後來和人講，當時全體人員，精神貫注，覺得啼哭聲非常宏亮，但是和同時出生的另一個初生兒的啼哭聲比起來，實在小到不能再小了。

一刻都不能猶豫，嬰兒立刻被送到手術室，經過了十小時苦悶的伊藤，「拜託救命，用我的命來換也可以。」

換血的手術開始了，最大的困難是從那裡放血，初生兒的靜脈，既細且軟，抽五立方公分的血，也要費上十分鐘。而這次換血工作，又一定要在二、三小時以內，抽光三百立方公分的血，抽血進行時要用同樣速度，把東京運來的血，注入嬰兒體內，真是困難極了。天野院長，是外科，自己擔任放血工作，先用注射針，扎在頭部中間的靜脈上，黑色的血，立刻被抽進注射筒內，但是只抽出五立方公分左右，再也抽不出了，於是改在右腕的橈骨動脈處抽血，醫生用解剖刀，切開了皮膚，露出了動脈，發覺沒有脈搏。

「怎麼樣，左邊？」院長立刻問左邊的護士長。

「忽有，忽無，」

摸骨動脈抽血，已不可能了，手術進入了嚴重階段，切開大腿，露出了股動脈，細得很，和注射針粗細差不多，插上放血針，鮮細的血，噴了出來，細小的血管插上針，動作非常遲鈍。

「院長，讓它自己噴出來，好嗎？」針拔掉了，血從針眼處噴了出來。

「什麼，費盡了事，還是最簡單的辦法成了功。」圓臉黑鬍子的產婦科主任，回過頭來笑着說。

另一方面輸血的，由特別爲輸血而留長約十五公分的臍帶口輸入，如果輸的太多，股動脈處流出的多。少了，流出的太少，並且顏色不對。用這三個條件，決定輸血的加減。院長，婦科主任，護士長等，都已經汗流滿面了。這樣的過了一小時又五十四分鐘，意想不到的危險發生了。好像要虛脫。

噴血情形變壞，全身緊張，用嘴呼吸，像金魚似的，張嘴閉嘴呼吸，死亡的象徵。於是停止輸血。

「輸了多少？」

「差不多三百五十公分。」

我（著者自稱）是在手術過後一個月，到秋田紅十字醫院的十號病房去訪問伊藤母子，嬰兒睜着眼睛，精神得很，一個月內，體重增加了〇・六五公斤，血色也很好。高高的鼻子，相當漂亮的男子。

產後的母親，在蒼白的臉上添了一層紅潤：「哭的聲音大了，臉色也變紅了。」很高興的講。「回家後，我相信我可以把他養大。」

「有沒有興趣再生一個？」

「沒有那麼大的勇氣！」微笑着回答說：「醫生和護士，都費了相當大的力，真不知道，應該怎樣報答呢。」

嬰兒的名字，採用了關婦科主任的名字，關（ヒロシ）找了一個同音的漢字，洋（ヒロシ）

這一個月來，醫生大概也瘦了，病房的護士們，也傷了腦筋，據護士主任佐賀，護士長枘內說，在手術後三天內，原來規定由四位護士，輪流值班；結果是誰也沒能休息。生產次日的日報上，寫的是，

「上午三時四十分，睜開眼睛哭，吃了一點糖水。」

「四點，換尿布，有一點大便。」

「四點卅五分，喂了一點糖水。」

「五點十分，像要吃乳似的，張開口哭，用奶瓶子喂

「好了，在後背上打幾下看！」這種小兒科的救急手法，解救了當時的危機。

數字是正確的，初生兒正常的紅血球數，是五〇〇萬——五五〇萬，這個初生兒只有二〇二萬；色素係數該是一〇〇——一一〇，他只有五十一；正常情形下，白血球和有核紅血球（未成熟的病態紅血球）的比數是一〇〇：十一，他則是一〇〇：二四七，完全是嚴重貧血的徵狀，但在輸血以後，紅血球是四七三萬，色素係數是七十二，有核紅血球一二〇，情形好轉多了。

然而從母體來的破壞性的抗毒體，除了血液以外，在肝臟，淋巴腺，骨髓裡都蘊藏了不少，僅僅換了這三五〇立方公分的血，沒法子完全換出來。直到第三天，嚴重的黃疸病，已見好轉，院長等才算放了心，手術後的第二十五天，因爲紅血球減少，又輸了一次血。

這一次，是由關產婦科主任，親自到東京，監督採血，從上一次供血人的身上，又抽了二〇〇立方公分的血。於是從中央醫院門前的舊貨攤上，買了一個小水缸，放滿了水，抱回秋田來，車行到新莊車站，因爲水已經化完了，所以用雪填滿水缸，代替了水，運到秋田。

三月廿三日輸了五〇公分血。

了十立方公分水，立刻又吐了。」

「五點廿五分，打了一個噴嚏。」其他如放了幾個屁，都有詳細的記錄。由於護士們的詳細觀察，有這樣一段記事。「在室溫二十二度時，睡的最好。」

關主任醫師，安詳的說：「開始於母愛，喚起了人類的同情，也就因爲人類的同情，才救活了這個小孩子。我爲這小孩子的一生祝福。」

譯自六月份キング (King)

有人捅了他的家裡的一口祖傳大鑪出外到街上一家鐘錶店修理，因爲這口鐘太大了遮住他的視線，所以在路上不小心碰倒了一個女人，那位太太爬起身來撿起掉落在地上的手提包，然後大不以為然地責問道：「你爲什麼不去買一隻手錶來帶在手上呢？」

x x x x x

在夜總會裡，一位漂亮的小姐，頸上掛着一架小小的金飛機。有一位青年目不轉睛地注視着這位小姐，於是她便發問了：「你喜歡我這架小飛機嗎？」

「不，」那人回答道：「我只是在贊美那架小飛機的飛機場。」



格爾斯博士指揮着有經驗的飛機駕駛員，雷達員，測候員和氣象專家們，解決了多少年來飛機在大雷雨中失事的神秘之謎。

一九四八年，八月廿九日下午三點鐘光景，一個夏季風暴接近明尼蘇達州溫諾小鎮，居民們忙着收起晒在繩子上的衣服和關閉門窗。

在鎮外俯瞰密西西比河的山崖上，一個農夫凝視着凶險的閃電，匆匆地一車乾草從田裡載回去。當他開動曳引車的時候，聽到一架雙引擎客機掠過頭頂，向明尼坡里斯飛去，他望着這架飛機消失在即將來臨的大雷雨前緣中。

廿秒鐘以後，這架壯麗的飛機在空中受暴風雨打擊碎為片片，卅七個乘客全部喪生了。

民用航空局的失事調查員立刻作了一次調查，但是他們最後所找到的原因，和其他飛機在不祥的雷雨裡墮毀原因相同。技術報告裡寫着千篇一律的按語「失事原因……機翼折斷……在暴風雨裡遭遇亂流以致失事。」

自從人類開始學習飛行以來，死神始終埋伏在凶險黑暗的雷雨雲層的後面。

這是什麼原因？什麼力量使飛機在空中碎裂？一位專事研究的芝加哥大學教授相信已經

國會對一個除去狂暴的雷雨神力的計劃，給予最優先的地位。

培爾斯博士被指定為指導者，指揮一批從氣象局和全美航空輔導委員會調來的氣象專家，海軍供給基地和飛機，空軍派雷達和無線電人員，另外有十架夜間戰鬥機加入教授的奇軍，這些飛機用以飛進雷雨的中心，帶回科學上的資料。

五角大廈裡的一些將軍們責難這類飛機的使用方法，說是「：愚勇與不必要的危險」，但是培爾斯博士還是在各方支持之下成功了。於是發出志願飛行員的號召，幾十個人前來應徵，有經驗的駕駛員，雷達員，測候員就給挑選了出來。

這個科學工作隊在一九四六年夏季開始行動，第一個區域是分佈在佛羅里達的渥蘭福，那裡發生的雷雨比美國北部任何地方為多。在東側西奎的總部臨時小屋裡，培爾斯博士從巨大的雷達幕上繪出每一次雷雨的造成情形。當一個稍具規模的雷雨向他這邊移過來的時候，這飛行中隊便會接到警報，隨即開始空軍史上最奇特的一些任務。

每架飛機各以五千，一萬，一萬五，二萬和二萬五千呎不同的高度飛行。指揮塔上發出命令後，數十種複雜的

找到了答案，他就是氣象學系主任拉斯·R·培爾斯。將近二年來，這位細弱年輕的少校領導着人的雷雨探測計劃——由美國空軍，全美航空輔導委員會，海軍以及氣象局等合組的一個龐大計劃。

在這期間，培爾斯實際指揮着一中隊P-61C諾斯洛發「黑寡婦」夜間戰鬥機，在他指揮之下的還有一個分佈廣闊而複雜的雷達站和氣象台網，包括一百人，佔有俄亥俄和佛羅里達數千平方哩的田野。

進行的結果，培爾斯和他的助手們收集了比前次所知有關雷雨方面更多的資料，利用這些數據，飛機設計者和工程師可以造出更好更安全的飛機來，駕駛員也可以採用新的飛行技術，因此「在任何氣候情況中飛航」的進展算是已邁進了一大步。

過去十年來，對於惡劣天氣的詳細資料的需要已漸感迫切，二次大戰中的美國轟炸機駕駛員知道雷雨的危險性與敵人的高射炮和戰鬥機一般無二，民航公司也深受困擾，常把飛行班次臨時取消，因此國內的高級科學家們需要立即研究它。

霧，冰，電的干擾差不多已經一一予以克服，只有雷雨，依舊是一個未曾解決的問題。到了一九四五年的春天

紀錄儀器開始操作，同時飛機向蒼龍騰的雲層裡飛進去。

這種飛行日復一日地繼續着，但是沒有什麼奇特和戲劇性的事情出現，經檢驗飛機各部的應變，發現遠較製造廠在作沙袋試驗和風筒測驗時為小。到了八月末的一個下午，科學家們對於解決天空的秘奧才接近了一些。是酷熱的一天，下午五點鐘，滾滾烏雲開始聚合，閃電在雨幕裡跳躍。雷達天線放平了，雷雨接近時，螢光幕上發出亮光來，駕駛員們都得到了警報，十五分鐘以後，他們就作註定命運的集合，此時太陽已經被隨風疾駛的烏雲所遮蔽了。

許多人集合在控制儀器周圍，等候這魯莽的襲擊，在雷達幕上顯示出來的雷雨非常之大，高度在十哩以上，遮蔽面積達一百廿五平方哩，這洶湧巨大的旋風裡，包藏着幾十年來不幸的飛行人員所遭遇到的死亡氣氛。現在會發生些什麼？

命令發出了「開始飛進去！」飛機便迅速地飛向雷雨中心，繼而來的是一片寂靜。一分，二分……忽然間無線電響了起來，在一萬五千呎高的飛機駕駛員狂暴地叫着基地。

「糟啦！」他叫喊着：「……飛機沒法子控制，上昇

把操縱桿向下推——他正想作俯衝來和暴風搏鬥。」

培爾斯博士笑了，這話很快就被解答出來。

在這富有戲劇意味的當兒，航空專家們的理論被證實了，駕駛員們會在不知不覺間反抗飛機在垂直方向作突然的改變。舉例來說，如果飛機被吹向上，他們就會本能地毫不思索的企圖恢復正常的方向。這動作在理論上雖然完全合乎邏輯，但是在這種情形之下，結果却與其操作截然相反。

培爾斯博士在黑板上畫出圖來，並且向驚愕的聽眾們解釋其理由：所有美國製的民用與軍用飛機，在建造的時候，所承受的強度均在地心引力的四倍至五倍，即使在最強的風暴裡，距離安全的限度尚遠。

但是，與強烈風暴搏鬥之際，飛機的速率是能左右安全的一個因素。飛機在嘗試脫離風暴時，飛得越快，機翼與機身間的應力也愈大，因此，假如駕駛員企圖迫使飛機作俯衝，那一定會自動地增加他的速率，其應力可能達到地心引力的十二至十五倍，沒有一架飛機能承受得住這種破壞性的力量。

從此時起，這個探測計劃裡的駕駛員在雷雨航行中，應用了一套新的法則，培爾斯的命令很簡單，「讓它們飛

氣流……現在是二萬呎！」

值動人員睜大了眼睛跟隨着雷達幕上顯示出斷續的白點，突然又鬆了口氣，那個駕駛員已經殺出重圍，幾分鐘後，安全地降落到地面。機械員攀登飛機，發現一只機翼受損極為嚴重，在澎湃的天空中再就上卅秒的話，便會像火柴梗一樣地被折斷。

那晚，培爾斯博士研究自動儀器收集來的紀錄，為什麼飛機會發生危險？有什麼線索可以啓示這種狂暴力量的秘密。第二天早晨，培爾斯盤問駕駛員道「上昇氣流襲擊飛機的時候，第一個反應動作是什麼」，「你會怎樣反抗它」，「飛機的動作怎樣」，年輕的上尉思索着這幾分鐘恐怖的回憶，可是沒有交代出一點新的資料。

培爾斯把剩餘的幾天時間化費在再三核對在紀錄滾筒上不規則的線條，於是從這些鬼東西裡得到一個理想，他激動地索取飛行時的自動紀錄，這是在穿入雷雨時每分鐘的實錄。自然，他先前已經看過，但是駕駛員則並未見及。

第一串正常的紀錄，是飛機在雷雨區域之外兜圈子時的紀錄，在穿入雷雨之後，針尖便開始跳動了。突然間，駕駛員嘆了起來：「噫！這不會是我的飛機吧！那傢伙在

得低和慢，而且要隨風轉舵。」

從這年夏季到次年夏天，這試驗工作仍舊繼續着。第二區域在俄亥俄州靠近克靈頓空軍基地附近展開工作，獲得許多新而重要的發現。該計劃完成之時，這一中隊穿越雷雨的紀錄，已積到令人懷疑的數目——一千三百六十六次——沒有一次失事。

培爾斯博士帶着實地工作的結論，回到芝加哥大學，花了二年功夫分析這些紀錄，工作完竣之後，雷雨的性質已經完全探究和繪製出來了。

如今，雷雨研究的結果，對於美國每個駕駛員都有用處，定期航線上的飛行人員在穿越雷雨時，可以得到特別的指示。地面上的雷達員們已經被訓練得能够指出雷雨的發展，並且警告飛行人員。由於遠見和勇氣的美國人的訓練，實驗室的果實在時間與空間無情的壓迫下，再度克服了另外一個敵人。

偉大的太陽能

自太陽中吸取能量三分鐘即可供全世界各種能力之全年消耗。

一百元美金旅行十星期

最經濟的歐洲蜜月旅行

明千譯

到歐洲去渡蜜月，是美國每一對新婚夫婦的夢想，我們當然也不能例外，但我們一定要使這個荒誕的夢成為事實，最傷我們腦筋的是錢的問題，經過詳細的考慮和計算以後，我們僅有的一點儲蓄除了來回的船資以外，還祇剩一百元美金，要用它到這樣遠和這麼多的國家去旅行？

我們想：能不能利用這樣一點小數目來維持為期十個星期的歐洲旅行呢？最後我們同意這是一個非常有價值的事情，值得試一試，祇要一點小小的智慧，東緊一下自己的褲帶，就可使這樣的旅行從不可能變為可能了。

靠我們的一雙手，一對腳，我們要使它變成穿越英國，比利時，法國，德國和瑞士的車票，絨布的襯衫，灰布的短褲，是我們認為最合適的旅行服裝，再帶一套星期日穿的衣服，準備在遇到什麼特別節目時穿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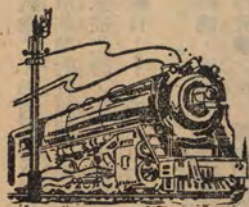
除了一個裝滿必需品和衣服的大帆布袋以外，我們還帶了陸軍式的睡袋，一切够笨重的了，爲了澈底增加游牧

化的氣氛，羅培（本文男主角）決定留起鬍鬚來，兩人都穿著運動式的打扮，我們把一百元美金換成了很多零票，於是一切就緒，上了到英國的郵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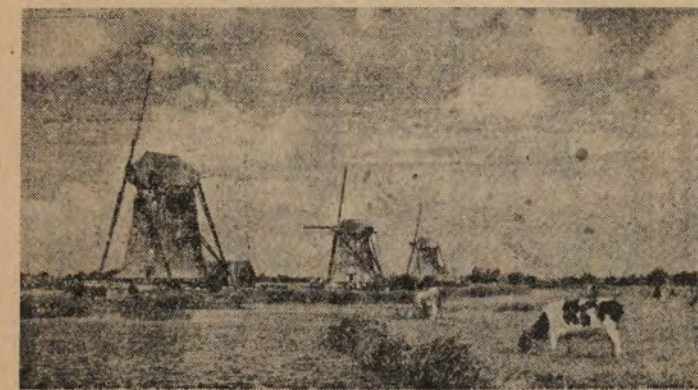
到倫敦登了岸，人家看我們非常奇怪，我們走過的地方，常常引起人們手指翻腳，竊竊私語，但我們並不因此改正自己的行貌，我們的目的是旅行，這些驚奇的目光，我們都接受下來，作爲旅行的一部分。

在倫敦耽了好幾天，住在

一個朋友家裡，我們先學習靠左邊行車的習慣，在選取路程時，總盡量避免沿途有通不過的地方，我們騎着腳踏車穿過英格蘭美麗的鄉村，訪問牛津大學，溫莎古堡，和沿路的各種名勝，這是給我們最好的試



驗，在跨上歐洲大陸以前使我們對於自己的設備，增加運用的經驗，和學習修理腳踏車的方法，在渡過英法海峽的船上，我們計算一下在英國用去的費用，共爲一一·七二美元。



荷蘭的風車

界，許多鄉村的人們普遍地穿著木鞋，使我們覺得非常奇怪，因爲在未來以前，我們祇知道荷蘭的小孩們是穿著木鞋的，在平坦的低地上，我們飽啗了涉水之樂，田野裡，紅黃相間的鬱金香排列得像棋盤一樣，而一座座徐徐旋轉的風車就像站着下棋的棋手。

在一個美麗的荷蘭漁村裡，我們嗅到了生的鮮魚和饒饒的氣息，那裡居民的穿著，仍保持着濃厚的傳統本鄉色彩，當我們告訴他們我們是美國人的時候，他們感到了極大的驚奇，因爲在他們心目中的美國人，都是非常富有，出外旅行時一定坐在漂亮的小汽車裡，就像電影中所見的好萊塢一役，他們知道了我們薄薄的錢袋裡，一共祇有七十元美金後，真是給他們一個空前的經驗。

我們兩人雖然都不會說外國語，但自從街坊的小冊子上，學過一兩句簡單生硬的單字和驚嘆語，我們並沒有希望歐洲人都會說英語，但他們大多數都在學校裡學過一點，因爲英語和其他二三種外國語，在他們是必修的課程。

穿過德國邊境

在進入德國邊境的時候，有幾個穿著綠色制服的德國海關官員盤問我們，在盤問時我們心裡非常恐懼，怕會發生什麼麻煩，幸而我們的護照早就經過簽證，當他們的臉

浴室內睡過一夜，那天有一位富有同情心的警察見我們在雨天裡露宿，一定要邀我們到警察局裡去。

在德國，我們騎腳踏車走了一部分路程，到達山地以後，我們覺得最好的方法，還是沿路搭乘便車，於是就把



德境萊茵河岸的 Caub 鎮，河中央是古代的堡壘。

美國查德送給我們的，使我們感到了最大的感謝，因為它的價格超出了我們的豫算。

法蘭克福的青年旅社

在法蘭克福市郊的一座青年旅社裡，住着一家德國人

腳踏車寄存在一個陸軍倉庫內，把一切裝備從腳踏車上移到我們的肩背上，還在背袋上貼了一面小的美國旗，就開始爬山，沿着安多卑山向南方前進。

法蘭克福是我們旅程中最有幸運的城市的一個，龐培在那裡遇到了一個以前在他手中服役的下士，我們就被邀請到他的公寓裡過夜，在那裡，我們享用了全城中唯一的熱水浴，我們真如享受了最大的奢侈。

還有幾位美國陸軍士兵，在路途上曾給我們很大的幫助，我們既然是旅客，照規定就不能到美國陸軍開設的酒店裡去飲食，但友善的軍人常常拿出咖啡，小甜餅，和牛奶招待我們，向我們殷殷詢問國內的一切瑣事，有時候，他們甚至把整包的一



乘着小船在阿姆斯特丹的運河內游覽

上露出解除的表情時，路上的木欄柵就向着我們開放。

雖然這樣，我們的高興還是短瞬的，那天晚上，我們露營在離邊境不遠的地方，半夜突然醒來，發現我們的睡袋裡滿是大羣的紅色螞蟥，它們居然有在裡面長住的企圖，安適得像著名的臭蟲一般。

又一次，太陽落山以後，我們正在找尋一塊可以露營的地點，在黑暗中突然露出一塊草地，看來似乎非常理想，那時候我們已跋涉得非常疲倦了，不暇細看，草草佈置後，就鑽進了睡袋，第二天清早，一陣輕微的細雨把我們驚醒，才發覺我們是睡在一處墓地上。

除了有一個禮拜我們是住在一家叫做青年旅社的旅館裡，每天的住宿費每人不過四角到五角之外，其餘的時候，我們都在一般旅客所不常光顧的地點渡過，像乾草墩，樹林，凡爾登的一條戰壕，馬奇諾防線上的一個堡壘等等，龐培還曾在了一所德國警察局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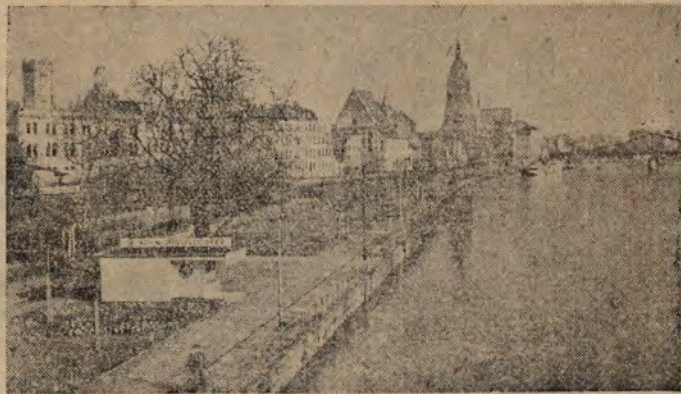
瑞士的山村，背後是海拔一四七〇〇呎的Matterhorn峯

於是他們家廚房的地板，變成了我們巴黎的臥舖，因為地點在巴黎市郊，他們每天要趁火車去上班，我們就跟著他們到巴黎去，白天我們徒步到各處遊覽，到了中午，就在美麗的公園的長椅上風景如畫的賽納河岸上午餐，那裡家

啊乾，在我們整個行程裡，常常有這樣的機會，躺在一條小泉或溪流旁邊，一方面讓自己有個新的機會，一方面把積聚的衣服洗滌。

行程的下一個地點就是法國，那時我們還剩下四〇・一七美元，在離開瑞士邊境不久，我們在路上被邀上一輛卡車，我們坐著它走完了五〇〇公里，直到巴黎為止，卡車的主人是一對夫婦，女的是一個美國人，嫁給一個法國人，現在永久住在法國，她遇到我們能有說英語的機會覺得很高興，頻頻詢問我們關於美國的近況，到巴黎後一定要我們住在他們家裡。

，他們注意了我們四天，當他們知道我們是海蜜月的夫婦以後，就調給我們一間剛巧適合兩人住的臥室，他們非常高興，因為發覺美國人中也有喜歡露營和戶外生活的，他們對我們的歡迎真是非常熱烈，我們那時不敢隨便稱讚一



法蘭克福河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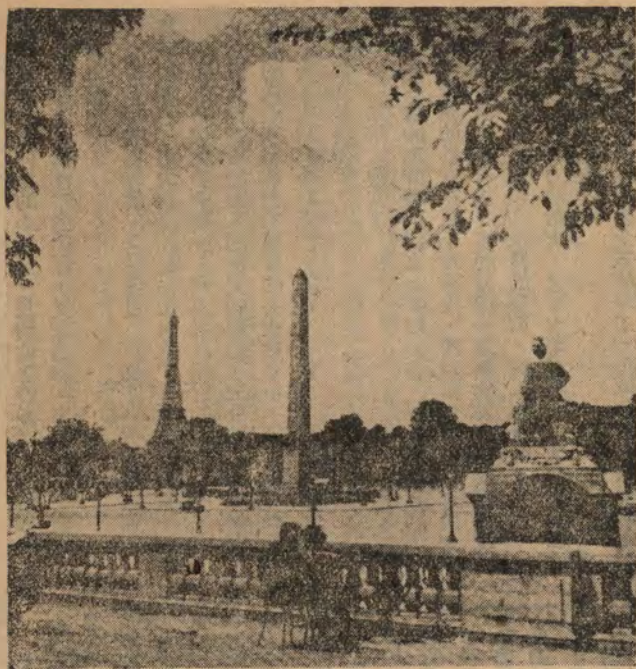
樣物品，因為怕他們會立刻拿出來送給我們，他們對於德國人有些地方和美國人相像一點感到很大的興趣，我們和他們討論美德兩國的各種特點，直到深夜，在我們離開的時候，他們拒絕收受任何費用。

德國的都市至今還在殘破的狀態中，街上的建築顯露着骨骼，在瓦礫堆裡矗立着，是可怖的現代戰爭的遺跡。

之後我們向瑞士進發，那時剩下的款項大約是一半的錢子，確實的數目是五一・五二美元，瑞士的商店裡充滿着貨品，街道很清潔，人民的穿著也非常好，這個小小的山國，人口雖然祇有四百五十萬，但每年從各地來的遊客倒有不少，最使我們喜悅的不是幾個主要的大城市，而是那些色彩明朗的小鄉村，在峯頂白雪皚皚照耀着的山谷裡，一個個緊貼着。

瑞士慶祝獨立紀念日的一天，我們恰巧還沒有離開，適逢其會，印象最深刻，那天晚上，巨大的營火照亮了所有的山峯，煙火的火花反耀在湖面上，使我們想起自己的七月四日來。

在山間深綠色的，明澈如鏡的湖裡，我們不但游泳，還乘此機會洗滌旅程中穿髒的衣服，經過充分的揉擦以後，我們把它掛在附近的鐵絲圍籬和樹枝上，讓它在日光裡



在巴黎公園的長椅上午餐，可見遠處的埃佛爾鐵塔

趣。

比利時在我們的大陸旅程表上，是最後的一個國家，那時剩下的錢已少到都可以握在兩手裡計數，一路上敲敲銀幣，也頗有樂趣。

比利時南部山嶺的崎嶇和峻峭，使我們

回到德國去，面臨着一個問題，我們的護照簽證早已過期，照規定在從新簽字以前，是不允許回去的，幸運的，碰到的海關官員不識英文，我們就裝模作樣的把護照指給他看，裝得很嚴肅的樣子，說了好幾遍華盛頓和杜魯門總統，最後這位麻煩的官員，似乎對於我們的國家有了認識，不但讓我們通過，還送了我們兩枝香烟，以表示他對於美國人的好意。

騎車回去

取回了腳踏車以後，餘下的旅程又須在腳踏車坐鞍上渡過了，但我們發覺腳踏車的坐墊經過寄存以後，已變得和濕泥土一樣堅硬，我們費了很大勁想把它校正，一路上深以為苦。

比利時在我們的大陸旅程表上，是最後

的一個國家，那時剩下的錢已少到都可以握

在兩手裡計數，一路上敲敲銀幣，也頗有樂

趣。



巴黎街頭

用的酒，每夸脫不過一角七分，但我們吃慣貧食的胃實在已不配享用，有一晚，我們祇稍微嚐了一點，第二天就覺得身體不舒服了。

在法國就了有幾星期，想到還應該取回我們的腳踏車——於是就再向德國進發，這時我們的錢袋祇剩下二六、六四元了，必須緊束腰帶，每一毛每一分的用途，都必須算得很經濟，不是必須的就絕對不用。

我們最大的費用祇有食物，但就是在食物方面也是盡了節儉的能事，因為如果我們不是在食物方面拮据，這次旅行就不會有成功的可能，每一餐我們的食品祇有麵包和果醬，有時搭一點新鮮的水菓和乾酪，這種水菓和乾酪在小鄉村裡隨處都有，而且非常便宜，中午時，我們就賜顧了路旁數不清的梨樹和蘋果。

平均每天吃兩個麵包和一罐果醬，麵包每個是一角二分，果醬每罐三角五分，雖然老是這兩種食品，但一路並不缺乏變化，因為每一地方有每一地方不同的麵包和果醬，麵包有白的，棕黃的，黃的和黑的，有圓形的，長型的和小甜餅型的，果醬之中，有藍色的葡萄，鮮紅的洋莓，黃色的桃子和黑色的覆盆子，我們甚至可以說極少有兩頓是吃完全相同的果醬和麵包的。

得到很深的印象，它和美國西南部的風景非常相似，其餘的地方滿佈着低矮的小邱嶺，我們做了許多爬山遊戲，一口氣爬上一個小小的山頭，又立刻跑下來再在另一座小山頂上隱沒。

我們到安特衛普 (Antwerp) 拜訪了一個親戚，他領導我們游遍了這大海港的每一個角落，比利時雖然是一個小國，但一切都非常進步，到處可見它的現代化的工業的成就，同時它的悠久的歷史的遺跡，充分地表露在幾座古老的大禮拜堂和負有盛譽的公會建築中，後者到今日仍利用着，這些和今日現代化的建築，融成了比利時城市天空的莊嚴和美麗。

糕餅太豐富了

比利時的糕餅特別豐富，種類尤多，但是我們祇吃慣麵包和果醬的胃實在已不啻享受，所以對於這些色香俱全的佳品，我們祇有從商店的櫥窗裡細細欣賞，但我們的體重因為長久祇吃麵包和果醬的緣故，每人都減輕了十磅，好在我們在同美的輪船上，還有大菜可吃，一切飽噎的慾望，都寄託到那時候。

我們的旅程到此就全部結束了，在倫敦友人家裡的床鋪上，睡了一夜最甜密的酣睡，和享用了舒服無比的熱水

浴之後，就上了回美的船隻。

歸程中，我們祇留下四元一毛錢作船上的零用，一路上的思想都沉浸在這次興奮旅程的回憶裡，在這不尋常的冒險中，我們坐脚踏車騎了一千英里，搭便車走了一千五百英里，我們感到極大的滿足，證明了這樣的旅行畢竟是可能的，在出發以前，朋友們都認為這樣貧困的做法，一定在受夢魔的作弄，但現在不但已平安過去，而且居然是一個美夢的實現，對於我們，這個一百美元的蜜月，更成為一種無價的紀念。

譯自 Travel Sept. 1951

英國的氣渦輪火車

英國第一輛應用氣渦輪發動的火車，現在在作最後的試驗，將駛行於西部地區。全車有車輪十二個，前後各半，由氣渦輪電動機帶動六輪軸，驅車前進。氣渦輪可發三千匹馬力，經電動機後最高可以產生六萬磅的牽引力。能爬1.5%的高坡，開行速度每小時近九十哩。車上有燃油的鍋爐，產出蒸汽溫暖車廂。啟動的裝置都是自動控制式的，使普通的駕駛員，不必受特殊訓練，也能使用。



五十年來醫藥滄桑

——焯——

不要盲目的懷念過去——至少在醫藥方面是如此；如果你誕生在五十年前，而竟能活到今日，這完全是因為你天生強壯，並且運氣亨通，並非那個時期的醫藥，能夠對你有所幫助，因為那時醫藥尚未科學化，當然更談不到「有效」二字。

在一九〇二年，能够治愈的疾病沒有幾種，今天，不能治愈的疾病佔極少數——如果及時醫治的話。

五十年前，一些兒童常患的疾病——白喉，猩紅熱，麻疹以及百日咳——全都是凶險重症，醫師們束手無策，祇得聽其自然。唯一幫助，就是盡量使病人舒服一些而已。即使孩子們能過這一關，在他們成長前，還有無數疾病在等着他們。一九〇二年成人的平均壽命僅為卅歲，今天，成人的平均壽命，已增至七十高齡！

即使在文明國度裡，每年死於肺癆，瘧疾，風濕病，梅毒，傷寒，副傷寒，糖尿病，惡性貧血，腦膜炎以及癌症等疾者，不下數百萬，預防方法，當時尚未發明，許多病人，在手術檯上被細菌感染，因而致死。還有無數人死於虛脫。

「輸血」這個名詞，在一九一二年以前，根本不為人所知。普通施行輸血方法，又在若干年以後，當然，血型配合的知識，更少有人明瞭。同樣，目下根據紅，白血球的數目，作為疾病診斷的方法，在當時也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

直至一九二六年，「維他命」這一名詞方才出現，一八九一年，第一種被發現的荷爾蒙——生命之秘密的無管腺分泌——被用來治療甲狀腺機能障礙症，但旋又漠漠無

聞。

化學療法——即使用某種藥物，對於某種疾病之治療最具有特效；如奎寧之於瘧疾，水銀之於梅毒是——在當時仍不啻癡人說夢，事實上，連病人患了輕微的頭痛症，也難以用阿司匹靈有效的治療。因為當時阿司匹靈尚未普遍使用。

雖然當時醫藥界已開始研究如何利用血清，使人類對於疾病具有免疫能力，經過若干年之研究，才發明白喉防疫血清，但在今天，有許多醫生，行醫以來，竟從未遇到過患白喉和傷寒的病人！

一八九五年，羅恩特金(Roentgen)為那神秘的[X]光線定下名稱，愛爾蘭格魯布首先利用此種光線治療癌症，但一九〇二年時代那些保守的醫師們，對此頗感懷疑，這以後，此種光線，救活了無數病人，治愈了多種疾患，終於被採用作為抵抗癌症，甲狀腺機能亢進症，白血球過多症，以及腦腫瘤等症的有效武器。

在當時，一個人如果患了神經病，甚至僅是患了精神病，則完全陷入絕境。(註：神經病與精神病不同，後者腦中並無實質的變化，)甚至不能得到他人的諒解。鑑別神經病仍然乞助於精神病學，西格門佛勞伊德的精神分析

是同樣聞名，胰島素是胰臟分泌的一種荷爾蒙，可醫治糖尿病，在此以前，糖尿病原是一個絕症，無數病人，由於身體某部份機能發生障礙，不能吸收或燃燒糖份，而致患病身死。今天，感謝胰島素的奇蹟，患糖尿病的病人，可以高枕無憂了。

一九二六年，米諾特及毛爾斐兩位醫生(Drs. Minot, Murphy)，發現每日服用半磅豬肝，可治愈一種血液及神經方面致死的疾病——惡性貧血。今天，我們知道豬肝裡含有維他命B₁₂，僅許極少量的維他命B₁₂，即可治愈此種惡性貧血症。

一九三〇年，神妙藥物開始出現，最初是廣效藥物，此後抗生素；盤尼西林，金黴素，及土黴素等藥品隨之而起，這些新藥對於疾病之治療，其效如神，為五百餘年來所僅見。

英國的亞歷山大佛來明爵士於一九二九年發明盤尼西林，其後又經不滿十年的繼續研究，乃確定此藥的治病能力。讀者也許會發出疑問：抗生素何以有此種治病奇效？根據生理學的最好解釋：病菌與人體內的紅血球或其他細胞結合，因而產生毒性。但廣效藥物或黴素的分子與人體內細胞更易結合，故病菌只得與此種藥物的份子相結合，

巨著，那時剛才出版，當然更談不上電震盪等治療方法。

如果你染上癲癲症，那麼你祇好癲癲下去。瘋人院對你的幫助，僅是僱用一個私人護衛，隨時跟在你的身旁，如果你不斷向醫生抱怨你那些檢查不出的病徵，那麼醫生會以為你是在裝病或有神經病。今天，醫學進步結果，已發現許多情感上的原因，可引起身體器官方面的病徵。

在一九〇〇年左右的那段時期裡，醫學僅是一種藝術，而不是一種科學，醫生治病的技術，乃是從老醫生處學習而來，他們學問的來源全憑經驗。

一九〇九年德國的普耳愛里奇(Paul Ehrlich)發明了一種化學魔彈，可殲滅頑強的梅毒螺旋菌。這魔彈名稱是「606」，又稱沙而凡生(Salvarsan)，在醫學史上，這雖是驚人的革命，但使用此藥治病，既耗時而又費錢，直至一九四〇年，盤尼西林發明以後，梅毒的治療方法，乃趨簡單。

由於公共衛生教育的普及，人們明白應如何預防疾病，病人也知道迅速就醫。是以此種險惡的疾病——梅毒或肺癆——對於人類，已不再是一個嚴重的威脅。

一九二一年，班定(Banting)及白斯特(Beast)兩位醫師，發現了胰島素。這在醫學史上，是與「606」的發現

而失去與人體細胞結合之機會，治病的妙用在此。

葉綠素之發明，用作傷口治療劑(此方面的功效，較盤尼西林快過兩倍有半。)或除臭劑，頗具奇效。一九五一年末，芝加哥羅約拉大學(Coyola University)的格斯塔夫雷布博士，曾證明有限度的使用葉綠素，可預防或抑制牙疾之發生。葉綠素對於牙疾的預防，與其對於傷口的功效相同，葉綠素可防止細菌或酵母菌與人體組織所發生的腐爛作用。

近代牙醫學，經不斷的研究結果，已獲得極有價值的報價；即發現了氟化鈉的功效。將氟化鈉加入飲水中，或由牙科醫師直接將其塗於病人的牙齒上，可增強牙齒的抵抗力，減少兒童蛀齒病一半有餘。

現代化的醫師們，採用多種機械，幫助病情之診斷及治療，此種機械大小齊備，包括芝加哥大學那巨大的4.5億電壓同步「Cyclotron」，以及家庭醫師常用的血壓計。

同步「Cyclotron」，可用以進行醫學之研究，並可解決許多關於人體細胞的生物化學方面的問題。

美國西北大學的「Isotron」，一種神奇的電子科學的結晶品，具有無數糾纏不清的小管和線路，可用以準確判斷腦腫瘤的位置，此為醫學界利用原子能抵抗疾病的第

一件武器。

有腦腫瘤嫌疑的病人，先被注射放射性物質，此種物質，對於腦腫瘤組織，具有強烈的結合力，當 [Isotop] 射出的原子到達腫瘤部份，此時可引起原子放電現象，根據 [Isotop] 機上之校正記錄，可明白判斷腦腫瘤的確實位置。

筆者，參觀利用原子能治病的第一人，我感到它的價值，這較一枚原子彈毀滅十萬人類威力來得偉大。

此外還有一種名曰「Clintom」的機器，可迅速化驗血液，簡化糖尿病的診斷手續。

另外一種機器，利用可怕的超音波振動，擊碎動物體中凝結的膽石，此法亦可適用於人類，已經證明有效，此種用作治療的機器，在歐洲現已普遍採用。

人造心臟和腎臟，亦已研究成功，並曾救治了衆多病人。

此外還有一種應用超聲的機器，稱爲電心動計，用以記錄心臟跳動的波紋，可準確判斷病人心臟方面的情形。另有一種震動計，可記錄腦振動波紋，此種發明，對於癲癇症及精神分裂症，實具有莫大之價值，根據此種腦波記錄，可判別病人的頭腦是否正常。

癲癇及免疫的最新療法。

ACTH 及可梯松之發現，對於關節炎之治療，具有驚人奇效。ACTH 係由腦下垂體所分泌，可刺激腎上腺產生可梯松，最近發現一種化學可梯松 (Hydrocortisone) 的衍生物，較可梯松更具奇效。

可梯松不但解除關節炎的痛苦，對於其他疾患，亦可使其病勢消失，例如肺病患者經使用可梯松後，則一切咳嗽，高熱等病勢消失，病人感到舒適，雖然病菌並未被消滅，依然繼續活動。

本世紀特有的疾病爲何——是神經病嗎？

於今，幾乎每個人都患有神經病，祇是程度不同而已。主要病因是由於失望、焦急和恐慌。

快樂，和平關係人類精神之重要性，正與維尼西林對於某種疾病功效相同，但並非每個人均能去請教費用高昂的心理學專家。

近來又發現一種治療神經病的最新方法，至少對於百分之七十的患者具有奇效，證明雷需德法治療癲癇的麥都拉博士，又發明治愈癲癇的另一種方法：即使用二氯化炭氣，根據麥都拉博士的報告，病人每週呼吸兩次二氯化炭氣，連續數星期，可徹底治愈癲癇。

未來醫藥的進步，究將達到何種境地？曾令人難以預測。

今天，傳染性疾病，幾已全部被征服，例如肺癆症，在一九一〇年時，死亡率佔第一位，但今天已不是一個嚴重的威脅，據醫學界人士宣稱：此種白死病，在今後二十年以內，行將絕跡，目前人類最大的仇敵，即爲老年期的疾病，例如心臟及血管方面的疾病，癌症，以及因生活緊張與過度刺激所引起的神經病。

近年來，心臟外科手術，已經研究成功，手術時，利用人造心臟維持血液循環，手術之危險性可減至最低程度。以外，伊里諾大學的里克拉斯諾博士，又發明了一種計器，稱爲「閃動光度計」，根據病人眼中毛細管對於閃光的不同反應，可明白判斷病人所患心臟病的種類。

加尼福尼亞大學的約翰哥夫門博士，發現胆汁精可使血管硬化，胆汁精凝集於血管壁上，使血液循環困難，加重心臟負擔。哥夫門博士認爲，如減少胆汁精之吸收量，（少吃脂肪性食物）可免除血管硬化之危險。

人類的第二仇敵即爲癌症，癌症之治療方法突飛猛進，今天，此種病症如能及早發現，並用「X」光線，鐳線，及外科手術加以治療，已不致成爲絕症，此外尚有注射荷

何以此種平凡的蘇打水氣（ CO_2 ），竟有如此奇妙能力，可治癲癇狂重症？此種奧妙，乃係三氯化炭可增強腦細胞對不正常刺激的抵抗力。

注射組織胺，亦可治療癲疾，其原因乃係癲狂病人，腦細胞中含氧過少，組織胺可使血管擴張，血液易於流通，對於頑強重症，電震療及注射組織胺二法可同時並用。五十年來，醫學之進步日新月異，不但病患得以解除，人類之壽命亦已增長，殘害人類生命的疾病，已將被完全征服了。

玻璃剃刀

新近得到專利的一種玻璃剃刀是先經過磨琢然後再在侵蝕盆中處理而成的，製造成本極爲經濟。

玻璃刀片在轉動的粗砥石磨過，再在侵蝕盆中作極短時間的浸入，取出後便可用，侵蝕盆中放的是氫氯酸。

顏色水泥

波特蘭水泥之名是由於所製混漿土和美國著名之波特蘭建築用石塊相似之故。這一個傳統的名稱從一八二五年開始，但到現在已經不能完全適用了。現在已有十多種各具顏色的水泥出現在市上，並不單是單調的灰色了。

我第一次看

西班牙鬥牛

微之

我第一次看西班牙鬥牛

任何一位到西班牙大城市去遊覽的旅客一定會被人詢問：「你要買一張鬥牛入場券嗎？」絕大多數的旅客一定會答一聲，「是。」鬥牛這一套玩意兒在外國人的心目中總認為這是西班牙最特殊的國技，無論如何不能失之交臂。可是在事實上，近年來西班牙的運動風尚似乎有了一點改變，足球在西班牙已變得十分時髦，我們常常可以聽到茶房們和店員們在討論英國式的足球比賽時的神情却遠比下星期日即將舉行的鬥牛競技為熱烈。

西班牙的鬥牛戲跟英國的板球賽同樣是各具特殊的風格。正如倫敦板球場上的板球戲是在表顯着英國人對「球戲」上所具有的特殊觀念一樣，鬥牛也代表西班牙式至高無上的想像上的榮譽，所以外國人在鬥牛場中所能領受到的觀感跟西班牙人迥然不同。



多數外國人到鬥牛場去只不過是懷着好奇心而並不希望能夠獲得刺激和滿足——不過他們至少總要去上一次。他們在參觀鬥牛表演以後的反應常常不如預先的想像，但也很少人對牠厭惡。有些人認為鬥牛這玩意兒索然無趣，有些人因為鬥牛場中看到死亡的場面而致破壞了美麗的想像。當然也有人對這發生了熱狂的好感，不過據我看來大多數人之所以對鬥牛無法欣賞或是引不起興趣還是由於鬥牛的用意和規則茫然無知。

任何一位想到西班牙去遊歷的人，他總得先讀一讀有關鬥牛知識的書籍，這樣他們才能知道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我認為漢明威（註一）所著的「午後的死亡」（註二）是一本很好的書，雖然它給予讀者一種印象好像西班牙盛大的鬥牛戲已經是明日黃花的事情了，但它對於鬥牛的歷史解釋和詮註說得非常清楚。

(70)

拾 題

第三十期

我第一次看西班牙鬥牛

我爲了要滿足自己的好奇心所以也接受了一張茶房向我兜售的價值六十個西班牙銀幣（註三）的入場券。

鬥牛場的入場券的票價並不是一律的，它根據座位的好壞分成好幾等，最低的五個銀幣，最高的四十個銀幣。所謂座位的好壞區別有二種，第一是距離鬥牛場的遠近，愈近的愈貴。第二是曝露於太陽光下的程度；西班牙鬥牛大多在下午五點鐘舉行，但那時的太陽依然十分猙獰，因之有陰影的座位就要比一般曝露於太陽下的要貴一點。看鬥牛の入場券也有黑市，有時一張座位極好的入場券要比原定價格貴到一倍以上，原因是這種門票往往得經過好多「黄牛」的手方會到達真正看客的手裡，並且這種門票是極難從售票處買到的，你只能出高價向旅館茶房或擦皮鞋的孩子購買。

因為我聽人家說，在西班牙只有鬥牛是準時演出的，所以我很早就進場了，希望能多觀察一點鬥牛場上的情景。差不多在開演前的一小時左右，環形的看台上已聚集了幾千名生氣勃勃的男女觀眾了。這裡跟西班牙的每一處地方完全相同，到處站滿了警察。這一點也使我大大地感到安心，因為即使真有一兩位發野的牛躍出了鬥牛的圈子，警察們的這許多卡賓槍也足可使它變爲肉泥了。我們在

英國常常聽到過一句俗語是「你得加入軍隊去看一看世界」，在西班牙却應該改爲：「你可以加入警察去看一看鬥牛。」

在鬥牛場子裡，刺牛騎士（註四）已在訓練着他們的馬匹了。這些馬匹的命運在不久以後可能是十分悲慘的，因為牠們在鬥牛場裡的作用等於是一個槍靶子。但現在牠們却還是惘然無知，騎士在猛烈地鞭策馬匹的用意據我看來無非是將牠們弄得筋疲力竭以便於事後的擺佈，這些馬匹的眼睛是蒙起來的使牠們能習慣於黑暗，身上披着厚重的棉墊和革製的帷裙，這種用以保護馬身的披掛是目前強制規定的，不過據專家們的意見認為這種保護品不過是使觀眾們不致因馬匹腹破腸流的慘狀而引起作嘔罷了。

現在鬥牛士（註五）拋槍手（註六）以及其他的一些人物披掛着登場了，他們在熾熱中直淌着汗珠。一大群小孩子圍攏在他們的車傍，這些鬥牛士們的臉上表情是十分凝神專注的，好像他們在面臨着死亡的威脅而參加決鬥一樣。

我應該去找我自己的座位了。我依照人家的勸告租了一個座墊，因為在鬥牛場的看台上，無論你的座位是多貴也仍只是石砌的階級。不過我這種預先周到的佈置實在

(71)

是大可不必的，當我第一次爲了想看清場子裡的事物而站起身來的時候，立刻就有人把我的座墊偷走了，在整個鬥牛戲的演出裡我仍是坐著看戲。

可以容納一萬五千人的圓形的看台圍繞著一座堡壘，堡壘上有兩個門，一扇門是牛的出口，另一扇是人和馬的進出口。一輛洒水车在砂質場地上噴完了水。樂隊的奏樂聲瀟灑在觀眾們的嘈雜聲中。一萬五千張節目單或是扇子在空中揮曳著來竟取一絲涼意。

較預定開演時刻遲了五分鐘，總統在他的包廂上落座，並下令表演開始，這在西班牙來說已經是最遲守時刻了。全體演員——鬥牛這一會事就事實而論極富於戲劇性，所以用演員的名詞似乎比運動員更爲恰當——繞場一周。當他們經過總統座前時向他致敬。然後馬匹從場子裡退出了，鬥牛士跟他的助手們將他們的外套和刀劍放在使觀眾與堡壘隔離垂直於圓形看台的狹窄通道上。

鬥牛是依照著一定的儀式舉行的。牛進入了場子，充滿著攻擊的精神，牠高抬著頭，兩眼閃耀著光芒，準備向任何來侵犯它的至高主權的一切生物挑戰。於是建築在堡壘邊緣的狹小的安全室前有人擲動了一下紅色的外套，這隻尋覓的牛立刻向那方向衝去，但牠的目的物早已躲進安

靠著它們自己的一點剩餘精力在觀眾們的嘈雜聲中離場，有時刺牛騎士還得用矛保護著它使牠能避免牛的再度襲擊。

號角聲再度鳴起。是擲槍手登場的時刻了。他每一隻手上握著一根短槍，向牛跑去並鼓動對方向他攻擊。拋槍手對於角度的估計是出奇地準確，他巧妙地轉動著身體，終於當人牛一度相值而陡然分離的一刹那間，兩枝有著一大串裝飾的短槍已深埋在牛頸裡了。

以上這些步驟不過是使那隻鬥牛力竭聲嘶不再昂若無人了。現在號角聲又再度高鳴。鬥牛士拋掉他原來的外單，拿起了刀子和一件「麥雷塔」（註七）他向那頭牛走去並進行鬥牛的把戲。他好像向牛施行催眠術似的在牛身傍穿梭往來，有很多次牛角離他的身軀幾乎間不容髮。這樣往復逗弄的結果，牛完全被擯棄得極端困惑而不再有什麼動作，這時鬥牛士即使背向牠也不至於再有危險了。

在萬目矚視下的牡牛跟出場時已判然不同了，牠的呼吸急促，頭頸低垂。但他仍是一頭非常危險的動物，只要牠一息尚存，向兩旁擲動著牠的牛角仍可以致人死命。鬥牛士從「麥雷塔」裡抽出刀子準備最後的殺戮。這一著西

空室去了，讓這堅固的只能允許鬥牛人舉入的狹隘門戶擋住了牛的大駕。

經過兩三次這樣紅色外套的挑釁以後，鬥牛士出場了，用巨大的紅色外套將牛吸引到他的身畔，然後又輕巧地閃避過牛的衝擊。鬥牛士在這個階段跟牛還隔著一點距離不敢過於接近。牛在這時候也依然行動迅速，攻擊的精神十分旺盛並且幾乎不帶一絲憤怒。

總統的手勢一揮，號角響徹雲霄，鬥牛的第二期開始了，刺牛騎士在馬上出現。他們手持沉重的槍矛，在矛尖內端有著防護物使牠不能刺入過深。當牠們沿著圓形的場地飛馳時，牠們的兩脚用甲冑保護著。牛的攻擊目標現在移轉到滿場馳聘的馬身上去了。但當它側近馬身時，騎士們使用矛尖刺入牛頸。有時刺牛騎士不能用矛尖將牛驅走時，猛然地衝撞過來的牛便將人馬一齊撞倒。這時人們可以看出出一頭牛的力量如何驚人了，它有時可以用角將牠們挑離地面。

在這一個鬥牛階段中，我預期能看看到令人驚悸的場面，但我看過的鬥牛戲中馬匹所受的傷害並不比跳欄比賽中馬匹摔倒時更爲嚴重。雖然有一次牛角已染成殷紅，但那隻被刺的馬還不會腹破腸流。馬匹在這一節表演完了時仍

班牙有一個特殊的稱呼叫做「眞理的一瞬間」。因爲這是一點也不能假冒的。在以前這些鬥牛的步驟裡，鬥牛士缺乏勇氣還可以被行動所掩蔽。但在下手殺牛時，鬥牛士必須用「麥雷塔」將牛吸引過來靠近他的右側，然後將刀子超過牛角向牛頸上刺下，這時他必須迅速地在牛身邊轉動來躲避牛角的襲擊，只要把牛角舉起一呎，牛角便會刺入他的咽喉。

牛癱瘓了終於倒斃在沙場上。裝飾得非常華美的馬匹進場來拖走牛的屍軀。觀眾們根據鬥牛士的技術和勇敢的程度鼓掌歡呼。當鬥牛士環繞著場子向觀眾鞠躬致謝時，他們向他投擲著帽子和大束的鮮花——或者用他租借來的坐墊。你可以看到西班牙人對這場鬥牛所懷有的強烈的情緒！

總之，這便是鬥牛戲了。它並不如我想像中那樣的刺激和帶著血腥氣，並且我想這也是大多數人在第一次觀看鬥牛後所領受的反應。我在繁雜的場面上看到過更多的流血。鬥牛戲雖然也有短時期的緊張場面，但距眞正的刺激畢竟還相距頗遠。鬥牛士走著不安全的退引途徑，估計錯了距離，他便會招致危險。每當牡牛將牠撞倒準備用角抵觸時，助手們便發狂似的將牠引開。在七次鬥牛中，我看

到鬥牛士曾失事過三次。有一次牛撕裂了那人的大腿——他滾到地上，逃脫了性命。另一次鬥牛士被撞倒在地上，幸而牛的軀軀發生了錯誤，牛角刺入離他身體約距一呎的砂土裡，等到那頭憤怒的牛準備作第二次衝刺時，牠的注意力已被另一張在牠前面展揚的紅外套所移開了。還有一次鬥牛士被牛直拱將起來但倖倖未曾受傷。

使人失望的主要原因也許是因為每件事發生得太迅速了。所以外國人來參觀鬥牛戲的不能像本地人那樣的對每一個動作有正確的判斷和認識。不過即使像我這樣的外行觀眾，我還能辨別出鬥牛技術的優劣，有些鬥牛士是膽戰心驚的，但有些人却勇氣百倍地表演出每一個優美的動作。牛倒是永遠不膽怯的——一頭不正常的牛便不能產生一場好的鬥牛戲了。

在我的觀點認為一場完善無瑕的鬥牛戲是一種巨大力量的表演，或者說得更正確一點是一齣因巨力而生的悲劇。但一場拙劣的競技，當鬥牛士匆忙的躲避着甚至跌落了刀子和紅外套時，我們便只覺得它生硬殘暴並且帶着些滑稽的意味。有時整脚的鬥牛士需要四柄刀子才能殺死一頭牛，他的技巧簡直不如一個笨手笨腳的屠夫了。西班牙觀賞鬥牛戲的群眾們對於技藝優美的演員，無論是一個輕

以使運動員的神經、肌肉和勇氣獲得最完善的控制。

我以為到西班牙去遊歷的旅行家不妨去看一次鬥牛戲。他不必擔心鬥牛戲會給他帶來恐怖和過份的刺激。但他不必再去第二次，因為只有西班牙人才能真正從鬥牛戲中獲得高度戲劇性的效果。

譯自七月號 Chamber's Journal

〔註一〕：漢明威 美國小說家，詳見拾穗二十九期 105 頁。

〔註二〕：午後的死 Death in the Afternoon。

〔註三〕：Pesetas 西班牙銀幣，六十個西班牙銀幣目前相當於英鎊十二先令。

〔註四〕：刺牛騎士 Picadors 西班牙以槍刺牛開始格鬥之騎士。

〔註五〕：牛士 Matador

〔註六〕：拋槍手 Banderilleros

〔註七〕：麥雷塔 Muleta 較小之紅色外套。

巧的動作和一個伶俐的轉身都報之以巨大的喝采聲。但對於那些表現懦弱和拙劣的鬥牛士也毫不留情地喊着倒采。他們完全在這一齣悠然地與死神為讎的戲劇中溶化了。

我從鬥牛場上帶回了幾幅永遠留存於腦海中的相片——當鬥牛士在一次失敗倒地後決定再接再厲地殺死他那頭牛的面容；以及鬥牛士在牛身上完成這一齣悲劇以後突然所生的感觸。這些表情都是深刻得不易令人淡忘的。我的第一次參觀鬥牛戲對我自己說是增加了一種經驗——但這是一種我不願重溫一次的經驗。我認為在鬥牛場上所償付於生命和冒險的代價太高了，我寧願去欣賞舞台上的悲劇，因為在那裡人和畜類的死亡畢竟是虛幻的故事。

我發覺在西班牙人中間有不少和我持有相同的觀點。但其餘的人却漠視死亡——如果鬥牛戲能給他們一種機會他們一定會高興地跑進鬥牛圈裡去證明他的丈夫氣概和尊榮。

最後一頭倒斃的牛拖離場子以後，一群孩子們便衝進場去互相模倣着進攻、閃避、刺殺的動作，有時西班牙城市裡有一頭牛在街上「奔馳」的時候，也會有那些大膽的鬥牛迷不惜冒生命之險想上去一試身手。據西班牙人說這是人類自願與死神盡量接近的僅有的一種運動。它完全可以

△療齒新藥

金微素和盤尼西林也可治療齒疾，這是美國麻省塔南茲齒科學院史里博教授的意見。這種藥物可以使有膿腫的蛀牙的病毒清除。經這樣以後，十之有九這種牙齒都能保全。

△油井中取碘

美國全年碘的總消耗量是一千五百萬磅，有半數是來自油井。這種碘是從與石油一同噴出的鹽水中提煉而得的。

△原子能電池

最近宣佈了一件自放射性能直接變為電能的原子能電池的發展。這種電池的電極是用兩種不同金屬製造，周圍環以氣體。氣體因放射能而離地，於是產生電流。所產生的電流如果要點燃一百瓦特的灯泡，那末這種電池就要有一立方碼的體積。它的第一件工業的應用是放入用以測知伽馬能量的儀器線路中。

△鋁能保溫

用尼龍絲與鋁片織成的軍用氈毯，在美國軍隊中極受歡迎。它使人體熱度的發散減少百分之二十五到三十。現在這一種質料也有用作女人的衣料了。

阿剌伯游牧民族的新生

· 散原 ·



十五年前，摩罕默德·模太立特不過是一處世界上最貧乏難以謀生的阿剌伯沙漠中的一個游牧人，他的全部可憐的財物不過是他的駱駝，步槍，煮飯的鍋子，和他自己以及家屬所穿的衣服。他的帳篷便是他的家——他爲了去尋覓新的水草地不得十天一遷其居。

今日模太立特已是一個生意興旺的包商了。

他擁有十四輛卡車，幾輛掘土機以及其他各式的重機械。根據他手頭合同的情形，他經常雇用着一百到五百個土人。他不用着再在沙漠中奔波了——他只要寫寫意意的坐在辦公室內就行了。

在這位模太立特所居住的東部阿剌伯差不多有七百個同樣的游牧人在從事着這種職業。這一種特殊的改變便是一處私人的美國企業，阿美石油公司在阿剌伯銳意經營的副產品。

阿美石油公司——簡稱 (Aranco) 是中東規模最大的一家油公司。一九三三年由加里福尼亞州的標準油公司立下基業，現由四家美國油公司——加州標準油公司，德士古公司，沙可尼真空油公司以及紐澤西州標準油公司——聯合經營。每天差不多有百萬桶的石油從沙漠中抽取出來，油井，油管和煉廠在荒漠中茁長滋生。可容納一萬二千名工作人員的小市鎮也迅速地建立起來。

最初這種活動和當地的游牧人的生活並沒有發生聯繫。阿美石油公司的油井和市鎮集中在波斯灣沿岸的區域。但不久大輸油管建造起來直通地中海，橫貫荒漠八百英里。這樣就跟游牧人發生了關係；大輸油管穿過很多游牧區的道路阻止了駱駝的通過。油公司不得不建築許多超越油

管的旱橋。

沿着大輸油管每二百英里有一個大輸油站，在這附近便有一座小型的油公司建造的市鎮。那些游牧人不久發現，在這些市鎮裡有着專爲居民打鑿的水井可資利用，他們的營帳便漸漸兒的聚集在它的附近。在沙漠裡水井是最珍貴的東西，任何人都不能拒絕外客使用的。所以油公司便不得不爲這些游牧人和它們乾渴的駱駝多打幾口水井。阿美石油公司便是這樣跟游牧人建起了交誼。

從開始起油公司就盡可能的雇用當地的工人，在市鎮裡的阿剌伯人對這些工作極願擔任；因爲本地一個主手工人的工資原來是每天賺七角五分錢，現在油公司的出價却數倍於此，他們當然樂於受雇了。在需要熟練技工時，阿美油公司也決定訓練城市裡的阿剌伯人和游牧人來充任。教授駕駛卡車，機器工，焊工，木工等等的學校成立起來。現在差不多有一百個手藝在訓練中。一個工人雇用之後，先得經過三個月的訓練，以後在八小時的工作時間中仍提出一小時來作繼續的進修學習。

領班，主管和工程師須經過二年的學習，在學習期間仍受全薪；有些人則送到美國大學或是其他中東大學裡去受更進一步的技術訓練。

以阿里·李·胡與這人爲例可以看出這種政策的結果，他在十四年前年齡已達三十歲時脫離游牧生涯進到阿美油公司。他現在已是一個油氣分離工場的主管了，這個工場的設備是將地下開採而得的原油與天然氣分離。這工場孤立於沙漠中最近的一家公司辦事處相距二十英里。全部精巧的設備價值二百萬美金，全部交給他操作，他有員工三十名是他的指揮。

一九四六年阿美石油公司在阿剌伯實行另一套工業擴展計劃，有很多新的建築物需要動工，這些工程油公司是常常委託包商代辦的，但東部阿剌伯卻沒有一項工程曾經委託過包商。那裏爲什麼不能在阿剌伯人中成立起一些包商來呢？於是阿美石油公司便成立了一個阿剌伯工程建築處，來幫助阿剌伯人自己來承辦包商工程。

一個新的包商的成立最需要的便是機械設備，而這些東西在印度作剩餘軍用物資廉價出售的很多。阿剌伯工程建築處便買了下來廉價貸給新成立的包商。公司供給技術指導，至於經費籌措方面，公司盡可能讓他們自己去找那些在阿美油公司有股份的酋長們和殷富的高人。

模太立特便是一個以白手起家包商的新包商的例子。他脫離沙漠後到阿美石油公司工程處工作。成績甚佳，不久便

擢升爲監工。現在又改業自營的包商。最初阿美石油公司只交給他一點小的承攬工程——挖掘土溝。以後因他頗能勝任便和他訂立較大的工程合同。

五年來本地包商對阿美石油公司頗多供獻，而阿剌伯人的收入也漸覺可觀。目前阿美公司有三千七百萬美元的建築工程由七百家阿剌伯包商承攬。每天阿剌伯包商們所雇用的本地工人平均是六千名。

東部阿剌伯的次一步工程計劃是由阿剌伯人自己推動的。當阿美石油公司的擴展計劃將完成時，本地包商們便得設法找些工作來維持他們的工人繼續活動。他們立刻找到了一點：因爲好幾千名阿剌伯在阿美石油公司的優厚工資下已需要有更好的住宅了，於是包商們便着手興建住宅，街道，行人道和排水溝。

另外一些包商便跑到製造工業的路上去。舉例說吧，有一位納查弟，他看到阿美石油公司在建造自用的混凝土塊。他認爲混凝土塊的確比泥磚要好得多。所以他便從美國訂了一套六千美金製造混凝土塊的機器。現在他的工廠已擴充到資金四萬美元。每天出產混凝土塊六千個。

有的從事於較簡單的製造工作，如傢俱之類。從前游牧人總是坐在地毯上或是席地而坐。現在因爲很多人都

有了事務所，他們決不能再在地毯上辦事了。

水幾乎是一種不甚著名的商品，但阿剌伯的天氣却是異常需要的。有一位包商買進了一具價值四千五百美元的製冰廠每天製冰一噸。最初他的生意極少，他就到處免費贈送樣品，不久買賣就興隆起來了。製冰廠已擴展到每月製冰十噸；現在有六個阿剌伯人從事這項製冰生意。

不久又興起了洗衣作。游牧人本來是把髒衣服在河中盪洗的，後來有一位包商的太太拜訪了德黑蘭的美國主婦，看到一架洗衣機，便要求她的先生購買。洗衣機買來後，他動了腦筋想出一個新主意：他買進了一具更大的洗衣機開了一家洗衣作。現在他也有了另一些同行。

蘇來曼·奧里陽，他跟阿美石油公司訂立配管合同後，他又開始瓶裝的油氣販賣工作來供應家庭燃料。他買了一輛油罐車到油氣分離工場去裝集天然氣，而這些天然氣本來是要燃燒掉的，現在他已擴充到十萬元的投資，供應六百家家庭的燃料。

很多包商從事運輸工作。有一位叫阿里·薩哈帝的駝商經常從波斯灣運貨上立耶德，現在却改用卡車運輸了。另一位包商從黎巴嫩用卡車運新鮮水果和蔬菜經過八百英里的沙漠到阿耳珂拔，達曼和其他幾處石油公司的市鎮。

一位專爲公司打井的包商現在改爲阿剌伯的地主們在沙漠中的沃壤地區打灌溉用水井。耕種土地逐漸增加了，食物的產量也因此激增。

在阿耳珂拔，阿剌伯人經阿美公司的協助建造了一家發電廠，資金是二十五萬美元，五百名股東都是阿剌伯人。

從前阿剌伯是沒有中等階級的。那裡只有高高在上的酋長和富商，其下便是貧苦的城市居民和游牧人。現在因爲工業的勃興，便產生了中等階級，這些新興階級的人每天到工廠和辦公室去上班，下班來有較新式的住宅，孩子們可以送進學校。

東部阿剌伯便是這樣地從古老舊約中的生活方式進入新式自由投資的經濟社會。

譯自九月號讀者文摘



看來下次非討論「援助火星」不可了！天哪！轉載自紐約客

曼鏢哉，是翁也！

章 節 譯

一九五一年瑞典的遠程自行車競賽的優勝者是一位六十六歲的人——哈更生，當他完畢縱貫瑞典全境北起靠近北極圈的哈爾蘭大，南達最南端的瑞典城市伊斯塔特這全程一千另九十四英里的比賽而獲得冠軍以後，他獲得全國人民一致的頌揚並以「Scalstar」的號號遠近馳名。（註：「Scalstar」在瑞語上是強壯的老祖父的意思）

哈更生報名參加比賽的時候被拒絕了，他們對他說：「你超過規定參加年齡二十六歲了，你還是回家去坐坐搖椅吧。」

瑞典的斯篤克荷姆新聞報主持比賽，冠軍獎額五千瑞幣（合一千美金），參加比賽的人必須有強壯的身體，所以他們從報名的一千人

中只選了五十名運動員用專車送往哈爾蘭大，在出發前這些選手們還得經過一番有計劃的科學化的休養，並供給最有營養的食物。

哈更生雖然不能入選為選手，但他却決定作額外的自由參加，他於是騎上腳踏車奔往千里外的哈爾蘭大。他在自己的胸前繫上了一個巨大的自製號碼「〇」號，他帶着一隻帆布水袋，一件雨衣，和一具里程計數器，他便是這樣白鬍鬚拂地跟隨着五十名正式選手們之後出發，評判員們能拒絕他報名，但無法拒絕他在這條公路上騎自行車！



孩子看見這樣一位精神矍鑠的老年運動員便出奇地高喊起來，「看啊！一位「Scalstar」過去了！」一位攝影記者注意到孩子的喊聲便把這老孩子的鏡頭攝了下來，在報上披露了這個令人極感興趣的消息，於是這位「Scalstar」的名字便在全國不脛而走。

七天來哈更生的新聞佔據了瑞典各報的首頁，成千成百的人等候在公路旁來一瞻這位「樺爺爺」的風采。每一晚上，五十位年富

力壯的運動員都有很好的睡眠。但哈更生却繼續騎行三天三晚沒有闔一下眼皮。他只在一處鄉村派出所的木凳子上打了三個鐘頭的瞌睡。他也不按時進餐，只有時站在路邊接受一點向他致敬的路人的咖啡和甜餅。

哈更生原來是一個卡車司機，在四十歲以前他辛辛苦苦地去賺錢來維持一家的生活。直等到十個孩子都長大了，他才向他的妻子提出要到北方去看夜半的日出。

他的妻子告訴他沒有可供旅行的錢，但他却毫不在乎，他說：「一輛自行車和二條強壯的腿便足夠去環游世界了。」於是他就帶着一大塊麵包，一袋子和一件雨衣騎車出發，他到達了北極地方在那兒度過了一個夏季。

他在比賽中途，因為不會化費

時間在睡眠上，所以便一小時又一小時地超越了其他的競賽者。他在一共只睡過五小時的第五天上為另一家報紙記下了他的感想，他寫着：「在我整個生命史中，以此刻最感愉快，我在這許多好心腸的人們中間怎麼還感到疲倦呢？」

在比賽的中途站，他們友善地勸導他去作一次體格檢查，什麼都是正常的，沒有一絲疲乏的跡象。六天十四小時二十分鐘他結束了自行車長征，比其他運動員早到二十四小時，在整個路程上他只睡過十小時。

在萬眾的歡呼中他到達終點，他接受了很多禮物，其中包括了好幾打為他準備下半世休息的圈椅。過了一個星期，他坐在一輛豪華的汽車裡，他的兒子暫充司機，駛往皇宮接受了瑞典王召見的榮幸。

他雖然得不到五千瑞幣的鉅額獎金。但他仍從自行車，汽車，摩托卡的製造廠家採用他為商標的這一點上獲得一些意外的收入。

哈更生現在已是全國皆知的名人了。無數敬慕者的信件如雪片飛來，有的只寫上著「Scalstar」這幾個特殊的字樣。有一封從烏蘇撒拉來的信件上面這樣寫着「親愛的哈更生，我也有了你這把年紀了，在我未曾知悉你的大名以前，我是一個疾病纏綿的老人。但現在我却感覺到年青，健康和快樂。上帝祝福你！」

節譯自九月號讀者文摘

「你的頭髮怎麼都快脫光啦？」
「憂愁。」
「你憂愁些什麼呀？」
「頭髮都快脫光了。」

我與蘇聯人談交情

賜 譯

一九四五年的初春，當時許多美國寫作家和音樂家，都希望大戰之後，與蘇聯人民建立文化關係，能蓬勃地發展起來。一個晴天的下午，我們學術團體的主持人，召我到紐約市中心區她的辦公室去。

『請你到蘇聯去，一切都商議好了。』她很愉快地宣佈。『這是請你做「婦女家庭伴侶」國外記者的正式證書，還有一份書面聘約。現在你所需要的是一張國務院的護照，以及要求陸軍部給予交通便利的保證，和蘇聯的簽證。』

後者，可以馬上找蘇聯領事館去幫忙，我說。僅一週之前，在一次音樂會上，蘇聯副領事曾稱贊我替墨索斯基歌劇『玻里斯，果多洛夫』所寫的介紹文。

國主義者的大廈是克里姆林宮裏頭政治家喜歡在國外租來以供代表無產階級的外交官居住的。

那位女秘書，正在門外候我，領我經過大理石的客廳，用升降機把我送到副領事的辦公室。

辦公室是廿世紀的新型佈置，路易十六世式的壁爐上，掛着一張四呎見方嵌有史達林相片的框子。

『啊，夫人！』副領事對我微笑。『我高興見你，有何見教？』

要知道那時是戰時，他很忙碌。我說有關雜誌社和書面聘約的情形，並說我希望在他的國家裡就擱三個月，報導那裡的婦女的家庭生活和文化活動的情形。我說我的上司相信我特別適合於這項使命，因為對於俄文我能說，能讀而且能寫。

『誠然，』他說，『你知道，許多不正確的文章和書籍，都是那些不懂俄國語言文字的旅行者所寫的，所得到的俄國的印象是間接的，因為他們必需依賴翻譯。』雖然我在文法方面，容或有錯誤，但他擔保我會贏得友情，而且會在蘇聯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們彼此欣然笑了。在這種愉快的場合下，我問他是否樂意告訴我如何申請簽證。

他曾和我談論音樂是一種促進國際諒解的方法。而且告訴我他很快樂地獲悉我要到他的國家去旅行的提議。他說美國人需要直接聽一聽蘇聯現在即使處於戰時狀況仍有其偉大的文化生活的報導。

『我也曾遇見過蘇聯副領事，』我說，『他是負責辦理申請簽證事宜的，並曾允許協助我。我回家去立刻去找他的秘書。』

從樓上下來，到了辦公室的門口，我毫不遲疑地決定到附近冷飲店的電話間打電話去找蘇聯領事館的秘書。

『喂，夫人，』她說，『你好嗎？有何見教？』

我答以要求約定什麼時候最便利，好來拜訪副領事。她說：『請稍等一下。』不一會兒，她問我：『四點卅分好不好？』

『好，謝謝，好極了，四點卅分。什麼時候四時卅分呢？』

『今天下午，你來得及的話。』

我一看冷飲店的鐘，已經四點十五分了。

『很好，』我說。於是急忙出去，找了一輛出租小汽車，一點也不耽擱，載我到東區第六十一街。

蘇聯的領事館，是一處堂皇的地方——這種華爾街帝

『簽證，』他發出回聲，仰望天花板。

我點上一支香煙，慢慢吸着，我說：『是呀，簽證。』

副領事回過頭來，『你打算什麼時候到敝國去呢？』

『大約六週之內，』我回答。『尚有充份時間來辦理簽證，是不是呀？』

『時間，啊，是的，很好！夏季訪問敝國是很適宜的。雖然我們在作戰，你將發覺我們的文化活動，並沒有停頓。你且告訴我，你會聽過新蕭斯達可夫斯基的交響曲沒有？』

我們討論交響曲，也談及卜羅可非夫的鋼琴曲。這是哈羅威茲在領事館音樂會所奏的曲子。後來我詢及是否可以馬上開始申請簽證。

『申請，』他看起來有點糊塗，『啊，是，是！』他用裡面的辦公室的電話機，下了一道命令，然後對我說：『我的秘書會照料你的，我很高興見你，請隨時來看我，隨時都可以來啊。』

秘書把我帶到正樓會客室，那裡擠滿了一群衣服襤褸，面容憂戚的男女，坐在那裡等着，看起來他們好像是在等了很久了。我找到一個座位，並提醒我自己要忍耐一切，

才有辦法。我正要往鼻上抹粉的時候，叫到我的名字了。一位看起來很嚴肅的青年，從門口走來，向我點頭招呼。那些在等候的人，對他不按先到先叫的原則並不表示生氣，倒使我驚異不已。

這位青年男子的辦公室，幾乎是一所沒有空氣而寧靜的房子，僅僅放了一張小桌子和一把直椅子。他遞給我一枝筆和一疊紙。

以後一小時之中，我在一行行的虛線上，填上我的生括史，並回答我未曾到過蘇聯，與那裡也沒有血統和法律的關係。

那位青年男子，一聲也不響，很嚴肅地站在我手肘邊。我把筆放下的時候，他告訴我，明天四點卅分再來，隨帶簽證上的相片三張。

第二天，我再按照前一天的手續，通過那一羣看起來很可憐的在那等候的人，繳納相片，我詢問什麼時候可以聽到簽證的消息。

「祇要批准就會通知你的。」那位青年沒精打采地說。

「你看多久才得下來？」

「祇要批准就會通知你的。」

他很和氣，使我心悅，你想，我與他接觸，對我是否有幫助？」

副領事笑了一笑。

「謝々你，」我說。我回到家裡，掛了一個長途長話到華盛頓蘇聯大使館，等了廿分鐘之後，輪到我講話。電話機裡傳來一等秘書高興的聲音：「啊，夫人，多快活啊！有何見教？」

「一件有關我到貴國去的簽證的事情，」我說。同時，迅速而扼要的把情形告訴他。『我的上司和我，對於閣下的鼎力協助，不勝感激。』

「請告訴我，」他說，『你願不願意很快來華盛頓？』

我回答我能夠馬上乘火車來。

「好極了，我高興見你，那麼我們就說明天午後四點卅分見面，好嗎？」

準時——雖然正當戰時，大使館仍很活躍——我被引到一等秘書的辦公室，他的熱情和友好的態度，使我忘却了因耽擱他寶貴的時間而引起的不安。他要求我再概略地說一說我的事情。當我提到簽證的時候，他仰望著天花板。

十天以後，國務院通知我，說護照已準備好了，祇要蘇聯的簽證接到以後，陸軍部會替我安排飛機。

第二天早晨，文化機關的主持人來電話說，她買好一份錢袋送我——數磅衛生紙「我聽說在蘇聯需要用這種東西，」她說，『報上說你已經拿到簽證了，對嗎？』

「簽證現在隨時可以下來，」我回答說。

再過一天的早晨，我很樂觀地去訪副領事的秘書，探詢有無給我的消息。她說她沒有聽到，因此，我要求是否可以約定時間會一會副領事。

「當然可以，今天下午四點卅分。」

副領事馬上接見我，並問我有何見教。

他聽到我有點不高興的意思，他便說：『啊，你不必煩惱，夫人。』說時仰望著天花板。

我們很靜寂地坐了一會兒，於是他說：『請告訴我，在華盛頓有相識的人沒有？』

我改噤其詞，我想我應該有吧。

「我意思是問在我們的大使館有沒有任何相識的人。」

「一等秘書，」我回答說，上週星期三夜裡在卡萊基大廳的波士頓交響曲演奏會上，一等秘書是首席上賓。」

他的桌上有數座電話機，其中一座有人來電話，他簡捷而有效地回答說：『不，我現有事，等等再說吧。』回頭向我笑了一笑說：『你當然知道現在的交通情形，是：啊！談到交通情形——你有沒有聽過新羅斯達可夫架交響曲的無線電廣播？你喜歡聽嗎？你在紐約領事館有沒有聽過哈羅威茲所奏的新卜羅可非夫鋼琴曲？』

我說我欣賞過的。在一陣投機的閒談中，我說：『你知道，十年以前在巴黎，我很榮耀數度會見卜羅可非夫和他的太太。在他們最後一次訪問美國的時候，還在紐約省下吃過飯。我記得他告訴我們的話，後來並寫了一個小曲子給他的兩個小孩子，那曲子是『彼德和狼』！』於是我說我如何渴切盼望在不久訪問蘇聯的時候，能與卜羅可非夫重叙舊誼。

「啊，是的，他一定高興。現在你如願意把你所代表的雜誌的名稱和發行人的姓名寫下來，我將立即拍電到莫斯科去。請在兩天之內與我通一通電話。」

我誠懇地謝謝他。

我從紐約賓電凡尼亞車站，打電話給我的上司，說現在一切都穩妥了，再過兩三天……

兩天以後，一等秘書打電話來，他不僅不為我的問題

而煩惱，並且很有信心地叫我立即去看紐約的副領事。

我很快打電話到領事館，自然又是約定下午四點卅分到那裡去。我花了好幾個鐘頭收拾行李，以便決定那些東西該帶去，那些東西該留下。

那天下午，我幾乎手舞足蹈地走進副領事的辦公室。一進門便使我僵住了，這是一位新任副領事。

「我很高興見你，」他說，「我的前任，昨天離此回莫斯科去了。夫人，請告訴我，有何見教？」

我坐在椅子上，說了一句俄語。

「啊，是的，」他笑着說，「我很瞭解，簽證批准之後，就會通知你的。請告訴我，你在那裡學會俄國語言？俄國人民會熱烈地歡迎的，當他們聽到一位美國人，他……且說，你會聽過新蕭斯達可夫契約的交響曲沒有？」

這位新任副領事仰望着天花板，我也打開手提袋，又把牠關上。

他站起來說：「會見你殊為愉快。下週你願光臨領事館來聽一聽哈羅威茲初次演奏新蕭斯達可夫鋼琴曲嗎？托斯卡尼尼是我們的來賓，同時還有科蘇維斯基。」

我欣然接受，並含糊地詢及簽證的事。

「祇要一批准就會通知你的。你放心我會和你保持接

回話之前，我打開約會紀錄簿，在空白的地方，無疑義地寫着明日午後去蘇聯領事館——四點卅分。

屆時，當我走進那熟識的房間裡的時候，一位第三任的新到副領事，向我問候。

「啊，夫人，告訴我，有何見教？」他以友善的態度笑着說。

我用有禮貌而又淺顯的英語，說明來由。

他一聲不響，祇仰望着天花板。

我用淺顯的俄語，罵了一句。

「啊，你會說俄國語言，我很高興。」

是的，是的，是的，我氣壞了，我告訴他，我對於蕭斯達可夫契約的交響曲和卜羅可非夫的鋼琴曲已經聽說過五次，六次甚至七次之多了，「但有關獲得赴貴國去的簽證，爲什麼我不會聽到一點消息？早在一九四五年的春天，我就填好申請書，如今是一九四六年的春天了。」

「夫人，簽證批准之後就會通知你的，我相信再過一會兒……」

一週，一月的時間在我眼前閃過，我凝視着天花板。在我第一次申請赴莫斯科簽證的兩年之後，我仍舊是留在紐約市，等候復等。一天晚上，我到卡奈基大廳去

觸的。」

夏天已過，二次世界大戰，也告結束，而我一直在等啊！

九月裡，在一家週刊工作的一位朋友，來電話說：「哇！我想你對於一件事會有興趣的，即紐約時報的艾克遜一再在等候蘇聯的簽證，直到他起了念頭拍電報給史達林，四十八小時之內便獲得了簽證。」

我以乾脆的聲音說道：「你希望我怎樣做呢——打電報給莫洛托夫嗎？」

「那可不是嗎？」我的朋友率直地回答我，並掛斷了電話。

於是我在「旅行俄國」的紀念冊上，我保持一份電報底稿，標題是「給莫洛托夫的信。」

六個月後，我很疲倦地從鄰近食物市場回來，國務院打電話叫我，要我立刻與他們去碰一碰頭。

我的心頓時跳躍起來，當即回一個電話。

「夫人，你的護照，我們辦好很久了，事實上去年五月就辦妥了。能否給我們一點表示，什麼時候要用牠？」

我說我無法奉告，但是，我想我總會用得着的吧。我立即找出蘇聯領館的電話號碼，在接到對方任何人

參加波士頓交響樂隊的演奏會，正在休息的時候，一位朋友邀我到她的座席裡去看一位客人，他很莊嚴地替我介紹第四任蘇聯副領事。

「啊，夫人，我高興會見你。告訴我，你聽過新蕭斯達可夫契約交響曲沒有——第八曲？你歡喜這曲子嗎？」

我說好，並談了一會兒。恰好燈光暗下去音樂重奏的時候，一種好奇的思潮襲上我的心來，我問是否可以到領事館去看他。

「自然哪，」他說着，「請隨時過來，隨時來呀，我們就說明天——四點卅分好嗎？」

譯自七月份水星雜誌

馬克吐溫的雋語

馬克吐溫在一次論誠實的演講中說，當他在孩童時代，有一次看到一車極具誘惑性的瓜：「我於是匍匐到車旁偷撈了一枚。我跑到小巷內準備享受一番，但當我正把牙齒嵌進瓜內時，我突然停住了，心理發生了一種異樣的感觸。立刻我獲得了結論。我毅然地再度回到車旁，更換了一個瓜——一個更甜熟的瓜。」

一位前納粹德國天才青年火箭專家的自白

我們怎樣選擇了投降對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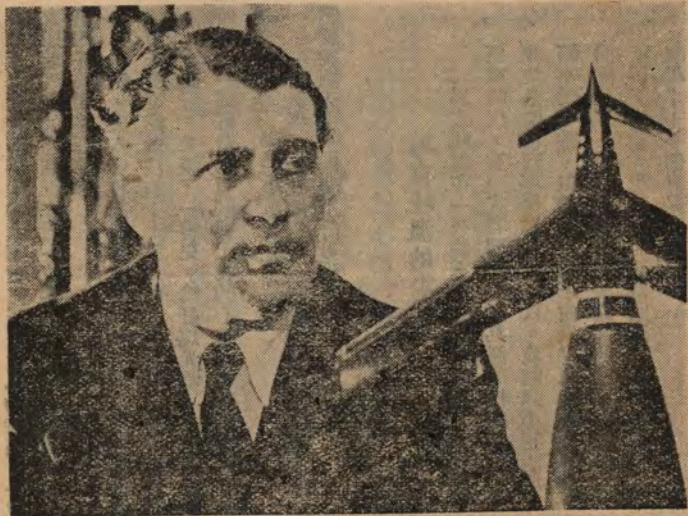
Wernher Von Braun 原著 羣之譯

正當第二次大戰德國即將全面崩潰之際，希特勒手下的名科學家們面臨一個難題：究向美國投降呢？抑向蘇俄投降？本文作者正是這些科學家中最負盛名的一位——勃勞博士（註），他將告訴我們他如何作最後決定獲取現在的新生。

（譯者附誌）

短短七年以前，我面臨一生中最重要的決斷關頭。我是希特勒屬下的一名德國科學家，並且曾主持製造殺人武器V-2火箭計劃的一個人。這種武器在戰爭將結束的那些日子裡，納粹曾帶給她的敵人極大的恐怖與震驚。

當德國進入最後癡癡和垂危的絕境時，聯軍已經越過萊茵河，同時蘇俄軍隊



本文作者，著名的火箭專家勃勞博士

我已東部邊界入侵，我發覺自己已到千鈞一髮的時候，因為我對於發展可能是德國最進步最秘密的武器的過程中所處地位關係，我很可以選擇一個敵人作我投降的對象——美國或蘇俄。

你或許會想像我應無疑的選擇蘇俄。總之我在納粹的獨裁政權下已經生活了十二年，我日常所聽到的儘是些美國空虛和民主政治弱點等類的話。同時，雖然反共宣傳充滿了德國，我們曾在戰時與史達林共享過一段短短的和睦日子，直至希特勒突然進攻蘇聯為止。

但是，當抉擇的時機成熟，我終於選了美國。下面是我的一節故事，你一定可以瞭解我的理由所在。

今天我住在一個典型的美國小城裡，或者你可能亦會去過。這個小城叫亨次維爾Huntsville，在阿拉巴馬州，不明翰城Birmingham北面約八十哩。附近是美國陸軍軍需局的規模宏大的「紅石與紅廠」，我擔任著這所兵工廠的自導飛彈研究發展組的技術主任。

在美國，像我這樣一個過去曾是敵人的人，來往很自由，居住亦無限制。我新近築成了一座附有平台的柏樹瓦屋，臥室有三間之多，位於亨次維爾邊緣的牛山上。你或許叫它農舍。俯瞰峽谷，風景秀麗，一面是山，森林也是

十分美，尤其是要變成金黃色的日子。

我是在獲得「聯邦房屋委員會」的貸款後建造的，每月祇需付六十一元美金包括借款及稅金。我想這真是一件善舉。

與我同住新居共亨家庭樂趣的有我的妻子馬麗亞——來美後結婚的——及我們的二個小女孩亞麗斯和馬格麗得。她倆都是美出生的，馬格麗得還不滿數週。她倆當然生來就是美國的公民。馬麗亞與我則當需稍等時日。她是我的第二位表妹，在一九四七年當作我的新娘獲准離德來美的。我們却都已取得初步公民證。

我從不後悔投奔民主背棄獨裁政治的果斷。我也不相信一百來位與我一同來到亨次維爾的傢伙們會有絲毫後悔之意。當我們把在東德火箭實驗室中的秘密設備與實驗數據裝箱離去之前，我等曾相約結合成一個隊伍——堅強的站在美國的一面。

今天我們的住所分散在亨次維爾的四處。你或許會想像，在有名的種族熔爐的美國，我們仍是一群不易同化的人民。事實上融洽得使我與一般本地人驚異不止，這些本地人原對我們都抱懷疑之心，正如同我們對他們好奇一樣。

現在我們的孩子們正與亨次維爾的本地孩子們盡情遊樂。有幾位我們的工程師與科學家已經與美國女子結婚，生下的孩子數目已經超過卅人。

我們多數人已經爲亨次維爾路德教堂的熱心和活潑份子。好多人已經是出名的市政推動者了。亨次維爾原有住民一萬八千人。但是我曾聽見一個前德國同事跟訪者談稱，大亨次維爾的人口爲三萬五千人。我曾被邀在地方扶輪社及吼獸社的宴會上演講。我們中的一部份人已是亨次維爾初級商會的會員，並且有一個人現在已當了副主席。現在已扯的離題太遠，言歸正傳。我願先告訴大家，我爲什麼選擇美國。無疑的必須先解釋當時的情況。

一九四五年的春天，我所主持的飛彈實驗室在德境東部巴爾幹海岸的披內蒙但。那時我們正在向蘇俄突擊的途中。

當我們能够聽見五十哩外蘇俄大炮怒吼之際，我即簽請上級指示如何處置我們最高度秘密的人員及器材。

要知在獨裁政治之下，除一個希特勒外，還有不少又希特勒發號施令呢！

命令我們站在原崗位上的是地方上的納粹黨州領袖，陸軍前線司令官以及保安警察，都是屬於魔王希姆萊的。

。依我個人說，我曾在獨裁政治制度下過的很不壞。但是我積聚的經驗告訴我，在任何獨裁政治下難免會受人暗算而恐懼無止境的。

我在幼年便已沈醉在創造一種機器的理想，可以利用自然能力把我們送到月球裡去。我同一批德國熱心太空船的同志們對於征服太空的問題至感興趣。一九三二年開始接受德國陸軍部的研究補助。後來納粹黨奪取德國政權後，我們始終認爲陸軍有它的傳統，不會捲入政治漩渦的。

我那時剛過廿歲。我坦白承認那時還不相信政治領導權改變的後果與影響。我的父親有遠見，他在興登堡總統時代官至農業部長，但是希特勒一上台，他便辭去所有公職。他曾警告我說，德國可能就此完了。但是我那時太熱心火箭的計劃，所以沒有聽從他的忠告。

漸漸地我明白了，我與世界上其它的科學家們正被野心家所利用而不自知。以我們的熱誠爲了珍貴的目的所創製的機械被用作控制或奴役其它人類的工具。

沒有幾年，我們的國家在希特勒領導之下發動了一次毫無結束把握的戰爭。爲了戰爭，納粹可以利用我們全部德國人的愛國心，他們可以緊緊掌握陸軍。我們幾個主要的科學家都已發現納粹黨的監視人已經駕臨我們的身邊了。

命令字句十分嚴峻，並且警告我們，如果企圖移動的話，便處以棄職潛逃之罪。

但是，國防部及陸軍軍需局的命令指示我們向西移動，俾遠離俄國人。這等互相衝突的命令使我獲得一個選擇的機會。同時，多年來在披內蒙但所研究發明的那大量科學技術和知識確已陷入絕境。無疑的，那時我們在火箭及自導飛彈方面的進步，確是舉世無雙，遠超過世界上任何其它國家的。

除去一些幻想者外，任何人都明瞭德國已經完了。幾個月來我看見希特勒原是一個不能忍受任何反對而精神充沛的領袖，一變而爲老氣橫秋，咳嗽不已，鼻上架着鋼邊眼鏡的怪樣子，正如舞台上惹人笑的老太太一般。

在我初次設想當時的處境時，便發現了兩種可能性。第一種可能是我們這批科學家掉頭便走。投降時我們可以炸掉一切設備與器材，焚燬我們的文獻，設法偷偷地回到德國平民的生活去。我本人反對這種做法，因爲這太消極而成效極鮮的。

另外一條出路，便是將我們的學識技術貢獻給戰勝者之一方。換句話說，在蘇俄與美國兩者之間選擇其一。

那末我爲什麼不選擇蘇俄呢？我並不責備你們的驚異。

。在戰爭初期，希特勒並不重視我們。他預計在幾個月內便可戰勝。但是當他發覺已經陷入長期的絕望掙扎時期，他才開始尋求一種神奇的新武器。當時便有人提及我們的火箭。我與德國陸軍軍需局的我的上司便蒙希特勒召見。那時是一九四二年的夏天。希特勒認爲火箭太玄虛了，沒有說什麼便讓我們回去。但是數月後我們再度被召見，那個時候我們已經把第一次我們發射V-2的電影放映給他看。他看後顯的十分高興，後來他便在室內來回踱着。一面自言自語，在他的腦海中，正在想像上千的V-2立刻發射出去有如雨下，前途希望無窮，突然間V-2變成希特勒個人的新發明了。

他開始查詢產量，並舌戰我的上司與我。因爲距大量生產的目標尚遠。立刻我們便奉准大事擴充。隨之而來的是大量的經費和優秀的技術人員。

當V-2變爲國家最高優先權計劃後，秘密警察的首腦希姆萊決定把我們隸屬於他的指揮，他可分享殊榮。這倆個高頭骨眼睛半開閉的粗野人開口便道：「我知道你們與軍部間官腔多手續繁。」我料到他的陰謀，竭力否認有任何不當的官腔存在。他隨即建議我們改由他管轄。我便

說看不出有任何必須改練的理由。

三星期後他的秘密警察在清晨三時來到我的宿舍，吵醒了我並立即逮捕。在牢中監禁了二星期給予審問。那時我便深切注意獨裁政權的實質。握實權的人——因為我們一輩工程師和科學家替他們發明許多機器使他們常常保有大權——深知道一個朋友可能一旦變為仇敵的。因此他們的間諜網對於每一個人都保存完整的記載。預備必要時需用。他們對我的記錄詳盡極了，包括數年前我的一些片斷的政治見解。

我很幸運，我的懇求釋放引起了希特勒的注意。有人向他進言，除非釋放我，不然V-2永遠無法實現。因此希特勒下令希姆萊釋放了我。

幾個月後，德軍節節敗退。俄國人已經愈逼愈近。我面臨抉擇的關頭，問題是選擇一個保管我們在波內蒙但所發明的機械與研究資料的人。

現在你或許可以看出，為什麼我們的火箭武器不能落入獨裁的俄國人手中的理由。

民主政治希望協調權力與個人自由的基本觀念。蘇俄對於人類自由却一向漠視。他們的統治者正想利用勢力把亞洲及東歐變成它的控制地域。

的這是卡姆勞的毒計，要把我們作人質，將來可以同俄軍或美軍作討價還價的資本，來保全他的頭顱。

一位秘密警察的尉官率領我們去營房。我曾設法說服他，這個營房是美國飛機的顯著目標，祇消一顆炸彈便足以毀滅最後勝利的一線生機。因此我們便被分散到廿五個巴伐利亞的村落去。當戰事結束的時候，我住在阿爾賓Alpine山的一所小屋裡。我們便請我的弟弟馬格奴斯下山去尋求接觸美國人的機會，因為他說英語的能力比我們都強。不久，我們便被全部集中與談話。

在德境的美軍拘留中心的軍官們，嚴格的審詢我達數星期之久。最後，一位上校直截的問我：「你想你能成為一個忠於美國的公民嗎？」

我答我願意一試，事實上我已自動的志願為他們服務。他們仍然不敢冒險。他們經我訂立一年合同為美國工作。同時對我經常監視着。

我抵達華盛頓五角大廈是一九四五年九月，真是轟動一時的大事。在問詢處的那些人均以極驚奇的目光注視我，因為我正是戰後第一名來到華府的德國人。

此後的數星期裡，差不多在波內蒙但所有主要的火箭發展組的科學家工程師們絡繹不絕。一年後我們的合同

這個區別正使我的選擇方向無疑問的是西方。我特別挑選美國的理由是因為美國是有名的致力於個人自由和人權權利的一個國家。

此外，美國不尚征服的傳統以及政府十分嚴密的審核平衡制度，給予吾人最高度的保證，我們所信託的任何知識與技能決不會被濫用的。

當俄國大砲聲震耳欲聾，隆隆轟擊我們大門之際，我便把這個處境與我最密切的同事們商量，發現他們與我有同感。他們一致贊成我們應向美國人方向移動，同時組成一堅強的隊伍。因此我召集了所有波內蒙但的員工，開一次大會，即席宣讀那份要我們移動的命令。

在此後一段動盪的日子裡，我們開始拆遷那些可以搬動的實驗室設備。我們的地是勃拉區洛特 Bleichrode 在哈茲山 (Harz Mountain) 的南面。不幸我們落入了一個地方統治者之手，這個人是最殘忍不過的。他是希姆萊手下秘密警察大將之一，名字叫卡姆勞 (Kammeler)。

卡姆勞遂把我們四百五十人關進巴伐利亞的一所營房。據說為了「我們的安全，且可以不受干擾的為希特勒最後勝利而工作。」這塊禁地四周都有很高的鐵絲網。很顯然

續訂時。我們獲准攜帶我們的眷屬來美。

我認為是波內蒙但的飛彈主腦人物中，一百位終於安抵美國，祇有一個人去了蘇聯。一百與一的比率，我相信這可以代表二個國家在科學家心目中的一種衡量。

我們抵達美國後第一個課題是在新墨西哥州白沙試驗站教給美人如何安裝和發射V-2火箭。一旦熟練後，美國科學家們開始應用V-2作高空的研究。這正合我們的初衷。他們把炸藥頭代之以記錄情況的儀器，以記錄這一塊浩瀚的高空的一切情況。這一種資料在平時及戰時均有偉大的價值。所以V-2最後被用來作建設性的研究了。

我們這一批德國人集中在勃立士砲台 (Fort Bliss)，鄰近塔拉薩斯州愛巴沙 El Paso 的一所規模宏大的軍事基地。那時我們的眷屬先後抵達。我們開始穿著牧童的特製靴及潤邊帽。

當我接獲通知前去愛巴沙時，心中十分興奮。我知道這正是偉大美國的「西部原野」。孩提時代曾經讀過德國作家梅氏 Karl May 的西部小說以及格蘭 Dane Grey 翻譯小說。前者出版了近四十部的描寫西部的兒童小說，但是從未到過美國。

你一定想像，那些現代化都市的交通管制，飛機場

以及廢天機等對我的驚奇。這祇是廿年來的變化，可見美國潛力無窮。

我們的孩子開始在愛巴沙入學，間或有時在學校的運動場上被毆得鼻子出血，為的是她們從前曾是可惡的仇敵。

我們告訴她們自己多多留意，不久她們便受到大家的歡迎成為鄰居玩耍群中的重要份子。

我原預期為了我是「敵人大亨」的緣故一定會遭遇許多不愉快事件。但是，事實不盡然。在美國猜疑和怨恨倒不常見。在我到達愛巴沙後不久，我因肝疾進陸軍醫院療治。那裡，我的四週全是在前線受傷回來醫療的兵士。

官員們要我藏起身份證，但是我仍無法掩飾我的不成腔的英語。兵士們開始稱呼我為「德國人」，仍不斷邀我參加他們的撲克牌戲。

當我們初到亨次維爾參與陸軍自導飛彈計劃工作時，我們難逃結黨之嫌，變為「德國人居留地」了。今天我們都已分散居住和社交。在德國被內蒙但時代，我們一批參與火箭試驗工作人員一律住在軍隊所築的宿舍區，與鄰居社會極少來往與接觸。在亨次維爾沒有條例或法律限制我們的居住。

德國把我當做被信任的高級官員時代為大。那時我一直被監視着。當希姆萊的人員審問我的時候，主要罪證是說我利用政府小飛機離被內蒙但出外公幹。數年來我一直乘坐這架飛機來去，但是他們總想找尋證據判我圖謀出國潛逃之罪。

我替美軍陸軍工作的時候，常常坐火車，飛機和汽車去美國各地工廠及供應地。我約略計算一下已經到過卅州。我在一九七四年新購的轎車，現在已走了七萬哩，包括一次去大峽谷旅行。祇有二個地區我尚未去過而希望一遊的那便是西北及波士頓城以北的新英格蘭。密西根州工業發達，要推全美國對我最激動的一州。

在美國，最使我驚異的是坐上汽車駕駛二日二夜不必穿越國界或交驗護照海關檢查等麻煩。這等事在歐洲則太平常了。

美國的遼闊，甚至見於辦公室。這些德國人最初對於給他們準備的辦公室感到十分驚奇。十個到十五個人集於一間大房間裡共同工作。在德國，我們每一個人都有一間私人的小房間。起先，大家以為這是政府對於過去敵人的不予姑息的政策。但是後來逐漸發現很多政府機關或工廠辦公樓的佈置都很寬大。即使地位特殊，給你一間私人辦

我等發現亨次維爾的居民都是使人感佩而友善的。並且大家趣味相投。我們大部都已建立自己的友誼圈子。以我的一家為例，我們現在的鄰居是羅斯博士夫婦，他出生於麻省確是一位優秀出色的化學家。他的太太對我的太太愛護備至諸多照拂。他們的男孩與我家的女兒都正是三歲，每天在一起玩。

羅斯博士去年夏天建議我們去維斯康辛州森林區渡假。這處森林界乎綠灣與密西根湖中間靠近愛泊雷。他稱該地真正是空氣自動調節的原野。我們發覺確是不錯，尤以鱒魚的垂釣最屬理想。

在亨次維爾與我們來往最密的一家是詹斯夫婦。詹先生業地產，同時在國家自衛大隊裡是一位准將。他的夫人過去曾是鋼琴名家。每星期詹斯夫婦有一次露天音樂晚會，我最為喜愛，因為我也是一個半途而廢的鋼琴演奏者。

我的父母因受不住德國共黨的威脅終被擠了出來，也住在我們附近。他們有他們的朋友，都是些比較年長的亨次維爾的居民。父親新近病了一次，他這些朋友鄰居都送鮮花慰問。

今天對我的安全限制，並不比其它一般參與高度機密的科學家們更見嚴厲。實際上我活動的自由要遠較希特勒

室的話，這間辦公室門也是永遠開着的，五角大廈亦不例外。在德國所有辦公室的門一律關閉着的。

當我初蒞美國，獲得不少新鮮的觀感，美國的許多事物都使我驚異不止。最奇妙的要推那些食品商場了。在德國至少你得走進五家店舖才能購得一天所需的食物。使我驚愕的還有：一哩長的汽車裝配成了嘆為觀止的家庭電氣用具；風景壯麗以及美國人的大方好客。還有我最喜愛的美國人自由批評的習慣，包括政府高級官員在內。個人富裕及生活的滿足對於中下級薪給的政府雇員如我，今日世界上已無可比擬。

話可得說回來，美國有些事物使人頗為不慣。我願意借此機會舉出三點：

一個標準的德國農人種植很多食物。他食於斯，再出售其剩餘物品至附近市場。他看到的錢雖很少，但從不挨餓。同時他是以絕對獨立的。美國的農人相反地，看來祇致力於一種穀物。他們必須購買另星雜物。這種做法效率或許高些，但是這個效率的代價可不小。他們必須依賴小館的政府去保護他們渡過困難。此其一。

美國人對於世界局勢的感情成分太重。熱度的高低完

全靠報上的新聞與消息。再去逼迫政府呈現相同的態度。如果史達林的言論帶了挑戰口吻，美國的反應會立刻增辦國防費的預算。一旦史達林開始和平攻勢，說不定華府的參議員們又會立刻希望減削已在進行中的計劃。

這種冷熱的轉變對於美國的經濟影響殊甚。此外，亦會使其它以美國當領袖的自由世界的各國無所適從。優秀的領袖需要前後一致。為長久計如果美國的各階層合作訂立相互同意的久遠計劃而遵照履行，一定化費少而更見安全。此其二。

我懷疑美國人已經太自滿他們的成就了。固然他們有很明顯的理由值得自傲。但是，一旦任何民族對於自己的成就十分滿足，就迎擊新的挑戰的意志便會消沉。試以最偉大的羅馬文化為例，在失去謙遜的一刻便開始走下坡，在我看來，美國教會今天的一件重要工作便是喚回謙遜，大家注意驕傲會引致滅亡的道理。此其三。

對於美國教會的任務，我的瞭解不夠。或者這需要較詳細的解釋，因為自我來到美國之後，我對於宗教的想法已經大起變化。

我總有那麼一種想法，覺得美國的教堂有些像俱樂部。如果你要在社交方面露頭角，你得仔細選擇一合適的

告訴我們每個人都是上帝的兒女。每個人在地球上的生命都是上帝所賜。在最後審判的日子來到之前，一切要結算清楚的。如果我們能追隨充沛的上帝生活，可以使我人生更具意義。換句話說，不但要相互親愛並且要為我們的仇敵禱告。更要支持教會對於個人渺小概念的熱誠。

這才是我所知道的最好的保證。——准許人們擁有武器而善為其用。這是基督教的中心思想。這也正是為什麼我相信美國教會任務的重大，祇要他們願意做，一定會成功。

從我年幼起，我的目光一直在天空。我至今仍深信終有一天可去月球。作為一個私人熱心家，我曾設計過一個人造星球，可以在地球上先製就再送去太空。在高空一千哩處繞地球旋轉，這麼一種人造的空間站可能是世界和平的安定力量。

不錯，我的理想還是在天空。但是今天我希望要具更深思更虔敬之信念。我已不再相信，科學可以單獨給我們高空真理的所有答案。

我也不再相信現代技術可以單獨充實地球上的豐富生命。豐富的生命要比物質的富足更見重要。

真正豐富的生命，要靠個人價值的抬高。

教會。或許我這句話出自年前閱讀辛克萊·路易士的「硬鉛」(Babyc)的譯作而來。

所以我對十分活躍的教會生活，甚感驚異。在愛巴沙我見過屋宇簡陋的小教堂。同時我亦曾親見牧師們在公共汽車上或卡車上收集捐獻。對我而言，這才是一種偉大的創業精神。

我可以坦白的承認在我未來美國以前，我是從來不去教堂的，並且一直懷疑任何有組織的宗教。但是在美國我所去過的城鎮中，對於教會把基督精神活躍在社會中的工作十分讚佩。尤其在協助我們這批人地生疏的德國人使有賓至如歸之樂，真使我感激無已。

另外一個更大的理由使我的思想轉變到教會去的是，我開始相信有組織的教會可以完成今天人類的中心問題的重大任務。這個基本問題是為的解救人類免去身體上的苦役，並以機械獲取天然界的能量，俾確保人類的自由。

如果目的在以機械奴役人類，或以政治團體來控制此項機械，那末所有為御自然的努力都變為罪惡。在我腦海中，今日世界上最需要的是，那些出來吶喊尊重人類自由及個人權利的人。

每個人的最終極目標與榮耀應是耶穌的偉大精神。他

創造一條太空船可以在空間旅行，固屬有趣的玩意兒。但是目前最重要的，莫過於利用已有的機械，過一種豐富的生活。

我深信，美國人民在他們的內心，已有這種領導世界應付這個大挑戰的潛力。這正是我選擇美國的最大理由。

譯自 American Magazine 七月號

「註」關於勃勞博士的事蹟請參閱「拾穗」第二十四期「德國火箭的故事」一文。

畢醫生在街上看到一位他診治過的病人，向他打招呼，「白先生，我真高興能碰到你，今天早晨好嗎？」

「醫生，先說清楚，」白先生謹慎地回答：「我回答這個問題是不是要付錢？」

一個病人辦好住院手續搬進了病房，他躺下之後，聽到有人敲房門。

「請進」他說道。

一位女醫生進來了，吩咐他脫去全部衣服，然後仔細檢查完畢以後，醫生問道：

「你有什么問題嗎？」

「我不懂你為什麼要敲房門？」

我所認識的房龍

Frederick Van Ryn 著
慶 增 譯

當房龍在一九四四年逝世的時候，他的一個朋友說道：「他是我們這一代裡難得的一個心智發育完備的人。他追求生活。就像有些人就於口腹之慾一樣——貪得無厭而且永不滿足。在他的週圍，人們隨着歲月而老朽，他却越來越覺成熟。」

他寫下卅三本書，其中五本是叫座始終不衰的暢銷書，可是他對自己的著作不曾感到滿足。

他也可

以算是一個
畫家，——
他渴望着能
够畫些像小
時候在鹿特
丹（註一）

看到的那樣巨幅的油畫——可是世上該看的名畫太多了而能够着手的空閑却又那麼少！

房龍在許多大學裡教過歷史——人類史、音樂史、美術史，可是他的興趣往往為當時發生的歷史性事件所吸引。為此，許多次他拋棄了教授的尊位，去接受通訊訪員的職務。

年青的時候，房龍拒絕了父親要他留在荷蘭經商的願望，到美國去繼續他的學業。一九〇二年他終於進入了康奈爾大學。他這個新生可真不平凡，他會說六種語言（荷文、英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和意大利文）。身長六呎四吋，體重二百六十磅，可是對體育運動却一點也不發生興趣。他那時才不過廿歲，可是言談動作却像一個四十歲的成人。

房龍（Hendrik Willem Van Looy 一八八二—一九四四），近代名作家及歷史學家，著有「人類的故事」、「聖經故事」、「古代人類」、「荷蘭共和國之沒落」及「談藝術」等書。

一年後，房龍轉學哈佛，等到他認為已經領受够哈佛風味以後，又轉回康奈爾去。文學士文憑拿到手，正巧合衆社要派一個記者到正鬧着革命的俄國去採訪。數星期後他便到了聖彼得堡。正

趕上看到禁衛軍向五千多個工人盲目地開鎗。他的第一通電報，便很巧妙地以譏諷暴力統治的句子開首：「除了自己坐上去以外，刺刀差不多可做任何事情。」

在俄國耽了兩年，他看盡莫斯科、烏克蘭和高加索的刑場風光。然後他到慕尼黑去，在那裡喝了不少啤酒，吞下無數熱烘烘的香腸，取得了他的哲學博士學位。

回到美國，他已經够資格可以擔任歷史教授了。許多學校送來了聘書，可是他在任何一處都逗留不了多少時候——因為他那種非正統的教學方法往往使得學校當局不滿。他不相信給一個學生打不及格，除了使他神經受到打擊以外會有什麼好處。學生們崇拜他，却不只是爲了他的這種政策，而是因爲他的講授通俗，妙趣橫生。假如讓威爾·洛加士（註二）來教歷史，情形也應該和他相仿。在學校裡，他是被稱作「每分鐘都令人發笑的房龍」的。

可是他的同事們却並不覺得可笑，他們說他不够壯嚴。這點他是承認了的，他覺得這個世界太過於矯飾了。他相信對歷史上偉大人物的真誠敬意，應該是將他們當作同時代人物般親切地看待，而不是迂腐地將他們尊爲神聖般膜拜。貝多芬和舒伯特都是他最崇敬的偉人，然而房龍就會這樣說：「舒伯特是一個偉大的作曲家，不過他的一生

是一個可憐的失敗，」或者是：「貝多芬絕對是第一流的音樂家，可是他的爲人却卑鄙下賤。」

第三次被排出學府以後，房龍盤算了一下，他已經卅二歲了，還要擔負一妻二子的生活，怎麼辦呢？從合衆社來的信裡給他一個解答。奧國斐迪南大公爵被一個塞爾維亞青年行刺殺死了，大戰一觸即發，房龍回信只問道：「我什麼時候出發？」

德國軍隊攻破列日，侵佔布魯塞爾的時候，房龍正在比利時。他將時間安排好了，在法國觀察戰情，然後到中立的荷蘭拍發不受檢查的電訊。協約國的軍事當局不喜歡他，因爲協約國的所謂軍事天才，在房龍的筆端下顯得不夠莊重。而且他還敢說關於德國人將比利時嬰孩殺光的宣傳完全是造謠。德國人不喜歡他，因爲他跟德皇威廉和皇太子開玩笑。合衆社却是支持他的。等到這場偉大的戰爭變爲深溝高壘的壕塹戰的時候，他便被召回國了。

到紐約，知道康奈爾大學要聘他任教，他不禁嗤笑了。以後提到他在康奈爾這一段短期的教學（他只教了一年），房龍常常說，整個事情一定是書記的謬誤。發給他的應該是教會十週年重聚會的請柬，却弄錯了一份應該寄給別人的聘約。

從康奈爾大學畢業，房龍的經濟情況最為窘困。他的太太和他離婚了，他自己又告失業。

一天，他在紐約市格陵維治區雨中流蕩。他已經一整天不曾進食了，口袋裡却一文不名。他在一座茶室的窗簾前停下來，被一個大蘋果餅引得心曠神怡。女店主看見這一個巨人冒著雨在瞪着她的糕餅，便探問有沒有需要她幫助的地方。

「夫人，」房龍鞠了一個躬，說道：「這個餅是我所看到過的最完美的藝術傑作，比普善（註三）的任何名作還要出色。」

女店主笑著請他嚐一片，房龍却將整個大餅吃光了，喝了幾杯咖啡，滔滔不絕的和她交談。他發現他的女施主叫做海倫·克利斯維爾·白連慕爾女子大學的畢業生。

「唉，白連慕爾，」房龍嘆道：「那才是我應該去讀書的地方！女人比較易於瞭解歷史的連續性。」看見這句話發生了效力，他便接著大談其歷史。

茶室打烊了，克利斯維爾小姐表示很希望能夠再見到房龍。這是一個最容易達到的願望，第二天清早開門他便來了，準備好了繼續他的談話，急切地等著他的早點。吃著一大盤火腿雞蛋，他說他不喜歡海倫這個名字，他可以叫

她做占美嗎？克利斯維爾小姐同意了，不過她也有話要說，她覺得他是一個笨蛋，因為任何人講歷史會像他說得那麼動聽的，都應該寫下來出版。」

「歷史書太多了，」房龍說：「銷路却那麼狹小。」他們爭辯了一整天。最後房龍也同意寫書的主意的確不錯，甚至連書名他也想到了：人類的故事。

幾個月後，房龍和占美結婚了。「人類的故事」一九二一年出版，馬上便成為暢銷書，兩年內賺來版稅廿萬元。一向對歷史沒有興趣的人會互相引用他的文字，例如：「我坐在這裡……一面打字一面照顧著我的小猫利可思，它對於拷貝紙有著極大的愛好……我告訴你，拿破崙是一個最可鄙的人，可是假如我望著窗外的第七大街，假如我聽到了鼓聲，看見這個矮子騎在白馬上，我恐怕我也会丟下我的書本，小猫和家庭，追隨著他……我的祖父便這樣做了，上帝知道，他不是生下來就是英雄的……」

像以後他所出版的書籍一樣，「人類的故事」的插圖，全是房龍自己手繪的粗野可笑的圖畫。

房龍另一個成功的作品「聖經故事」，兩年後也出版了。

他的第一號通俗作家的地位是固定了。在哈佛和康奈爾的學者看來，他的作品却都是庸俗的。因為他採用一種家常閑談的筆調，每頁裡至少要逗人發笑一次。批評家的意見却遠不及讀者的要求那樣受到他的重視。

衣食既告無愁，房龍開始增強活動。他自動報效在請不起他的安提阿大學任職一年，因為他覺得「渥海渥州的新鮮空氣可以將他在酒肆裡吸來的煙薰驅走。」以後他加入巴爾的摩太陽報編輯部，為的是能夠和他的好友麥根在一起。只要日程可以安排，他盡量接受講演旅行的邀約。其中的一次遠達澳洲和紐西蘭。

房龍每年至少著書一本，然而他的大部分時間却用來結交朋友。為了他的一個小朋友，一位六歲的女孩子，房龍寫了他那本「談藝術」，也許算得上是美國所出版這一類書籍中最成功的一種。

有一次，房龍乘的火車機車出了毛病，在肯薩斯州西部一個草原小鎮上停下來。房龍下車散步，發現一個女孩子在跟隨着他。彼此攀談起來——小孩表示很想知道紐約和芝加哥究竟是什麼樣的城市。房龍將他認為兩個大城裡最奇妙的景色畫給她看，女孩子很有禮貌地聽著，臉上佈滿疑問。

那天晚上，房龍失眠了。他想著那些無數住在小村鎮的孩子們，可能一輩子看不到世上許多雄偉壯麗的景色。他花了一整晚，寫下了「談藝術」的第一章。「瑪哈爾殿（註四）無疑地是人類才智所能建造的最美麗底建築物之一，可是假如你沒有偏見，紐約的布洛克林大橋也是同樣美麗，甚至更為動人……」這幾句話正是房龍對藝術的信條。

房龍從著述上賺來的錢，大部分是用來資助他那數不清的可造之才。差不多每一個月他便發現一個「和法拉（註五）同樣偉大」的歌者，一個「未來美國皮卡索（註六）」的畫家。房龍還不以出錢資助為滿足，他同時又是他們的啦啦隊和保護人。隔一個相當時候會將他們一個個的領去吃「房龍午餐」——一頓從中午開始直到午夜他要趕最後一班火車回家才散場的聚會。據列茲登頓的侍役長估計，「房龍午餐」每個鐘頭要掉換一張桌布——上面寫滿了音樂和詩歌。

五十多歲的時候，房龍勉強地承認他過得很快活。童年時的幻想雖然未能全部實現，至少他已經有了名望和保障，他還有許多朋友。最重要的他不是替別人工作，他寫自己願意寫的，隨便到自已喜歡到的地方。一九三六年在

納森度過一個多季假回來，他對我說：「我剛在一個奇怪的地方過了三個星期，那地方充滿了太陽晒焦了的人群。上帝才知道為什麼一個像我這樣的鄉下孩子會和這些半裸着的男女擠在一起。儘管這樣，我還是喜歡那塊地方。生活真是一個奇異的夢。」

兩年以後，那是一個噩夢了。希特勒入侵奧大利的第二天，房龍在紐約主持一個盛大的午宴。當他站起來說話的時候，大家碰着肘，好像在說：「準備笑吧。」可是那天他們從房龍口中得不來笑料。蒼白而戰抖着，他說：「先生們，一個偉大而華貴的女士昨天晚上逝世了，她的名字是維也納。她底滅亡是這個世界衰沒的開始。今天我只能夠引用格雷爵士「註七」在一九一四年所說的話『歐洲的燈火正在黯滅，我們這一輩不會看到它重亮了。』假如我們不鬥爭，不用我們的全力搏鬥，美國的燈火也會熄滅了的。」

從那天開始，直至六年後逝世為止，用他的全部時間企圖喚醒美國。他將計劃中的兩部著作——貝多芬的一生和自傳——延擱下來，致力於寫小冊子，論文和演說稿。

他的童年故鄉鹿特丹的毀滅，使他對納粹的反抗幾乎變為個人的搏鬥。醫生勸他休養，他引用他的荷蘭同胞斯

賓諾塞（註八）的話回答：「自由人不以生死為念。」直到最後他還是一個自由人。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一日，他從極端虛弱和過度期待中倒下來，才六十二歲便溘目而逝。他太老了，不能夠穿上軍裝，可是他獻出了生命。

註一：鹿特丹（Rotterdam）荷蘭南部地名。

註二：威爾洛加士（Will Rogers 一八七九—一三）

美國幽默作家，演員，電影明星。

註三：替善（Titian 一四七七一—一五七六）意大利名畫家。

註四：瑪哈爾寢殿（Taj Mahal）在印度之Agra，相傳為古印度王Shah Jehan為其四Momjaz Mahal所建。

註五：法拉（Gerald Farrar）一八八二—美國名女高音歌者。

註六：皮卡索（Picasso 一八八—）西班牙名畫家。

註七：格雷爵士（Sir Edward Grey）一八六一—三

三）第一次世界大戰初期英國外相。

註八：斯賓諾塞（Spinoza 一六三二—一六七）荷蘭哲學家。（譯自九月號讀者文摘）



撻亞的兒女們

雁 奴

埃勃

·魏丘在

工作中停

下來，看

了一眼那

六個繫住

了他風雨

剝蝕的小

木屋前面的籬笆而獸獸地望着他的孩子。他，一頭白髮，瘦長的身軀上套了一件破爛的工裝；上半身的一個個大小窟窿中透露出了裡面內衣鮮豔的紅色。

他拿起一塊充作手帕的襯衫破布抹了一下花白的鬚鬚，心中暗想那六個馬文慕婦家的孩子佔了加納角人口總數中多大的份量。這個窮鄉僻壤全部居民加起來一共只有十四個，而且還把雙生子算作兩個——這一個算法他始終鬧不

清楚，而寡婦本人也在前數月再三地向了來當地調查戶口的調查員指明這種算法的不當；誰知道頑固的調查員先生竟然毫不採納！

魏丘抬頭看看自己已大門上掛的那塊「舊貨店」的招牌，再看過去就是他的鄰居，藥劑師路貝·考開爾的光禿禿，沒有油漆的藥房了。過了一會，他的視線落在遠處繫掃帚的賽第·塔蓋脫的東倒西斜的木屋上。他暗暗納罕這個靠近密西失必河河邊的村莊，地勢雖道真的如此衝要，五家居戶中竟然有三家從事於工商業的發展！

他從冥思中醒過來，拾起鋸子開始鋸一塊厚木塊，耳聽到有人隔了園子在喚他。原來也是一個老頭子，背上背了一大捆掃帚，正加入在孩子们的行列中。這位新客也是白髮蒼蒼，但看到了他那一把長鬚，就覺得他的頭髮似乎比舊貨店老闆還要白一些。

「賽第，生意好嗎？」舊貨店老闆喊道，一邊並不停

止工作。

這位老年人，繫掃帚的塔蓋脫先生，並不回答。他是在看埃勃身旁那個龐大得幾乎要占住整個園子的木架子。肋材和支柱縱橫交錯着，大概有十呎高，三十來呎長；看來好像是博物院中正在拼湊起來的先史時代大怪物的骨骼。

賽第拿出一副有了裂紋的老花眼鏡，擱上鼻樑，推在前額上，狐疑不解地看了半響。「老天爺，埃勃，」他終於開腔了：「你在做什麼？」

舊貨店老闆用鋸子的後背括括自己手臂上的汗水。「你說我在做什麼？」他反問道。

「也許是造一隻蓬船？」

埃勃皺皺地看了他一下，回過頭來在寬木板上畫了一條墨線。「是一隻方舟。」他咕噥了一句。

賽第推開搖搖晃晃的籬笆門，沿了磚砌的走道，蹣跚地走近他的身旁。「我沒有聽懂，埃勃，你說你在造什麼？」

「我說我在造方舟。」

「聽是聽到了，不過我還沒有弄懂，埃勃。」

「方舟。四方的方，舟船的舟。像挪亞的方舟一樣。」

什麼會挑你出來擔當這件大事。不過，事實上你是被挑選出來了——等到洪水來的時候，該由你來搭救加納角的全體居民。」於是他打開書本，嘿，就在正中間，我的名字寫在那兒，金的。我告訴我，看到「埃勃·魏丘」用了金字寫出來，真是漂亮。天使闖上書本就飛走了，我也醒了過來。現在，權我為什麼要造方舟了嗎？」

「把這事情告訴過陸平牧師嗎？」
「這和陸平牧師有什麼相干？我已經快五年沒有到格萊尼高地的教堂中去了。」

「挪亞是聖經中的事情。和聖經有關的也就和牧師有關係。」
「馬文寡婦的妹妹講給他聽了。他倒沒有說什麼；他那囉囉的聲音中摻雜了一絲憤懣。『不過教堂管事克利夫蒂要她警告我。他說如果我叫牠蓬船，那很好；若然要他把牠稱為方舟，我就是不信基督的人。』」

賽第的眼睛打量了一會鯨魚般的船體。「我看到過不少比克利夫蒂『漂亮』的人物。」
「說得對。不過天使囑咐要我做一件事情，我自然要做到底的，管他大管事小管事說些什麼。何況這隻方舟，現在還沒有完工就看上去挺不錯。」

這是簡單的英語，是不是？現在懂了沒有？」

賽第除下眼鏡，神態嚴重地把牠收回匣中。「為什麼造牠？」

「我必得造牠。我親眼看到了一次天使顯靈。」他開始沿了墨線鋸木板。「上月看到的，你動身以後兩天。那是星期二。」木屑簌簌地掉進了他那泥濘的大靴子。「我正好從河上釣魚回來，釣了整整一天，天黑才回家。那天釣得真多——滿滿的三大桶。回家後，煎了幾條，大吃了一頓，倒頭就睡，還沒有等到睡着，我就看見了他。」

「看見了誰？」

「天使！我又在河上上了，正像下午一般。我坐在船尾，他來到船頭上，左顧右盼看了一分鐘，好像在辨別方位；然後坐了下來，像我和平常釣魚一樣地坐了下來。他身穿一件雪白的絲袍，亮晶晶地發着光，而且鑲了金邊。一隻手裡拿了號角，和電影中的差不多。另外一隻手中拿了一本厚書。都是金的。『不要再浪費時間在釣魚上了，埃勃·魏丘，』他對我說：『以後所有空閒的時間都該用來造一隻方舟，像以前的挪亞一樣。加納角每年都要發洪水；不過若和今年的比一比，以往的洪水真算不得什麼。你並不是善男信女，只是一個舊貨店老闆而已。我不懂爲什麼要造一隻方舟。』」

「這是蓬船，埃勃。不是方舟。」繫掃帚的賽第話雖講得溫和，語氣却也不輕。

「是方舟，我告訴你。」

「不要執拗得像喬治亞的驢子，埃勃，難道你不知道這不可能是方舟嗎？世上只有一隻方舟，就是挪亞的。除此以外，到處不可能再有了。教堂管事克利夫蒂說的沒有錯，儘管他平常爲人並不『漂亮』，」他把背上的掃帚換了一個位置，準備離開了。「此外，我也能像旁人一樣看天氣；我不相信今年的水會比往年大到那裡去。」
「等着瞧吧！到那時候你也要像旁人一樣搶着搭上了。」

「我不會的，埃勃。即使我會，牠總是一個蓬船。一隻好蓬船，但是只是蓬船而已。」

埃勃把鋸子在工裝上擦了一擦。古銅色的臉孔纏得緊緊地。嘴唇上一撇鬍鬚都曉了起來。「你和我多年的老朋友了，我一直以爲你比其他住在加納角的人要聰明一些，塔蓋脫先生，」他冷冷地宣稱：「但我現在看清你並不如此。像你這樣的大人物一定忙得很，絕對沒有時間可以浪費在和我這種大傻瓜的談話上。」

老頭子不勝遺憾地搖搖頭，轉身走開了。

★ ★ ★
數分鐘之後，賽第先前立的位置上站了另一位訪客。一個和氣的矮胖子，圓圓的大臉間不時閃出幾絲金牙齒的金光。他沒有戴帽子，腦壳上蓋着一大堆不聽約束的紅頭髮。附在衣服上一股特別的藥味像是註冊商標似的知照別人，來者乃是隔壁藥房老闆，藥劑師路貝·考爾爾。

「蓬船今天怎麼樣了？」他半開玩笑地喊問。

「近來幾天，你越來越沒有禮貌了。埃勃，」藥劑師說：「什麼事情？難道你和隨便什麼人都不講話了嗎？」

「什麼人用正確的名字稱呼東西，我就和什麼人講話。」舊貨店老闆冷冷地抽出了一條簍住鉤子的木花。「如果你的眼睛壞到不能分辨方舟和蓬船的不同，我很爲你擔心，最好還是用你發霉的藥品醫醫牠們吧！」

「你真的不和不喊它做方舟的人講話了嗎？」

「當然不。」

一隻蚌蹣跚上藥劑師的手膀，他拂了牠下地。「那你就沒有聊天的伴了。要把自己硬充作聖經中的人物是辦不到的……賴賽法官昨晚到我店裡來了。你知道他說些什麼？」

轉了頭，他得意地露齒一笑。

「說我是瘋子，他，」埃勃目送馬車在馬文寡婦整潔的木屋附近拐彎消失以後，自言自語地說：「說我去加納角的險。好，看他等到洪水來的時候，再說些什麼？」

★ ★ ★

以後長長一段日子中，每天都可以看到他叮叮噹噹地敲打和鋸鉋，一直要等到黑夜來把他驅回家去。大怪物一小時一小時地生長起來，粗壯的肋材被掩蓋起來，變成了一個整體的船壳。分隔成大小兩間的艙房也慢慢成形了，而且還有一個斜度甚陡的屋頂。一支細桿子，單薄得不足以擔任桅杆的重任，出現在平頭的船首上。

最後大船完工了，尙且敷了一層榴花殼火紅的油漆。在小的一間艙房門上，埃勃用漆寫了一個「人」字，在大一間的上部，寫個「畜」字。

一個月來，這艘船躺在園內青草地上，好似一條猩紅的鯨魚浮在翡翠綠的海面上，默默地忍受過往人衆的譏嘲和笑罵。到後來，一個下午，大雨開始降下來了。這雨一朝開了頭，就不停地落也不轉小了，猶如水閘的閘門啓開以後沒法關閉似的那樣狂瀉傾注而下。上游鬧水災的謠言開始流轉起來了。其實，真是不足爲奇。加納角是密西

「還不是講他在華盛頓和總統握手那段事情，我猜。不會講其他事情的。」

「對，不過這次他還講了一些別的話。他說你是在丟加納角的臉。他說如果你再這樣胡鬧下去，應該送進瘋人院去。」

他逗留了一下，想看看這個決定性的宣布會不會挑起一兩句回敬的話。不幸企圖失敗，只得回藥房去了。

埃勃在另外一塊木頭上畫了一條新的墨線，正要把他釘到窗框上去的時候，一輛油漆全新的輕馬車走近木屋前面的一棵大橡樹。車內坐了賴賽法官。這位法官從來沒有坐過公堂也沒有開過庭。實在只幹過格萊尼高地郡政府中辦事員的助手而已。他的鄰居們覺得這個職位似乎應該有一個高貴的稱號，也不致慮及慮他其他那些花樣繁多的政治勾當，就尊稱他爲「法官」。只要見過他的面，你立刻可以推測出來他是加納角居民中最富有，最重要的人物。他胖得完全符合政客的模式；大腹便便，突出來像是一個大西瓜。衣服上沒有補綻，而且剪裁得很有時髦的趨向。襯衫脫得畢挺。頭上的寬邊黑帽和附近田莊主人們所戴的一模一樣。

馬車經過時，法官呼呼的揮舞皮鞭；看到那個木匠抵

失必河流域中無數把水災看作每年必有的例行公事的村莊之一。一到春天，村民們收拾財物，裝上車輻，躲到格萊尼高地去。在那兒就到春汛過去以後，才回進自己那個仍舊濕淋淋的家屋，開始把污泥清除出去。

兩星期過去了，雨仍無徵象減少。水災的謠言越傳越多。埃勃把自己的幾件傢俱搬進了大船。監視他行動的鄰舍們也想起自己每年一回的遷移了。於是有一天，早晨醒來，他們看到雨已經停了，雖然天空中仍是堆滿了雨意未減的烏雲。推開窗子一望，却发现木屋坐落着的小土丘已經是滾滾洪水中的一個小島了；而且這個小島嶼的面積近似與時俱減。這真令人驚愕。往歲洪水來作每年一度的拜訪時，總留出足夠的時間來讓他們準備和離開。今年這種飛快的速度真是前所未聞，簡直叫人不可相信。

馬文寡婦急忙跑到園中去。她那個梳了兩條硬硬曉曉的辮子的大女兒陪了她去探看那條經過低窪地區，通往格萊尼高地的公路。張望到的只是一片渾濁的黃水，漫無涯際的汪洋。

「大水呀！」她對了她的女兒喊叫：「波卡那裡的堤一定坍塌了。這是沒有疑問的。」

一下子，她那位作客的妹妹穿了一件梳洗衣，和五個

眼睛睜得圓圓，衣服只紐了一半的孩子一起湧出屋來，會聚在她的身旁。她們看到賽第·塔蓋脫，路貝·考爾爾，和賴賽法官先後奔出住屋，目瞪口呆地望住了大水發狂，馬文寡婦緊緊地和他們搭訕了幾句，圓身匆匆走出國門，跑到舊貨店老闆的家畔。她看到他站在鯨魚殼的大船前，面孔顯得精光，光潔的程度在加納角衆居民的記憶中恐怕找不出先例來。一條發得鐵硬的硬領圍在頸項間，裝在一件潔白無瑕的襯衫上。他的頭上戴了一頂做舊但尚辨識得清的絲質高帽，沒有疑問，一定從他的舊貨堆中找出來的。

的鴨子，兩條狗，和一隻鎮靜自若的貓已經分別關起來了，後兩者隔離得如此完善，竟使得打架無法實現。埃勃抽出手帕擦掉房頂上掉下來落在他的絲帽上的木屑。「還沒把小雞關起來。如果你高興，可以幫忙捉牠們。」

寡婦抑制住了自己的驚訝。「水來得真快，不是嗎？埃勃，」她神經質地說：「我特地來請問你，不知道我和我的妹妹，還有六個小孩子，能不能帶一些東西避上你的船來？」

「當然我代你留了位置。不過，我先要談談幾件事情。」

埃勃用手扳下硬領的一隻角；這隻角刺進肉太深了。他熟視了她好一會。「可以上船。」他最後宣布。不消片刻，寡婦和她那群現在是衣冠楚楚的孩子們開始排了隊登上甲板了，手中捧滿了鍍金的銀框，裝好的床單和孩子們的衣箱。埃勃把他們先領到行李安放角落，然後驕傲地打開帽上標了「查」字的一層門。裡面是一排分隔停當的廬舍。埃勃的一匹馬，一頭牛，幾隻驚慌失措

「談些什麼？」
「你以前說過要弄一張瘋人拘押證來對付我。現在我要知道你這數不道數？」
法官強笑一下。「埃勃，你不會把這種事情看得嚴重的。是嗎？我說那句話的時候，連三歲小孩子都知道我是

開玩笑而已。」

「這不道歉？」埃勃鬚鬚的斜度已經開始上昇了。

「當然我道歉。」

「這次我要問你一個問題，比道歉更重要。你要搭的是差船嗎？……還是方舟？」

法官的胖臉上擺滿了誠摯。「當然是方舟，埃勃。我不是一直叫地方舟的嗎？你到格萊尼高地去打聽打聽看。

也許你還不知道，當教堂管事克利夫蒂講起要懲你的時候，還是我揀你腰的。」

站在一旁聽他們辦交涉的馬文寡婦被這個厚顏的說話嚇呆了。法官却仍舊若無其事地問：「現在我可以上船了嗎？」

「上去！」

埃勃繼續捉他的小雞，直到牠們安全地關進鴨子的廬舍以後，才走到籬笆邊去看水。洪水現在已經在紙藥房門口的木台階了。

路貝·考爾爾無助地站在大路上，正把身周圍堆積如山的紙匣用桌布和麻袋包裹起來。他看到舊貨店老闆在看他，趕緊跑了過來。「有空位放這些紙匣嗎？還有我和我

的老婆，行不行，埃勃？」

舊貨店老闆走到水邊，用靴子熟練的試了一下深淺。

「我想也許有的……只要牠是一艘方舟的話。」

路貝偏促地擡動一下身子。亂七八糟的紅頭髮下面一向笑嘻嘻的大臉突然板了起來。「那來，你的蓋船上沒有我的位置了。」他喃喃地說。



他的妻子，一個穿了印花布家常衣服的小婦人，看了堆在藥房前面的紙匣乾着急。「這些東西如何辦呢？牠們是新到的巴黎香粉和滑石粉。值不少錢哪！我不知道你遇到這種地步，可以把花花綠綠的鈔票往水裡揮。」

「跟錢沒有關係。這是『是非』的問題。而且，他們發覺這兒的災況以後，也許會從格萊尼高地派一條船來。」

「也許明天，也許後天。遇到這種大水災，他們在想到加納角以前，還有不少事情要做哩！路貝，你有的時候真是一個大傻瓜。」她的肥手沒精打采地插在腰帶裡，戀戀不捨的看著陳列在玻璃櫥窗裡的商品，從盛在裝璜美麗的紙盒中，作為猜中了瓶內黃豆數目以後的獎品的巧格力糖，一直看到掛在高處的怪鐘——這種只有在賽會中看得到的時鐘。鐘體和鐘面做成了平底煎鍋的模樣，一把刀和一柄叉是牠的兩枚指針。她靈機一動，臉上頓然泛起了光輝。「這怎麼辦？」她怒沖沖地問：「坐著看牠毀掉嗎？你知道只要指針一碰水，要不一霎眼的功夫，鐘就完結了。周圍一百哩內只有這末一隻。也許全州找不出第二隻來。」

路貝悲哀地看著他的妻子，遲疑了片刻，然後嘆了一口氣，慢吞吞地走回藥房；費了很大的勁，才把那隻古怪的時鐘從掛鉤上取下來，小心翼翼地捧在懷裡，重新走出門。

他又嘆了一口氣，苦惱地。「好吧！」他說「算牠是方舟。」

滿臉鬚鬚的賽第出現在大路上了，被一個高大，骨瘦如柴，嘴咬陶土烟斗的老太婆狠狠的推着向前走。塔蓋脫

有種份像你那樣進大學讀書。所以能不能請你看一看這是一件東西再告訴我、你所看到的究竟是一艘方舟呢？抑是一隻蓬船？我知道這個問題不容易回答，夢授先生。你儘可以從容的放慮。」

「我不需要時間放慮，」賽第退下跳板，反唇相譏：「我知道，這是蓬船。」

他的後退被那位吞雲吐霧的妻子阻住了。「我想我已經告訴過你牠叫做方舟的。」她冷峻地說。

「我不做朝三暮四，言不由衷的人。」

「坐在家裡等淹死？」

賽第聳聳肩膀。「我有辦法脫險的，水恐怕不會再漲高了。此外，我有瓜皮艇，去年夏天，從河裡撈起來的那一條。」

她的妻子怒沖沖把烟斗從兩排黃板牙中拔出來。「那隻瓜皮艇還趕不上雪茄煙的木匣子哩！在你坐進去的第一分鐘，牠就沉沈掉的。你要坐，你一個人去吧，我是不去。我要上埃勃的方舟了。」

她讓老頭子扭過身旁走下去，然後把驢子推上跳板，自己跟了上船。賽第拖著腳跟一步一步地走向大路。埃勃的眼睛陰沈沈地跟住了他。

太太另外一隻手中拖了一匹肋骨根根露在外面的驢子。這三位在園門口稍稍放慢了一下腳步，排成一行，魚貫而入，一直走到龐然巨物的跳板前面才停下來。

塔蓋脫太太給她的丈夫最後的一推。「上去！」她命令，看也不看一眼冷眼旁觀的埃勃，「快一點。」

這個矮小，年老的繫掃帚的不由自主跟踉地撞向前去，正好在碰著舊貨店老闆石像般的身軀之前，收住了腳步。

船主人仍舊站得像一尊石像。「慢來，塔蓋脫先生，」埃勃在和法官及路貝的談判時，聲音中充滿的是深刻的嘲弄，現在却為極度的喜悅而震顫了。「歡迎之至，請和你的太太及驢子上船來。船就是爲了這個緣故才造的。不過，在你上船之前，我先要請你幾個問題。我特別要問你，因為你是一個『老百曉』，什麼都懂，不管聖經也好，百科全書也好，字典也好；沒有一本書，沒有一件事情，你不知道。我所要問的力是一個文字方面的問題。我想你對文字一道大概知道很多。在你準備吃繫掃帚這行飯之前，一定讀過拉丁文，希臘文，甚至於希伯來文。」

他把手揮向他那猩紅色的大怪物。「如果你肯指教，夢授先生，我將感恩匪淺。我只是一個愚昧的可憐蟲，沒



水繼續上昇，已經侵入園子了。搭船的旅客積極準備。待得所有裝得下的行李全上了船的時候，最高的茅草都已沒頂了，只剩籬笆的支柱尚露出了頭。旅客們還

越來越濃黑，不祥的烏雲。在他們看的時候，船擺動了；接著，幾乎感覺不出地，緩慢搖晃。

埃勃拈起一根長篙，經驗充足地靠了船邊插下去。「浮起

來了！」他宣佈。他靜候至正午時分，看到籬笆全部淹沒，心知水的深

了！他宣佈。他靜候至正午時分，看到籬笆全部淹沒，心知水的深

了！他宣佈。他靜候至正午時分，看到籬笆全部淹沒，心知水的深

了！他宣佈。他靜候至正午時分，看到籬笆全部淹沒，心知水的深

度已經足夠開航了。於是把篙子一點，大怪物直溜過木屋前的大樑樹；然後撥轉船頭；航入先前是大路現在只剩下兩排樹梢的空擋。他繼續撐篙前進，直到塔蓋脫先生東倒西歪住宅前面。

繫掃帚的老頭兒正沒在齊膝的水中，在走廊上修補一隻千孔百瘡的瓜皮艇。

埃勃把方舟繩繫住了一棵樹。

賽第繼續樂觀地敲打了一陣，最後滿意了，坐進小艇去想試航一番。他抓了木槳以驚人的敏捷，沿了表示他的玉蜀黍田田界的金黃色的黍穗划着。倒退回來以後，滿臉是勝利的歡笑。

「你看，」他向他的妻子喊道：「我會比你早到格萊尼高地哩！」

言猶未已，艇底「呱」的一聲，出現了一條大裂縫。不到五分鐘，瓜皮艇洗沒得不見影蹤了。賽第站在水裡，水沒過了腰。他頑強地涉水而回，爬上淹沒在洪水中的台階，帶了挑戰的神氣，抖了一抖身上的水。

他走進屋，重新出現在樓上頂閣三角形的小窗間，安靜地望著窗外。

法官的脾氣上顯出不耐煩了。「賽第，你在幹什麼？」

波浪已經在抵樓下窗子的窗框的上半部分了。天空的昏暗也逐漸加深。悶沈的雷聲隆隆滾過。賽第盤起了腿坐在窗檯上——頂閣地板上已經有水了。

埃勃解開泊船的繩索，拿起篙子，把船在屋前來回擡動，好像此舉能誘動對方早下決心似的。不幸，並無效驗。

塔蓋脫太太對領港開腔了。「我們和他戲得太久了。」她轉臉朝了她的丈夫說：「我們現在要走了。來不來，隨便你。不過，我看了這末久，已經決定了。如果你不跟我們走，今生今世別想再看到我。我嫁的是人，不是驢子。」

賽第花白的鬚鬚微微地抖動。「你不會拋棄我吧！是嗎，南妮？你不會拋棄結婚二十七年的丈夫吧！這是不合法的！」

「你自己這種舉動才不合法。」

「以後我腰痛的時候，誰來和我揉擦做雞蛋餅呢？南妮，你做的雞蛋餅全美國沒有第二個人趕得上的。」

這句馬屁並沒有感動她。「你可以另找太太。」大家靜默了一陣，老頭兒研究了半響他的老伴無情的面容，再看看頭頂高禮帽的舵手底冷淡的表情。他的頭忍

「他叫道。

老頭兒神色自若。「我在等一件事情發生。」

「什麼事情？」

「在加納角什麼事情都會發生。也許有一個穿了發光衣服的天使，拿了一隻籃子，會飛來把我的姓名記在一本書中。」

埃勃吐了一口唾沫。「他拿的是號角。」他咕噥了一句。

法官在甲板上自言自語踱了一會方步。「看這兒，賽第，」他最後叫道：「險惡的狂風暴雨即將來臨了；你還在增添我們的麻煩。對的總是對的，而且每一個人有權利保持他自己的觀點和意見。這是我常常說的。不過，現在這兒的情勢可不同了。路員·考爾爾，他是一個大商人。他說這隻方舟，我呢？是那內政界要人，我也說這是一隻方舟。你不過是一個繫掃帚的，賽第，一個繫掃帚的如何能和大商人及郡政府助理辦事員作對呢？」

「我不和你們作對。我是跟埃第過不去。」

法官聳聳肩膀。他轉身對了石像似的領港說：「你在白白浪費時間了。埃勃，最好還是開船到格萊尼高地去吧！要不然，我們都要遇到大風浪了。」

辱負重地低下來。「我來了。」他嘆了一口氣。

他站起來，跨出窗子。船撞着木屋，窗檯離開甲板只差一二呎的高度。他跳進船，急忙想奔進船房中去。

埃勃又一度攔住了去路。「慢來。」他說。

「怎麼樣？」

「你還沒有說！是蓬船還是方舟？」

賽第遲疑半刻，突然掉轉身軀想爬回窗檯。

塔蓋脫太太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臂。「現在是方舟了。是不是，賽第？」看了她臉上掛的酸澀的笑容就可以推測到她的五個手指所加的壓力之猛烈了。

他一看無路可走，只得扭轉頭，微微點了一點。

三五滴雨珠打在甲板上。

埃勃把船又縛在另一棵樹上。「我們最好先看看風色。」

★ ★ ★

咆哮的狂風掀起了怒濤，大雨沈重地敲打船艙，依仗了風勢，撲進洞開的窗戶，眩目的閃電在樹頭上肆虐。不斷的雷聲四處震起了回響。暴風雨不久停歇了。但是牠的休止並沒有廓清幽暗的天空，也沒有減輕窒息的氣氛。

「更大的風雨就要來了。」埃勃陪了路員出外到滿滿

雨水的甲板上，去解船索時，輕聲說：「不過，我們也不能久泊在這兒。現在開船已經相當晚了。」

他拿起繩子，選了一根給路貝。當賽第和法官出船，帶了批評的眼光在一旁靜觀時，二個人已經把笨重的大船撐出去了。

身後一團醜陋的紫光表示出西下的夕陽。黑夜吞噬掉了遙遠的地平線。篙子「撲通」「撲通」單調地作響。幽靈般的形體——叢矮樹，一截盤虺的樹幹——隨了水漂浮過去。有一次，一隻大帽似的東西順流而下，接近以後一看，原來是一堆乾草。遠處又開始閃電了。

水霧籠罩下來，縹渺如烟。

法官神經質地咬嚼劣質雪茄的烟尾。「方向對不對，埃勃？黑暗中非常容易弄錯的。如果朝對了河，天曉得我們會漂到什麼地方去！」

「如果你以為自己能比我弄得好，請過來拿這根篙子。」

艙房中傳出了令人愉快的油煎聲了。香味浮出了房門。香味後面跟隨著塔蓋脫太太。她托出一大盤鹹作響的火腿蛋，每人都分配到了一大份。

「埃勃，你把煤油爐都帶上了船，真想得週到。」

風力驟猛，已至颶風的階段了。電光儘在百碼以外的樹梢頭上打閃。人們都捫在船壁上，抱住了東西，以免被大風刮出去。漸漸濃，由微雨轉成大雨了。水波洶湧，濁浪滔天。方舟起伏其間彷彿是一枚核桃壳。霹靂迅雷震動天地。綠油油大片火光從天空掃向水面。一扇玻璃窗的玻璃鏗然粉碎；艙內燈光劃然而滅。心驚胆戰的婦孺們聲嘶力竭地唱讚美詩。

風雨陡然轉向，把船送到了一叢仰向天空張開光禿禿的枝桠好像在向他們的仇敵——風雨——哀求饒命的白楊附近。一棵大樹「嘩啦」的倒下來，濺起了丈餘水花。粗榧枝正好落在船首，把牠壓下了水面；船尾立刻高高地擡在空中。艙房中一片雜亂，像是艙內旅客失去了平衡，連同傢俱雜物一併撞在牆上。

埃勃搶起一把利斧，狠命的斫着。其他人拿了木棍，捨命地想把牠擡下水去。風浪壓迫傾斜的龍骨。船體危殆地側向一邊。

船頭處突然一聲響亮，樹幹滑下水了。船身長長地抖動了一會，然後像一匹脫韁的野馬，狂奔衝向前去，駛在風前。直到風雨止息，才緩緩地慢下來。埃勃重新搶起篙

埃勃狼吞虎嚥地吃着。「你顛得也真好。」

「她做的雞蛋餅才好吃哩！」賽第像是自言自語地說

。船頭傳來了一聲古怪的磨擦聲。船突然停住了。稍停片刻，牠又移動了。但是磨擦的聲音仍舊繼續着。

路貝用篙子在黑暗中胡亂戳了一陣。「岩石鋒利得像剃刀，」他輕輕的說：「能把船底切掉的。」

埃勃睜圓眼，想看穿黑暗。「一定是齊勃·派克的岩石地。」他回答。船身兩旁出現了高高低低不規則的輪廓。埃勃把穩了舵，小心翼翼地把船駛過了狹窄的一塊鋸齒狀的大石不懷好意出現在航道盡端。一股急流攔住了船，開始捲向前去。埃勃急忙趕起篙子來應變，但已不及。船發出怒豬叫喚的一聲以後就停住了。埃勃掀起艙面板，提過燈籠來一照，只見滾滾洪水從一條裂縫中湧進船來。

「岩石刮破的。」他報告道。

他在裂縫上蓋了一塊薄板，用鐵釘釘牢。水不再湧進來了。埃勃出來舉起篙子，船又往前移動了。

路貝走到補縫處，舉起閃爍不定暗淡的燈籠檢查了一番。他的眼睛循了船體看過去，眼光中充滿了欽佩。「一隻好方舟，埃勃。」

子回到船尾上去。雨已經收歇了，輕烟般的雲霧散開來，露出一輪金黃色的月亮。旅人們憑欄遠眺夜景，他們是在平靜安穩、漣漪微興的大洋上。

「好大的風浪，埃勃，」法官吐了一口氣，拿出另一支劣質雪茄。「這隻方舟真好，竟給牠挺了過去。像是鐵打的。」

路貝點點頭，「說得不錯，法官，真是一隻好方舟。」

法官看向月光照灑的地平線。「我們到那兒了，有什麼概念嗎，埃勃？」

「所有的水看起來都是一樣的。是不是？」埃勃脫下透濕的外套，掛在一隻釘上。「假使船上有鴿子，我還可以學擲蛋來一手，把牠放出去，看看有沒有陸地。可惜我沒有鴿子。」

路貝嚙了一會烟草。「放隻小雞出去，有沒有用處？」

「當然沒有用，不能證明什麼。一隻小雞要不了十步路就會淹死的。不過，船裡有幾隻鴨子，可以放一隻出去試試。」他走進去捉出一個「呷呷」亂叫的鴨子，走到船頭，高高地舉起來，一鬆手，讓牠飛出去，落在水面上。

一 片 童 心

一度 南

爸爸神志不清呢？還真個是返老還童了。他不知道肥皂箱車比賽是為孩子們舉行的——並不是為了大腹便便的爸爸們！

或許有人會奇怪，為什麼下禮拜天我爸爸，白冒頓先生不到俄亥俄州的阿克琅去看兒童肥皂箱車比賽的最後決賽呢？我是代表立塞德市，星報的選手，小白冒頓，小名叫做丘培。

爸不能去的主要原因不止一項；雖然他的眼睛現在已經好了，二個膝頭還癢癢得很，而且牙科醫生還不會把他的大門裝上，說起話來會漏風，還有警察局正等他呢！他是第一國家銀行的出納員。

我敢打賭沒有一個孩子的家庭因為比賽的事會發生這許多麻煩，像我一樣，我也弄不清這樁災難是怎樣開頭的，不過爸說就是因為他對巡官勃朗說過要打掉他的門牙。勃朗巡



到麥森街，警車已經趕上，巡官探出身子大聲喝令停車

一會兒，鴨子呷呷地划回船邊了。

「這證明還沒有陸地哩！」埃勃勃重其事的解釋。

月亮露得非常短促，新的薄霧又降下來了。埃勃再

把鴨子帶到船頭上擡出去。鴨子呷呷地消失在黑暗中了。

「恐怕迷失了，埃勃。」法官吐出一連串憂鬱的煙圈

「也許，不過也可能是完成了任務。」船底下傳來新的摩擦聲。她停住了。

「又擱淺了！」法官嚇得大叫。

埃勃奔上前，俯身出欄欄，細看了一會。「是陸地！

他宣佈。

他跳下去，把船繫住以後，踏着污泥爬上陰影中的山崗。其他的男人跟隨了他。山頂沒有霧。月兒明亮地照耀着兩個矮矮的教堂尖頂。營火龍龍送出了濃濃黑煙。隔不多遠處，幾個輪廓分明的人影正在搭篷帳。

法官心滿意足，嘆出一口長氣。「這是格萊尼高地，

他說：「他們正在搭救濟濟。我們現在都不要緊了。」

他拿出手帕揩拭他的濕帽子。「沒有你，埃勃，我真不知道我們該如何辦；而且我要告訴你，正像我以前說的，你

造的眞是一隻好方舟。把我們從浮木，岩石和風浪中平平安安地帶出來，眞是一隻好方舟。」

路貝鎮首表示同意，「我也要說，埃勃，正像我以前說的，牠是一隻頭挑的好方舟。」他轉向攔帶帶的老頭兒。他正在括自己靴子上的污泥。「你以爲如何，賽第？難道你不說些什麼嗎？」

老頭兒半響不作聲。他鄭重地把鬆開來的一根充作紐帶的棉索縛緊以後，站起來看住了籠着薄霧的水面。

「我說這是一隻非常好的蓋船。」

譯自 Onanbook

在美國一位華大學教授薪水維持生活的人對於經濟的預算也是相當扣門的，有一次我丈夫有事需要去搭夜車，他打算買一張三等車票坐個通宵。我勸他買臥車票——理由是一夜好好的睡眠遠比金錢重要得多。我想我的勸告已經發生了效果，但當他上車站購票回來後，他非常鄭重的告訴我說：「我後來又再三考慮，結果認爲最經濟而又舒適的辦法是買了一張三等車票和二片安眠藥片。」

官來警告我下次不可以再在行人道上騎腳踏車，那時爸正同我一起散步，於是發了瘋，「如果你敢碰他一碰，咱就打脫你門牙叫你看到肚裡去。」爸還說，「真勇敢的警察不去捉強盜，只會找小孩子。」

那是二年前的事情，但是勃朗巡官是不會忘記的。

凱蒂是第一個，我告訴她要去做一輛肥兒箱車去參加星報舉辦的立賽德比賽，我叫她凱蒂是學爸爸的樣，因為我的親娘已經故世了，她是我的繼母，除了我叫她凱蒂的分別外，是同親娘一樣的。她有一頭十分秀麗的紅髮，不過她同爸吵嘴的時候，你會想二個人都怪難看的，其實他們不是真的生氣，我猜是鬧着玩的。

當我告訴爸，我要造一輛車子。除了輪子以外我有七塊五角的準備，那時他正埋頭在幾張帶回家來的紙頭上。他說，「丘培，七塊五角現在一部推車也買不到。」

「但是我不買一部。」我告訴他，「每個孩子必須建造他們自己的。」

爸說，「好，那麼我們自己做一部罷！」

他這樣說，我暗暗吃了一驚，因為爸是這樣的一個人，他總是說，「我們」怎麼樣怎麼樣，「我們」那麼樣那麼樣，等到做起來他總是一個人包辦，別人一點機會也沒

爸說，「明天早上我還沒有工夫，要趕這份報告給賀弗先生，否則他會急壞。」

賀弗先生是銀行裏的經理。

「那一個重要？賀弗還是丘培？」凱蒂有點生氣。

爸說，「因為下星期的抵押貸款到期，把賀弗先生急得像熱鍋上螞蟻一樣，叫我議一些辦法，怎樣使銀行的名字常常在報上出現。」

「真有意思」凱蒂說。

「有個屁！」爸說，「我又不是新聞報廣告員，我已經挖空心思，總算給賀弗先生盡心竭力了。」

我不知道爸在什麼時候弄的，第二天早餐的時候，他把稿紙還給我說，「兒，我稍為改了一點，你如果照這樣做，我們準會贏得比賽的。」

改一點兒！你相信嗎？他把我的原圖都塗不見了。照着自己的意思畫了許許多多。

你想我可真進退兩難了。我不願意傷爸的心，但是他的設計實在並不高明，而且剎車是用一條牛皮帶套在後輪軸的一個木轆上，當你踩緊皮帶，輪轆上的摩擦力會使車子停止。

我說，「爸這樣的剎車違背規則，他們說你一定要有

有。但是肥兒箱車比賽的規則上寫明父親不能幫助兒子工作。爸總不喜歡那樣罷！像我的好朋友大調嘴，台維司去年的恐怖時期，他媽爲了不要他爸去瞎幫忙，同台維司先生還打了一次架，台維司先生撻了她。台維司太太把電機磨刀器擲過去，今年台維司先生不想再幫忙了。

我把設計圖給爸爸看，他說有了空就替我改。到我準備上床的時候他還沒有空，所以我提醒他說，「要是我能奪到本地的錦標，接蕭榮獲亞克琅的第一名獎品，那是五千元大學獎金，那麼我可以送自己進大學。」

爸說，「丘兒，我想我會有能力送你進大學的。」

他說得這樣肯定，好像不會想到我有機會似的。好罷，就算我沒有如此運氣，但是後來我想，總有孩子要贏得獎的，我同別的孩子們機會上有什麼差別呢？

等我上了樓，我聽見凱蒂說，「冒頓，丘培這孩子你也該留意一下，他是一心一意想這樁事。」

「我不願他現在太興奮了，免得將來失敗了更難過。爸說，「因為我不想這點大年紀的孩子能同一大群年長的孩子爭勝。」

「過二天他就十一歲了。」凱蒂說，「無論如何，你一定要看看他的計劃，現在好像忙得很。」

一個像鞦韆樣的剎車，用腳踏下就砥磨地面。」

「這奇怪」爸說，「你幾時見過我們的汽車用腳把剎車砥在地面上的？那些肥兒箱車比賽的委員真是不懂汽車

第二天，不等我開口，爸給我帶來一組官價十元九角半的輪子和車軸，在我的旁邊站了一會，看我做我的賽車他一點也沒有動手，但是看樣子他很想呢！

我想問題就在這兒，大多數做父親的，總以為他們比兒子知道得多，雖然爸是銀行的出納員，今年正月在市俱樂部裡被選爲「本月標準丈夫」，他是天生的漂亮可愛，但他不是什麼都精通的呀！即使他什麼都懂，那也沒有用，規則書上說我得自己造車，但是他覺得給兒子幫忙是爸爸的職任。

過後幾天的一個晚上我們差不多要大起辯論。當我捉住爸用砂皮磨車架的時候，我說，「爸，你不要這樣做，那是違反規則的。」

他說，「我不過打打光滑，不會有什麼妨害。」

我求凱蒂，她能不能阻止他，否則我要到大調嘴那裡去從頭做起。她說她試試看，但是當她說話時，爸說，「我看你們兩個真是小題大做，茶壺裡起風浪。」

接青的第二天，當我進城去買一些水膠。爸把幾個螺絲帽旋上，他是想不到，我自然要把它們全部拆下來，然後再自己裝回去。

當凱蒂發現我這樣做，她問我，「要如你不讀成這種怪手的話，我去拿一把斧頭來把他們斬掉。」

爸說，「我不過做式樣給丘培看，怎樣才把螺絲上得對。」

凱蒂說，「你知不知道做搶手是違反規則的嗎？」

「我保證規則一定不是如此斤斤較量的，」爸說，「有誰來查這些小事，除非你到聯邦調查局去告發。我敢打賭有不少的餐車全由爺老子包攬的。」

「你意思別人老子欺騙，你也要學一下，」凱蒂說，

「倒是給兒子的一個好榜樣。」

「我不過給他一點指示，做父親的都有一樣存心。」

「或許他不需要指示，或許他比你所想的強得多。」

凱蒂說。

「或許他和你想的却好相反，」爸說，「現代小孩子們的毛病都不肯聽從他們的大人，為什麼？那天晚上我整整化了一個鐘點，替他畫了一套計劃，他竟一點不看重，我唯一的希望是他的車子在城裡最好，你倒來埋怨，你好

機不知道我小時候做過不少賽車，沒有一輛不是頂括括。」

凱蒂把雙手按在臀部，她有時是這樣的，「那麼你現在為什麼不讓丘培做他自己的呢？」

「我一定得——」爸沒有說完，凱蒂接着就「哈——哈——」起來。

她說「哈——哈——」而不開大了嘴吧笑，爸惱怒了，「我猜想你認為我不會做。」

凱蒂說，「親愛的白先生，你呀！一扇刺刺的門也搞不好！」那倒是真的，爸把廚房的那扇門修了二年，愈修愈壞格格聲。

爸把領口的蝴蝶結一扯，他失掉理性的時候總這樣說，「好，我要叫你大吃一驚，我親愛的白太太」

凱蒂故意逗着他說，「你做得出個屁，會叫我大吃一驚，親愛的白先生。」

爸說，「不錯，」就跑到冰箱灌下了一瓶啤酒。

真的，我倒吃了一驚，爸在星期六下午從銀行回家，帶了一組官價十塊九角五的輪子和車軸。還有木料釘子等等，他說要做一輛賽車玩玩。

凱蒂說，「你是到了第二童年期嗎？倒是快呀！是不

是？告訴我那是做一九五一年的式樣，還時一九五六年模型？」

爸說，「我要在星期五晚上完工，要是做到了，你說怎麼樣？」

「跟你賭一塊錢，怎麼樣？」凱蒂說。

「我才不願跟你賭一定可靠的東西。」爸說罷，脫下上裝就開始工作。

當大潤嘴台維司那天下午走過，他想爸一定頭腦不清，把我叫出去問，「你爸不知道肥皂箱比賽只限小孩子嗎？」

我說，「什麼！他當然知道，那是全不相干，他只是高興做着玩的。」

「我同你打賭，他一定不會做完。」大潤嘴說。

我說，「我才不和你賭穩贏的事，爸一向是有始有終。」

爸和我在一個汽車間裡工作，那是值得提出來講的，因為他很少來打擾我，除了把我的鋸片，鑽頭弄斷以外，但是當我們一起工作時聽他講許多東西，的確很有趣。禮拜天我們從教堂回來，足足忙了一個下午。像別的孩子們一樣都自己替車子命名。我的叫藍藍星，爸說他的叫白克

斯脫飛彈號。

星期日晚上他已做好車身裝上輪子，大姆指上起了泡，還有一次意外鋸掉了鞋尖，幸虧腳趾頭無恙，他一邊在手指上被鐵皮剪刀刺的地方塗藥酒，一邊說，「丘培，你想肥皂箱比賽是誰發起的。」

我說，「我不知道，或許規則書上有寫着。」

爸說，「我真倒霉，要是我曉得他是誰，我會安排一個晚上，同他在黑巷子見見。」

我說，「好呀，他或許會在亞克琅。」

「要是他還活著。」說着爸又回到工作上去。

星期二晚上爸同凱蒂有一場不小的爭吵，爸自己不小心在膝蓋上滑了一鍵。於是坐下來讀報紙，凱蒂正好從城裡回來，戴着一頂新帽子，上面釘滿了櫻桃，爸說，「你

把水果放到什麼地方去了。」

「你是不是指我的新帽子。」凱蒂說。

「我是指那頂新帽子。」爸說。

「我今天下午買的。」凱蒂說。

「你說你是化錢買的。」

「當然。」凱蒂說，「我定做的，完全原樣。」

「我想，我得出門去找一枝搖錢樹。」爸說。

凱蒂說，「好呀，你買得起一輛新汽車，我想我也買得起一頂新帽子。」

「那你是太不公平。」爸說，「我在這部車上幾乎不費分文，不過花生米而已。」

「那真奇怪了，五金店和木料作送這些帳單來幹嗎？」

「什麼帳單？」爸說。

「還不是今天送來的！」

「你有什麼權利拆看我的信件。」爸惱羞成怒了。

「誰拆你信！這些帳單本來是開封的。」凱蒂說。

「你知道這事違反法律嗎？你不知道嗎？」爸問。

「哦。閉嘴！」凱蒂說。

「我決不肯就此歇手，」爸說，「我是聽慣了這樣的指摘。」

「你，可憐人。」凱蒂說。「要是你肯安靜下來，我立刻閉飯。」

當真，星期四晚上爸爸的飛彈已經完工，至少他正在完工了。他勉強擠進座位，對他說實在是一點，他坐在裡邊真像在駕駛，當凱蒂進來看見了，她就裝出一傑軋——傑軋——汽車的響聲。

支出裡。」

「我的，我的……」爸說，「你真有口才。」

那時候已經很晚了，所以我們都上床去睡了。

過了二天，晚飯的時候，爸說，「丘培，彗星進行得

怎樣了。」我說，「它已差不多了，許多同伴都認為那是

他們所看到最好的車子。」於是爸說，「好罷。我只希望

那利車沒有問題，你試過我的飛彈沒有。」我說，「不，

爸，我還沒有空，因為我先得將彗星完工，還要多試幾次

車，因為摸清自己的車子和熟練操縱方法是非常重要的。」

爸說，「我想你駕駛過飛彈以後，一定會發表一些

意見，好罷，不必為你爸爸操心。」

以後他也不再提起，似乎有點酸味，因為我沒有嘗試

飛彈號，我不好意思告訴他，我不願任何孩子看到我乘它

，因為他們會誤會那是我自己造的。

我也不明白什麼原因，會使爸最後決定把飛彈號帶上

榆樹嶺舉行一次試車，爸說他自己也很糊塗，或許因為他

覺得稍稍有點禿頂，比以前胖了些，但事實上他並不胖，

他老說沒有什麼孩子們會的，他不曾，只有更靈活呢，所

以可能是他要證明他會駕駛一輛滑車，同他小時候一樣好

，至少如凱蒂所猜想的，她說，「冒頓在追尋童年。」

爸看看他的錶，好像很詫異似的說，「噢，還不到星期五，白克斯脫飛彈號已經落成，比預定上跑道的日程，提早了整整一天。你知道嗎？」

「我很高興你告訴我已完工，」凱蒂說，「你現在要不要出去在月光底下出出風頭。」

「不必」爸說，「丘培是這家的合法駕駛員，他會代我試驗，要是我坐在裡頭滑下榆樹嶺，那真滑稽了，對不對。」

「你還可以再說一遍。」凱蒂故意說。

「你可以想像，要是賈弗先生看到我坐在車裡，那將是怎麼一回事。」

「我想不會這樣巧。」凱蒂說。

當爸要爬出來時，他被夾住了，凱蒂和我幫着拖他，人是出來了。可是褲子後屁股扯了一個大洞。

「唏」爸說。

凱蒂說，「管他做什麼，一條舊褲子，不過二十八塊錢，而且已經穿了一禮拜了。你總不想穿上三三年呀！」

爸說，「你到扮得好高興，我可毀了一條好褲子。」

「我真高興。」凱蒂說，「真漂亮，這樣才像你這樣的年紀，真不錯，我看你可以把這筆數目加到飛彈號的總

星期一晚上凱蒂臨睡以前對爸說，「你是不是要把汽車留在馬路上過夜。」

爸說他或許要駕車到卡脫藥房去，在他的鬍子沒有連根拔光以前還需要買幾片刀片，大概這裡有一條法令規定太太們不能用先生的剃刀片，所以凱蒂說，「好吧，要如你去卡脫藥房替我帶一瓶 Which hazel (鬍子原文 Whik e 與洋酒威士忌同音，太太不喝烈酒所以要帶一瓶 Which hazel 並非要 razor。)

爸說，「好的。」

夜半過後爸偷偷把飛彈號弄出車間，把它掛在汽車後面的護車檔上，開向榆樹嶺去，他說他想深夜不會碰到別的車子，但是，他還沒有到榆樹嶺，一輛警車從後面追上來，探照燈使他眼睛都張不開，車裡二個警員，其中一個却是勃朗巡官，他探出身子說道，「小子停車」爸說真是沒有道理，一個警察怎麼可以稱高尚的公民叫「小子」，但他還是停了車，勃朗巡官用手電從頭頂到腳跟把爸照遍，說，「你是不是住在這兒。」

爸說，「不錯，卡末廊一〇二三號。」希望勃朗已經記不得他。

但是勃朗說，「我們從前什麼地方見過！」

爸爸，「那也可能，我在這裡住了好幾年了。」
勃朗巡官說，「現在，我認識你了，你曾經說要打掉我門牙。」

爸爸說，「我嗎？」

勃朗說，「對，是你。」

爸爸說，「我覺得有點忍耐不住了。」

巡官說，「我看也差不多，後面是什麼東西？」

「一輛滑車。」

「我到不會想到，」勃朗巡官說，「是不是你自己的。」

爸爸說，後來又說不是，過後他說，「我孩子的，」

「他在那裡。」巡官問。

「在家裡床上，你以為他在那裡？」爸爸問。

「你要把它帶到那裡去。」

爸爸說，「大潤嘴。」

他大概想說帶給大潤嘴合維司，但是巡官誤會爸爸叫他大潤嘴，所以他說，「小子閉嘴。」爸爸問，他有什麼不對，另外一個巡官麥剛說，「他們只是查問查問。」

後來又說，「有一批強盜要混進來。」

爸爸說，「是呀！我說過你們老爺們看來是弄不到他們的，你看我像強盜嗎？」

「那很難說。」巡官麥剛說。

「我們最好把這位先生帶到局裡去。」勃朗巡官說。

「算了。我看他沒有問題。」麥剛說。

所以他們放爸爸開走。

他繞了一個小圈子，躲開了他們，然後開到榆樹嶺山頂，在大樹下停了車，解下飛彈號，擠進座位，於是另外一條褲子又弄了個大洞，他說他試了試刺車，非常滿意；這才用力一推，開始從山崗衝下去，他只滑過幾塊石板，就轉到山坡急忙刺車，他說，他難於想像如榆樹嶺鋪得如此平滑的大道，一輛滑車會加速到如何程度，他只駛過一塊石板，帽子就給吹落了，當他回頭一看巡官勃朗和麥剛正跟著他呢！他們的車子已在他的帽子上壓過。

在他滾到山邊開始換向的當兒，一輛老式大卡車在前面橫過，他不得不趕忙撥轉駕駛盤躲過撞車，等車子旋上二個轉身，他弄清方向的時候，滑車正好在榆樹嶺的陡坡上，速度幾乎每小時達六十英里。

爸爸說他最好把車弄慢下來，於是他踩動刺車槓桿，果然頗有勁力，他踩得更重些，他嗅到焦毛臭，那當然是皮帶磨出的毛病，我想肥皂箱比賽規則上所以不准用皮帶

就是爲了這個緣故。後來，爸只知道皮帶斷了，心想大事不妙，一場車禍是免不了。

滑過赫特森街轉角他僅僅避過一個穿街的老婦人，她恨恨地咒罵，但爸爸說，那是她自己不好，這麼晚還出來做什麼？

車子穿過聯邦路的時候，爸讓開了跑在前邊的貓，但躲不了後面追逐的那條狗，因此他又撞上路燈，柱子倒下來

跌成幾段，幸而車子沒有被壓倒。此後他到達每小時八十哩，我想他沒有這樣快，乘在滑車裡，心裡總會覺得快些。

到麥森街，警車已經趕上，勃朗巡官探出半個身子大聲呼喝停車，但是爸沒有利車的確無法可施，所以他把大姆指抵着鼻尖，擺擺四個指頭，向勃朗巡官打過手勢後繼續開他的快車。

榆樹嶺的山脚是一條分叉路，榆樹路向左，電力路向右



，在Y形交叉的中心是卡脫藥房，爸爸說他分明是決定向左轉，所以伸出左手，但是他轉不了，因為警車擠着他，所以他急忙把駕駛盤轉向右，不曉得是什麼理由，爸也無從解釋，駕駛盤忽然宣告脫離關係，跑了下來，所以他只好向前衝，跳過圍欄，開進了卡脫大藥房。

卡脫先生晚上回家去了。玻璃大門關着還上了鎖，但是爸不管這一套，他穿過雪茄煙櫃台，蘇打水泉源，最後碰着卡脫先生的酒櫃，方才收住陣脚，但酒瓶兒也不甘示弱，把威士忌酒洒了他一身，這就是爲什麼勃朗巡官控告他酒後駕車的理由了。

爸說：「等到對方不打將下來，酒瓶兒不在他頭上爆炸，他第一步要調查是否傷亡輕微，他不敢預料得太好。」

後來勃朗巡官進來，瘋得像一只大黃蜂，因爲他們撞了欄杆，警車都毀了。但是爸也吃了苦，他說都是他們的過失，因爲他打手勢要左手轉彎，但他們擠得他如此地步。

勃朗巡官說：「你打的是右轉彎。」

爸說：「左轉彎，」於是他揮起手來比樣子，不料又打着了巡官麥剛的鼻子。因此他對勃朗說不要呆立像一個木鷄，說不定他會受到致命的傷害。

勃朗巡官說：「你是一點兒不會傷害要害，那樣你才有點好處呢！不要以爲這次小小的拒捕，可能叫你嚐嚐十年鐵窗風味咧！」

然後勃朗巡官摸出記事本，開始逐條記下爸所觸犯的各项條例，他說真不少呢，那時有一個人擰着照相機進來

，他說是星報的攝影記者。

「怎樣，這個好像是我們的肥兒箱車，」他說：「這個人是誰？怎麼把車弄到這兒來？」

勃朗巡官說他也不知道，那個星報記者說：「不管他是誰，我看，他一定是偷來的。」於是勃朗又記下「竊盜汽車」。攝影師替爸爸坐在飛彈裡的樣子照了相。

當他們等候另一輛警車來帶爸爸到局子裡去的時候，爸爸偷偷地在樹架上取一瓶 Which hazel 塞在袋裡，預備回家帶給凱蒂，因爲她說過，如果爸到卡脫藥房去，不要忘記替她帶一瓶的，這一下，可碰到非常有趣的事了。

爸好像看見儲藏室後面有人移動，他說：「警官，我想有人躲在裡邊。」

巡官勃朗說：「你不要想對我使什麼詭計。」

爸說：「我不是騙你，裏邊有人。」

勃朗巡官抽出手槍，大聲喝道：「舉手跑出來，否則我開槍。」

他吃了一驚幾乎把手槍落掉，真果，走出一個人來，双手上舉，他是強盜，在開卡脫先生的保險箱，要不是爸他早已到手了。所以他們把他和爸一起帶進局裡去。

當第二天早上，我下樓吃早飯，爸坐在廚房裡，眼睛

上貼着一塊牛肉片，凱蒂在擱他的膝蓋，正像一個足球。我說：「看上帝面上，什麼事呀？你一定發了利市。」

爸說：「我遭了小小一點車禍。」我發現他聲音含糊，門牙撞離了崗位。

後來我到車間去，又發現飛彈號不知去向，所以我跑回去告訴爸說：「飛彈被別人偷走了。」

爸說：「不會是真的。」

我說：「要不要我去報告警察。」

爸說他就會的，我能不能先給他拿一份晨報。

我去拿了報紙，好呀！第一版上載着爸爸在卡脫藥房的照片，和經過的詳細故事。爸開始讀報，突然悲從中來。

「哦！我的天哪！」他喊出聲來，原來報上登載着白先生是第一國家銀行的執行委員，等賀弗先生聽吧，要是保得住這個位置倒不錯呢！

凱蒂說：「我想你捉住了強盜，他們不會槍斃你的！」

「當然不會，」爸說：「但是他們會把我看成一個頭腦驢子，你是不知道賀弗先生的。」

爸又看了看照片，對我說：「丘培，這照片使我相信肥兒箱型的利車去跑這種滑車，的確是最合適。」

「你真的這樣想嗎？」我說。

「我敢肯定，」爸說：「而且這是第一次我發現在並不如想像那樣什麼都懂。」

這時候電話鈴響了。爸說：「要是我的電話，就說我到悔過院去了。」

凱蒂接了電話說：「什麼，早上好，賀弗先生，是呀！他在……哦！他能給你講話。」

爸對她橫了一眼，接近電話說道：「賀弗先生。早安……不，我不過擦傷一點兒，我要告訴你，我真懊悔做出這樣的……什麼……真的！……是呀！我也留意銀行的名字在報上出現了三、四次，好的，我真快樂你對這事感到高興……你真太好了，當然，我願意接受……是呀！我等會就下來……謝謝你賀弗先生。」

爸掛上電話說：「好，我將——這個老傢伙真認爲我替銀行大大地宣傳了一下，他說那是人人都覺得有趣的新聞，我已贏得了第一註五十元獎金，因爲我想出最好的宣傳技藝，我可以把它對付卡脫藥房的帳單，我想如果不一看暈倒，一定是大大可觀咧。」

電話鈴又響了，正巧是卡脫先生。他講得這樣粗聲大氣，整個屋子都聽得見了。他謝謝爸捉住了盜賊。還說不必擔憂他的損失，因為保險公司會付錢的。

爸說：「像這樣的電話多來幾個，我們倒大有收穫。」後來門鈴響了，那是巡官勃朗，他說：「早安！白先生，覺得怎麼樣呀？」

爸說：「快樂得像一隻麻雀。」

「我們查了那毛賊，他是好幾個城市的通緝犯。」勃朗巡官說，「頭兒非常高興與我擁護了他，或許我還會陞遷呢！」

「妙極了！」爸說，「我要到警務法庭去嗎？」

「哦，是的，但是我們會給你說好話，我擔保法官會放你過去，不過這還沒有完呢！」

「你說還有其他麻煩，」爸說。

勃朗巡官點點頭，「那傢伙還有一筆懸賞，麥剛警官和我決定到手以後我們二一添作五與你平分。你想好罷！」

「你如此慷慨，我只好恭敬不如從命了。」

勃朗巡官這才對我說：「孩子你的滑車怎樣了？」我說：「好得很。」勃朗說：「我希望你戰勝這裡的許多孩子，能到亞克琅去，從前我有一個老姑母住在那兒，或許

她現在已經不在了。」

我說：「我也希望如此。」

好罷，或許你已讀到，我已奪到本地冠軍，擊敗了一百多個孩子，明天我將同韓德森先生動身到亞克琅去，他是星報的汽車欄編輯，但是我覺得遺憾的是爸爸不能到那裡去，理由我已經在上面說過了。

凱蒂很想同我一起去，但後來她決定不去。「我想我還是留在這兒，當心我的大孩子。」她說，當然她是指爸爸。

——完——

譯自星期六晚郵

我有一次到一處警察局裡去付三塊錢的停車罰款，我看到一位老太太坐在警察局一角的長椅上專心地看一本書，好奇心使我詢問她在這裡有什麼貴幹。她回答道：「我讀這本偵探小說越讀越心驚胆怕起來了，所以我到這裡來，在警察們的保護之下讀完這本書。」

響導帶領着一位遊客在瑞士爬山，並且絮絮叨叨地向他貢獻寶貴的意見。『你得當心在這地方失脚掉下去，』那響導說，『因為這兒是頂危險的地方，假如你不幸掉下去了，你可不要忘了向右看，這個景色真是够偉大的。』

貳百元的報復 · 天岳譯 ·

勞根的報復計劃，週密無隙。他十分準確地計算着，每一個行動都預演過。屈立德是有機可乘的——他自負，驕矜，而沾沾自得——勞勃將粉碎他的自是觀以對付他。

諸門勞根付清他的蘋果餅和咖啡錢，於是端著碟子走向咖啡櫃台。隔開不遠，他認出威廉屈立德的背影和他的肥大腦袋。屈立德旁邊的坐位空着，勞根雖不願過去和他一起進食，但他們之間尚有事情未了，而這是勞根極希望弄清楚的。他跑到屈立德桌前，問道：『可以讓我和你在一起進食嗎？』

屈立德抬起頭，像坐在對街那家銀行的出納帳櫃上一般神氣地瞧着。他的那付姿態，活像個侍者——像一個肥胖，細心的男僕，正似勞根常在電影中看到的那一型——可是在這層諂媚卑屈的假面具後，却是一付滿臉優越感的神態，這常使勞根不能忍受。

「當然，勞根先生，請坐。祇是請你不要再提及二百元的那件事。」



「好吧，我們慢慢再談，」勞根道，他拉過一張椅子坐下。「午餐之後再談好吧？」

「噢，我已用過午餐，」屈立德道：「只是一道點心。」他從盤中切下一片烤牛肉，推入嘴內。「我想我今年夏天還沒有見到過你呢。」他一邊咀嚼，一邊說着。

「我在州外找到一件工作，」勞根道：「我們在設法撲滅蘋果園裡的寄生蟲。」

「是嗎？」屈立德裝出關切的樣子。

「我想做些研究工作，」勞根繼續道：「但是學校裡不肯供給我一點經費。」

「這學期你仍回來嗎？」

「噢，是的，」勞根對他看了一眼，道：「我們明天又要上課了。」他記起夢室裡，那些一年級學生抬着頭聽講的情景。這批紐約城內的年輕小伙子，被他們的父母，或被軍隊迫送入大學，而學校又硬逼着他們讀他的那堂生物學。這些英雄好漢對生物學，毫無興趣。有時頗使勞根感到一絲悲哀的，五年來，他夢愛的學生中，沒有幾個是真正出乎本地地喜歡他的課目的。

「夢室的職業真好，它有一個漫長的假期，」屈立德道：「從六月到九月。」

故事不下千餘遍了，先生。當你那天回來訴說時，我的現金和帳簿，分明是平衡的。」

「當然這是平衡的，」勞根暴躁起來。「當賓克遜先生令你查點現金時，你發覺了錯誤。所以你就把二百元拿出抽斗。這樣當然平衡了，毫不足奇。」

屈立德把手按在勞根的臂膀上，忍耐地道：「勞根先生，我在銀行裡幹了這樣多年數，我可擔不起一點錯兒。」

「當你已經做錯，你也擔認不起。」

「噢，又來了，」屈立德像對孩子說話似的道：「你想我能爲了二百元而危害自己畢生的事業嗎？」

「你不會危及你的事業的，」勞根橫斥着道：「你懂得如何處理。你拿掉了我二百元，就把這個錯誤彌蓋了。」

屈立德冷靜地坐着，面對着勞根，肥胖的臉上浮起笑容。「好吧，這是你的見解，勞根先生，我希望你不要再把你的神話式故事來麻煩我了。」留着半個牛肉未動，屈立德站起身來，戴上帽子。於是他沿着桌子走到勞根身前。「我願意告訴你，無論如何，如果全然用假定的角度來看，倘若我會偷了你的錢，這是決不可能的，而用謊言來

「我以為，」勞根道：「最大的煩惱就是在這一段空閒的時間，竟不能夠做任何工作。」

屈立德笑了一下，接着他把笑容制住，繼續他的咀嚼。勞根開始吃他的蘋果餅。它有一層淺色的脆皮，和一股煎餅所特有的香味。

「屈立德先生，」很久的沉默之後，他道。

「怎麼？」

「你什麼時候可以還我這二百元呢？」

「噢，又來了，勞根先生。我們在十個月之前已經弄清楚了。我們已請賓克遜先生，銀行裡的審核員，及每一個人都來查對過了。我沒有從你那裡拿掉二百元呀。」

「你說的，你自己知道。」

「老實說，我不願再聽到這件事了。」

「屈立德先生，那天我手內有三百二十四元。我剛把一部份公債賣掉。我知道我手內共有多少錢的。」

「這件事早已結束了。」屈立德冷冷地道。

「在我看來，它還沒有。當你把手這筆款子存進我的帳戶時，却變成了一百二十四元，而不是三百二十四元了。」

屈立德放下刀叉，仔細地擦着雙手，「我已聽過你的

保持我的名譽，那末我可能做的最笨的辦法，就是把錢交還你。我想這點你總同意吧。」

「我會報復的，屈立德，」勞根道，他靠向椅背，「我決不甘休！」

「我知道，我知道，你在十個月前就講過的，現在，再會吧。」

屈立德走出咖啡店，勞根呆木地坐在椅內，眼看這位出納先生穿過街道，走進銀行。他不感覺憤怒——只是感到他自己的無用，他緩緩地飲完他的咖啡。

數分鐘後，勞根走進銀行，在地下貯藏室的保險庫內，他領出他的長方形鐵匣，取出三張二十五元票面的公債券。他嘆息一聲，準備把它們兌現。它們將用來付他的一筆保險費。七月裡，他也從匣裡拿過三張債券，這是爲了他父親把養老金用過了頭。而在夏季的剛開始，勞根曾拿出了更多的公債券，當他的潑來毛斯小轎車被卡車撞壞。幾乎每個月都有理由必須兌換公債券，勞根回憶到他在海軍服役的時候，沒有買進過一張，而在生物學上也賺不到太多錢的。

他手持債券，爬上通達街面的狹梯，於是穿過一條長甬道，全是出納員的窗戶口，而到銀行的後面。在這裡他

推開一扇嵌在大理石矮欄中的鐵欄門，而踏入鋪有綠色地毯的經理及副經理室。經理的辦公桌就在門內右邊，當勞根走進室內，賓克遜先生抬起頭來，他微笑着，從夾在鼻樑前的眼鏡架上看過來。

「平安，勞根先生，」賓克遜先生的眼睛，敏銳地看到他手中的債券，於是，他自然地，帶着分行經理的姿態，他把眼光轉到勞根的瘦臉上。「假使你願意在這裡稍坐，我立即叫屈立德先生來。」

「屈立德先生？」勞根驚訝地問道。

「是的，他現在調到第一號帳櫃窗口服務了。」

賓克遜指着一張離他背後很遠，靠着牆的巨大的桌子。於是勞根就坐在它旁邊的椅內。

「暑期過得愉快嗎？」這小老頭兒轉動他的轉椅，因此發出一聲尖鳴，他面對着勞根。

「不壞，謝謝。」

「你出城去了嗎？」

「是的，我在州外找到一件事情。我總是在假期中找工作的。」

賓克遜先生發出一個有節制的笑聲，這是最好的回答，當他在不能確定顧客是否愛說笑的時候。於是他又轉身

是抽屜也拉得更開，而可以看到底部那編織精緻的蜘蛛網，那只死蜘蛛，乾癟地躺在一張過期的案頭日曆紙面上。這張紙上的日期是「癸亥年十月二日。勞根把抽屜小心地推進桌子，他詫異地想着，這裡面的東西難道真是從阿爾夫倫唐(Alf Landon)反抗羅斯福的那一個年頭留下的嗎？」

x

x

x

x

屈立德帳櫃室的那扇玻璃門突然打開，他走了進來，手中拿着一大張黃色的表格紙。威廉屈立德平靜地穿過地氈，他的肥大的軀幹軒昂地站着，並盡力的設法使腹部鬆進去。

「哈囉，勞根先生，」他道：「抱歉我來遲了。總行打電話給我，我不能不理會，你總會原諒的。」

「我知道。」勞根說。

這位出納先生微笑地轉身坐在勞根對面的椅上。勞根把債券從桌面上推給他。

「能再見到你；確是快事，」屈立德愉快地說着，他打開自來水筆的套子。「準備這學期的用途，我猜想，是嗎？」他們沒有提到在對街發生的事情。勞根沒有答覆他的發問，所以屈立德開始工作，他迅速地將每張債券應付的款項填寫在表格內。「好吧，這次是六十七元二角五分

過去；他的圓球似的肥大腦袋，重新又低俯着工作。

勞根把債券放在桌上的清潔吸墨紙板上，他可以看到屈立德的那一個帳櫃。這是那條長甬道頂端的一個窗口，背後的門直通經理室。屈立德正在室內接電話。在這一聲久長而不愉快的等待中，勞根的視線透過了綠色玻璃板，注意着這張肥胖自是的臉譜。我總有一天要報復的，勞根這樣想。但是他現在找不出方法。屈立德撤職已近一年了，他的地位因此而感形鞏固，而諸門勞根看來還不知如何着手報復呢。

勞根靠着椅背，心神不寧地，把椅子蹣着，用它的後腿來支持着重量。他無意中看到大衣上的一塊油漬，就即他的眼簾隨之而觸及一隻抽屜，它隱藏在桌子邊緣的凸出部份。這是很難發現的，因為它沒有柄，而且它的外表僅能在深褐色的木器表面看到一絲黑色細縫。勞根能隱約地看出二個小孔，這表明以前曾在這裡裝過柄的。他好奇地俯向前面，用手指甲插入抽屜底部的細縫內，他慢慢地拉着，於是抽屜平滑無聲地拉了開來。

抽屜內污穢雜亂。在木器接縫的膠合處，積有一堆堆的泥灰色糞土。在那些泛黃的紙張，鏽腐的夾子上，一層薄薄的灰塵，均勻地分播着。勞根把椅子向外推出點，於

，「他道，就即很快地寫畢。

勞根填了一張解款單。「請你將它存入我的帳戶內，好嗎？」他把簿子在桌面上遞過去。「同時，能不能請你把準確的數目存入？」

「當然，勞根先生，」屈立德道，他不在乎地微笑着。勞根在旁仔細地看他登上帳簿。於是這位出納先生重新急促地回到他的帳櫃處去。勞根不自主地又對那只積滿塵灰的抽屜看了一眼。

他在公共汽車上，到學府去的途中，不斷地想着這只抽屜。這使他不勝怪異，在經常保持清潔整齊的銀行裡，竟有這樣一個污穢而被人遺忘的抽屜。

回到生物學院，勞根坐在寫字檯上，計劃為他的新生準備一些課程。他坐在那裡很久地不動一動。九月裡的太陽已漸漸地墜入紐澤西山的後面，但是他沒有寫過一點東西，他的腦海裡浮現着那隻沒有派作用途的抽屜。

突然，他坐向椅子的前面。一個新的意念在他腦海中一閃，他發現他可以利用這只抽屜。他沒有存心策劃這個計謀。而整個的計劃是猝然地在他腦中湧出，既詳細又週密，他覺得沒有地方需要擔憂。他可以槍劫銀行，就後把槍劫的名義歸諸於屈立德。這可要屈立德好看了……

之後的一個星期，諸門勞根把他的計劃保持着出奇的冷靜。他無時無刻不地思索着每一個搶劫的步驟，這樣看來更是週密無隙了。當他拿到十一月份的薪給後，他開始第一個步驟。

在五十一號街上，勞根走進一家珍玩巧具公司，買了一隻香烟盒。它是用青灰，像鑄鋼般顏色的可塑型玻璃做成的，十分像一支三八口徑的自動手槍。當槍機板動的時候，那末槍柄頂部的紋鏈就會彈開，而顯露出槍柄內的香烟捲。

他把槍放進口袋，勞根搭着公共汽車到第二號街の後半段，一家櫥窗內陳列鎗枝的小鋪子裏。老板遲疑地走過來，於是勞根問他要一枚三八手鎗。

「沒有看到你的許可證之前，我不能賣給你的。」這人道：「這是法律規定的。」

「噢，我不想買武器，」勞根解說着，他拿出他的玻璃手鎗。「我只是要看真正的手鎗是否和我的那枝相似。」

這小人不寬格格地笑起來，他從櫃子裡拿出一把三八手鎗，把它放在勞根的那枝旁邊。「這倒是可以魚目混珠的，嘿？」

「是的，」勞根道，他看着手鎗，二者幾乎完全相同。

十一月份裡，他曾一度利用這張有抽屜的桌子。每次他在看一手鎗。它從沒有被移動過。當十二月裡他來存款時，勞根完全確定，沒有一個人會注意到這裡。在這月份的第十九天，他決定開始最重要的一着。

次日早晨，勞根上完他的十點鐘一堂課後，他踏着積雪到銀行去。他從保險箱中取出四張公債券，填寫後準備兌換。聖誕節目的歌聲到處在辦公廳抑揚着。

樓上他坐在那張巨大的桌前等着屈立德。賓克遜先生向他領首後又轉身過去工作；副理沒有在室。聖誕歌聲在這裡還是很響，勞根對這個未曾預料到的有利情形發着微笑。他把債券平放在桌面的吸墨紙上。於是他輕輕拉開抽屜，用左手把鎗取出，在桌子底下握著。

屈立德向他走來了，帶着他的兌換債券表格。他們互相招呼，於是屈立德坐下開始工作。他把總數加了二次，眼着着紙張，仔細地道：「好了，勞根先生，這次是八十三元五角。」

「我想要得比八十三元五角更多一點，」勞根道，他俯向前面，用着平穩肯定的語氣道。

「怎麼說，」屈立德問道。

「噢，他們完全相同的，」這人道：「但是讓我貢獻你一點意見。你得用賽路膠紙把鎗柄上的蓋子膠牢。我有一個朋友，他也用過這玩意，先生。可是當他把鎗機一按，蓋子跳開時，他就被人打倒。好吧，他原是想請對方吸支烟的，但是對方立即拉住了鎗，一下子把他打倒。」

「謝謝你，」勞根微笑道：「我會記住的。」

勞根走到勒新頓街，搭上地下車，他到達銀行的時候已經三點缺五分了。這位穿着灰舊制服的門警，用手碰着帽簷向他招呼。櫃前站着的人很多，所以勞根很自然地推開小鐵櫃門，進入裡邊去，他走到那張抽屜的桌子旁。賓克遜先生和新來的副理，都已經走了；他們的辦公桌上已經收拾乾淨。當勞根坐下的時候，屈立德從他的帳櫃室門內探出頭來。

「兌換債券嗎？勞根先生？」他問道。

「不，」勞根道：「只是存款。」

屈立德把門關上，埋首工作。勞根掏出皮夾，取出支票，於是他小心地注意着，沒有人在看他，他把皮夾重新放入口袋，跟着掏取那支玻璃手鎗，他輕易地把抽屜打開，於是將手鎗塞入，關上抽屜。他把支票存進帳戶，於是回到家裡。

「一萬元，都要廿元票面的。」

屈立德的紅臉笑起來。他抬起頭想看勞根的臉，但是他的眼睛，被沿着桌邊的鎗口所鎖住。他沒有注意到這上面的玻璃膠帶。

「現在回到你的帳櫃去，把錢拿來。」勞根道。

這樣的情形，屈立德還是第一次經歷。「勞根先生，你，勞根先生……」他吞吞吐吐地說不上話，他的自恃之態已完全嚇跑。他想轉身走向賓克遜。

「看着我，屈立德。」勞根嚴厲地道。

屈立德回轉身來。「勞根先生，你知道你要做出什麼

「不要多講。」

「我們可以借款給你，或者我——」

「聽着，屈立德。」勞根的聲音剛好比外面的基督降生歌大一點，他很高興他的聲調帶有如許的權威性。「把錢放入皮包，拿來放在桌上。」

屈立德想反抗，但當勞根把鎗口稍為抬高，屈立德最後的一點抵抗力也從他的肥胖身上消失掉。

「好，好，我去拿。」屈立德蹣跚地走回帳櫃，勞根立即將手鎗藏入抽屜。屈立德把通帳櫃的門合上，他的頭

部在磨沙玻璃後隱沒。立即賓克遜先生桌上的電話鈴響起來，他拾起耳機。勞根在背後注視着他，不到幾秒鐘，賓克遜先生的身體突然挺直。勞根都看在眼裡，他知道這次試驗將得不到鈔票了。

以後的幾秒鐘，並無任何變化；於是突然守門的小老頭兒警衛，奔向帳櫃室內張望，手中持着他的大號左輪，好像瞄準了勞根要發射。

「嗨，嗨，站着不要動！把手舉起，現在！」

勞根舉起雙手，門警轉向賓克遜先生，帶着驚疑的口吻。『嗨，賓克遜先生，我在這裡抓住他了。』

當屈立德走出帳櫃，賓克遜先生也站起身來。在那支左輪掩護之下，二人漸漸迫近勞根。

「小心，魯易，他有武器，」屈立德警告着門警。

「能否讓我看看，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勞根高舉着雙手問道。

「勞根先生，我很抱歉，」賓克遜先生道：「因為剛才屈立德先生告訴我，你，你——」

「你要搶劫壹萬元現鈔，」屈立德氣喘地道。

「我——我什麼？」

「你企圖持械搶劫銀行，」屈立德一字一字地道：「

」他總於道。

「也不在褲袋裡。」門警跟着道。

屈立德迅速地向巨桌走去。『它在這裡附近，』他道。『我們就坐在這裡，』他正站着那只閉合的抽屜前，他的手指無意地撫摸着桌面。他拿起桌上的一疊存款單，就即又放下，於是翻起吸墨紙，好像這底下也能藏一枚鎗似的。

勞根知道他必需阻止他這樣了。『你看我身上還有什麼地方沒有搜到的？』他大聲地講着，並且把吊椅帶從肩上卸下。有幾位存款顧客，從大理石櫃合的那邊，向這裡注視了，這使賓克遜先生無法忍受了。

「噢，不要，不要，」他道，他幾乎在叫喊了。『這可以不必了，勞根先生。魯易說你沒有武器。現在，魯易，把你的鎗收起來，看上帝份上，請主顧們散去。』

「但是，賓克遜先生，你一定要信任我，」屈立德道，他走到經理面前：『這個人拿着鎗嚇我——』

「這是很難知道究竟該信任誰了，」賓克遜先生道：

「但是沒有錢遺失，我認為我們沒有理由，在這件事上再驚擾勞根先生，勞根先生，請你把吊椅帶拉上吧。」

這一刻幾乎使出納先生氣昏，自從他進銀行以來，這

不要否認吧。」

勞根的臉變得像一個人受了極大侮辱，而氣得說不出話的樣子。他知道不能裝得過份。他先向屈立德笑了一下，然後他把手放下，毫不在乎門警的手鎗，他站着，正似一個冷靜而憤慨的大學教授。

「我所要說的是，屈立德先生，我完全否認。」

「老天，」賓克遜先生道

「最好先除掉他的鎗，魯易，」屈立德吩咐着門警。

門警機敏地躍前，搜查着勞根全身，『沒有鎗，屈立德先生，』他道。

「他當然有鎗的，」屈立德笑叫着。他把門警推開。『它是放在他的上衣袋裡的。』屈立德把他的肥手伸入勞根左邊的衣袋，但是沒有。『不在衣袋裡。』他搜查一遍後道。

「我任何一只衣袋裡，」勞根道：『都沒有手鎗。』

「你有的。你有鎗的。我看到。」屈立德道，他的聲調像孩子們吵架似的。他把勞根轉了一個圈子，把上衣剝下亂抖。袖子襖裡也翻了過來。這位出納先生焦急地把大衣裡面的口袋翻出，他查遍了每一個胸袋，於是用手在上衣到處亂摸，而弄得稀微。『鎗——鎗不在他的上衣袋裡

是第一次他的說話被人懷疑。

「但是，經理，我堅持這人——」

「我要你立刻回到你的帳櫃窗前去，屈立德先生，」賓克遜先生道，他已完全被困惑住了。屈立德從地走了。

經理先生幫助勞根穿上衣服，於是關切地對他道：『這錯誤是太可怕了，你請坐下吧。』矮小友善的經理呼吸困難地說着。『我要請你了解，假使你到我們城裡總行去訴說，這，這對我們是太難堪了，而且我——』

「請勿太興奮，賓克遜先生，」勞根面帶微笑地道，「我不想跟誰去訴說。」勞根把這件事滿不在乎放在心上。屈立德先生幻想他看到一枚手鎗，就是那末一回事。這是很簡單的被認為，一個完全正常的人物偶然有一次神經錯亂。現在，賓克遜先生替他償券兌現，經理先生付給他八十三元五角，並不斷地向他致歉。

勞根離開銀行，走上軟雪遍地的街道，口裡吹着聖誕頌歌。他覺得一切處置都很完善。

x x x x x

以後的數星期，勞根繼續不斷地和屈立德有業務上的接觸，就這樣，沒有發生任何事情。這位出納員竭力想抑

制和鎮靜他的情感，但他老是加錯數目。他的手不住的顫抖。正月份的某一天，屈立德在經理室中遇到勞根，他碩大的軀幹在抖戰。『請原諒，勞根先生。』他喃喃地道，就即他匆忙地走入帳櫃室後的甬道。賓克遜先生跟在他的後面。勞根看到有機可乘，他迅即查看了一下手鎗，它仍安然地躺在抽屜裡沒有被移動過。於是賓克遜先生回進來了。『我非常抱歉，又使你候久了，先生，』他道：『屈立德先生覺得不大舒適。』

『他沒有幻想着又看到一枚手鎗嗎？』勞根安靜地問道。『不，他現在只是變得易於暴躁。自從上月和你發生的那次事件之後，他就像一頭猶躊躇着火爐上一般的不安。』

『我也注意到他是變了。』

『他已失去他從前所具有的冷靜，有頭緒，勞根先生。當然，他經常地害怕再會發作一次幻覺。』

『我很難受，聽到他會這樣。』勞根道，他裝得非常同情關切。『這真是太不幸了，當一個人失去了自制力。』

『這特別使我感到失望，』經理憂戚地道：『是我把』

黃色紙條紮住。勞根一束束地計算着，屈立德在旁邊看着他一一地放入小提包內。

『這裡，』他道：『現在趕快把債券兌現。』屈立德把表格填好，並交勞根簽字。他倒不像勞根想像中的那樣慌張。『現在聽着，屈立德，』勞根道：『我要走了，假使你在沒有走出銀行之前，而發出警報，我將給你一顆子彈嵌在這裡，』勞根用手指着他自己的鼻樑上部。『請你不要以為我不敢下手。現在回到你的帳櫃前去。』

屈立德回到帳櫃前。當他轉過背來，勞根立即將一口袋鈔票塞進桌子的抽屜內，和手槍放在一起。他把抽屜關緊，拿起手提包，走出銀行。

在外面，他面對着銀行的大門，站着等候公共汽車。沒有多少時間，盜劫的電鈴響起來，那個老頭兒門警從門內向他側來。

他的後面緊跟着賓克遜，副理，和屈立德。

『好吧，先生們，』勞根道，他的双手在門警的槍口前舉得高高。『我們又要來一次嗎，嘿？』

群眾們聚攏了，賓克遜先生差副理去把警鈴切斷。『進來，我們都到裡面去。』他道：『我不想在這裡驚擾大家。』

屈立德帶到這裡來的，你懂得嗎。他在城裡有很好的記錄。人好，機敏，穩定，準確——他每件事都做不錯。但是現在——現在他的——唉，我衷心希望他早些復元。『我懂得你的感情，』勞根同情地道。但是他內心却得意地微笑着他進行的計劃。肥胖的威廉屈立德已被十足地摧毀，——不但是賓克遜先生這樣想，連他本人都覺得如此。

三月裡的第十天，諸門勞根又表演了一次。當屈立德坐在他那巨桌的對面。勞根道：『現在，我們再來一次，屈立德先生。』屈立德把頭抬起，他的眼簾再度觸及一枝玩具手鎗的鎗管。他不想說什麼。『現在去拿一萬元，』勞根命令着：『現在，立即去。』

沒有主見地，這位出納先生很快地轉身到帳櫃前。勞根暗中把鎗放入抽屜；於是他從地上拿起他的小提包，把它站在桌子上。這次賓克遜先生的電話沒有響，那個門警也沒有出現。隔了不久，屈立德從帳櫃室出來，帶了一只小的布袋。

『好吧，你再替我把債券兌現，』勞根道：『把小布袋放在我們的中間。』勞根俯過身去，把袋子打開，把錢放在小提包裡。簇新的鈔票，千元一束地包着，每一束都用

以後的幾幕和從前一樣，祇是這次勞根——這位二次被冤枉了的公民——可光火啦，而且一萬元現鈔亦真的從屈立德帳櫃中不翼而飛了。屈立德冷靜地想着。

『這次我已有了準備了，』他傲然地對賓克遜道：『我在這一萬元廿塊票面的鈔票上，都做成記號，在包紮紙上簽上了我姓名的首一個字。這筆錢在他的小提包裡。』

『噢，看天上的份上，屈立德，』勞根插入道，『有誰搶了錢逃過時會等候公共汽車的。我不知道你究竟玩的什麼把戲，但是——』

『不要管我的把戲，』屈立德道：『我們只要查你的小提包。』

他從勞根手中奪過小提包，把鎖打開，將提包的底部翻露在外。一大批已改正過的學生練習課卷倒了出來。就是這些東西而已。

『看到嗎？』勞根道：『不值一分。』當賓克遜俯身拾起練習本時，門警的槍也收起了。

屈立德一個翻身，把小提包歸向牆壁，双手扭住勞根的胸襟。『但是我把錢給你的，我給了你！我給了你！』他的臉變成死灰色，聲調尖銳。『你把它放進提包。我看的。我看你放進去的！』他開始發狂似的搖撼着勞根，

似乎想把錢從他身上搖出來似的。

賓克遜先生拿前練習本站起身來，「看上帝的份上，

屈立德

先生。

放手！

放手！

立德停

止搖撼

勞根，

他狂野

地轉向

賓克遜

。『你

不信任

我！』

他大叫

道：『

你不信



任我！』

『這不是信任不信任的問題——』

『我要找出這筆款來。我要證明給你，誰是騙子。』

他衝到巨桌前，用他的粗臂把桌面上的東西一掃而光。

那些傳票飛散滿地，墨水缸也被打破，地氈上沾上了大塊

的墨水漬。屈立德發狂地把巨桌從地氈上推過去，撞在賓

克遜先生的辦公桌上。勞根看到那只被人忘却的抽屜，因

此被震動得開啓了半吋。

這巨人愚昧地跪在地上，他的肥大的手開始在搜查着

地氈，並且不斷地自語着：『一定藏在什麼地方了——一

隻布袋。』他抓到了地氈的一角，用力的把它翻轉來，因

此灰塵隨之揚起，室內露出一塊三角形的污穢地板。現在

大理石帳櫃外已聚有好幾十人了，所有其他的出納員，都

從玻璃窗內張望着屈立德。

『我要找出它來！我要找出它來！』他大叫着。他的

前額已掛滿了汗珠，他站起身來，再度轉向桌子，那只微

啓的抽屜正好在他視線之前，但是每一個人的目光都注意

着屈立德，而屈立德也沒有注意到桌子邊緣凸出部份下的

抽屜。

勞根連即走到賓克遜前，耳語着道：『他要做出危險

。』

『我要自己來捉住他。他——他上個月這樣地捉弄我

。』

『但是上個月的事件是錯覺。』賓克遜道，他看了看

勞根。勞根頷首示意。

『但是一萬元失蹤，可不是錯覺。』屈立德叫道。

『這就是使我疑惑不解之處，』賓克遜道：『我們會

查明的，然而同時，我必須將你暫時拘禁，屈立德先生。』

勞根走過來站在賓克遜先生旁邊。他們都帶着同情的

眼光，目送着屈立德拖着遲鈍的步子，抽咽着走返他的帳

櫃去。

『我真為此而感傷。』賓克遜道。

『我想你也會看到，他已經不能再勝任了，』勞根道

，他先在賓克遜腦中伏了一筆。

『也許是的。』

勞根爲了表示關切，他幫同整理屈立德搞亂的一切。

他和副理把巨桌搬到原來靠牆的位子，勞根在抬起桌子時

，就用手手指把那只抽屜合上。

諸門勞根在次日回到銀行。他坐在桌邊，準備存入一

的事情來了，賓克遜先生，你得設法把他鎮靜下來，他握

着賓克遜先生的臂，把他推後數步，這樣經理就站在桌子

的另一邊，而抽屜就被遮住。那些練習本還握在經理手中

道。

『屈立德先生，你必須停止這種舉動！』賓克遜先生

道。

『不要管我，賓克遜，』屈立德道，他走向他前面，

呼吸似牛。『你信任他，但是我要證明給你。我要找出

來！』他把手按在賓克遜的肩上，道：『現在滾開，你們

這些笨蛋。』

『我不願任何人對我這樣說話，』賓克遜急促地道，

他清脆響亮地打了屈立德二個耳括子。這位出納先生頓住

了，呆立着，突然哭起來。

『賓克遜先生。賓克遜先生。你一定要信任我。』

賓克遜立即爲了自己的失措而發窘。『我真抱歉，我

真抱歉，孩子，我不該這樣對付你。』

『我告訴你，他又拿了手槍指着我，一把真的手槍！

這不是我的幻覺。』

-7 107 24 496" data-label="Text">

『但是你爲什麼不立即通告督易呢？』賓克遜道：『

-27 107 44 496" data-label="Text">

這是規則，你知道的。』

筆款子。當他把手槍和一萬元現鈔在抽屜中取出，放進大衣口袋裡時，他感到勝利的喜悅。當他走出銀行大門，經過門警的時候，遇到了賓克遜先生，他正匆忙地走進銀行。

『可怕，真可怕，』這小老頭兒甚至連哈囉都沒有說。

『什麼事？』勞根安靜地問道。

『我剛在比利佛，和醫生談起屈立德的事情，』賓克遜道：『他看來沒有病，他們已釋放他出來。不幸的是，他能回答每一問題，就是不知道『錢在那裡？』』勞根把手握牢袋中的鈔票，繼續裝做同情。

回抵寓所。勞根向樓上的住客借了一架手提打字機。

於是他坐下，寫了一張便條：

親愛的賓克遜先生：

我現在把款項還還。我非常抱歉。我想我連自己都不知道自已幹了什麼事。我想我有時會迷失本性的。

勞根學着屈立德簽在包裹紙上的姓名起首字，他在便條上簽了一個整齊小巧的W. T. 字母。

勞根把留在鈔票上的手指印拭去，就後帶着便條包成一個小包。在很短促的一個時間裡，他想到有了這些鈔票

該多麼好。他可以辭去大學裡的職務，到西部去繼續他自己的研究工作。但這不在他計劃之內的，他的計劃現在已步步地完成。勞根駕車到靠近屈立德寓所附近的郵局，把這個小包寄交銀行裡的賓克遜。

次日早晨，賓克遜打電話到學校找勞根。『好了，現在都清楚了，』他鬆口氣似的，但是却傷感地道。『屈立德把錢交還了，所以銀行不再深究。可是不用說得，我們革除了屈立德。他豈但否認取去鈔票，而且他否認交還呢。』

『我想他自己也不知道究竟幹了些什麼事呢。』勞根道。

『是的，他在便條也中這樣說，無論如何，勞根先生，我！我要鄭重地向你道歉，我們所加諸於你的麻煩。』

『噢，我沒有什麼麻煩，』勞根回答，他在暗笑。

『你真是太幫忙了，』賓克遜附加着道。

『我喜歡幫助人家，』勞根靜靜地道：『事實上，我喜歡如此。』

他們互道再會之後，勞根緩步走出室外，開始上他十點鐘的一堂生物學課。

——完——

譯自柯里爾五月三日號



妒

曉 嫻 譯

有些人是幸運的，你知道我是什麼意思——你看到有些人會不費舉手之勞，就能得到這世界上的任何一樣東西，你是無法不嫉妒這些人的！

我認識這樣一個人，我和她一同長大，我是她最好的朋友——但是我嫉妒她所有的那些東西。我明白了為什麼有人說：『嫉妒是七大罪惡之一』

我搬去和萊登一家同住，是選在我父親死後，當我還是一個七歲的小女孩的時候。當然在七歲時，我不懂為什麼像萊登夫人這樣一位貴婦，還須要別人來幫她照顧孩子。我母親是小狄安娜·萊登的保姆，我和她住在萊登產地上我們自己一所小屋裡，而我也快樂的。

我還記得到車站來接我們的那輛黑長的大車，和那穿着制服的車夫，還有那彎彎曲曲永無止境的路程，一直把

我個帶到一片廣闊綠地上，一庭高大的白屋前。在那大房裡，我看到了一位美麗的夫人，那就是萊登夫人，狄安娜的母親，噢，在那一天我的心就因為嫉妒嫉妒而苦惱了！我多麼希望也有一位像她那樣漂亮的母親！

不久我就知道，除了和萊登在一起，我們不會再住到別處去，除了和狄安娜在一起，我也不會有別的朋友。我們在一起玩，一同上學，我們吵架，和好，隱匿着私事——像別的女小孩一樣。

但是我却妒嫉她的每樣東西——並且她有那麼許多！我也妒嫉她有那麼美麗的金髮，漂亮的衣服，和那些可愛的大洋娃娃，只要狄向萊登先生要，他就會給她買的。

並且她的家——有那兩間巨大的起居室，石砌的壁爐，一間飯廳，裡面的傢俱都發出美麗的光輝，使我不敢去碰它們，廚房裡更有各式各樣的新式設備。還有臥房在樓上，一共五間，各自都帶有他們的浴室，而狄却總喜歡在我們那小屋裡玩，我想她真是沒出息。

我也嫉妒狄的父親，但最妒嫉的還是她那美麗的母親——金髮，苗條，華貴。啊，我多麼希望我也有一個像她那樣的母親，她的相片經常的在報上出現，而我的母親只是看家照顧兩個小女孩！她生得圓圓的，總是用着細碎的步伐，忙來忙去。噯！我愛我的母親。但是我多麼嫉妒狄安娜啊！

我還記得那次狄要我冒充她的妹妹時。我認為她是如何的糊塗。

在那時我們已經九歲了，每天早上一同到山谷裡的鄉村學校去念書，我們班上正在準備家長節。每一個人都準備了一首詩來朗誦，或者唱一首歌。家長們都要來看我們，我們對於這件事感到異常的興奮。

萊登夫人用她的座車送母親回來，她停下來對狄說：「親愛的，當然明天我要到學校去的，我作夢也沒有想到它對你是這樣的重要。」

第二天萊登夫人去了，狄朗誦了她的詩，家長們都向她鼓掌，因此狄非常的高興。但是我仍然覺得她可笑，如果她冒充是我母親的女兒，以後那些孩子們還會相信，她的母親會是像萊登夫人這樣漂亮調氣嗎？

狄和我到了十五歲時，她的父母送她到赫金女校去了，她哭著，想要和我一起留在公立學校裡。

萊登先生請我母親留下做管家，因而我們也就仍然住在那小屋裡，而我只有在假期時，狄由學校回來，我才能見到她。我還記得那年聖誕節，狄幫母親和我修剪我們的聖誕樹，我們一直坐到午夜。靜聽著村裡教堂的鐘聲。

不久強尼·漢特，我最好的男朋友來了，我們走到外面，在黑夜中靜聽那遙遠的鐘聲。我真希望狄請我們去她家裡，那兒有一顆高大的聖誕樹，但是她只想留在我們的小屋裡過這聖誕夜。

次日早晨，我下樓發現在樹下有一隻包好的大盒子是給我的，在那裡面是一件最可愛，美麗的薄紗舞衣！我接

到了家長節的前一天晚上，狄跑到我們的小屋裡來，她告訴我。她的母親明天不能到學校去，她有別的聚會，狄說：「我告訴她，告訴她已經有一個星期了！明天你得要冒充我的妹妹，蓓絲！」

「為什麼？」我問

「啊！蓓絲別裝傻！只有我一個人，沒有父親母親來聽我念詩！」她囁囁著說！「別的孩子會以為我根本就沒有母親，所以你得冒充我的妹妹，我求你，求你，蓓絲！只要讓我也做你媽媽的小女兒。只要明天一天。我可以把新的娃娃車送給你」

我想著那娃娃車，它又大又美麗。可是母親決不會讓我接受那樣貴重的禮物，因此我說：「好吧。不過你用不著給我什麼東西。」我對她有點生氣，因為她把事情弄得這樣可笑。

正在這時候，母親推開了門問：「狄，你在哭什麼？」

於是狄就告訴她：「請你假充我的母親，只要明天一天。我寧願死去，假如明天我什麼人也沒有！」

母親的臉繃了起來，她解下圍裙說：「你在這兒等著，狄！」她急忙的走向大屋裡去。

着媽媽她，她說：「我真願我也只有十五歲，蓓絲！」等到她打開了我送她的禮物後——一條我在學校裡繡成的圍裙——我就跑到那大屋子裡去看看狄得到了什麼新奇的東西。她把它們全都拿給我看：兩件舞衣，一双舞鞋，一套文具，絲襪和一串項鍊。除此我不知還有什麼別的東西，因為我已嫉妒得發狂了，噯，為什麼我的母親不也那麼調？

而最使我生氣的是狄對她的禮物竟毫不關心：「你想我該怎麼辦呢？」她說：「我早就知道會得到些什麼，母親問過我是我告訴她的。」

「喂！」我說：「我就希望有人來問我，聖誕節要什麼。你真讓我我不痛快！」

母親和我被請去和萊登們一同用聖誕晚餐，萊登先生給了我們母女每人一張支票。

除夕他們給狄和她的朋友，舉行了一個舞會，她也請了我，我原不想去的，因為現在狄有了她自己的朋友，我也有我的。可是我既然有了新舞衣，並且我可以用萊登先生給我的支票買双絲襪，和舞鞋——我希望能參加狄的舞會只要一次！

因此我請了強尼·漢特陪我去，別的男孩子遇到像狄這種調氣的舞會，都會變得窘迫的，但是強尼不會。他說

：「真的讓我們去看看他們那些人怎樣生活。」

於是我們就去了，我真怕狄會讓別人知道我是誰！我意思是我只不過是她父親管家的女兒。但是她只說：「這是舊絲·佛勒，這是強尼·漢特，」立時就有一個男孩過來說：「我叫伯夏浦。舊絲，讓我們來跳舞。」我們跳起來，接著狄也就和強尼跳去了。

此後我們就像進了天堂，就算我是管家的女兒，只要他們不知道，不會有什麼兩樣的。這些孩子們和其他的男孩們所談的並沒有不同，我的衣服穿在我身上，也和別的女孩們一樣的美好，我也和她們一樣的漂亮。

別的男孩也來請我跳，這一會強尼也擠了進來，他向我笑著說：「有趣嗎？舊絲」

我笑著說：「我願意永遠這樣下去，強尼，」

同著那些男孩一個個的跳，和他們一同說笑，我也成了他們的一份子，為什麼我不能呢？如果他們喜歡我，為什麼我不能和他們過同樣的生活呢？伯·夏浦的妹妹西莉亞，請我參加下星期她的舞會，我愉快的答應了。我對自已說：我已經進來了，現在我也可以約請這些體面男孩，參加他們的舞會，也許有一天我會嫁給他們中的一個人，並且也可以有這同樣的房子……。

夜安。他奇怪的以為發生了什麼事，我跑回樓上屋裡，關起門大哭，母親進來扶起我。

她問：「是有人說了什麼話嗎？舊絲，」

我搖頭：「他們都很好，他們就是不知道我是誰，呵媽，我真願死去！」

她似乎了解我的意思，她緊抱著我說：「我知道，我知道，當妳年青的時候，妳的欲望是很高的……。」

她不叱責。也不多問，她放我睡到床上吻我，然後關了燈，很久我都醒著，想著那些別的孩子所有的，尤其是狄，為什麼她有那麼多！而我什麼也沒有！

x x x x x

狄回到赫金學校去，我也回到初級中學，轉眼已是春天，接著就是畢業。強尼和我時常一同散步，或者在我們廚房裡吃點心，有時母親也送一盒到學校給狄。

強尼個子長得高高的，一頭捲曲的黑髮，灰色的眼睛，他實在平凡得很，也沒有人會說他漂亮，我和他在一起已經一年多了，除了他我再不願意和別的男孩出去玩，因為他深潔的了解我。當我情緒低落失望的時候，我也只願跑去找他。在那年春天，有一天我們站在一座橋上，觀望著溪水在陽光中閃耀，他靠著我肩頭，我感到一陣快樂掠

西莉亞又對我說：「這個星期六我們有些人要到斯透去滑雪，和我們一同去好嗎？舊絲。」

我訥訥的說：「我，我不會滑雪！」

「哪，我的哥哥可以教你，要我給你一張需用東西的單子嗎？我也可以告訴你在哪兒可以買到它們！不要買便宜貨，不然你會學不好的！」

我美麗的夢幻破碎了，突然我又看到了我本來的面目！只是一個穿好了衣服去參加舞會的醜態瑞拉。我像個子似的想著舞會完了以後，我還能帶著這副假面具生活下去。

到斯透去滑雪！只不過要幾百塊錢來購置裝備！對於這些孩子們是微不足道的。我能够想像出他們臉上的表情，如果我說：「我母親是萊登的管家，她甚至連送我到斯透的旅費都付不起！」不僅是滑雪，樣樣都需要金錢！而他們總是有的，他們以為我也和他們一樣，因為我是狄的朋友。

我並不和他們一樣，而且也永遠不會，我含含糊糊的說了一句假是：「我忘記了這個禮拜有人來找我，舞會恐怕我也不能參加了。」

我找到了強尼要他陪我回家，我抽抽噎噎的對他說了

過我，我轉過身來看著他。我感到他是那麼親密，那樣的奇特，我知道，我是再也無法的離開他了。

不久狄就回來過暑假，而我們二人也就變成了三人。

我仍然喜歡狄，她永遠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是她有她的朋友，而那些不是我的，在聖誕節那天我已有過經驗了。那麼為什麼她總要同強尼和我在一起玩呢？並且星期六也要和我們坐在我們的廚房裡，看著母親做點心，天知道，要是我有像她那樣的屋子。我才不會鑽到我管家的破屋裡去呢！

可是我向母親說些類似這樣的話，母親總對我說：「舊絲！狄在這兒和你一樣的受歡迎！我希望有一天，你會感謝上帝所賜給你的，而不再去妒嫉別人！」

我鬆開了媽，我不能明白，並且被她所說的話所刺傷了。而我對於狄也比以前更覺可氣，實際上據我所知道的她也並沒有感謝她所得到的，而且她什麼都有。

一天晚上，萊登夫人到我們的屋裡來。告訴母親說狄想學開車。如果有個可靠的人教她，是不是可以行呢？母親說她想是可以的。萊登夫人說：「她想要強尼·漢特在暑假中教她。強尼是個好孩子，弗勒太太，我見過他和舊絲在這兒。」

我氣壞了，不錯，強尼有張執照，但他却從沒有帶過我開車，因為他父親時時都要用車的。然而萊登夫人讓狄和強尼用她的座車，整個暑假！

我問強尼是不是要教狄駕駛，他說：「舊絲，萊登夫人來請我，我不能說不。」

第一次我也一同去了，狄得要強尼扶著她的手在方向盤上動她。她暗示是我坐在後面，才把她弄得緊張起來，因此我就再也和他們一同去了。

我爲這事和強尼爭吵，他紅著臉說：「舊絲，那是她的車，我不能說誰應該坐，而且我只不過是教她，並不是同她出去玩！爲什麼你要這樣妒嫉？」

這次以後整整兩天我沒有和強尼說話，當我看見狄和強尼一同鑽進車裡開出去時，我恨極了她！

她什麼東西都有！她有錢，漂亮的衣服，華貴的家，她的父親有大買賣，她的母親修長，可愛，而她還想來搶去我的男朋友！

她怎麼這樣貪婪？強尼怎麼能夠來讓狄愚弄他呢？我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狄和強尼練完回來，我躲到樓上去生悶氣，我聽見母親吩咐強尼去村裡替她買些要用的東西，我又聽見她在跟狄說話。我聽不清楚她們說些什麼。

個名歌唱家的。但她只是呆板，粗圓。而這是一個多麼可笑的夢想！像我許多別的夢想一樣！

不久萊登接到狄的一封信，說學校要舉行一個家長週末會，並且可以請客人來參加。萊登先生在週末那天太忙了，而萊登夫人也告訴媽她有一個重要的聚會，所以她不能去，是否我願意去看狄呢？因此我就去了，萊登付給我全部費用。

狄到車站來接我。她帶我參觀全校——圖書室，教室，寢室，和碧綠的校園，有著彎彎曲曲的石子路和高大的樹木。

我們在餐室裡吃飯，有女侍伺候，我想這一定要付錢的，像在大餐館一樣。而狄向我笑著說：「別傻氣，那會記在我賬上，轉給父親去的。如果你願意，你可以給點小費，因為你是客人。」接著又很快的說：「不，我來給，我不願你破費，舊絲。」她始終對我友善，使我感到我們仍舊是好朋友，像在她想要搶走我的強尼以前一樣。

但是我不能忘記那件事——而我也不能僅只閉起眼睛來對著那些她有而我沒有的東西。她帶我到她的宿舍給我看她的衣服，我妒嫉的看她到底有多少不同的衣服！柔軟的

麼，過了一會，我聽見狄哭了，由窗子裡我看見狄垂著頭走向大屋子去。

強尼回來後到樓上來看我，顯得很窘迫，他說：「他不再教狄了。」

我聳聳肩說：「那隨你了。」又看向窗外，不久我聽見他要出去，我不自覺的喊道：「強尼！」他回轉身來，我們笑了。他緊緊的抱著我，於是我們和解了。

次日狄送我一串項鍊，我不想要，她一定要給我，她說：「我實在太卑鄙了，舊絲。」

我不能再生氣，可是在我心裡，我依然沒有寬恕她。她說了一句：「有時候，我希望我是你，舊絲！」幾乎又使得我生氣，因為我想，她的意思是她希望有強尼做她的朋友。於是在暑假餘下的時間裡我就不常去見她，而且我也不願意。

x x x x x

九月來了，狄回到赫金學校去，我也和強尼一同去念高中。不久我們二人都被選入了學校的小歌劇團，沒有時間讓我想到別的事。有時在家裡我和強尼練習唱，媽也加入我們，她有很好嗓子，我常想，如果她能像萊登夫人那麼苗條美麗的話，再有著這樣好的聲音，她可能成爲一

緊身的短衣，華貴毛質的長裙。她說，當她想要什麼東西時，便寫信回家去要錢。

她又提起幾樣她想要還未得到的東西——短靴，長統襪和一些別的東西。由於後來所發生的事，才使我記起短靴和長統襪。我問她，爲什麼不去買呢？她說希望在過生日時得到它們。

她說：「我寫信給媽和爸，提醒這些東西，不然的話他們除了錢，什麼也不會給我的。去年他們寄了一張支票給我，別的孩子根本不相信那是一件生日禮物，她們以爲是我自己丟要的。」她又細著臉說：「有時我會想到她們根本就不信我有一個母親，或是一個父親！」

我說：「別糊塗，狄。」又想到她毫不重視她所有的東西，如果我處在她的地位，那我會多快樂！我想要買的東西，只要我開口要錢就行了。

我回來時狄送我到車站，她說：「請你常來，下次你能請你母親一同來嗎？」

我說可以試試看。在回家的路上我一直想著，如果我在學校裡也能有我自己的屋子，有女侍伺候我吃午飯，那會是什麼滋味呢。

歌劇使我忙了幾個月，實際這樣更好，因爲幾乎每

天晚上我都和強尼在一起排演。最後那偉大的晚上來了，而我們是出奇的成功，媽抱着我，在她的眼中，只有淚水的痕跡。

x

x

x

x

次日晚飯後，萊登夫人走到小屋來，面色蒼白，衰老她要找媽，媽來了，我準備離開她們，但是萊登夫人說：「你最好留下來，舊絲，也許你能幫助我。」

我從來沒有看到過萊登夫人像這樣子，以前她總是漂亮而高傲的。她坐在廚房裡，手扶著頭，我看見她哭了。媽給她一杯茶喝，她告訴我們，狄回來了，她被學校送回來的。

「我不知道如何告訴你，弗勒太太。」她說：「韓德森小姐，赫金學校校長，打了個長途電話給我，她說狄已經回家來了，她希望我能問出狄的實情來，因為狄拒絕向她解釋。而我——我實在不能相信韓德森小姐說狄所做的是，那是不可能的，弗勒太太！」

媽向：「韓德森小姐說狄怎樣，萊登夫人？」

萊登夫人的臉轉紅又變白：「她說——啊！那簡直是荒謬，她說狄偷了東西。」

我聽見母親吸了一口氣，我衝出口說：「她不會的！」

因為你不會的——可是你究竟做了些什麼呢？你願意告訴弗勒太太，或者舊絲嗎？」

狄抬起頭來看著她，漲紅臉說：「我恨你，我對韓德森小姐說過，我決不告訴你，我決不！我是偷了！我偷了！我偷了！」

萊登夫人開始哭起來，萊登先生遞給她一張椅子，安慰著她，看著狄。母親走到狄面前，蹲下去握住她的手。她的聲音低低的，沉靜的說：「狄，告訴我們，妳有什麼不對；也許我們能幫助妳的。」

狄看著她哭得更凶，伸出手抱住了媽，過了一會她止住了。媽問她：「你眞的拿了一些不是你的東西嗎？」

我幾乎聽不清楚狄的回答，那麼低低的一聲：「是的」

「是什麼呢？狄。」

「……」一雙短靴和長統襪，它們是安妮，西布洛克的，她告訴我，剛剛在她回家以前才得到的，她沒有給什麼人看過，也沒有告訴過別人。我把它們拿來穿起來，我告訴別的女孩，它們是——是我的，我沒有想到她們會知道。」

媽問：「爲什麼要拿它們呢？狄，」

狄看著她，看著她的母親，父親，一句話也不回答。

萊登夫人用手帕擦著眼睛說：「當然我告訴韓德森小姐，這裡面一定弄錯了。她說學校當局暫不採取行動，使我們有機會得到狄的解釋。但是她把狄送回來了，因爲她不肯解釋。」

媽站起來：「或許你願意我和狄談談嗎？」

萊登夫人說：「啊，是的，我是爲這事來的。狄只是坐在那兒哭，也不和我們說話！那麼——舊絲也來嗎？也許狄肯告訴妳的，你們一直都很親近的。」

當然我得跟媽去，但是我又不願意去，我覺得難過，狄——偷東西！她怎麼會做這種事呢？她有那麼多——她總是有那麼多的好東西。而她怎麼會這樣的下賤，這樣貪心，竟敢偷竊！」

我覺得難過可恥，就像我自己偷竊被人捉到一樣！這使我想起了強尼和那些別的事，我眞眞的恨透了狄所做的是。

我們進到書房，萊登先生關起門，兩手插在口袋裡，壓起眉頭說：「我希望現在我們能聽到一些解釋了！」

狄坐在一張安樂椅上，縮成一團，哭著，萊登夫人走過去說：「狄，告訴我們妳做了些什麼，我知道妳沒有偷。」

媽說：「告訴我嗎？狄。」

狄衝口而出的哭泣道：「我拿——拿它們，是因爲我一定得有——一件生日禮物，給她們看。而我得到的仍然是一張支票，我——我害羞！」

她看著地板說：「她們不相信，母親會沒有給我一件禮物。妳每星期給我的點心，蛋糕，弗勒太太，我——我也說了謊，我告訴她們，那是我母親送來的。我眞感謝你，弗勒太太，我——我希望她們以爲是我自己的母親送給我的。」

很久，很久，沒有人說一句話，我低頭看著地板，因爲我覺得可恥，不是恥笑狄，而是覺得自己可恥，恥於我從未眞正的了解狄。

最後母親站起來，顯上掛著淚珠，但是她並沒有擦去它們。她轉過身來看著萊登夫人，站在那兒似乎是在等待著。

我聽見萊登先生嘆道：「我的天，我的天！」萊登夫人低呼了一聲，衝到狄的身邊，跪了下去握住狄的手。

「呵，狄，我太慚愧了！我太慚愧了！我不怪你恨我。」她靠在狄的膝上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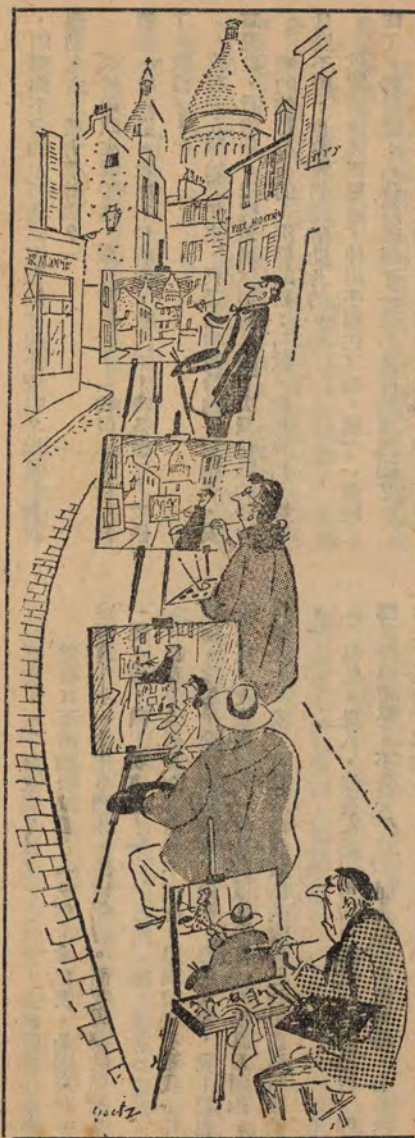
舞星淚

DANCE to the
PIPER

Agnes de Mille

這一本生動活潑值得向讀者推薦的好書，原是一位美國傑出女舞蹈家的忠實自傳。雅格妮絲·地·密爾是專以場面偉大著稱的導演，西席地密爾的姪女，在好萊塢參演長大。但是，她那戲劇界的有力背景，並不能使她進入門禁森嚴的舞蹈界，她僅能靠幾經年累月的果敢精神和百折不撓的決心，才終於獲得了成功。

『舞星淚』這本書，一經出版，就大量暢銷，著者用稀有的談話筆調和激動口吻，描述一個茹苦含辛刻苦奮鬥的故事。每個人，在讀過這一篇充滿勇氣和信心的故事後，都會在跳舞和人生方面增加一點了解。



街頭寫生 轉載自樂抽

過了一會，狄輕輕扶著她的頭說：「不要哭，母親，不要哭，我是愛你的！」

萊登先生也走到狄的身旁，撫著她的肩頭。狄伸出了另一隻手握住了他，抬起頭對他微笑著，似乎在表示她知道，他也愛她的。

媽媽輕輕的觸了我的肩膀，於是我們靜靜的走出那屋子。我們一句話也沒有說，我仍然在想著狄縮在椅子裡痛哭。我記起以前她如何的哀求母親，到她的學校去，暫充她的母親，我記起她毫不重視那些聖誕禮物，因為那都是她自己開口要的。她會如何意欲搶走強尼，她又是如何的歉疚，她說過她多麼希望能是我。

我也記起我是怎麼的妒嫉她，我妒嫉她那她些精美的好東西，她可愛的家，她能化用的金錢，尤其妒嫉她的美麗顯赫的母親。

我們回到了小屋裡，母親看著我，我攔住她的頭頭說：「我慶幸我是我自己。呵，媽，我慶幸有著這樣多——我有著你！」

現在每當假日，狄由學校回來時，她總要告訴我：「我真希望母親別把我當做小娃娃似的看待，舊絲，天呀！她像是老母雞護著她僅有的一隻小雞似的看顧我。」

說著這話時，她微笑著，眼中露出了閃爍的光輝。

★

★

★

★

★

★

我第一次看到柏美洛娃的舞蹈是在八歲的時候，那一次心曠神怡和飄然出塵的觀感，對我的印象太深了。以致我在讀書、吃飯、刷牙以及和妹妹爭吵時都忘不了她，她改變了我的整個生活，鈎起了我的雄心，因為我已看到美的力量，我老是覺得她在望着我呼喚着我的名字。

數代以來，我父親的家屬都酷愛戲劇，並且投身梨園。我的父親，威廉·地·密爾是個劇作家，在三十五歲前，曾寫過些百老匯劇本。我的伯父西席·地·密爾，一位導演，曾從意父親到好萊塢去加入早期的電影界工作，後來他倆全都愛上這迷人的新生工業。所以我在幼年時，老在餐桌上聽他們談論戲劇。自那天星期六下午看到柏美洛娃後，我就不再準備入戲劇界了。

柏美洛娃的舞技是無與倫比的，那時已蜚聲國際，與歌王卡魯索（註一）齊名。我那時已懂得些跳舞的知識，覺得她的技藝，精湛熟練。她的指揮手法，變幻莫測；她熱烈得像一團烈火，堅韌得像一束鋼筋；她給予觀眾以興奮！

價廉的舞會。我們毫無阻礙地進入考斯樂夫辦的俄國皇家舞校。

西奧多爾·考斯樂夫，原是戴格理夫主持的俄人巴蕾舞團的團員。他的工作室是一間寬敞的房間，盡端有一面大鏡子，其他三面，安裝着傳統的橫木（Barnes 是一種水平的圓木棒，在練習足尖舞時用以支撐身體，譯者註）。考斯樂夫親自考試我，他說：我的膝蓋太弱，脊骨彎曲；缺少『津液』；我的肌肉乾燥，缺乏彈性。他又說：我在十四歲開始訓練，年齡稍嫌太大。雖然我有這許多缺點，可是他仍錄取了我。

上第一課，由南里杜拉小姐指導，南麗小姐是柏美洛娃的學生，一個英國女人，她細長得像一棵幼樹；光澤的黑髮，當中分開，像鳥的雙翼，披散肩頭。她教我站得筆直，像一個衛士；她用一根長棒打拍子。最先她用一罐水把地板灑濕了，她說這樣不致滑倒。於是她叫我們把手放在橫木上，指點我們怎樣將腳板從平時走路的姿勢，轉移九十度，然後兩腳跨開，腳蓋盡力下壓，腳跟盡可能緊壓地板。我自然地向外突出，我覺得棒子緊緊按住我的背脊，這樣我的腳背自然而向前傾側，她就用腿和膝蓋抵住我的腿來校正姿勢，『我不能動，』我說，沒奈何地苦笑

快樂和清新的感覺，令人陶醉，使人銷魂；她的動作包含着無盡量的能量，任何舞台上的演出，都不足與之比擬。

我端坐凝視，熱血沖激着咽喉。散會後，我信步於午後的皎陽下，頭昏腦漲，喉頭痛楚。進入車廂後，我惘惘茫然地靜坐着，大人在身旁說些什麼，我充耳不聞。回到家裡，我把自己緊閉房中，雙手扶著黃銅的床欄，足登白色扣鞋，腳尖着地困難地站立起來，跌跌匆匆在床上一再來回走着，足指痛得發抖，兩膝顫動，雙腿無力地戰震着。我反複不倦地練習，最後欣喜若狂，舒暢之淚，奪眶而出，喉間的痛苦，只能藉苦刑及腳來解除啊！

從此以後，我盼望着練習巴蕾舞（註二），甚於其他一切。大人們工作的時候，我有時就以跳舞作為伴侶，藉以消遣。雙親都拒絕我學習巴蕾舞的要求，父親要我受舞台以外的教育，母親恐懼着習舞的不良後果。為了滿足自己，只好與鄰人組織權宜的舞會，自書本上盡量學習跳舞的知識，並且保存一本照片簿，上面貼着每一張我能够找着的舞星玉照。

要不是漢巧妹妹的背脊彎曲，我不能學舞的情形可能永遠繼續。當我的妹妹馬格麗特就醫於正形專家，遵守他的勸告，學習巴蕾舞以後，我終於沾了她的光也獲得了一

篇。

『不許講話，』她說。『一，二，三，四，足跟放下，腳部不要動搖。』

十分鐘後，汗珠從我前額滾滾而下。

『你在練習時決不可坐下，這樣會毀壞腿部的肌肉。你如坐下，就會跟不上班。』我一停息，鞭答就隨之而來，到達成功之路，當然是荊棘叢生的。『一，二，三，四，露珈，做第四動作，重複練習。』

她按部就班地移下去，每個習舞生，都得如此開始她的技術訓練，決無例外。這種乏味的訓練，給予柏美洛娃一雙神奇腳。這就是跳舞的秘訣，由師生授受傳下，已三百年於茲了。

我遵受規則。並且學會了當頭痛或暈眩時，將頭置上膝蓋以求寬舒。背靠牆，腳部垂直上舉，使足背能够休息；我將足趾彎曲，以免被繃鞋擠出血來。我知道學習巴蕾舞的重要信條是：不能間斷每天的練習，不論晴雨，生病或健康，除去星期日或分娩，甚至可以犧牲餐食，睡眠或上課，却不能間斷跳舞的練習。

但是，我似乎進步奇緩，難得好像要我嘗試搖動耳朵，不知如何努力纔好，一股可怕的癢地感覺，纏繞得我幾

乎發瘋了。兩次在班上暈倒。我的小腿和足背痛得連淚水都流下來。我一繼續跳，兩側就發生可惡的刺痛，我把頭靠在石膏牆上以清涼前額，我用舌舐去流至唇邊的汗液，但是我從不下或停止。

芭蕾舞十分難於捉摸，確實困難之至。它永沒有容易的時候；到後來，亦僅變得可能學習而已。古典跳舞是不許有痠痛和痛苦的。完全是一種向動力挑戰的遊戲。頭和手臂的緩慢輕鬆的動作，予人以翱翔飄逸的感覺，雖然肺部要炸裂開來，心臟砰々跳，混身汗液淋漓，但是手臂仍要安靜地舉着，頭部仍要斯文地擺動，雖則快樂得近於暈眩，還得維持下去。

我像是塊百無一用的廢料。跳芭蕾舞的理想身材是：嬌小的身軀，和秀長的四肢。我的上身很長，股部特寬，腿和臂又格外的短；最糟的是：我很肥胖，還有使我不明白的：我原是天生能够吃苦耐勞的，適於造就成爲絕頂優良的技藝家：生來就像一匹野馬，堅實，血氣方剛和百折不回的。可是，漫長平靜的正規訓練，把我折磨得勇氣全消。

母親和父親不准我鬆弛其他功課，專心於舞蹈的練習，這使我的處境更是困難和狼狽。他們僅允我在家裡上課。

全部女郎都尊崇老師，高興在他面前暈倒。當沙師稱讚某一個學生時，妒忌和激動便震盪着我們，當他咆哮和申斥的時候，我們就面色變白，當他談到表演時，至少我一人哭了，當他提到「名譽」，「喝彩」和「再來一個」時，我就愛晚不得好睡。

在這時，拍美洛娃回來了，我們向學校請了假，去看星期四下午的演出，我記不得她做些什麼，但是完全明瞭和記得她給予我的提示，老上望的臉，充滿着傾聽他人敘述的神情，坦白的胸襟和感動旁人的歡樂。我們坐在那兒，不知不覺地轉變了。

一個朋友拍拍我的肩，「你願意看看她嗎？我認得她。」「是呀，她願意的。」母親代我回答，我激動得說不出話，我們擁入後台，夫人在更衣室內著着俄國貴族服裝正在和朋友們嬉笑。她用響亮和婉轉的音調說話，她的黑色眼睛內閃耀着機動和敏捷的光芒。我們站立一旁，用尊敬的眼光瞪着她。

「這是考斯樂夫最好的學生。」我的朋友說，推我向前，自然是一陣過實的稱讚。

「哦，好極，好極！」夫人喃喃地說：「你喜歡花嗎？」她從籃內扯下一把淡紫色的花。那是人家在戲台前從

一次（四十分鐘），在班上上課一次（一小時），其他時間，則在家中獨自練習，沒有舞蹈家是這樣做的。

每人都需要同伴，互相鼓勵着，以克服那不可抗拒的心灰意懶；同時也需要旁人的眼睛，指點出拙劣的動作。其他兒童幾乎全部住在校中。早晨練習，下午上課。休息的時候，一邊縫紉衣裳，一邊閒談跳舞。我一想及許多加諸於我的困難，就倒在床上，失聲痛哭。

因爲練習時間很短，我不得不倍加努力，勤奮萬分。在星期一和星期四二堂功課之間，我漸漸染上許多陋習；而且，每星期增添一件新的惡習氣。說句實話，我在班上是個最低劣的學生，自從有了自以爲天分極高的感覺後（我記得有位朋友問母親：「你願意她成爲職業舞蹈家嗎？」母親冷冷地回答：「除非她能成爲一個柏美洛娃——不然就不！」），我在其他女孩面前，就不禁驕矜於色了。

考斯樂夫所規定的練習，全是困難之至的，都是些扭腸子傷筋肉的動作，我以往從未見過健康的女孩在班上暈倒，在考斯樂夫的班上，却經常有人暈厥，暈倒的人，被拖到外邊，拖拉時，兩腳在地板上，碰個作聲，考斯樂夫全不把這回事放在心上，他是不會停下來點一點數的。

地燈上運轉給她的。於是，她彎下身來，吻了我。

大概是媽媽，溫柔地領我走出房間，當我處身於來去匆忙的僕役之間，情不自禁地再要哭時，有人遞來一塊手帕，他們幫我弄上車子，這時候，我靜悄悄地暗泣着。親愛的夫人，她吻了每個到後台來看她的女孩，都有花分給她們，並且也改變了她們的生活。

我們這代舞星中，有很多人都有過類似的經驗。這種經驗令人永不忘懷。她有感化她人的魔力，她平日與朋友接觸時，也是如此。

女人在及笄之年，任何事情，都會發生：眼睛一靈，美天轉變醜陋，相反的事也一樣的多。

我以前是個可愛的小孩，鼻子小巧勻稱，皮膚白淨，後來忽然變成另一個人，身體笨重，胸部深厚，股部寬闊，皮膚黧黑，更討厭的是：幾乎在一夜之間，長出了一個鉤形大鼻，媽媽叫我「羅馬人」；家裡人說我是：「亞里士多德型」；別人則講我：「富於個性」。但這騙不了誰，這就是醜！有什麼辦法呢，我得這樣生活下去！

我認爲自己的身體是件奇恥大辱，是一個陷阱，是造物對我開的玩笑，作爲舞蹈家的我，要被迫加於我的束縛。

媽媽認為使我成為正當女孩的掙扎是失敗了。她把我向少女八人舞團簽了合同，迫我前去。那時一般人均認為我的舞蹈是糟透頂頂的。足尖着地，舞來刻板之至。有時又使隊形凌亂不堪，同伴們被我弄得汗流浹背。

有時，接連十三四場舞蹈，他們都不讓我參加，我獨個兒淡淡地坐着，高抬着頭，把注意力廣泛地加於舞台以外的事物上。第二天，我發瘋似的練習着。

我真有些妒忌妹妹馬格麗特了。她老是拿着電話機，談笑風生，有時可以嗚嗚不休地閒扯半小時，這時一些青年纏糾着她去電影界工作。她是個姣好的女郎，十一歲時就有人向她苦苦求婚；十三歲時，經常有鮮花和男伴。相反地，我十五歲時，仍是孤單單的，誰都知道是快樂圈外的人。

隨着年齡的增長，我逐漸感覺在家中工作十分困難，這間房子似乎老是充滿着富於風趣的人物。我渴望地加入他們。當我在母親浴室中光着腳練習舞蹈時，屋外頻傳網球拍擊球的響聲和那喧嘩的笑語，我開始頻頻地恐懼孤單的練習。我知道在技術上一無進步。這時我在高中畢業了業，跳舞對我，僅是給人以精疲力盡，其他一無任何補償！爸爸對禁止我繼續練習舞蹈一事，一向表現得漂亮大

格雷脫「舞，這是我第一次上舞台。翌日，我被邀入三個婦人俱樂部，後來我加入了其中一個。這種可愛的生活一直維持四年，我繼續停留於一種夢遊般的快樂之中，散亂健忘，把髮針，網球和筆記本遺留在我到過的地方。

後來，我也常常表演給同學看，跳的大部分是蕭邦（註四）的樂曲，大都是關於美的描叙，常由未經練習的婦女俱樂部姊妹陪伴着，爲了恢復一部分舞技，我重複開始練習。起初，不過在表演前二週內練習，後來，只有上帝知道我腦中起了什麼變化，我開始每天練習了，可是時間不能太長，常常是在晚上功課完畢之後。

瑪格麗特在帕塞地拿戲院沾上一個青年演員，他對她發生興趣。他名叫道格拉斯·蒙哥馬利。他具有着優美的風度和快樂迷人的態度。他準備帶她上工作室去，作爲「軟化」計劃的第二步驟。他第二個星期到我家來了，瑪格麗特穿得像一個要去墓地的囚人：混身一片白色絲綢，一件眩目的白衣裳，光亮的黑髮上，包着一塊白色頭巾。她顯得很漂亮。我那時著的是一襲桃紅紅色緊身衣，把起坐間全部地氈，卷向牆角，瑪格麗特在花園門口遇到他，迅速牽他到忙碌着的網球場邊去。「屋子裡是怎麼回事？」道格拉斯說。「哦，那是，」瑪格說，「是我的姐姐，雅

方，他知道正面攻擊只有加強我的決心。現在他囑我坐下，對我說了許多話，說我應該集中全力舞蹈，或者就乾脆放棄。他顯然十分忠實於我，假如我選上舞蹈，他會支持我的決定的。但是，數年來的困頓阻撓，使我逐漸意願心灰了。

一個春夏的早晨，我走進父親的臥室，他正在刮鬍子，「爸爸，」我說，「我已放棄舞蹈和決定進大學了。」他回答我，目光仍注視着鏡子，「我很高興，我想你從前是不快樂的。」

下星期一，我進入洛杉磯城加里佛尼亞大學。我像練習跳舞一樣的勤奮學習着——免得留級。我全力工作着，他們告訴我，校中有一個很好的足球隊，我就從未參觀過比賽；校中有很多婦女俱樂部的茶會，我在第一年內，也沒有參加。

然而，我很快樂，我在中學時代是個藝術家，現在是個學者了。自從我在芭蕾舞的苦役中解脫後，覺得上課有如週末般的輕鬆。當然寫作也是困難的，但到底還可以坐下來寫啊！

大學二年級時：校中的大禮堂上，開了一次同樂會，我用瓦推（Watean）（註三）的風格，跳了一次「貝爾

格妮絲，在星期六下午練習跳舞。」

「我想看看。」道格拉斯說，雖然她阻擋着，他還是懇求她向我請求。我不答應，誰願意讓這付尷尬像外人看到呢？

「你公開表演嗎？」他問，「嗯，」我十分猶豫不安，「這個星期五，是業餘表演。」

「我要來的。」道格拉斯說。

道格拉斯來了。星期五早晨的集會上，他站立後台，緊緊地瞪着我，眼中流出激動的淚珠（那時道格拉斯僅有十七歲）他輕聲地說：「看！你並不是業餘舞蹈家，你是個偉大的演員。你是屬於全世界的！離開大學罷，停止做這些無謂的事，到舞台上。你聽到我講的話嗎？你是個偉大的舞蹈家。」

我們就這樣毫不虛張的作了生命史上重要的決定。父親多年誠心誠意建立起來的堆垛被一句話掃得蕩然無存。這孩子說出我一生渴望着聽的話！

我經常去帕塞地拿看道格拉斯的演出，表演完畢時，我們一道回家，品着熱騰騰的咖啡，我們廣泛談論着：從每個動作直到道具的每個細節，哦，這才是我鬱積於心期望着要說的話！這才是我喜愛說的話！

道格拉斯領我到拍草地拿戲院會見蓋爾莫·白朗。道格拉斯現在是白朗的台柱，白朗很聽信他。道格拉斯替我竭力吹噓，將我說成當代最偉大舞星之一。他建議白朗迅速採用我。白朗答應了，任我做領班，指揮跳舞，建立和訓練舞蹈班。那次的演出和舞蹈，據我記得，是十分可怕的。但是在那週內我下了決定——我獻身舞台。

我們在拍草地拿戲院時，父親出門去了。他回來看見木已成舟，對他的失敗泰然處之。他說：假如我身上流着跳舞的血液，是一定會有這結果的。

然而，我的身體已不中用了，體重增加，身軀軟弱，數年的求學，弄得我力盡精疲。我那時雖才十九歲，但柏美洛娃在這年紀已有輝煌的開端。我的心智和情緒方面正在開始發展，理應開始創造的工作，以後還需要技術上的苦練呢！並且，在這時期內還得有一個適合的身體，我現在正是心餘力拙了。

我在大學順利地畢了業，一心希冀着在「小氣仙」一劇裏跳波蘭樂曲舞。我知道這是不可能的。

在我獲得學位的第二天，母親和父親告訴我他們要離婚了。

父親給母親一大筆贍養費；給我和妹妹也有優厚的津

牙齒修弄平整；把鼻子削切得好看點。我都堅決拒絕了，我決定像老樣子那樣的生活下去。

道格拉斯以為這是以多吉少的，但他仍替我籌備演出。我在創造一種新的跳舞，他說。因為我舞既跳得不好，只有在故事劇上動腦筋——寫實的性格表演，偶而插上幾節舞蹈。我所有的演技，都從道格拉斯處學來。他教我：每個手勢姿態都得有淺顯的含義，他教我，應該表示出在表演何人，身在何處，每時每刻在做些什麼。

如有需要，他散場後，於午夜或更遲的時候，在寬敞的斯丹魏大廈中，對我講述演劇。我在幕啓之後，總是在努力學習演做，竭力訓練舞台技巧，然而，總不能得手應心。

我加入於節目中的舞蹈，是當作衣飾或甲冑看待，就像是裝束，燈光和音樂。談到音樂，我認為在適當時應稍用一點，摻混一道，好像老式的電影。我愛用流行樂曲，雖然略嫌低俗，却富有人的溫情。我故步自封地拘泥於舊式舞法。

演出數場之後，我就設法演給許多經理人看。租借華爾脫，漢樓登戲院作爲此用。紐約所有經理人和代表都來了。代製片商工作的孩子們也都到場。由各地到來的人外

貼，這年夏天，在母親傷痛之餘，我們到歐洲作一次抒散鬱悶的旅行。但這次旅行仍被母親的憤憤易怒沖淡得黯然失色。所以除却悲哀，便記不起什麼了。

於是，在一個陽光燦爛的九月清晨，我們乘著汽船，溯流而上漢得遜河，到達紐約。我的到達，給紐約舞台一掃變化。這時的百老匯正在熱中於角逐金錢，低級趣味到處風行。我所面臨的劇界充斥庸腐不化和平庸粗俗，歷史上亦無出其右。對於一位舞星，沒有插足的餘地和發展的機緣。這就是我選擇的職業，投身於衰微敗落的門庭！假如事前看到如此，我決無勇氣進進了。

我第一步就是趨門拜託幾位父親們，他們都是些受過舊式教育的紳士，一致認為我自己會有辦法，譬如：他們曾問過：「你想到過寫作嗎？」阿爾契·塞爾溫則是受過新式教育的人，沒有人會像他這樣直截了當的：「你太胖了。」他用手指刺戳我的大腿，「這裡。」

道格拉斯也到紐約來了。他很快地就成爲一個名角，在百老匯演出好多次，轟動一時。

他知道應該進什麼菜館，參加什麼雞尾酒會；他知道如何交際，以提高他的身份。他建議我：穿得時髦些；把名字改得好聽些；把頭髮染上顏色。他勸我把混亂無章的

表看來都是一樣：乾淨昂貴的領帶和襯衣；指甲修剪得很整齊；對酒，色，和金錢一視同仁；對藝術也一樣。他們觀看時仍然帶着帽子，抽着煙。他們在進山上下了決定就匆匆走出，讓一兩個人到地盤則，同我說話。

我站立着，呼吸緊迫，額上的汗水都干了，傾斜着身體，注視他們的面孔，他們對我下的總評是：「絕對沒有商業價值。」

假如我不能步上商業化舞台，就不能有所作爲。一個舞蹈家僅有十年黃金時代，可以表演。我開始已遲，現在又遭受一次失敗，這是家中知道的第一次失敗。

我們在紐約的第二個冬天，我與另一舞蹈家合作，演出獨舞劇，我的舞蹈，帶來普遍熱烈的稱讚，歡呼和大笑。我覺得十分詫異，我已是個諧星了，我上台的第一個動作，就引起一片狂笑。一個根據第加斯的「巴雷舞班」所編成的脚本，母親認為是傷感得令人難受的，却帶來歡欣的狂呼。想來十分滑稽，因為我是貢獻生命給「美」的人啊！

次日早晨，約翰馬丁，紐約時報的舞蹈評論家，說：「這是無疑的，在祖國的地平線上，升起一顆最燦爛的明星。」

這是個吉利的開端，可是沒有經理人和代表前來接洽。

這一年夏天，我與羅克斯戲院訂兩星期合同。在結束時，阿道爾夫·波姆邀我去他的秋季旅行表演團做客串獨演角色，波姆以往是老戴爾赫列夫公司的性格舞星，但他不是個好經理，他的旅行演出完全屬於第二流的，由他十五個學生所組成的公司，是道地的烏合之衆。被窘迫和煩悶追逐的波姆，在每日遷移的舞台上掙扎奮鬥着，拚着每況愈下的紅利。（電氣匠和木匠是不分紅利的，他們根據合同，拿着較低的薪水。我的報酬，照獨演明星計算，每週比木匠多拿十五元。但此後薪酬不斷調整，到後來木匠的收入要比獨演明星多得多了。）

這次旅行之後，我不斷參加各種遊樂場合，來開拓我的道路。我在巴爾的摩的三流電影院，私人的宴會和三流的夜總會露面。我大失所望；我僅能在旁道上伴着一張手鼓作法國輕快舞。漸漸地，好意的朋友們向我作了許多建議；不論什麼，統統試過了，全無結果。不過，我尚能引起觀眾的譁笑，這似乎不可解釋。我繼續不斷地演出。有一次爲皮雷·羅斯（註五）連演四小時，他看我九場盛裝的舞蹈——一次管樂伴奏。事後，他很有禮貌地謝了我

終於母親借我兩筆款子，讓我在好萊塢單獨演出一次。西席地密爾伯父深爲感動。自格夢麗亞·史瓊孫以來，他說，他沒有看過像我這樣有希望的年青女人。他答應我經濟幫忙，使我有自己的大公司，自己的經理和自己的報紙代理人。他的意思是去角鬥場中開拓事業。「你想到過兩個月後你就會成功了嗎？」我牙齒都幾乎笑脫，因爲我苦幹三年，才完成六次舞蹈的演出，更因爲我對指揮舞蹈事，幾乎一無所知，我懷疑我何時可以學會，我顯然需要時間。「或許在兩年之內，」我麻木地說，「我現在尚無準備。」西席地密爾啞然無語，他也失望了。明星事業成功於傑出的表演，而不是時間。我在準備的漫長歲月中，年華會悄然逝去，我體態的動人處行將消失。

「好時不再，你得及早把握時機。」他說，他以後不再給予我任何保證。

在紐約的次五年中，我幾乎一無成就，但含糊的覺得我處身於美國舞蹈史上動盪的時代之中——一個革命和冒險的時代，至少有十個舞蹈家在紐約工作着，體驗着——包括瑪莎·格雷韓，這個最可驚異的改革者，國內一致公認的最偉大舞蹈家。改革的熱情被果敢不屈的精神激至白熱沸騰。我們做每種冒險，不遵守一定的規章；揚棄傳統

的習俗，進行改革整個技術。我們互相交換着鼓勵，一個轟轟烈烈的風雲際會。

巴蕾舞直到如今，都建基礎在古典的技術上，自路易十四以來，就一直不變；五個規定的位置；基本的手勢和腳步。最初由專門的劍客獻演宮闈，後來變成一種儀式，後來又變得僅出現在噱頭的諷刺劇中。主角可以交換，而各種古典巴蕾舞各自獨立，互不相混。我們嘗試將它們糅雜起來，應用嚴肅而不遷就的韻律和符節，我們由此發揚而光大。我們相信每一姿勢在某種特別情況下，應代表一種特殊性格。我們讓感情分步發揮，應用姿勢和節奏。我們的工作一無模仿，可說是空前的。每次演出都是冒險的嘗試和挑戰。

我能加入這創造的行列之中，萬分高興，我們的首度出現是極有力量和人驚奇的。在經濟上却是不償失。不景氣初期，商業的失敗使父親不能繼續津貼我。因此母親每年要化費數千元在我的事業上。後來，不景氣將母親得自贍養金的收入減爲一半，母親仍繼續爲我籌劃演出的費用，她犧牲一切生活享受，她令自己生活簡樸，衣着粗陋。我們決心去歐洲一試，因爲演出費用較低，例如巴黎，演出費用僅爲紐約的五分之一。但在巴黎和白魯塞爾，

我發覺答應支持我的經理人（他們以爲我有無限的家庭經濟背景）除去代租大廳一個外，一無作爲，廣告和連絡工作，真是微不足道。多謝母親的歐洲朋友們的好意，他們全力張羅，支持我的初次登場，並廣爲招徠，將表演會由一個醜陋的詐騙變成像樣的演奏。

倫敦方面倒對我們青睞相看。我們在此演出，由母親和我自己經理一切，收支完全平衡。報紙的反應很佳，水星戲院隨即邀我去作一連串的演出；報酬並不太多，但保證我可以連續演出，而不會有過多的損失。我在倫敦停留三年。舞蹈時，我的道白掀起熱烈的喝彩。我與蕭伯納共過膳；在威爾斯親王的面前跳過舞。

我開始獨樹一格：開頭我運用冥想天開的動作和熱力，發展成爲一種差堪堪堪塞的巴蕾舞。我發覺：演奏會不能中途間斷和停頓；同時明瞭：演奏事業最困難的莫過節目的安排了。

但是，我在倫敦小角落裡所得的成就，在敵視的紐約是難於獲致的。一九三五年，我回到紐約，重整旗鼓，再度登台，結果仍是滿目瘡痍的敗績。失望之餘，我們一再回到西部去。在好萊塢，電影界雖忙碌於拍攝音樂片，然而却無經理人或製片商前來接洽。倒是母親苦苦建議我在

「好萊塢圓場戲院」作一次巴蕾舞演出，由我自己編戲，組織和指揮。圓場戲院的老闆答應給我們二千元報酬，聽來數目不小，實際上，我們現在才明白什麼叫做「演出費用」，我們損失一千元，母親最後一筆款子也完了。

我是囊空如洗了。當我被邀入依爾文·塞爾傑將要拍攝的「羅米歐和朱麗葉」一片擔任跳舞節目時，我大為欣喜，一口答應。他們待我像是世界知名的指揮家。我們有自己的單位，包括着助手、攝影師、秘書和鋼琴師，我們在按時支薪的狀況下工作了四個月。

三個舞蹈中，第一個從未拍片；第二個僅拍了簡單的一節；第三個由五十個舞星合作，被插入在主角們的演白之間，顯得趣味盎然。這些舞蹈耗資達十餘萬元，依我看來，不能算是浪費，因為這些舞蹈是很好的。

我正奮勉於羅米歐時，我遇上另一機緣，導演費得孫、梅雷里來電報邀我去百老匯，在「Hooray For What」一片中擔任指揮，薪金不大，但很合適，我欣然應命。

我對業務經理，真不順眼。我堅持要用兩個我認識的女郎，他認為她們醜陋，又不是他要的那種型式，所以不願雇用，幸而其他主持人同意我的主張。

時間一長，我方才明瞭合乎業務經理的標準的人是如

有的眼淚盈眶；有的在輕蔑譏笑，有的握緊嘴唇，怒形於色。唱歌童子們嚇得像九柱戲般的東倒西跌。女孩們總算硬朗一點，然而她們統統極不高興。至於我呢，當然打擊甚重；我祇盼望保留住一部份已完成的演出。

我們演出了。大致甚陋，有一部份倒是好的。演出的次日晚上，女郎們被電話召去旅館樓上參加宴會。其中兩個很快哭著回來。樓上的好客者，原有些道地的舊式傢伙！

第二天早晨，業務經理在旅社的客廳中央向我開火，平等是從來不會造成侮辱女性的。我確切知道，改革的主要目標就是這些不合禮貌和卑鄙惡劣的作風。這是當時的典型現象，各音樂劇院都是一樣的一片烏煙瘴氣。

我把希望寄託於以後短短的更為困苦的那幾年頭裡。我組織和指導一個五人舞團，旅行到中西部去，到也賺到一點錢。每晚在不同的村鎮演出，我發現一個重要事實：美國普通人民瞭解和喜歡我的工作，祇有一般經理人以爲我不會爲大眾賞識。後來，我又被叫去紐約一個新近組成的巴蕾舞戲院——這是我一生盼望着的唯一本國人組成的巴蕾舞公司——報紙給我攻訐和中傷，他們就不再邀我工作。

最後關頭到了，我不再能對可怕的數字熟視無睹：年

何的了：他們（或她們）在金錢方面到能吃虧；他們在演習時積聚一堆，精神渙散；嗜嗜飲酒；有嗜癮般的眼；惡詞毒理和傲慢。對他們每個人，我都得派一個訓練有素的舞蹈家去指導。他們有時爛醉如泥栽倒我的脚旁，有時過來三小時，我都忍耐了而不光火。她們在浴衣外邊披著精緻的毛裘；戴着金鑲鑽或白金的像奴隸們用的那種大鐲子，她們對從頭到腳的裝飾都一顧無知。

演習是可怕的，老有別人煩擾着，沒有十分鐘的安靜。我勸閒人退出，我呵責警告，都無效果。晚上的演習，簡直是飯後對監督們，老闆們和他們的律師開的玩笑；所有的訪客都是來自好萊塢的紳士；我的女冒險家們，裝模作樣，吃吃癡笑用已解風情的目光瞪着他們，對我毫不在意。自然，我早就該退讓賢路了。另一指導家很快出現，他們告訴我：他同我分擔工作。此後，我們總算管住了這舞蹈團。

我們到了波士頓，正式預演不間斷地連續三天兩夜。老闆們和經理人等在前台觀劇徘徊，選出他們需要的女郎。他們不分見白地互相勸告；那個女郎應該開除；誰應該淘汰。他們談得並不投機，免費招待我們全體看了一場活劇。頭兒們，在戲台上互相叫囂罵，吵作一團。明星們

華老去，一事無成，傷心事莫過於此了！我像俄狗追尋碎肉殘羹般的獵奪每一個希望微弱的機會。我的前途很早就十分光明：百老匯擱我於門階之外；好萊塢也是「此路不通」家中除開母親，都已對我不存希望；我不能再對母親「抽血」，使她更形「慘白」，她年事已高，而且經過兩度傷心的打擊！

坦白的說，我幹得並不好。然而，已是盡了我的心力，我也祇能盡人事以聽天命。現在，只剩下一條路可以走了：就是離開家庭去到瑪莎的戲院去，隨便找點活幹，拿一點訂定的週薪，不管它是怎樣的少。

有一天，我遇見一位朋友。她告訴我：俄人巴蕾舞團正在物色一個美國人來演美國巴蕾舞，他們正在考慮我的名字。他問我有否見到過劇本說明書？我很快回答：是的。其實我那裡看到過。我回到家裡，關在房中三天。我認爲最好採用我拿手的一些舞法，若要使站在四周的富於幻想的俄國佬全部滿意，真是令人毛骨悚然。我決定將在倫敦演過名叫「Rodeo」的舞蹈擴大，摻入了一部份業已寫出的「舞譜」(Choreography)。喝了不知多少杯茶，總算全部寫出，但是結果僅是可怕的索然無味。最令人失望的是：我無論如何得把這些撈什子是獻給蒙德卡羅俄人

巴蕾舞團的老闆，壽基·依凡諾維支·鄧漢。

鄧漢看起來像是舊式的外交家，身段細長，和藹可親，容光煥發。時間對他像是一無關係，舒散而閒適。他幾乎給人一個印象：除却美和人類關係的愈嚴外，任何東西全不在他心上。我從未看到過他這樣的人，也從未見過這般壯牛似的經理人。他也專心致志於這次會談。但無論如何這總會是我的最後一次工作，所以擺出滿不在乎的神氣。

「你願意誰做你的編劇者？」鄧漢說。

「最好的是阿農·考伯蘭達。」

「那麼，假如我們不能把這事安排好，第二個你挑選誰呢？」

在銀行中只有存款十五元的我，現在到要對世界上最偉大的編劇家們挑瘦揀肥起來。我將瑪格麗特的一頂舊帽扯扯正，沒精打彩的說道：「讓我們等著伯蘭達確實拒絕時再談罷。」我將牌根緊壓地面以免膝蓋顫動。

「現在，地密爾小姐，」鄧漢先生像班鳩求情般的咕咕作聲：「讓我們用美和抒情詩來完成此事。」

他提到這句危險的調調兒的時候，我咬緊牙關，我想，我將要看到一場為金錢而作的殊死戰了。

「關於美的事，請同我的律師討論。」我囁囁回答

歸途上，我在公共汽車中的人堆裡遇見了瑪莎·格麗漢。「這是我未曾從事過的最大奇特的冒險。」我說。

「最後，」她叫了起來，「我們兩人終於有一個攻破那堅不可拔的城堡。現在雅格妮絲請聽我說，要驕傲矜持。」

「你整個就是藝術的胚子，」瑪莎繼續說道：「他們不會賞識，因為他們不會把藝術和跳跳蹦蹦分開。但是他們認識「驕傲」。除非你兩莽草率，他們決不會敬你。」

我接受她的勸告。

他不會明瞭全部進行中的交易。但是祇有鄧漢，一個俄國人，一個異邦客，給我一個貨真價實的機會，支持和擴大我的努力。他把整個俄人巴蕾舞團借給我。然而我呢？只給他一個堅如鋼鐵的保證。我午夜醒來，惶恐得察顫發抖。而我却不敢顯露心虛。我是一個他所從未見過的最固執已見和可怕的女郎。我或許過分一點，但是我却扮了一個新角色。不論如何，勢練繼續進行。後來，消息秘密傳來，考伯蘭達，簽過字了。我把心放了下來。

我們必需訂定一些條款，鄧漢說。他要使用他的權力了，假如我隨興之所至，亂搞一通，他可受不了。我如果在林白蘭特（註六）的名畫上鈎上小鬍子，豈不開玩笑。

「當然，當然。」他把双臂一揮，形成一個拋物線，「但是最好不要只有美國的大槓和拚盤。」

「鄧漢先生，」我插嘴說：「你看見過不是俄國作家寫的美國土風舞嗎？」

「說實在話；沒有。」

「那麼，」我說：「輕鬆點，你應該知道：美國土風舞的哥薩克譯本是和哥羅拉多的舞蹈不同的。」

壽基·依凡諾維支·鄧漢繼續說道：「讓我們用鄉間的紅色倉屋做舞會的背景。」

「鄧漢先生，」我說：「在西南部是沒有倉屋的。我有一位親戚，他有八千條牛，一個平常的數目。他們晚上不到倉屋裡去。」

「但是倉屋多麼有趣，景色多美。」

「不要用倉屋，鄧漢先生。」

「我們稱它為『哥羅拉多田家樂』，」他說：「多動聽的名字。」我不與他辯論。

「我堅持一件事，」鄧漢用他高而催眠的聲音，繼續說道：「總之，我們要使一切充滿著美麗和詩意。」

我匆忙退出；雇了一個我能找得的最堅韌的律師。

「不必，」我說。他祇注意我的興趣，而不顧及其他，假如他願意，他可以使整個買賣告吹。

就是這句話，決定了我的命運。我相信，說句內行話，這是我所做過的最勇敢最果斷的一件事。這是我最後的成名機會，所以我決定幹得噁頭十足。我一味泥著自己的高興做去。

合同簽訂了，我對全部藝術事務有最後的發言權。這十分重要，因為若要進入這個幾乎全由俄式訓練所養成的堡壘，我必得破除他們一切因循的習慣。喚起本能，用堅韌的技術將它揉捏成形。得破壞威勢的平衡，使他們懷疑他們心目中的權威。這些權威給他們帶來國際間的成名，有香檳酒的晚餐和魔術的表演，但是，沒有金錢。自然他們從未指望過它，然而他們却無限的奉承它。無疑地他們對我怨聲載道，幸而都是俄國話，煩惱不了我。

當我進入房間時，他們站在一旁，讓我在他們面前經過出門去。甚至戴尼洛薇，偉大的巴蕾舞星，為三大洲觀眾所敬仰寵愛和有聲不朽聲名的人，也站立致敬，尾行在我後面，因為我是個指揮者。我沒有成功過，有的只有訓練，僅此而已。我閉門造車地作了準備，現在，我們將力量聯合在一起了。

一九四二年七月，我與俄國人登上火車到極西部去，在那兒，俄人巴雷舞團在好萊塢劇場戲院開始了夏季的旅行演出，他們正在旅行時，我開始練習新的舞蹈。

時序由七月移至八月，由八月移至九月，我們在橫掃大陸的歸途上演習着，編排戲目，和閒談着。俄人巴雷舞團在旅途上的情形，是一般人所關心的，關於它的神秘內幕，有人寫過不少文章。事實上，除開少數明星外，演員都是一文不名的，他們儼然成了奴隸般的生活着。

在車廂裡，女郎們通常是坐着縫紉機，舞鞋用過一次就得洗滌，使絲綢緊縮貼足。盥洗室中，充滿了如林的粉紅色玉腿，隨着車廂的震動而來回擺盪。年長的男人，用三四種不同的語言玩弄撲克。年青小伙子，握着雙手，眺望窗外的風景。他們隨地倒下，像貓和狗似的假寐起來。

他們每訂合同一次，就得過八個月監牢似的生活。他們不能在任何地點停留足夠的時間與外界接觸，祇有靠幽期密約來調和這枯燥乏味的禁閉生涯。羅曼斯是密室中的家常便飯；而精神病則是應盡打擊的關防標誌。少數幾對快樂的婚姻，在混亂洶湧的感情洪濤中，屹然時立作為中流的砥柱。偶而，來了個神經系統的大爆炸，一個女郎被

部演員，各安其位。她們劃了三次十字。燈光轉為藍色，帷幕慢慢上升。

她們扮的是飛舞空中的小神仙，出現在她們的家鄉裡。仙樂悠揚，奏的是蕭邦的曲子。全部頭顱側向一邊，從脚尖以至顫動的手指，他們都小心翼翼地留意着。這些瘦削的少年，依照舞台上自古相沿的傳統，輕移步履，走向台前。每一回首，每一跨步都代表着一生的苦練和三百年的經驗。這些可憐的，沾污的和被旅行摧折了的流浪者造成了一宗榮耀，她們是奉獻給神的人。

在好萊塢，開始預演之前，我首先告訴男演員們，假如能管住他們，我就將整個劇團指揮得勝任愉快。我說了後從容地走開，與他們劍拔弓張地對峙着。他們都是些肌肉發達的傢伙，到過巴黎，康菲達加登（註八），蒙地加羅（註九）。有三個到過莫斯科的馬林斯基。而我呢，除了五個獨演明星外，從未與男人合作過。

我深深吸了口氣，「我們要開始了，」我用高得幾乎不能聽到的三重音調說，「男演員在『牧童聚會』裡扮演騎馬，譬如，你騎着一匹求偶期的牡馬，而被摔下地來，看起來就像這樣。」我就騎上一匹求偶期的牡馬而頭朝地的栽得老遠。

遺留在中西部的醫院裡。忽爾，有人勃然大怒，將他的女友或妻子痛打一頓，迫着她去隔壁臥室尋求救援的人。次日早晨，他們仍舊循規蹈矩的排列一行，練習跳舞了。

出台前的一小時，是會客的時間。女郎和男孩們在各自更衣室間照來攔往，閒談着，寬鬆地休息着。看來好像是浪費時間，可是他們的心中溫暖起來，暫時與日常的生活隔絕了。他們利用時間盡情享受，這對他們太重要了。

跳舞女郎在一間間營房似的化粧室中，沿着長長的衣架更換裝束，她們把外衣卸脫及於腰際。她們內衣上的複雜彩帶披在肩後輕輕飄動，當她們側身上身安裝假睫毛時，樣子委實好看。她們的頭髮用油脂擦得平滑光亮，並用髮針紮在頭上。燭光在鏡前閃爍，與裸露的珠圓玉潤的年青身體相互輝映，景色頗為奇麗。她們有着世界上最美的體態，她們都未成年，沒有寬潤的股部和高聳的胸脯。

要啓幕了。她們準備已經完成，打扮停當，羣集在後台。她們神經質地試着舞步。一邊用松香擦着鞋子，口中咒罵着導演。她們擠到台心，接收鄧漢的祝禱。這是由三種斯拉夫語言造成的喧嘩地獄，裏面還掺杂些法語，加上耀眼的燈光，其熱烘烘吵嚷嚷的情形真是無以復加了。

一陣鼓聲過後，鴉鵲無聲。管絃樂隊奏出了序曲，全

年青的男演員們，環立房中，迷戀地望著我。

「好！」其中一個說，「沒法子，過來，孩子們，我們來試試看。」這種騎馬運動是似是而非的。我曾在倫敦練習一年，使它具有原來的真，如果準確演來，可做得神情畢肖。這要完全逼真，也是十分困難，像是有匹看不見的動物在推動着他。他似乎飄浮空中，向上拋擲，實則足未離地。主要的動作是震動顫抖，抽搐和奮力拖曳那不可見的繩索。

嗟呀，雖然都是大孩子了，而且經過訓練，他們還是動作得像被風兒吹得團團轉的花瓣。「舉起手臂，」我請求他們，「你們有着男子漢的臂膀，應該可以控制住這匹八百磅重的野蠻兇悍的動物呀。」

隨之而來的是扮演十八世紀執袴哥兒們的靈活手腕，「想像着運動員們，」我請求他們，「想一想打球的情形，用腿踢出去，從背後揮出去，用肚皮頂出去。」但是他們離開打球已為時太久，記不起了。

幾個俄國佬晃着橫木，頗不以爲然。「這不是跳舞。」他們說，但是我從沒有說過是的呀。我此時十分高興，也就不予理會。他們傲慢地一聲不響。但抗命的演員們很快地就土崩瓦解了，我原定淘汰十八人，結果只剔除十

個。留下來的都是些能够服從和有能耐的。

整整兩小時，我們在地板上旋轉打滾，一忽兒扭腰擺股，俄而醉步蹣跚，一下子四脚凌空，隨即又齒唇觸地。瘋瘋顛顛，如醉似狂。他們呻吟喘息，力盡精疲，他們現在是完全敗北而入我的掌握之中了。

最後，我又建議走路。我們幹嗎？我們要學牧童走路。他們叮視着我，我們走起來了。「不是這樣。」我高聲叫喊。

此時我快樂非常。跳跳蹦蹦；臀部被馬鞍磨痛了，足跟向後盡力抬高；鞋底汗濕黏足；舒散中帶着病痛，難於席地而坐，一股跨下馬來的怪樣。「請看，」我說：「哥羅拉多的驕陽刺眼，你們不能如此抬頭。」

「爲什麼？哦，這是對的。」有兩個人說，點頭認可。他們當着我的臉，睨目而視，步履蹣跚，暑熱難當！風塵滿臉，一副步行於火傘高張下的樣子。後來我妹妹說，幾乎快要聞到他們的汗臭了。

我命令演習停止。支持到最後的，都向我道謝。

次日，他們甚至不能走路，曬着陽光，互相用油擦着肌膚。他們的頭全都裂開似的痛着。

我勝利了。

行。

我們一抵紐約，行裝甫卸，立即開始爲時三週的預演，每天六小時。從此時起，劇中主角，由我扮演。我也在刷新我的舞藝。我把自己緊閉房中，辛勤地爲喜劇的演出而工作。

我愛上了流傳故鄉的稗官野史，同時與一位丘八相戀，此人是我邂逅到的青年人，日後與我結成伉儷。

我打開室中的巨大法國式窗戶，窗外是紐約的夜景，我沿着瀕臨街道的窗口，漫步徘徊，低吟着考伯蘭特所譜「塔克薩斯之歌」，神馳於孩提時就過的我的愛人所生長於斯的草原牧地。

正式預演開始。鄧漢和導演福蘭茲·阿拉士，以及全部其他人士，都駕臨觀看。即使是其中的一小節，事先誰也未曾看到。演員一律是清淨整齊的黑色緊身衣和白外套。他們曼妙舞來一無錯誤。

在後面的人堆裡，爆出一聲喊叫，鄧漢吻了我，鄧漢夫人吻了我，阿拉士吻了我，我微微感覺頭暈。

演出的日子來到。那天下午，我們再舉行一次演習，爲了節省時間，只練了一小時，因爲匆忙，未將進出口和他位標明，使舞星感到驚異，幸而他們訓練有素，都由

兩天之後，我轉而對付女演員們。我們兜着圈子，吃癩笑着，低聲私語着。眼巴巴的遠眺着天際的地平線。一連扮演了幾個鐘頭。她們認爲不合道理。「哦！夫人我們化粧起來後，一定頗爲滑稽的，你自己是沒有關係的。」

「你們現在就得要滑稽。」我壓緊双唇，毫無憐憫地望着她們。

我們練習一個男孩在跳舞時抱吻女郎的動作，化了四點鐘，我們努力地蹦蹦跳着，旋轉着。他們以爲我不能支持，難於忍受。作如是觀的不過是一部分人。他們雖然十分困惑，內心急切希望着停止下來。然而，即使在他們自己看來，動作也漸漸熟練起來了。

「現在，」鄧漢有一天問我，「我可以觀看一部分巴蕾舞嗎？」

我不答應。

「雅格妮絲，親愛的雅格妮絲，你對待我就像對待一個毫無關係的門外漢。」

我不答應。

此時，舞蹈者漸漸圍攏過來，關於這事，她們不表示意見。但無論如何我與他們已無軒輊，而且我已成爲他們的一員。他們開始信任他們所做的工作，並且知道如何進

她們自己在當時解決了。我此時灌注全神照顧自己，注意着自己的表演。

我記得好像沒有吃飯。

我六點鐘進入更衣室。裝束停當，然後等待着，最後的時間終於到來。

「你神經緊張嗎？」有人問。

「我，」我說，「我胃部有些不舒服。」

「祝你好運！祝你成功！」

我步至台沿，看見認識的人都在面前，母親坐在包廂裏，妹妹瑪格麗特坐在她旁邊。瑪莎·格麗漢也在。另一包廂裡坐着格爾德爾德戲院的雪麗塞·赫本，里查得·勞格爾和奧斯加·漢默生第二。他們正在編一個以西部牧童生活爲題材的音樂劇，我希望爲他們跳舞。

座位全部坐滿。

我們站立在金色幕布後面，全身牧童裝束，我混在男演員中間。鄧漢祝了福，他不說什麼。導演法蘭士·阿拉士吻了我，「我進去了。」他說，離開我進入後台。

我的舞伴，法萊第·福蘭格林，按照巴蕾舞傳統，拍我的肩頭作爲祝福。他不說什麼。這是個可怕的時間，但是我有了同伴，我不再孤獨了！此地有男人圍繞着我——

每個都是偉大的舞蹈家。我緊張地向他們面上望望，知道我不再會孤獨了。

黃銅的樂器發出宏大的低八度音符，清晰嘹亮一如灑在岩石上的陽光。我們挺出腳背，深深呼吸。金色幕布漸漸收摺。突然，音樂在腳底消失，一片靜寂漫佈空間。

「注意呀，孩子們。」法萊第·福蘭格林嘴脣一動也不動地說。

如果命運可以在瞬間改變，一切成長和集聚力量的可以在一時顯現的話，那麼我命運改變的時間是一九四二年十月十六日晚上九時四十分。嚼着口香糖，頭戴德克薩斯帽，睨目凝視。我面臨着一生準備其實現的事物了。

這次表演並不精彩，巴蕾舞也不偉大，我們以後還有比這更好的呢。這次不過是好的開端和新事業的迅速誕生而已。

我一上台，喝彩之聲不絕於耳，真是一項意料不到的酬勞。他們用各種讚詞呼喊。觀眾如我所期望的笑了嗎？他們笑了，除了女人的吃吃應笑外，尚有男人爽朗的笑聲。然後一次又一次的熱烈鼓掌。舞星們得意洋洋但並不驚異，因為歡笑是我預先設計的。我做做手勢叫他們安靜一點。

子民如此是不容易的呀。「法萊第，」我驚訝地說：「這不僅是喝彩而已。」

「親愛的，親愛的，」法萊第邊說邊吻我：「這是一次凱旋，這是真實的東西，收下它。」他推我向前。背後全部演員尾隨至台沿，齊相拍手。幕幔落下凡二十二次都被喝張開。

在更衣室裡，我的鮮花充滿半個房間。守門的人不能阻止我的親友們如潮的擁進。

「你以有她而感覺驕傲嗎？」朋友們對母親說。她站立起來，用他銳利的碧眼牢牢地望着他們，「我一向以有她而感驕傲，一向如此，即使在無人雇用她的時候。我現在想回去喝杯咖啡。」

在等候接見的時候，皮雷·羅斯，跨步來回走着，說道：「她在什麼地方？我們怎麼會不留意到這位天才！」

雪麗塞·赫本在名叫「奧克拉荷馬」的音樂戲裡予我一個黃金的机会，後來我們獲得了稀有的成功，使我回絕了好萊塢方面的邀請。我們漫談着蓋爾德戲院和來日光明的合約，她掛了個電話到西部聯合影片公司說：「我們想你們的工作定是十分有趣，下星期一請到我們這裡談談。」

註一 巴蕾舞 (Ballet) 有音樂歌之姿勢劇，其中有

真是飛來橫禍，陣容也不整齊了，若干女郎被掌聲壓得節拍凌亂，但却是無傷大雅的。

節奏旋律，像一陣飄忽的清風，吹着我們飛舞。觀眾站了起來，催着我們前進。四周送來熱烈的鼓勵、力量和歡欣。舞星們奔跑衝刺，旋轉迴環；壓住那應拉的人，因為應拉的人就在這兒，雖然不易由他們的服裝和髮式辨別出來。

齊鳴的號角與鼓噪的喇叭混入我們中間，像是正在旋轉的車輛，我們則懸垂在輪子的邊緣。忽來陣陣樂譜音符，將輪胎車軸一齊轟散。我們奔跑追逐，離合頻仍。我們被輕輕舉起空中，女郎們的臉全如星星般的閃耀。她們的秀髮，紛披在男伴的肩頭。金色巨幕漸漸下落。我的鼻端沾上幕幔底部邊緣的塵埃。這是過去了！「呀！法萊第，」我急急敗壞的說，「一次多麼醜陋低劣的表演，我們從明天起；須得像魔鬼一般地練習啊。」

我深思地盯着他，齊牽着手，邊走邊鞠躬。他們端上一大束美國稻禾，上面披蓋着紅的、白的、藍的彩條。鮮花紛至沓來。觀眾鼓掌而呼：「再來一次。」我們鞠躬又鞠躬。在第八次鞠躬時，我向人堆裏一瞥，見樂師們抱着樂器彎腰鞠躬，其他的人站立起來，高聲狂叫。使合衆國的

足尖舞。

註二 卡魯索 (Caruso) 意大利歌王，舉世聞名的聲樂家。生於一八七三年，死於一九二一年。

註三 瓦推 (Watteau) 法國畫家 (1684—1721年)。

註四 蕭邦 (Chopin) 波蘭之作曲家和鋼琴家 (1810—1849)。

註五 皮雷·羅斯 (Billy Rose) 美國短篇小說作家，其職業為一著名夜總會經理。

註六 林白蘭特 (Rembrandt) 荷蘭之名畫家 (1639—1699年)。

註七 康非特加登 (Coveant Garden) 在倫敦之北部。

註八 蒙地加羅 (Monte Carlo) 歐洲賭城，Marona 國的一部分，該國四周均為法國土地。

外國人對美國人的看法

在巴黎流行着這樣的一個小故事：

「有錢的美國人跟沒有錢的美國人區別何在？」

「沒有錢的美國人自己擦卡地拉克汽車。」

(卡地拉克牌是比較名貴的一種汽車)



下面談到的是另一種簡單
易於學習的放大技巧——*Dodge*。
我們姑且稱做濃粧淡
抹法。

攝影叢談之廿一 放大的技巧——濃粧淡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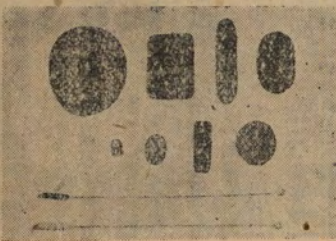
E P S 編譯

它有二種主要用途：修改一張對比太強的底片，和加強或減弱照相某一部份的光線。至於應用的工具，則簡單得可憐了，只要幾根鐵絲和一小張黑紙，將黑紙剪成各種需要式樣，貼在鐵絲一端就成。見圖一。

當放大機的燈光透過底片，畫影就顯現在底板上，如果我們把光線遮住一半，畫影也就祇存了一半。假使我們把畫影的上半部用黑紙遮住十秒鐘，就後取開黑紙，再曝光十秒鐘，那末顯影後的結果，很顯明的可以看出深淺的分界線來，當然被遮住的上半部畫面要淡得多。

利用這個原理，我們可以使照片任何一部份的色澤，

深淺如意，你希望某一個部份淺點，你就可以把這一部份遮起，讓它曝光時間短一點，這就是所謂 *Dodging*。可是你不能把需要淺色的部份（也就是說比較明亮的部份），直接用黑紙遮在底板上，因為第一你不能剪成一個完全吻合的紙樣，第二這樣遮住的照片，它的深淺分界線太明顯。所以你必須先做成像圖一的紙型，視



第一圖



漫畫

大失所望



圖四 C

所需部份的形狀，剪成圓，長，各式紙型，却不必完全和它吻合，有了這樣一套紙型，已足夠你應用了。小小的一片圓形紙型，如果擺在放大光線的中間，它的黑影也隨之而放大了若干倍，所以你不必剪得和需要遮住部份同樣大小。

圖二說明 Dodging 時的動作，宜上下左右擺動，使遮住的部份得到完全的暗影，而且可使分界線柔和。圖三的

三個白色圓圈，就是在不同距離放置

一個圓形紙型 Dodging 後所得結果

，應是離底板（即放大紙面）近，它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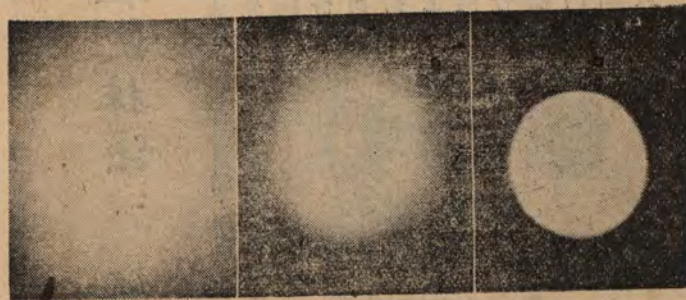
分界線應是分明，想反的紙型放得

離鏡頭近，則分界線就比較柔和。

圖四 A 的女郎舞態，並不見得優美，如果你用放大技巧，Cropping 及 Dodging 二法，在她的大腿部份用黑紙型擋上幾秒鐘（見圖四 B），再把身體上半部略去，那末



第一圖



第二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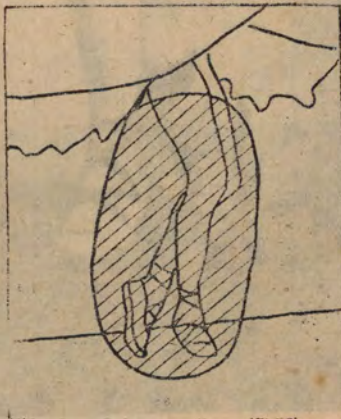
圖四C的結果可以大出乎意外了，腿部的 Dodging 使照片的重點顯出，它的光亮部份，一似舞台上打的燈光。上面祇是一個小例子，Dodging 的用處在放大技巧中應



圖四 A

用最廣，尤其在放大人像，用 Dodging 來修正臉部光線時，更顯出它的重要了。

「完」



圖四 B

兩位太座在信口雌黃地批評她們的丈夫。裡面有一位說：『亨利沒有我真是不得了，假如我跑開一星期，我真不知道他要變成什麼樣子。』

『約翰還不是這樣，』另一位太太接口說。『我也得時時刻刻的照顧着他，他一點兒也離不開我。你看，他自己縫個扣子補双襪子都要我給他穿針。』

雪萊詩選

落日

曾有這樣一個人，
他那卓越的生存，
為智慧 and 死亡之神所爭競。
恰如纖雲之間的流光浮影，
刹那地在朗月碧空中消隱。
在原野的路徑上，
他和她在徜徉，
他是他底愛人，
那時方揭開了萬物的真象。
歡樂中含有的甜蜜，
使他屏住了呼吸，
如在夏日的空氣中，

雪萊原著
荻 譯

體味着迷惘的氣息。
東邊是林木葱蘢，
西邊却展開了遼闊晴空，
落日正往那方向沉沒，
金光點綴着灰暗的雲彩迷濛，
也染上蒲公英凌亂的鬚髯，
和地平線上的草莖，
與那些顫巍巍的花叢。
浴着夕照殘暉，
他們偃臥在茂林深處。
看東方的一輪皓素，
在黑色樹幹之間冉冉升起，
並有點點繁星，
也伴着一一顯現於天際。

「依莎！看！多麼的神異！」
那青年在向她低語：
「但我不曾見着日出，
讓我們留連到明晨，
並肩看晨曦底洶湧。」
這一晚，
受着愛神底撫慰，
他們在林中交頸安睡。
當她在翌晨醒覺的時候，
他已陷入於永恒的長眠。
這慘酷的變故，
又豈是出之上帝的慈悲！
她不會以身殉愛，
也沒有狂怒的悲哀，
有的祇是鎮靜，堅忍，
以及憂鬱悵惘的笑顏。
她祇是沉靜地年復一年，
伴着她底老父，



叢譯穗拾

種	溫莎公爵回憶錄	定價五元
一二種	劫後孤雛	定價五元
三三種	征服星空	定價五元
四四種	波城世家	定價十二元

全省各縣市各大書局均有經銷。
通信函購請利用郵局劃撥儲金二五八七號。
或附郵票十足通用，寄費免收。
長期訂戶八折優待

存書無多
名著佳譯

欲購從速
不可錯過

醫藥寶庫★健康指南 衛生雜誌

內容一覽

婦嬰衛生
保健指導
營養講座
防癆講座
新藥介紹
專題論著
醫藥問答

趣味化！

大衆化！

待優折八 閱訂接直

合訂本已
出三卷包
羅文章九
百篇！
存書無多
欲購從速

號三巷六卅街嶺牯市北台：址社

仍就前作試譯成五古長句

昔有恂恂者，卓然超且絕。異材天所生，乃爲神鬼嫉。浮光掠雲影，慧星見空碧。奈何景中奇，刹那便生滅。漠野無人坐，單伴共予子。猶猜此一多，天眞猶未鑿。如入初夏境，觸鼻盡芳馥。酣然暢所懷，誰識此中樂；東樹林蔭裏，盛綠鬱葱蔥。回首西顧處，廓然見蒼穹。落日冉冉沒，惟餘夕暉紅。殘雲裏暮靄，黯然而虛空；野花與雜草，依依返照中。仰臥枕古木，寂寞對黃昏。深林叢密間，遙見月華生。舉頭望碧落，燦然集群星。「異哉此情景！」良人情與語：「已見晚色奇，未觀晨曉隨。留連迄翌晨，共領此中趣。」此夕燦星現，林中宿鸛鵲。東方未明時，良人音容寂，蒼天非不仁。妾是可憐生，嚴親義且老，詎能殉此身。無言最淒絕，柔婉顯堅貞。舉世懷懷者，一一如路人，但見惘然笑。誰知賢婦心。歲歲復年年，鏡裡換容顏。但見阿儂面，便識往事非。任君心似鐵，亦爲起同悲。明眸暗無光，淚珠盈眉睫；朱口凝猩紅，粉靨白如雪；素手亦纖纖，豐腴寧如昔；已非血肉軀，形銷徒骨立。妾生此已矣！彷徨如棄嬰。住來人間土，悠悠似幽靈！惟餘一坏土，掩此薄命身。薄命誠如儂，怨艾向誰云？人生何所戀，愛海苦沉淪。一朝無常寂，生死安足論！願饒三尺碼，銘言訴吾心：長眠此地下，萬劫永安寧！

塵纖在人生旅途上徘徊，
寧靜中含着怨懣，
憤恨這無情的世間。
但看詩般纏綿的往事，
已被鏤刻上她底面容，
她表現出戀慕的哀戚，
使鐵石心腸也必爲之銷融。
淚痕抹去了眉間翠黛；
慘白染上了素面朱唇；

纖手是如是地瘦損；
黯淡是她底變目神情；
血肉在骨節之間消失了，
那裡滲透了白日光明。
這世間對你已一無可戀，
你正如人間的一個棄嬰，
又彷彿憶憶來往的幽靈，
祇留得一坏黃土，
在將來覆蓋你底靈魂！

我不怨艾自己薄命，
祇默默地度着待死餘生，
死神會爲我帶來安慰，
我又何戀於這痛苦的生命，
更何戀於在愛河中反復沉淪。
但願在墳前有方短碣，
銘刻着「永享安寧」，
這便是唯一的呻吟。

康健到不買但，藥醫得換以可錢金
識知生衛的富豐有只
康健的正真障保可才

大眾醫學

道之身強病防您訴告以可
伴相醫名過勝，手在卷一

訂閱優待辦法
一期仍爲三元 一季三期八元
半年六期十四元 全年十二期二十七元
請到就近任一郵局索取劃撥儲金「存款四聯單」
，填明「臺灣一六〇一號大眾醫學出版社」賬戶
，並詳註訂閱起迄期數，姓名及地址，連同訂費
一併交郵局驗收，本社即按期寄書，可免郵匯費
用。如不用此，寄款請用匯票或報值函件逕寄臺
北國防醫學院大眾醫學出版社

健康的雜誌！
健康的知識！
健康的讀者！

僑豐企業有限公司

The Chang Fong Enterprise co of China, Ltd.

進出口商
總代理

ニッサン 日產自動車

業務項目
生 化 香 工 大 砂
產 工 油 礦 小 糖
器 原 青 機 五 茶
材 料 菓 器 金 葉



電報掛號 CHANGFONG

台北市寶慶路二九——三三號

電話 三一二三・六一二八



最佳
滑機油

● 供應各
種品質最
優之煤油
產品歷八
十餘年



美孚公司

STANDARD-VACUUM OIL COMPANY

台灣省台北市

博愛路六十一號

中國石油有限公司暨所屬單位一覽表

總公司	台北市館前路 71 號	電話	8111-8114
高雄煉油廠	高雄市左營		3281 4724
嘉義溶劑廠	嘉義市民生路 18 號		3161-3165
新竹研究所	新竹市東區綠水里博愛街		52 19
台灣油廠	苗栗縣中正路 46 號		28 35
苗栗煉油廠	苗栗縣中正路 13 號		18
出礦坑礦場	苗栗縣公館鄉開礦村 17 號		
錦水礦場	苗栗縣造橋鄉錦水村 151 號		125
竹東礦場	新竹縣竹東鎮東寧路 50 號		31
新營礦場	臺南縣東山鄉水雲村 105 號		48
牛山分廠	臺南縣東山鄉水雲村 105 號		48
六重溪分廠	臺南縣白河鎮油蔴路 18 號		18
竹頂崎分廠	臺南縣新化玉井鄉三埔村 92 號		17
基隆儲油所	基隆市中山三路 73 號		19
士林儲油庫	陽明山管理局士林鎮福林路		210
烏日儲油庫	臺中市烏日鄉光日路		3
臺南三分子儲油庫	臺南市開元路		975
苗栗供應站	苗栗縣中正路 13 號		130
臺中供應站	臺中市中正路 97 號		715
嘉義供應站	嘉義市民生路 18 號		3143
臺南供應站	臺南市中山路 12 號		613
高雄供應站	高雄五福四路 161 號		4483 3307
芬雅登儲油庫	高雄市成功一路 7 號		4484
臺東聯絡站	臺東縣臺東鎮中華路 178 號		14 (轉接)
供銷部	臺北市重慶路一段 7 號		2494
汽油加油站		天然氣充氣站	
基隆市	基隆火車站前 28	新竹：	新竹市中正路 44
臺北市	中正東路三段 4171 (轉接)	竹東：	新竹縣竹東鎮員棟子
	中正路	竹南：	苗栗縣竹南鎮新南里
	中山北路三段		127
	延平北路三段台北橋	5594	苗栗：苗栗鎮五清里
	台北火車站前	新營：	新營鎮新主路 158
新竹市	中華路		
台中市	台中火車站前		重油加油站
	中正路柳欄	基隆：	基隆市中正路 47 號
台南市	台南火車站前		381
高雄市	高雄火車站前	高雄：	高雄市長山區官路頭
	高雄市政府前中正五路 4453		4487
嘉義市	嘉義火車站前	2353	蘇澳：南方澳南安里 9

內政部內警台誌字五〇號登記證准許發行
中華郵政認爲第一種新聞紙類登記證二二二號



辛克力

創立 1888 年
ESTABLISHED

請 用

恐 龍 牌

各 種 機 油

能	延	長	機	械	壽	命
能	提	高	潤	滑	效	率
能	減	少	修	理	費	用
能	增	加	生	產	力	量

太 平 洋 煤 油 行

地址：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二十五號

電話：五一二九號

本期售價新台幣四元正